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编余
遗扶
海角
海外
魂上
海

 **eBOOK**
网络资源 非卖品

出版前言

中国古典小说汗牛充栋，蔚为大观，其中许多作品世代流传，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喜爱。为弘扬华夏文化，我社从卷帙浩繁的古典文学宝库中精选有代表性的作品 100 部，编成《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丛书奉献给读者。这套丛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选题宽。除了《三国演义》、《水浒全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大名著”外，还选收了诸如《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说岳全传》、《隋唐演义》等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较为突出的古典长篇小说，有的作品甚至从未点校整理刊印过，因而这套丛书将更加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古典小说的风貌。堪作普通中国人承袭优秀传统文化的通俗百科全书。

第二，读者面宽。这套丛书中的作品有些已有多种版本流传，然而许多版本都没有注释，有些版本虽有注释但偏于学术性。我社立足于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组织力量对作品中的疑难字词、语句以及方言、典故一一作了注音和释义，有助于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扫除阅读障碍，也有助于一般读者阅读参考，适应多种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

第三，附人物表。这些作品内容复杂，人物众多，许多读者阅读时常常苦于理不清这些人物的背景和关系。我社特要求注释者梳理列出书中的主要人物表，使读者了解这些主要人物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理解和记忆。

第四，配插图。每种作品均配有若干幅精美的插图。这些插图大多选取自馆藏善本中的绣像，或由当代画家重新创作，使读者能直观地感受到作品的内容情节，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增强审美情趣。

希望《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希望专家和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

1995 年 12 月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三部清代历史小说《海角遗编》、《海外扶余》、《海上魂》的合集。

《海角遗编》记录明末常熟福山陷落前后官民抗清的悲壮史实以及明清易代中百姓屈辱悲惨的遭遇，隐寓褒贬，以昭示后人。全书旨在记录史实，没有贯串人物和完整情节，性质接近史书。作者爱憎强烈，文笔练达，富于讽刺意味。

《海外扶余》，又名《郑成功传》，记叙郑成功生平，详写其抗清斗争及收复台湾的事迹。作者以激越的笔触，表彰了郑成功的业绩，充满着昂扬的爱国主义情怀。小说忠于史实，郑成功的一生及其父亲郑芝龙、父执郑芝虎、郑鸿逵、郑芝豹等人的事迹，都与史相符。写郑成功收复台湾，也是依傍史书记载而加工成章，甚至连郑成功劝荷兰人投降的一段对话，也可以在《清史稿》里找到出处。

《海上魂》叙文天祥抗元事，自文天祥请二王（赵昀、赵昺）镇闽、广不从始，至被俘后不屈身死止，褒奖了文天祥的英勇无畏，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民族正气歌。

小说的主要人物和事件，都可以从史书中找到相应的依据，甚至某些细节和人物对话，亦有原本。《海上魂》、《海外扶余》作者陈墨涛、陈墨峰系兄弟，曾投身清末反帝反清革命斗争，作品借郑成功、文天祥事，旨在宣扬具有近代色彩的爱国思想和种族革命思想，唤醒民众。

海角遗编 海外扶余 海上魂

海角遗编

[清]不题撰人著

第一回

吴总兵泛舟巡海 谭粮道设鼓防江

清国兴师伐大明，封疆职守任非轻。将军尽瘁巡江海，一木难支厦屋倾。

北朝牧马下江东，白面书生耀武功。擂鼓扬旗动地震，悬灯植木彻天红。岂无壮士思擒敌，亦有奇材想效忠。何事朝廷行贿赂，仁贤不信国先空。

岁次乙酉春间，明朝江南，年号还是弘光元年。至夏四月廿一日，有吴淞总兵吴升嘉讳之葵者，率舟师巡海，驻营福山大慈寺。是时传闻，湖广反了总兵左良玉，已过九江、安庆；北朝又遣兵南下，山东、淮上皆已破裂，总兵吴之葵统领战船，沿江巡视后，之葵与黄蜚同入太湖，兵败被执，不屈死节。

廿三日，有粮储道谭兼理苏松兵备事，亦出巡到福山，驻大慈寺。时军情孔亟塘报言清兵直捣扬州，沿江一带万分紧急，粮道与总兵商议，下令沿江十里一屯，一里一队，半里设鼓一面，百步植¹木一根，昼则扬旗，夜则张灯，江南岸上势若长蛇，金鼓相望。一时鼓无措置，俱着僧道备办，由是庵堂寺院为之一空，竟何益哉。后闻粮道驻江阴，闻清兵渡江遁去。

¹ 植——树立。

第二回

镇江闸胡马云屯 板子畿水师瓦解

铁瓮城高，金山渡阔，长江天堑悠悠。高侯遇害，史老尽忠，清人已入扬州，地惨天愁。见人披甲冑，马骤骅骝，投鞭欲断流，又咆哮进据瓜州。赖郑帅威灵，闽中精锐，巍然南岸停舟。宁知敌计狡，趁火光暗渡貔貅。郑师不战自乱，崩溃势难留。叹南国中兴从此全休。

《长相思》

左帅西来，清兵南下，金陵半壁如丝。奸臣误国，藩镇反分移。可惜靖南殒首，一霎时，散尽熊罴。想今朝，风流江左，新亭泪有谁。后庭玉树，惟日事花酒，如醉如痴。待长戈指阙，放马奔驰。空说中兴大业，千载后，犹被人嗤。金山上，如麻铙炮，到处悉平夷。

《满庭芳》

高侯遇害二刘降，义勇孤军独激昂。铁马飞腾真铁汉，金丸服蟒备金汤。丹心映日忠臣史，侠节凌霜虎将黄。箕尾高骑归碧落，大明末造植纲常。

《吊黄靖南》

五月初，甸塘报言扬州已破，史阁部阵歿，清兵临瓜埠，镇江只有客将郑采守御。郑曰：“陆地冲杀非我所长，截之江中此我事也。”清兵列阵于半江，发大炮直打到北岸，于是百姓家家户户拈香顶祝，望其死守。至初八夜月黑，忽然北岸火光无数，只道敌人出军严兵对垒，孰知却从上流乘黑而渡，反从背后陆地上发喊杀起，郑采即开船遁走，军资器械丧失殆尽。次日，清师据镇江城，而长江之险无可控遏矣。

板子畿在太平府时，左兵东向，阁臣马士英檄六镇以拒之。六镇者黄得功、刘良佐、水师刘孔照、黄蜚、王炳卿、郑鸿逵也。故淮扬一带空虚，清师得以直入。既而清兵初九日渡镇江，十一日进逼南京，弘光皇帝潜奔靖南侯黄得功营，刘良佐降于清朝，骗得功伏毒箭射伤之。刘孔照、黄蜚、王炳卿、郑鸿逵之师，星散瓦解。得功见势孤，对部下大喊一声，众将官方畏其虎威，伏倒在地，得功忽已抽刀自刎，因此部曲各散，弘光随被掳去矣。其水师四大营，总之不敢登陆，顺流至镇江，被清兵设铙金山，打得七零八落，蔽江而下。

瓮城 围绕在大城门外的小城。用以增强城池的防御力量。

高侯——明米脂人。初参加李自成起义军，后降明，官至总兵。

骅骝——骏马。

郑帅——郑成功。

熊罴（xióng pí，音熊皮）——熊和罴。两种猛兽，常用以比喻凶猛的军队。

金汤——“金城汤池”的省语。比喻防守巩固的城池。

史——史可法。明末河南祥符人，崇祯进士。清军南下，扬州城破后自杀未死，为清军所执，不屈被杀。

黄——黄得功，明将领，清兵过江，他屯兵芜湖，福王逃入其营。他率部决战，中箭死。

箕——星名，即龙尾星。二十八星宿之一。这里指明王朝。

歿（mò，音末）——死亡。

第三回

贤太史见危改节 劣知县闻变挂冠

科目 探花及第，才名江左人龙。诗书万卷贯心胸，表表东林推重。南北两朝元老，清明二代词宗，贪图富贵兴偏浓，遗臭万年何用。

《西江月》

胡骑 乘虚破竹下，弘光郡县如崩瓦。守城殉难并无人，义士忠臣皆是假。

贤太史，翰林钱谦益也，少掇巍科，东林人望，弘光朝官礼部侍郎。清兵至，不听夫人柳氏言，希冀作清朝宰相，翻然改节，投降豫王军前。里人改其门联曰：“南北两朝元老，清明二代词臣。”

本县知县曹元芳，嘉兴人，五月中旬闻南京失守，皇帝出狩，乘夜令妻子先出城，次早托言谒上司到府，飘然而去。郡中知府各厅一夜逃空。闻南京百川桥下一乞儿吟诗曰：“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条。”竟赴水而死。呜呼，食其禄者不避其难。生平所读何书，所讲何事，身作缙绅先生大人，何面目对此乞儿哉。

科目——指隋唐以来分科选拔官吏的名目。

胡骑（jì，音计）——胡：中国古代对北方和西方各族的泛称。骑：骑兵。此指清军。

巍科——犹言高科。

里人——里：旧时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单位。里人：同里的人。

谒（yè，音页）——拜见。

卑田院——本作“悲田院”。为古代佛寺救济贫民之所。此称乞丐聚居的地方。

第四回

郑总镇兵溃逃闽海 刘操台师归收福山

清师破竹压江头，南国中兴事可羞。无数舟樯浮海遁，土崩瓦解万民愁。

诚意元勋启后昆，中兴敕镇太平营。楚师东下军威挫，胡马南驰国势倾。舟发近依江浒岸，帆飞遥指福山城。黎元久未知金革，从此三吴悉受兵。

自五月十七日起，江中炮声不绝。舟师蔽江而下，亦有收港登陆者，云：系板子畿打仗。水师王炳卿部下多浙江人，郑总兵部下多福建人，悉以红布裹头，望之如火。而郑兵尤多，其惯战水兵，号曰“黑鬼”，深识水性，能出没波涛者，然皆被清朝列铙金山两岸打伤，茫茫思逃性命，而郑帅素无守江南之志，径由大江入海归福建矣。

文武操江刘孔照，诚意伯苗裔也。五月廿三日奉太夫人并家眷，总兵一十三员，及太平营、伏波营、火攻营、后劲营残兵三千，由福山塘取道，思进据苏州。此塘长亘三十六里，正值小汛，舟至谢家桥，搁浅不行。自上墅桥至陈家桥，首尾相衔，虽是正兵三千，那各船俱有老小及趁船亲识，通共何止数千人。地方从来未见如此兵众，莫不骇然。

第五回

正军法高复振得志 打兵丁顾二蛮丧身

从来骚扰是兵丁，鸡犬何由得不惊。复振偶然小得意，误教蠢子丧残生。

鼎沸中原起战攻，兵丁骚扰四方同。边疆遇敌神魂丧，内地欺民气概雄。马过村坊人竞窜，舟经驿路室俱空。可怜老幼填沟壑，安得王师救困穷。

操江座船二十四日搁在谢家桥下，有火攻营兵数人，走到朱泾内高复振家捉鸡鸭，被地方喊起，连鸡鸭并兵解来。操江亲审，掠民鸡犬捆打四十棍，穿箭游营，即出示禁缉，一军肃然。复振即高二面禀操江，他赢了官师岂不得意。到第二日，便是百姓欺兵丁了。

有孟河镇总兵胡来贡标下耆民王姓者，原系福山人。他有田土，与附居沙民顾姓者交关，跟随两人到门拜望索帖。那顾二原是极健讼的，见他仗兵势贴价，便发声喊，村中赶出十来个后生，把三个兵丁打得稀烂，也捉些鸡鸭绑来，上墅桥下禀操江。操江审出田土交关，已非抢掠之比，且又是心腹将的兵丁，竟发到胡总兵营来。此时胡总兵坐在双忠庙，标下官员俱弓上弦、刀出鞘，张起威来。先把王耆民责以擅离队伍，打了二十棍，随将顾二蛮一捆，两腿各打七十棍，死于杖下。此虽顾二自取，然罪不至死，而竟置之死地也。是故纵兵丁之渐，后在本县做出许多蹊跷的事，即此就见其一斑矣。

耆（qí，音齐）——强横。

交关——串通；勾结。

健讼——形容好打官司。

第六回

耀乡邦胡龙光做官 速军行徐观海献策

当年卫霍起人奴，此是人间大丈夫。来贡但知夸昼锦，安能投袂奋雄图。

统领三军仗舳舻，河游水浅莫前趋。若非询及刍蕘计，指日何由达具区。

胡龙光讳来贡，本县五渠村人。父为泥水匠，妻系瞿仲湖家婢。幼时也习泥水，因识几个字，遂弃本业，到县中署印丁同知案前作一粮书。生得身长六尺五寸，膂力雄健，状貌魁梧。后因辽东大乱招兵，来贡家中一贫如洗，竟弃妻子与丈母，飘然到广宁应募，亲邻并无人晓得。至崇祯十六年冬，忽带轿马仆从归，寻亲戚故人，此时丈母已终于丁景素家。来贡领妻子典屋，在小东门外教场后居住。据云初到关外，在某营做书手，今已积功升授钦依都司，近因闯贼大乱，家中久无音信，特讨一南差来此。捻指十八年三月，北京沦陷，弘光五月登极，召募精勇，来贡又想出门，遂捐资揭债，招聚素熟海道亡命百余人，战船器械，投刘操江标下。操江见他人材出众，抑且久在边方，谙练军情，渐任作心腹。不满一年，提拔做孟河镇总兵官。

徐观海，江阴人，太平营总兵。南京既破，观海劝操台死守太平府，操江不从，遂随军顺流而下，议守苏州。观海要收黄连港，胡龙光劝收福山港，操江以常熟地近苏州，听了来贡之言。谁知正值久旱，潮又小，泛不通；又闻大清已破常州府，操江要往苏州，急如星火，耐舟胶莫可如何。此时兵临入境，凡经过桥梁，俱已拆断，两塘往来居民都是涉水。有坊浜曹氏号振源者，乡里人不晓军中法度，廿五日早起，天未明，竟去涉水，被船上巡兵大喝一声，一箭正中小腹，抬回身死。地方见一日连丧二人，甚是惊惶，巴不得这些兵船一时飞去，方得宁静。里中褚德卿是龙江关水师总兵，褚玉林同族，陈振之、何羽君俱是交契，因与徐观海相识，德卿先与亲戚某定计，廿六日约徐观海步行到北水门相度水路，进说道：“若待初三潮汛，断误大事，宜唤地方小船先驳船上什物家小，则大船空，人力易挽，不过数里，前至城濠水深，郡中连夜可达。”观海大喜，是晚密禀操江，依计而行矣。

昼锦——《汉书·项籍传》：“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后以“昼锦”为显贵还乡。

投袂（mèi，音妹）——拂动衣袖。形容决绝或奋发。

刍蕘（chúráo，音除饶）——割草打柴的人。后多用以指草野鄙陋的人。

第七回

三千兵驳浅过常熟 十八骑天助取姑苏

搁浅逢人指示明，艨艟巨舰一时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操江急欲据姑苏，无奈清兵倍道趋。十八骁骑蜂拥至，三千甲士空踟蹰。舟行恰逢风不利，炮发又遇雨沾濡。天教明室不再复，土崩瓦解在须臾。

廿七日，操江特差四川人上官总兵及徐观海，拉里中同往唤船，先商议方略，着兵丁暗暗把截各站水口，然后到埠头家，并不扰民，照价给发现银，立刻雇得小船二百余只，一日一夜，把大船上什物家小搬完。廿九日早晨，泊舟南门外取齐，连夜进发，次日是六月初一，午牌方到苏州。

闻清兵已屯浒墅关，即刻将到，料势不可为，急催船由阊门望胥门而行。恰好一队清兵，为头只有十八骑，如风似火，从枫桥横截追来。船上所恃惟铳，较其来近，正要发时，也是天数，风色又不顺，正下着一阵大雨，药线俱湿，炮不得发，岸上箭似飞蝗，船上虽有弓箭，已着了忙，就有好汉，不比平地可以立住脚头，须臾，旗鼓中军顾三爷、伏波营总兵沈俱用铁鞭四十余斤者，几筹好汉，俱中箭而死矣。

踟蹰（chíchú，音迟除）——徘徊不进；犹豫。

第八回

刘诚意丧师走太湖 胡来贡收粮避常熟

胡骑南征岂易当，操江猝遇众仓忙。姑苏沦敌千秋恨，猛将冲锋一瞬亡。昔日张王争国地，今朝朱氏败军场。溃围急急扬帆遁，万顷澄湖带惨伤。

闻说军亡心胆寒，龙光忠义总无干。白粮尽数归囊橐，敛迹舟中饱且安。

操江此时见势不好，急领本部精兵拚命夺路而走，兵众水淹、箭下死者何止三四百人。其余将士赶不上者，随即星散，赶得上者不满千人，下太湖而去。后五六年间，闻其只穿布褶毡帽，步行经常熟、福山，里人犹有识之者。

胡来贡部下独不损一人。先是廿八日操江因他是本县人，命统本部兵三百，催取县中未解白粮军前听用。故来贡初一日，还在南门外链墩浜口泊船，初二至初三日，闻兵败消息，也不等白粮足数，领兵退屯徐六泾，又退屯崇明县，而苏州已为清朝有矣。

囊橐（tuó，音驮）——口袋；袋子。

第九回

纳土地县丞谒安抚 封港门参将聚乡兵

纳士归清马县丞，郊迎安抚望高升。草间泣拜虚含泪，空负严疆作股肱。

国变人离势已孤，世忠乘乱奋雄图。保民靖难谋猷壮，未必真将社稷扶。

安抚姓周，浒墅关布衣，南京投降有功，署为安抚。时常熟曹知县既去，留马县丞、杜典史二人在衙，也不理事。马县丞潜遣人到郡，抚台竟差周安抚来受降。马县丞出郭迎接，拜谒流涕，因缴通县册籍，杜典史不从，自领妻小投城外乡村潜躲。安抚出示安民，口许回郡荐马县丞实授本县正堂，县中人情汹汹，安抚亦不敢留停，随带马县丞回郡去讫。

萧世忠号振寰，福山营参将也。当下见安抚不去招他，心中疑惑，欲挺身往郡投降，又恐中军芮观及水陆两营不服，适百姓连名具禀，大约求他保护地方，禁缉海船收港登岸，恐变生不测。若官兵寡少，愿各团练乡兵助威。世忠大喜，即挨门造册，整顿枪刀，五日之间，计得乡兵五千余人。官兵大约千人，共六千余人，虚号一万，军声大震，港门把住不通矣。

股肱（g ng，音工）——比喻帝王左右辅佐得力的臣子。

第十回

萧参将贪利杀差官 荆监军报仇连剧盗

海上差官奉命来，振寰贪利重疑猜。一朝恃众杀无罪，从此江城酿祸胎。

剧盗威名教顾容，监军特用作前锋。慢思内地图恢复，且向江中去合从。帆影横空遮日月，鼓声逐浪撼蛟龙。福山久未经兵革，耀武扬威杀气冲。

差官荆监军部下唐都司，也有商船四只收港。世忠以违封港之禁为名，利其货而夺之。商人投了荆家营，荆监军差唐都司以令箭来提船与货，那货物世忠已入囊橐，船亦编入队伍字号，岂肯吐出还他。且因春间监军出巡到福山，曾与世忠有隙，遂斩唐都司于港上关帝庙前，而干戈之难作矣。

荆监军，金坛县进士，荆本澈也。恨世忠杀其差官，因结连顾三麻子，率军誓破福山。顾三麻子即顾容，崇祯末年海上大盗，自号忠义王者，至是与本澈合兵攻福山营，为其军先锋焉。

第十一回

奋冲锋方百长剖腹 误放炮萧振寰失机

御敌冲锋方战争，伏兵忽起一军惊。江家桥下干戈接，血刃屠肠气若生。

战败归来师失群，眼花不料自家军。阵前火炮如雷发，可惜英雄身首分。

前六月，监军先打战书，约廿一日交战。是日五更时，监军密拨一军，从涛山嘴登岸，伏于演武场草中。平明，世忠率官兵及家丁精锐至港口，顾容亦领兵登陆交锋。冲杀良久，胜负未分。俄而伏兵从江家桥出，横截世忠之后，乡兵长方爱溪，少年曾充百长，见世忠危急，领兵奋勇格斗，被海上兵杀于褚家巷，剖腹露肠而怒气犹勃勃如生，真壮士也。因此世忠得以走脱，退至老营前。

老营之北陈祥甫家门首，向设大炮一座，此时海上兵乘势冲来。未过湾上，世忠手下尚有劲兵一支扎住炮前，欲待交锋。世忠昏了，但见荆家兵合了顾容之众，势如潮涌，急传令放炮，却忘了炮前还是自家军马，俄而炮发，反从自家军马后打去，勇敢精兵无一人免者。世忠遂大败，急退入城，坚闭不出。海上兵大肆烧掠，竟日方退。

第十二回

毛景龙因船空丧命 曹虞峰为戚几伤生

海寇填街塞巷来，景龙危急又思财。舟行陆地为出路，祸及旁人惨矣哉。勇士从来思丧元，虞峰拚命护乡村。乱枪攒刺难回避，遍体遭伤带血痕。

此时萧参将虽退，乡兵后先到者，犹乱纷纷厮杀，逼到关帝庙前。有乡兵毛景龙者，新造沙船已完，在庙前戏楼下。景龙恐被海兵抢去，央众人动手一齐拖下水去，就把船作渡脚。众人一时听信，担搁片刻，船又不及下水，却被海上人两头截住，合围拢来，短兵相接，惟闻喊杀之声。须臾，把庙前一群乡兵杀得罄尽。毛景龙只为一只船，不惟自己反连累害了众人。是日，自港口至老营前，民房大半烧坏，死者枕席，而关帝庙前尤多，盖毛景龙扛船之故也。其海上兵死者，顾容随差人抬上船去。次日，众人收尸在陆地者、在水中者，但闻哭声震天地，惟港口十三个尸首没人收拾，却是萧参将随任跟来的家兵。古诗所云，无定河边骨也。伤心惨目，奚待读吊古战场文哉。

曹虞峰，福山人，平日以武勇闻者。殿山后王氏，家道殷实，与虞峰为至亲。荆家营既得大胜，放兵四散抄掠，虞峰恐王家被抢，领十余人到彼守护，正遇海上兵，就在山脚下大坝上交锋。乡兵见众寡不敌，各自逃生，惟虞峰一人身被四十余创，额中一斧，赖布与纸甲要紧处裹得厚，不至伤生，然犹死而复苏者再。究竟王家依旧抢完，无益于事，真是从井救人也。福山民兵咸怨萧世忠贪利启祸，竟挈老小望内地躲避，无一人助他守城。世忠没趣，是晚领妻子家丁，只说安顿家眷在瞿园，连夜投清朝去了。两三日后，居民及营兵咸推芮守备为主。芮守备讳观，他是忠厚人，地方得以稍安。

第十三回

愿留发宋孝廉倡义 不拜牌陈主簿遭殃

一点忠君报国心，酿成杀戮祸弥深。到头怕死难留发，输与苏州徐翰林。

里排强勒出文书，邀拜龙牌见亦愚。主簿一时为计拙，无端激变祸捐躯。

时土都堂兵驻苏州，见马县丞、萧参将陆续投降，即差陈主簿先来赴任。此时乱世，官府似不承平气象，到任几日并不理事，悄然坐在衙里。又过三五天，已是闰六月初七八，苏州发下告示道：不论军民人等，俱要剃发留金钱顶，穿满洲衣帽，才准归降，限三日内都要改装。常熟县自元朝到此三百年来，俱是青丝髻包网巾，长巾大袖。一见如此服式，俱道是陋品，是怪状，不肯起来。有一种少不更事的便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难道剃了光头在家做和尚不成！我们如今偏一个也不剃，待他来，关了城门，与他明白说知，待收了告示才罢。”有一种老成的道：“使不得。这是一朝新令，若拗别他，定然惹出祸来。”有一种诈晓世事，自道见得透的道：“如今清兵到郡已四十余日，并没一人一骑至此，料他没有千军万马，不过是虚张声势，哄人降附的意思，那见就惹出祸来。”就有一种雄心猛气的便道：“我们常熟县城内城外九乡四镇的人，何止百万，那个是肯剃头的。就算真个反将起来，实实里不怕甚么大兵。”这里街谈巷议，户说人传，到初十日，缠出一个老乡绅来。那乡绅姓宋，名奎光，字培岩，万历壬子科孝廉，做过县令的。他闻得这许多议论，即往各乡绅家走一遍道：“今清朝下剃发新令，吾辈士大夫也俱要裂冠毁冕了。街坊上有许多议论，老朽一死谢先朝也不为过，不知列位高明尊意若何？”乡绅都道：“吾辈效忠固是分内事，然既居乡，又当以安靖乡党为先。吾辈明日可约新任三尹，并耆老士民，同赴城隍庙，酌议此事，即求三尹出文书，备详不便因由，或止令衙门各役，守城兵丁剃发改装，其余各从其便。倘得府上详允，也是相安地方之道。”当下以宋培岩年高，就推他为首，约在次日齐集城隍庙商议。

那城内、城外百姓听说今日为剃发事，诸绅齐集，谁个不来观看。自慧日寺到城隍庙，真是人山人海，上千上万，那里挨挤得尽。将近日中，诸绅齐集，拜过城隍，就对三尹说此事，求他出文书。那陈主簿是北地人，硬头硬脑的，抑且新到，不晓得甚么高低，口里辞道：“这是清朝新令，卑职怎敢擅违？”众人见他不肯，就嚷将起来道：“你若不肯，众乡绅今日一个也不许散，我们请龙牌到察院里罚个大誓，决不剃头，偏要你出文书。”这里一头说，一边就有人请龙牌，众人一齐拥诸绅到察院中，那里还有到诸绅做主。但见龙牌已设，谁敢不拜。众人又喊道：“不愿剃发者，今日在此都要拈香下拜。”下边百姓自堂上至头门外，何止万人，听得传说，如雷一声，都拈香拜下去了。只有陈主簿一人，直挺挺站在一边，不肯下拜。众人嚷道：“你为何不拜？”主簿回言道：“这是明朝皇帝，我是清朝官，怎么拜他？”众人就嚷骂起来道：“你不拜，怕你不出文书？你若倔强时，先打你一个不亦乐乎。”那主簿不晓得本县土音是在那里骂他，声言要打他，只见这些百姓有轻他的意思，他肚里还道自己是个官长，口里也在那边胡柴。正要发作，只见堂上堂下一齐鼓躁，扯的扯，骂的骂，踢的踢，打的打，拳头脚尖一似骤雨，早把陈主簿打得七窍流血，有气无烟，躺在大槛边外面。众人一齐都要动手，挨挤进来，俱在死尸上踏过，可怜一个陈主簿，初然也是轿伞人役

抬来，须臾就做了马嵬坡的杨贵妃。

第十四回

推盟主严子张握兵 搜奸细萧世忠脱网

琴川 选将诘戎兵，严宦门前万姓迎，允矣壮猷重灵武，果然雄略拟长城。相门旧业图恢复，兵部新衔任请纆。行看直捣黄龙府，迅扫狼烟诵扩清。

昨任明朝参将，今升清代总兵。泰然重赴福山营，不道中途生衅。南望姑苏火焰，北闻常熟军声。疾忙躲避胆魂惊，几蹈义师白刃。

《西江月》

主簿既死，众人犹嚷个不住。宋培岩立在法基上，高声道：“列位请暂禁声，听老朽一言。”众人遂渐渐定了，为头的都立拢来。培岩开言道：“今日之祸，端的起自老朽，然不想众亲友如此按捺不住，打死父母官，依律起来是要屠城的，这事如何是好？”众人都上前道：“此事全凭缙绅诸老爷作主，我们今日怕死走了一个也不算好汉。目今惟有团结乡兵，固守城池，就请宋爷做义兵首帅，我们俱愿听令。”培岩听了，半晌不语，众乡绅也嘿嘿无言。就有一班生员、耆老上前作揖，劝道：“诸老先生还是从下边众邻里的说话才是。当初一成一旅，少康赖以中兴，铜马、赤眉，光武缘之再造。况此地滨海，尽有退步。义旗一建，大江南北必有应者，若不乘此机会，与众亲邻并力同心，共勤义举，异日玉石俱焚，悔之何及！惟诸老先生裁之。”诸绅听了这一席话，因点头道：“这事体也大，只今天色已晚，容到明晨商议罢。”由是各散。

是夜，众人恐乡绅有躲出城者，六门谨谨守住。次日就拥许多人到宋宦门上去请，宋孝廉辞道：“老夫年近八旬，筋力已衰，就是壮年也是个白面书生，岂闲军旅之事！老夫昨晚细思，做义兵长就是一城保障，三军司命，非比等闲。县中只有两乡绅堪任此事，一个是兵科时爷，他做固始知县时，曾在督师杨时昌军前听调，后做兵科给事，是一个团练军情的；一个是兵部严爷，他在信阳做知州，也曾与流贼打仗，现今做职方司，兼他父子兄弟通是弓马熟闲的，我想要推盟主，只该在这两个里头拣选，众亲友以为何如？”众人听了道：“时爷我们不去干涉他，竟决意定了严爷罢，就烦同去相请。”培岩欣然。那严兵部果是何等样人？他是阁老严文靖公之孙，状元宰相文文起之婿，身中甲戌科进士，讳栻，字子张。平日专好走马击剑，弘光朝除授兵部职方司，尚未出去任事，乡评谣言称他是其严乎翩翩公子的。当下闻宋孝廉在外，慌忙出迎，众人一齐拥住，稟知此事，就抬轿要他到察院里去。子张欲待推辞，众人不容他做主，恰像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一般，一径拥出来。子张道：“察院中必不敢去，且到慧日寺里再作商议。”因前到寺中，众乡绅亦陆续都到，严子张再三推让，只见百姓们比昨日更多，大半都是戎装，手执枪刀，欢声雷动，以手加额曰：“严兵部握兵权，吾属今有主矣。”子张犹谦让不已，众乡绅都劝道：“人心遽属亲翁，岂宜苦苦推辞。”于是

琴川——江苏常熟的别称。

少康——传说中夏国王。有田一成（方十里），有众一旅（五百人）。后得同姓部落有鬲氏帮助，攻杀寒浞，恢复夏代统治。旧史家称“少康中兴”。

勤（xi ng，音香）——同“襄”。成。

谨谨——严密。

众人遂拥严爷面南正座，乡兵头目俱以军礼见。子张出示，大约道：“仓卒任此，实非得已，天气炎热，众人暂且归营，各守洵地，候本部逐一调度。”子张又与众乡绅商议道：“我们今日举事，这些乡兵的盔甲、兵器尚未周备，坐作击刺金鼓旌旗进退之节，尚未练习，兼之各处敌人来路要津俱要列栅设营，一切攻战应用器具并无半点，俱要截新造起，就使连夜攒造修举，也得十日半月才有些规模，倘或有奸细在此打探虚实，星夜往郡报知，三五日间就有敌人乘虚突至，如何抵敌？”遂下令着各门内外搜捕奸细。

众人得令，真个往饭店、茶坊、酒肆及庵院僻静去处一一搜查，没有两个时辰，早拿到四名奸细，口供系萧参将家丁，因明日到任，先差来的。严爷问：“现今萧世忠在那里？”兵丁又招昨出门时，闻本官说明日发舟，想如今也只在半路。又盘问有许多人跟来，兵丁又招道：“前日本官禀过土都爷，不消一人一骑，只自领本部前来的。”又问实有许多人？又招道：“部下家兵前日在福山实有九十七名，近因打仗伤折及乘乱逃亡，今已不上五六十人。”子张审得确实，分付把四人梟首祭旗，即遣乡兵三百人，快船三十只，前往华荡芦苇深处理伏，候世忠兵过，鼓噪而出，前后杀获，不许走透一个。

因此时萧参将自十一日拜辞抚台，就差十数个兵丁先到县中探听，及传谕福山营部曲，教他准备迎接。十二日早晨，又拨十数个家丁守护妻小，自领四十余人跟三四只快船，大模大样望常熟来，拟在次日辰牌到县。午时到福山，将近吴塔，尚是申牌时候，打点挽船过夜，等探听人回复。恰遇三四个兵丁，走得气喘吁吁，招道：“快拢船，有话禀。”世忠备问因由，说道：“昨日领差，今早赶到常熟南门，只见岸上人说道：‘因为昨日殴杀主簿，今日合县要聚乡兵。’许多人已往严乡宦家，请他出来为首。骤然得这消息，还似信不信，商议分几个进城打探，我们在接官亭等候。只见城里又传出来道：‘严爷已掌兵权，如今在那里搜捉奸细，先分付河下船只不许望南而行。’收此弃船，逃得性命在此。”世忠大惊，料道定有兵来捉他，拨转船，命也不顾，望南再摇，将近黄昏，左侧才过蠡口。只见苏州城中火起，初时只是一处，续后就有四四处，烧得遍天通红起来。世忠心疑，先差一小快船前去打听，那小船行到陆墓，急急转来回复道：“不好了，城内城外都是穿白的乡兵，清兵已杀得七零八落，今夜都赶进城，在城中巷战，烧的是都堂察院及府堂各衙门，眼见得老爷又回去不得了。”此时萧谎儿（世忠绰号）真是走投无路，慌做一堆，急急摇船向治长泾地方芦苇深处东藏西躲，声气也不敢出。手下兵丁还有四五个是福山人，也逐个捱脱逃回，所以晓得备细。后来直到府中平静，世忠才敢出头耳。

第十五回

为剃发激反姑苏郡 诈拈香袭杀八大王

毁裂冠裳举国惊，金钱发式骤颁行。江南半壁皆稽首，吴郡从兹复用兵。

虎将清朝八大王，满洲征战到金阊。难防暗里吴人算，桥下兵交一瞬亡。

原来此时苏州亦为剃发令下，翰林徐九一不肯剃头，投河死节。太湖里明朝将官黄蜚、吴之葵、鲁游击，吴江县乡绅吴日生、好汉周阿添、谭韦等，纠合洞庭两山及城内城外百姓，一时同起乡兵，俱以白布缠腰为号，顷刻间把都堂察院、太守府堂，烧得精光。土都堂其先扎营北寺，自己直登塔顶细看白腰兵阵势，后遂退屯府学。

八大王，清朝第一员骁将也，生得身高八尺，头如斗大，雄勇异常。他不知苏州民变，竟打从枫桥大路传驿，坐船而来。因天气炎热，身上只穿单纱，满洲衣一无准备。白腰兵暗算他，预用百余人在前，青衣拈香跪接，令他不疑；引入下新桥人家瓦房，两岸多处一齐动手，火把烧其坐船，枪刀瓦石乱下；又推桥上石栏干，压破其船，遂战死于下新桥水中，所部真满洲兵俱死焉。后闻其在此地为神，凡阊门一带烧献者，用八大王神马，盖其精魂为厉云。

金阊（chāng，音昌）——旧苏州的别称。

第十六回

屯府学士抚台固守 撞齐门鲁游击阵亡

本贯 开州土国宝，身经百战知兵老。白腰骤起破城池，放火攻围声闹噪。敛虎威，拥旗纛，先据府学作营堡。出奇制胜算如神，乌合披靡似电扫。

《鹧鸪天》

单鞭匹马撞齐门，猛敌披靡悉反奔。饮马桥头伤暗箭，至今吴士为称冤。

士都堂，开州人氏，虽身为里役，其实熟闲弓马，深晓兵机。明朝时招降土寇有功，升授武职，后与流贼打仗，积功至河南地方总兵官。崇祯末年闲住在家，大清入关以原职投降，因随军南征，豫王除授他江南巡抚，镇压苏州。是时收合部下兵众，屯于府学中，严兵固守。白腰兵围之，一连三日三夜，料其疲倦，忽出奇兵击之，如此相持又三四天。那新起乡兵乌合之众，原无纪律，且身上又无盔甲，手中无非是竹枪木棍铳箭，长兵又少，凡打一仗，毕竟抵敌不住，死者极多，由是渐渐解散，退出城外。

鲁游击，明朝将官，用四十斤铁鞭，骁勇绝伦。单骑恃勇，竟撞进齐门，清朝将官遇者纷纷都打下马，真是锋无前对。乘势从北寺前卧龙街望南，直杀到饮马桥上，手下四百余人，还有他弟统领，只见杀得性起，奋勇冲入清兵阵中。已远正扎在北寺前，半途不敢前进，那知他独自一人，因面中冷箭，堕饮马桥下，被杀死于水中。须臾，清兵悬其头前来招降，其弟与众兵见之，无不恸哭，退出齐门。凡此皆明朝勇将也。惜其无谋而丧命耳。

第十七回

李固山蟠门外大捷 刘花马江阴县用兵

吴侠围城辱骂，固山敛爪收牙。忽然两翼众喧哗，冲杀奋戈骤马。流水变为赤血，死尸布地如麻。蟠门剩得暮啼鸦，溃裂势如崩瓦。

《西江月》

江阴士庶义旗扬，典史严公为首倡。小小孤城忠节备，昭昭汗简姓名香。门开边月随弓影，战苦胡尘暗剑光。降虏颡颜来树敌，天教此地挫锋芒。

苏州既乱，豫王檄李固山统军来援。李固山，先朝辽东参将李永芳之子，大将军李成梁之苗裔也。进得城时，扎营在蟠门内空地上，号令严肃，白腰乡兵连日在城外隔水叫骂，扬威耀武，候他出城厮杀，固山令军中偃旗息鼓，寂然不动。到第三日，潜差一支兵出阊门，抄其西，一支兵出葑门，抄其东，觊城外正骂得兴头时，城头上擂鼓放炮，呐喊起来。众乡兵只道是城内有兵冲出，那知后边已围住，反向城濠冲杀拢来，杀得尸横遍地，一似摧枯拉朽，砍瓜截瓠，房子化为白地，因此其党退入太湖，不敢轻意犯城矣。

花马刘，广昌伯刘良佐，也以五月降于清朝，驻扎南京。至是江阴亦以剃发激变，知县走避乡绅曹子玉家，百姓围而杀之。其镇守地方差来兵马，一时纷纷也杀个干净，闻只剩两个将官，近他不得。他据住察院大门，乡兵上前的就被杀了，相持有两三个时辰，直待他手中箭尽，上屋发瓦乱掷，无躲闪处，方弄杀了。豫王晓得，特差刘花马统军征剿，声言十万进围，江阴人拥严典史为主，结连靖江县乡兵，上下协力婴城固守，其后刘军伤折几尽焉。

觊(ch n, 音揆)——窥看；侦察。

婴城——据城。

第十八回

金秀才起义援江阴 严兵部定计袭吴郡

锦绣才高七步，虹霓气吐千寻。毅然率众援江阴，西面长城独任。本是百夫防御，空留一片丹心。出门城主忽遭擒，时事变更日甚。

《西江月》

姑苏一战馘名王，常熟闻风胆愈张。匝地干戈图报效，崩山杀气砺锋芒。七门刁斗声悲月，四塞关津令凛霜。虎落有烽传入羽，龙堆无计返归装。三军齐恃元戎壮，万姓争夸汉道昌。得算由来堪制胜，会看指顾复岩疆。

排律

金秀才讳矿，字贡南，学中有胆智书生也。曾拜兵部尚书、明末大有名望的王铎门下做门生。黄蜚驻芜湖时，也曾聘他做参谋，更兼弓马熟闲，是一个文武全才。此时闰六月下旬，闻江阴乡兵每日与清兵打仗，互有胜负，势甚危迫。议者以江阴与本县有辅车之势，正当西来要路，谁敢独当一面，提兵救援，以抒子张西顾之忧？秀才毅然任之，招聚精勇四百余人，先往沙山驻扎，挡住敌人来路，候子张差后军到，一齐进攻。一连住了七八日，不见有后军来，遂挺身杀上前去。方到周庄地方，正遇敌人。原来先有土人报入敌营，言常熟严乡宦领兵三万来援江阴，前军现在住沙山，将到周庄地方。花马刘恐其与城中势合，差铁骑三千截住，在周庄镇左右见常熟兵少，便来卷杀。这里四百余人原分作前后两队，在前者不过二百步兵，又在平阳地上，岂能当三千铁骑？只见铙烟过处，前军已被铁骑蹂烂，化作灰尘。秀才欲挺身死敌，其叔父原任广东参军，字仲禹，力劝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暂且退避，再作良图。”乃以旗帜插于地上，曳兵转过村林而退。花马刘军遥见旗号整齐，疑是诱敌之兵，亦不来追赶。后秀才回县，已是七月二十之后，见常熟局面已大变，更知事不可挽回，乃绝口不谈时务，隐身而退，此是后话。

当下邑中方传闻苏州袭杀八大王，围困土都堂于府学，子张于是大修战具，下令各人盔甲、兵器俱要整齐，凡拒马、火炮、火球、火箭、刀斧、甲仗、旗帜之属，日夜分头趲工修造，先于南门外二图地方设一大营，其余戈庄塘、梅李塘、山前塘、福山塘等处，俱设哨船，塞栅把守；又各处遣人合从招聚义勇，每日亲下教场训练士卒，克日并力南征。奈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事未集而挠之者起矣。

馘（guó，音国）——古代战争中割掉敌人的左耳计数献功。

抒——解除。

第十九回

福山兵奋请从戎 义阳师飞檄合势

江上精兵在福山，宝刀磨砺月弓弯。共勦义举扶王室，不斩楼兰誓不还。

玉叶亲王号义阳，举兵协力扫搀抢。羽书飞递传消息，乡勇腾欢胆愈张。

福山地形滨海，民好斗争，尚勇力。兼有浙兵、盐徒杂处，风俗犷悍，民不畏死，自古然也。闻知严子张欲袭苏州，乃推芮观为主，何羽君、陈震之及通州人王梅生等助之。陈震之，福山人，弘光朝积功官至水师参将。何羽君讳凤翔，本贯浙江，今为福山人。弘光朝官至游击将军。王梅生讳英，绰号矮脚虎。有官兵八百，民兵五千，挑选得精勇三千愿为前部，申文约廿八日午时齐赴小东门外演武场，求严爷阅操听点。是日，子张令头目各以军礼相见。子张阅众兵中尚有蓬头赤脚者，分付盔甲、兵器俱要整齐，令暂且归营，各守洵地，候义阳王军到，一同出师。

义阳王，明室藩王也。田军门、荆监军、太监李太傅、总兵胡来贡等，各统军辅之，建义旗于崇明县。闻太仓、昆山、嘉定俱各响应，乃飞檄号有海上雄兵十万，克日将到福山。荆本澈又致书于严子张，教他先往崇明参谒，子张以洵地不得轻离辞之。

参谒——旧时称谒见上级官员、长辈或自己所尊敬的人。

第二十回

陷忠良子求构衅 听谗口海上发兵

众怒由来难犯，子求为此家捐。不思悔过盖前愆，反去安排暗箭。腹剑贤奸莫辨，口蜜黑白倒颠。直教贻祸满琴川，换尽子张局面。

《西江月》

自古沦亡为听偏，义阳空握大兵权。子求暗里思操刃，来贡无端欲改弦。世事玄黄任征战，人心苍白尤倒颠。纷纷扰乱如狼虎，宁计师和保万全。

欲行千里杀麒麟，同室相残似越秦。公道一毫无用处，空教野老泪沾巾。

时子求讳敏，丁丑科进士也。崇祯朝做兵科给事，居乡纵奴仆行势，百姓怨之。曾毁其居室，延烧及其母棺，故子求与邑人有刻骨之恨。至是见兵权不归己，而独重严宦，口虽不言，内里遂萌妒忌之意。先谒义阳王于崇明，归即自立营头，招聚无赖，有兵千人，号时家营。

这义阳王虽则宗藩，却是个纨绔子弟，并非卧薪尝胆、枕戈待旦之流，不过凭着众人如顾容、胡来贡等语哄骗，在沿江上下仗义兵名色，虚张声势，收些钱粮用度。这样孩子心性，说着鞞子 两字，脑子也是疼的，那里敢真个与他打仗？至于袭苏州，救江阴，恢复江南，建中兴事业，都是外面浮词，其实梦也不曾做哩。所以时敏之言一人，就主意提兵到常熟，只要算计拿住严杖，要绑要杀，拷打起来，到底只是拘留不放，做当头的一般，不怕他不把通县钱粮尽数解到船上来。若只要严宦身家性命，又是小事矣。

构衅——构成衅隙：结怨。

鞞（dá，音达）子——鞞鞞。古时汉族对北方各游牧民族的总称，明时指东蒙古人。此谓清军。

第二十一回

李家桥严进士受缚 慧日寺胡泥水张威

身是堂堂宰相孙，状元爱婿甲科尊。雉离兔网遭奇辱，忍气吞声莫雪冤。

后拥前呼耀故乡，小人得志愈夸张。华居亲手虽能造，古刹权当昼锦堂。

李家桥去北水门外三里，严子张、时子求俱有庄房在焉。时七月初二日下午，义阳王一到福山，遂令胡来贡统甲士千人，连夜袭取常熟，首捉严斌。是时严子张但知义阳王已至港上，茫茫单舸出谒。且来贡发兵军机甚密，只道合兵共图进剿，那晓得其中狡谋。将近黄昏，恰遇来贡军马于桥下，出其不意，顷刻被擒，即绑缚于子张庄上庭前草中，非刑拷打。兼之蚊蚋攒咬，受苦一夜。可怜一个黄甲进士，一腔忠义，倒把来驷马攒蹄捆了。次日直解到福山舟次，义阳王责严子张私征国课，积草屯粮，意欲造反一班鬼话，其实并无一句入得耳的。子张再三分辩，只是几番喝令要砍，李太傅、顾三麻子等一班人在旁，做好做歹，假意稟复讨饶，才说道：“只要把县里钱粮尽数解来，方饶汝性命。软留在广善庵中，待钱粮解到日发落。”

胡来贡既擒严子张，恰像强盗拿住主人翁把来为质一般，火辣辣宽心进城，扎营慧日寺中。县里百姓正是蛇无头而不行，那个敢来惹他？慧日寺在县治之西，地面极其宽敞，来贡扎营于此，尽取子张所造御敌军器及大炮，摆列左右，严设护卫，安排牙爪，耀武扬威，刑人杀人，惟意所欲。以泥水匠出身微贱之辈，玉带乌纱，身乘八轿，前呼后拥，小人荣之，君子鄙之。

攒咬（cuánshǎo，音甯 阳平 霁）——攒：聚集。咬：食。形容蚊子昆虫聚拢来吸血。

第二十二回

犯众怒孟立殒枪尖 跳营头陆三死刀下

世乱纷纷民命轻，嗟哉孟立殒刀兵。由来众怒不当犯，言逊宣尼戒甚明。

陆三武艺邑称精，得罪无非是跳营。利刃一朝尸壮士，忌才自昔事难成。

常熟县承平日久，那里见平白地杀人。闻有陈孟立者，原系旧族，乡宦俱是亲戚。也曾以异路前程官做卫经历。平日方巾阔服，家道颇饶，遇事敢言，不怕别人招怪的。他见众人排严乡宦为首，谏劝道：“常熟弹丸之地耳！清朝势大，只宜着人到彼讲和，观其动静，若遽起兵，是运螳臂挡车也。”乡兵恶其挠众，指称他是奸细，为敌人作说客的，一声呐喊，枪尖都团团对了他，登时戳死在县场上。

又有陆三者，习拳棒后生也。初与胡龙光往来，后投严宦部下。子张爱其武艺，署为都司。及子张被擒，来贡方坐慧日寺张威，陆三不该乘马导从在大街上经过，被来贡差兵捉住，责其跳营之罪，顷刻斩首于香花桥上。凡此皆杀机方动之兆也。

第二十三回

行赈恤结欢腐儒 托助饷搜括富户

巧计横行常熟，先将公道欺瞒。从来措大号穷酸，五斗志得意满。虞邑家家巷哭，黉门个个腾欢。任伊凶恶事千般，吃饱是非不管。

《西江月》

起义先谋黷货财，军前助饷诈端开。乡城但有银钱者，锁缚鞭笞悉受灾。

大约此辈小人得志，岂是做好事的。胡来贡一到县首擒严子张，撤去通邑保障，又略无进守战退实着，尽变易子张所立之法度。窃恐公论出于学校，酸丁措大必有起而议之者，于是出告示开仓赈恤，凡的系寒儒，每名给米五斗，着学中开报花名，按册领支，计通县在庠生员大约五六百名。除有家资存体面者去其一半，大率三百余人，不过费米一百五十石，而通学欢呼，惟知称功诵德，并无出头露面议论其非者，真可笑也。

来贡既箝腐儒之口，遂大肆其恶，括取在城、在乡富户、富商银钱、布帛、米麦、花豆，军前用度，名曰“助饷”。凡来贡名帖到门，识时务者连夜央亲友说合馈送，方保太平；间有慳吝者，登时锁缚，百般吊打，炙诈不婪，其欲不止。又有地方小人乘机投了胡家营，仗势报怨生事，被炙诈者不可胜计。总之来贡住县不上十数日，合县如同鼎沸矣。

黉（hóng，音洪）——古时学校。

酸丁措大——酸丁：寒酸之人；措大：亦作“醋大”。旧时称贫寒的读书人，含有轻慢意。

庠（xiāng，音详）——古代学校名。

慳吝（qiānlìn，音牵赁）——小气；吝啬。

炙——烤。

诈——讹诈。

第二十四回

救保障万姓号冤 行间谍贤绅脱难

公道从来不可移，义阳乳臭被人欺。忠良险作刀头鬼，犹赖乡城口似碑。

为质羈囚广善庵，奸人施计不胜贪。天教侠士机谋遂，罗网须臾脱笑谈。

义阳王既擒严子张，百姓闻之号泣，随至福山，在军前称冤诉枉者，三五日间络绎不绝，每日以千计。且有敢死之辈二十余人，如曹行素、陆四等时刻不离左右，甘心代子张受笞。义阳王喝令要砍时节，齐声叫喊，甘代他斩首。于是李太傅等恐怕激变，惟责以糜费钱粮、略无寸功，姑吊取通县比簿，勘阅私征有无，软监于广善庵中，以子张为质，要常熟县钱粮解到军前而已。

子张卧广善庵中五六日，身上伤痕渐渐平复，监押者看守亦少少疏懈，遂阴谋脱身之计。有荐此地比近瞿舍地方，钱冲霄胆智豪侠，可托此事者。冲霄讳飞，崇祯朝曾为守备，镇守靖江县，身躯壮伟，胆略过人。子张因遣人暗通之。福山至庄窠钱冲霄家不上十余里，是塘东内地小路。冲霄设计备小竹轿，抬轿人三番共六人，每番相去三四里伺候，先令亲识棋师陈敏卿侄懋功辈往来，阴相通知，初八日巳时，子张出庵闲走，防范者但在东门及南门大路紧紧看守，子张故意步过新桥，探视之人已飞奔南门，把住总路。子张见其已去，急转身仍过新桥，若将原到庵中者，不提防他竟打从庵前经过。庵东就是曹大人坟旁，小路林木隐处，悄悄乘轿，飞也似瞬息间到窠庄。庄窠之南去瞿舍不远，瞿舍东南即是耿泾塘，汤家桥南通四丫口，水路可达大东门。冲霄预备快船于此，比及看守人知觉，四面追寻，连子张跟随之人皆各东西走散，不见踪影，而子张早已登舟如飞鸟之脱樊笼矣。

第二十五回

受冤归百姓拈香 讲和议乡绅设宴

严公遭折辱，常熟重凄凉。品是黄金炼，谗同贝锦张。堕珠嗟按剑，刑璞叹罹殃。幸遇同心彦，引归安乐乡。俄焉捐虎吻，忽已讶云翔。义士伸冤忿，仁人履吉祥。黄童欣爱戴，赤子奉趋跄。公道终难掩，天心亦可量。欢呼声载道，恭敬竞拈香。

为国无端受折磨，军机重务反蹉跎。今朝释憾凭杯酒，终是言和意不和。

子张既达城外，次早百姓知之，一人传十，十人传百，只见人人顶祝，户户拈香，抬轿进城时，都来迎接。自城外至跨塘桥严府门首，百姓们塞巷填街，欢呼动地。早有人将前日来贡原取军器、火炮之类搬运回来，胡来贡闻之，内不自安，急整兵立营，人情汹汹。众乡绅议曰：“师克在和，胡镇与严官势如水火，不祥孰甚。”乃议订于十一日设宴大察院中，讲和欢好，协力同心，邀二人联席礼饮，各无猜忌。于是子张退而仍修战守之具，终已无及矣。

虎吻——虎口。形容险境。

云祥——比喻平安、祥和。

不祥孰甚——祥：通“详”。孰：哪个。甚：超过；胜过。不清楚谁能胜过谁。

第二十六回

授火器时敏失机 烧西庄子张出战

敌人压境反移兵，此是奸臣规避精。火器一时咸藉寇，子求难免失机名。

西庄火起敌云屯，壮士操戈气欲吞。可恨龙光怀异志，反教急急闭城门。

自严子张被擒而后，胡龙光招的兵，自号胡家营。时子求亦招兵，号时家营。将及半月间，子求所部亦不下千人，立营于南门外二图地方，当敌来要冲。然子求心上不论清朝与明朝，惟要乘此机会报昔年之怨，名为拒敌，实欲延敌。

是月十三日早上，他先晓得清朝大兵将至，自己预率麾下八百余人齐上快船，以出巡为名，实则袖手旁观。为规避狡计，本营只留百余人看守。及清兵到，乱箭射来，一哄溃散，凡营中所备大铳、火药、军资、器械，尽为敌有。长驱至南门，城中人方知觉，而城南民死锋镝如乱麻矣，悲哉！

西庄在丰乐桥西垅，清兵首先烧之。严子张率民兵拒住，陈学士桥首打一仗，杀伤相当。既而见敌兵势大，龙光援又不至，欲退入城而南门反为龙光坚闭，因此且战且走，至南社坛得何飞九兵接战，遂巡小东门，至大东门外华圩口庄上屯扎。

第二十七回

何练兵南社坛交锋 杜典史通河桥拒敌

举石持刀膂力劲，平生侠烈喜谈兵。南坛血剑横相向，壮士从兹显姓名。

卑卑典史未知名，国乱辞官亦甚轻。桥下奋戈思抗敌，始知忠义本天生。

何练兵讳云鹏，字飞九。本太仓籍，久住常熟，为武生，谙习韬略，力举五百斤石，使八十斤大刀，邑中勇士也。崇祯末与弘光初，现任本县练兵官，极得兵民心者。至是隶子张部下，子张令其率民兵打二阵为策应，正遇敌逼子张父子于南社坛。坛下地方宽广，矢铙交发，既而短兵相接，飞九争先，手刃甲首两颗而返。

杜典史，明朝官也。兵戈阻绝不得还乡，众百姓因推为领兵之首，亦在子张部下。子张令其率民兵守通河桥，为何飞九策应，交锋于桥堍下，斩其冲锋甲首，士气俱奋。俄而铙箭雨集，所部多伤，朱千斤船上开炮，又被敌人躲过，竟打不着。杜典史力不守桥，乃由甘泉衙退过迎春桥。是役也，三人所部皆战，气百倍之，民兵卒不能取胜，何也？良由西庄至社坛通河桥，虽系城外，俱是民居稠密之处，即古城中巷战也。巷战之法，伏兵屋内，惟用火烧屋，斯人不能藏身，又可以助威，火烈之处，人不敢近，则冒烟以精锐突之，矢刃交下，必能取胜，所谓势如烈火也。清帅得之。子张虽晓其故，然既藉民兵之力，自然体恤民情，无烧民房之理；更兼训练日浅，终不比纪律之师，所以不能得志耳。

第二十八回

胡龙光火烧东仓巷 大清兵铙打九万圩

常熟黎元当受灾，懦夫胡镇守城来。惟知畏敌如熊虎，岂顾民居化作灰。

火炮西城声震天，邑中男女似熬煎。龙光一技无施处，坐待城垣顷刻穿。

东仓衙小东门外，迎春桥南也。清兵既过通河桥，杀到迎春桥下，见桥上乡兵朱卖面等状貌魁梧，守备甚严，竟收兵仍到西庄。胡来贡遂欲划河为守，桥以南悉差人纵火焚之，民房及竹行皆为煨烬。是夜黄昏风起，惟见火光烛天。哀哉！九万圩城内，西南隅也。

清兵由城外水墩庵西，设立大炮，本皆时子求营中的器械、火药，从五更打起，至辰牌时铅弹直打到城隍庙壁。胡龙光本无守城之志，坐在凌驾山上，并不发一矢、开一炮拒敌，乡兵无主，守御器械又没有，渐渐退散。于是清兵取民间门窗屋木作大筏渡城河，蚁附而登，砍开南门，放大军一拥入城矣。

第二十九回

抢头刀金老姜应数 强出头冯长子遭擒

大兵入境岂寻常，巧语花言金老姜。不料身为刀下鬼，临终还认戏文场。

冯长通邑称学霸，眼底人无开口骂。从未谙军情，喧传总不听。门闭怒叱咤，出门栅已下。兵马正临城，遭擒几丧生。

《菩萨蛮》

是时清兵猝至，南门外异事甚多。金老姜，陆宦班唱丑老优也。南塘岸上，老姜头戴长粽帽，身穿大袖青衣，首先拈香跪接。前锋到，作胡语问曰：“蛮子，可有孟哥儿？”老姜不解其语，又曰：“是物。”老姜随作戏场谑语曰：“佛在东塔寺。”遂被一刀砍了。老姜至死尚以为做戏也。后边人见不是头，走得快者活了，走不及者俱被杀死。

先是金李庵桥有姓金者，茹斋善士，平日焚修念佛诵经，不轻菩萨者。夜梦城隍大神示以杀戮簿，花名册第一名即姓金，其人之名亦在数内。善士哀求告免，神曰：“数也。其能免三刀之厄乎！但赐汝正而毙焉，足矣。”后其人十三日果为清兵杀伤于西庄神庙中，身被砍三刀不死，十六日亲族寻着，抬至家而后殂。所为姓金者开刀，盖有预定之数云。

冯长子，南门冯己苍身长力壮，人目之为冯长子。又曰：“冯大拳头”，盖秀才而任侠，终不脱书生气象也。是时在孙光甫家午饭，光甫闻报，投箸而走，己苍则徐曰：“有时家营在，二图清兵焉能猝至？”饮啖自若。饭毕，踱到南门，门已将闭，反叱咤门者，急急挨出城，为清兵所获，其弟庠士冯三，亦被获，大骂不屈而死。己苍眼见，遂吞声受辱，被擒至军中，背剪绑于船上，因将官俱在岸上打仗，未经发落。时满船皆露架利刃，己苍觑守者稍宽，徐以手就刃断缚，翻身跃入水中，以素识水性投水而遁，得脱虎口。后五六年以忤贪官瞿知县，打死于狱中，士林冤之。

猝（cù，音促）——突然；出其不意。

茹（rú，音如）——吃。

数——旧谓气数，即命运。

第三十回

丁景素力救北门民 褚德卿义释邹氏仆

城南火发军声乱，城内人民争走窜。怪杀闭城门，如林士女喧。景素出城公干，扬鞭急呼唤。缓辔待人跟，千人得出奔。

《菩萨蛮》

城中搜获剃头人，仔细推详是难民。奇货可居由众意，德卿一力保其身。

丁景素讳元炳，住福山塘上新桥下。弘光朝，官授圖山都司。到任后，即奉差解银往板子畿。值清朝破南京，水师蔽江而下，景素随刘诚意舟过金山脚下，为镶蓝旗张部下所获，以舌辩得不剃发放归。胡龙光与之有旧，且以其自敌中来，颇知敌之虚实，延为幕宾。十三日午后，猝闻大兵至，士民走集北旱门，为守者所遏不得出，众方皇皇无措。适景素乘马至，谓守者曰：“我奉将令出城公干，可速开门。”门启，景素故缓辔，待士民走完然后去，所救何止千余人。

褚德卿讳世培，里中以武艺勇力闻者。十六日早起，率民兵三百，持何羽君弓箭，进城剿捕。行至县前，遇一剃头满妆大汉，手执铁爬，奋前格斗。德卿挥兵御之，大汉竟连断枪十余根。泥水匠周二运枪中其左腿，力不能支，杀死于徐清臣店中。德卿遂扬兵至南门，由西门将出北旱门，搜至邹日升家，于草窠中获一剃发男子，众以奇货，急欲杀之，取其首级请功。德卿视其人系新剃发，且语音又属本县声口，心知其冤，诡曰：“且押出城去，禀过何爷泉首。”左右曰：“诺。”既出城，过吊桥，德卿谓人曰：“此难民也，吾辈岂可妄杀其，舍诸。”此人抱头称谢，上山飞奔而去。后询之邹鲁贤壁邻，果其家仆也。

吊琴川

南望虞山每怅然，人谋虽好数由天。邑中乡勇歌同泽，海上名王听反偏。守土欲延炎汉祚，挠功忌着祖生鞭。只今故老犹垂泪，花落空城泣杜鹃。

第三十一回

胡来贡匹马奔福山 时子求孤舟走塘墅

虎威狐假 气吞牛，玉带朱衣谁与俦。城陷敌人来索战，抛戈弃甲一场羞。

爪牙八百卫华轩，势焰薰天知己昏。城破营头掉臂散，孤舟踟躅走无门。

此时胡来贡扎营凌驾山，遥望南门已破，即上虞山门缒城而下，率所部弃城，飞身上马，由李家桥走福山塘。身伴上各带所诈银两、细软轻微之物，匹马冒风雨，竟奔港上，拉义阳王、李太傅等，扬帆而去。计城干净矣，其如百姓吐骂何。

时子求所部八百人，不过是平日因亲托友，狐假虎威，虚张声势，诈人报怨之辈。一闻城破消息，各为身家星散去讫。充其初意，本欲弄坏常熟县事，使杀人填满城濠，报了夙怨，然后再作良图耳。不料至此，营头既散，爪牙羽翼一空，投清下海，两着竟一时来不及，仅与家僮四五舟在塘墅地方东藏西躲，彷徨莫之，悔亦晚矣。

虎威狐假——比喻借别人的威势欺压人。

俦（chóu，音仇）——伴侣。

第三十二回

战城中壮士横尸 避相府秀才喋血

轰雷炮发城头缺，乡兵巷战犹不歇。杀气横空山岳摇，呼声震地雌雄决。白刃交，宝刀折，猛拚一死项溅血。多少官军拜下风，琴川壮士树奇节。

《鹧鸪天》

失节乡官里巷羞，书生却少远谋猷。只道降臣家必保，争先尽向宅中投。遭屠戮，总无留，长街短巷遍行搜。弄巧成拙被人笑，笑他血溅绛云楼。

《鹧鸪天》

清师一拥而入城中，杀死乡兵尚多，皆由跨塘桥且战且走，至县前转西，扎于慧日寺前打仗。清兵一支由大街，一支从香花桥南来，两头截住厮杀，乡兵无一人免者。惟有躲过大难者云：“此时但闻喊杀之声震地。”次日尸横满街，河水尽赤。其走透往西者，剩十余筹汉子，伏在闲来步，步土地祠中，候人少者取之。适有两个胡妆的人，踉跄而过，众人一拥突出，只见在后一人拔刀相持，瞬息间十余筹汉子砍得精光，不曾走透一个。后有躲在屋中者知之，而传说耳。所谓强中更有强中手也。

其走到北水门者，撞着清兵在城门口，又狠打一仗，杀死之人，月城湾里到吊桥边，尸堆高五六尺，而乡兵头目姚胖等俱死焉。相府钱牧斋，家半野塘绛云楼也，书生鹅气，不约而同，读书人见识，俱道牧斋降过清朝，身将拜相，家中必然无兵到的。孰知屠城之令既下，岂在乎一个降官家里。第三日人传说，惟有绛云楼上杀的人多，且大半是戴巾，平日做秀才，读书人面孔。盖到此际，以使乖而误者也。

筹——记数和计算的用具。此指人数。

第三十三回

冒风雨泥涂士女 遭屠戮血染街衢

急雨淋头，斜风劈面，听关南杀声一片。出城途路正泥泞，魂飞胆丧声声颤。甲第才人，深闺名媛，分不得老幼贵贱。天翻地覆各逃生，是亘古未经奇变。

《踏莎行》

清师问罪肆诛罚，南关一带惟战骨。黎庶数当穷，城门闭不通。遍地急搜索，逢人便斩馘，顷刻满城空，血流琴水红。

《菩萨蛮》

十三日上午天气晴明，下午阴云四合，黄昏起大风，至十四日辰时下雨，午时如注，直至一更方止。是日辰时城破，胡家营守门兵去后，百姓方得出城，其男女老幼得捱挤出城者，但见额伤血污，跣足蓬头，觅子寻爷，呼兄唤弟，哭哭啼啼，在大风雨中，不顾泥泞，星散乱走，真正做出《幽闺记》也。

其在城中走不出者，无问老少贵贱男女，一个个都做刀头之鬼，但凡街上、巷里、河内、井中与人家屋里，处处都是尸首，算来有五六千人。其间被掳而得生还者，百不得一耳。至于躲过大难身不受伤而安全无恙者，千不得一耳。大兵去后，严子张差人在西门外山脚下掘几处千人坑，将死尸葬埋之，盖自唐宋至今，有常熟县治以来，未尝经此大杀戮也。噫，惨矣哉！

街衢（qú，音渠）——街道；大道。

第三十四回

秦君台阖门死难 夏德珽三代生全

秦氏君台本善良，读书守正行弥方。妻因夫死殉奇节，子为亲亡立大纲。非独一时芬齿颊，还从奕世辨冠裳。满门遭戮无遗种，闻说行人惨伤。

人生万事总由天，生死从来是夙缘。试看满城遭劫难，夏翁三代独安全。

城中屠戮之际，生生死死，一人闻见，焉能尽述。但就亲自目击者数事，如秦君台大河秦氏父子，俱处馆业儒，平日读书见忠义事，必为愤腕激烈，吐气扬眉，盖天性正直士也。住太平巷西甜瓜井头。城破，僮仆拉之去，辞曰：“我家忠孝为本，即有不幸，且喜骨肉多在一处，断不可使内眷出乖露丑。”不肯出城。父子三人见举国狂奔，反笑为痴。其意以为我儒生也，闭户读书，不与外事，兵丁岂来搅扰。

其日，父子祖孙一门遭戮，盖其次子本在乡间，十三日人皆出城，他反挨进西门，凑着杀戮之数，莫知其详。只有大媳魏氏，见鲁侄女也被掳，至淮安见鲁之友为赎归，方知彼时父子皆衣冠齐整，安坐在家。第一次兵进门，先擒其幼子去；第二次兵进门，不惟罄其所有，抑且搜括妇女，辱殴君台，君台即扬声大骂，被杀于庭前草中。长子见父死，哭骂不已，被杀于厅上。夫人知君台父子之死，抱两孙痛哭于楼上，以死自誓，被兵纵火烧楼，皆为煨烬。十六日早晨，叔嫂二人相遇于南门外船上，嫂为述其备细，幼子亦放声大哭，投水而死，盖其一门死难，皆得其正。然识时务者呼为俊杰，何不达机变，弗听出城之语，遂致不留遗种哉。噫，惨矣！

夏德珽讳士瑚，邑庠生也。长子子仪，长孙公懋，俱业儒。父子祖孙兄弟一家男女十六口，住书院巷后。因子仪七月初旬染恙迁延，不及出城，城破后，遥闻寺前杀声震地，德珽命谨闭其门。子仪以为须开门，庶不触其怒，相持不决。俄闻外有踢门声，子仪往开门，门启，惟户上见有泥脚印一个，并无一人。自十四至十五两日，竟无人进来搅扰，但闻邻家杀人掳掠之声。据云，自十四日已过，至夜寂然。公懋倡议曰：“若待天明，此地必不免矣。”因此一家人以梯过墙，躲在右邻已经杀掠人家。十五日早晨，果有兵从左邻破壁而入，家资一光，且喜无人遇见。待到夜里复潜回家，直至十六日出头，一家老幼十六口无恙，不解何故。两月后近邻有一僧归，方知其详。

此时，有四五个兵丁正在夏家打门，瞥见此僧背包而走，群往擒之。跑过半条街转弯，竟忘重转身到夏家去；门又半开，上有一脚印，后来过者只道已经搜过，有人打过粮的，所以再无人进此门。此僧后得放归，见德珽家一门生全，因而致贺，岂非大数。后亲友询之，其孙公懋曰：“先祖一生敬佛，持准提咒，晚年事佛尤笃，为人正直忠厚，一丝不苟，所以一门具庆，实得之作善之报。”云。

第三十五回

绑旗竿陈汝扬惨死 抬板门周秋卿得生

赋性贪饕 陈汝扬，天教大命劫中戕。喉中作响留余气，跪绑旗竿惨异常。

血污刀痕与鬼邻，板门抬救仅留身。从来大难得不死，可卜滔滔后禄臻。

陈汝扬，大司空益吾徒弟也。住北旱门内，生而白皙，美须髯，容貌魁梧，然性贪饕，往往仗势诈人，作事不正。先是七月初旬，夜梦被城隍大神拿去，责三十板，觉时腿即有痛意。汝扬特备三牲，亲到庙中祈祷，因患腿瘫迂脱，尚未出城。城破，家僮奔报，不能行走，夫妻惟对泣而已。被兵丁绑在陆贻吉家旗竿上杀死，其妻则枪戮死于家中床下。第三日兵去后，里人见之，以刀断其缚，而喉中尚有余气作声，惨死之状观者不忍正视焉。大数已尽，实有神明先为之兆者也。

周秋卿，自幼随父仲禹久宦广东、福建间，以读书人兼习弓马知兵法者。初从父兄往援江阴，败归复作乡兵长。城破，潜躲家中为大兵所获。初见其弱不胜衣，语言便利，不即加害，后搜出弓矢刀仗，遂砍两刀，秋卿佯死，血流被面，口中燥渴，即饮己之血。后来之人见者，疑其已死，往往亦竟去，乃勉强匍匐至饭锅边，啖冷饭充饥，然后以被蒙头，悄悄卧于床后三日。伊兄明甫进城，用板门抬归，医疗得生。今闻其在广，官任广东雷州府同知，然亦未确，盖有大难不死也。

贪饕（tōu，音涛）——比喻凶恶贪婪的人。

第三十六回

吴云甫半载方回籍 翁浣思万里得还乡

时移物换，触目愁肠断。天涯被掳多羁绊，途次孤身逃窜。虽然绝处逢生，路遥归梦难成。暗里得人指点，附舟方达虞城。

《清平乐》

塞外胡尘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重门闭。孤零一身家万里，螟蛉 暂做归无计，待得打围方整辔。喜不寐，出笼好鸟添双翅。

《渔家傲》

大抵人生遇此乱难，死于锋镝，不必言矣。即有命得生存者，身被囚掳，拘系到别处去为奴婢、受鞭笞，生为异域羈囚，死作他乡冤鬼，终不得个出头日子；求其仍返故乡，亲朋欢聚，成家立业，逍遥快活者，岂可多得。

吴云甫向住城中，以针工为业。据云，十五日雨后五更时，走到街上，被屋上巡逻兵拿住。天明解到一小小将官处候审发落，男女俱绑缚者甚多。其精壮男子总之个个斩首，所留者有姿色女人、童子及有手艺之人。云甫以裁缝得免一死，被清兵带往南京，日夕与之成衣，至九月下旬，又要调往江西。云甫想道：“此去路程愈远，料还乡无日矣。”遂萌逃走之心。行至中途，乘间赴水走入芦苇丛中得脱。戍兵大队去远，方敢走入村中，村中人怜其苦情，收留在彼，成衣度活。不上一月，又被彼处知县将朱单唤进衙门，一连又住两月。其时衙内上下俱已情熟，云甫因告以家乡杳远，欲归不得之故。就有人教之说不妨，这里大爷总属土都堂管压，新正在迓，少不得要往苏州府去拜年，你随官船上去，极是便的。云甫依其言，真个灯节中就到了常熟。此时云甫已无家可归，娘子跟岳父胡景云避乱居谢家桥。景云料女婿必定已死，几番劝女儿改节，娘子不从，痛哭之声，闻者为之酸鼻。至是相失半载，夫妻再合，吃了千辛万苦之后，真正喜从天降耳。

又有翁浣思，路程去得更远。他是已故乡绅翁太常之孙，父本厚，遇乱军身被七创而死。浣思时年十六七岁，聪明乖巧，兵人爱之，认为继子。那兵人是真满洲，所以直带到满州地方，也不曾吃亏受累，一住三四年。浣思口里不说，心里只想还乡。一日，俟其继父随众出猎，脱身望南逃走。关津渡口几番险被盘诘捉住，沿途求乞，学了伍子胥而归。到得家中，叔孝廉翁子安尚在，其师陆企抑即延之课子，劝其温习故业。今依旧身列儒林，此亦难得者也。

螟蛉（mínglíng，音名玲）——古人把螟蛉作为养子的代称。

新正在迓——新正：指农历的正月。迓：近。意谓新年将近。

第三十七回

各乡镇义兵啸聚 七星桥时敏伏辜

劲旅长驱已破城，村坊反各聚乡兵。逃名义勇当时贱，隶籍营丁此日荣。赤体想从坚甲较，竹枪妄与利刀迎。黎元不识干戈害，到处纷纷起战争。

逞势贪财本是痴，临戎儿戏失军资。七星桥下头悬日，使尽机谋悔已迟。

此时城中虽破，各乡镇不约而同，俱团结乡兵起来。其间有不肯出门做乡兵者，众人即扬言要烧其房屋，抢其家资，不容他住在家里。常熟县界，东至支塘塘墅，西至顾山杨尖，南至相城宛山，北至沿海一带，俱是竹枪、木棍、白布裹头，要与清朝厮杀，真螳臂挡车也。乡兵既盛，勿论说识与不识，说着严子张，到处人心悦服；说着胡龙光、时子求，莫不切齿唾骂。

时子求泊舟塘墅，岸上的人三三两两，都是骂他，口中要杀他的。子求心上不安，想一时无处躲闪，只得到七星桥投子晋，求其护庇。那知数已当尽，乡兵四面大集，连毛子晋也吓做一团，做不得主救他。众人将时子求梟首七星桥上号令，正其弃营失机败，乃公事之罪也。

第三十八回

归氏堡李教头焚身 谢家桥刘大痴殒命

不事鲁儒文，惟夸武逸群。弯弓学明月，射雁落黄云。直气贤愚赏，雄风远近闻。祸机伏杯酒，兵变忽遭焚。

刀笔由来会杀人，刘生结怨旧乡邻。今宵欲释从前憾，自蹈危机速丧身。

疑事从来须三思，吉凶相去在毫厘。仇家猝遇同儿戏，莫怪人称刘大痴。

李教头讳显光，号小泉，河南归德府商丘人也。以棍棒、枪刀、拳势教师，行于里中几三十年矣。城中本地拳棒教师鲜敢轻与放对者，抑且生长北方，弓马便捷，所以邑中缙绅，如孙光甫、归霁乔辈进京、出京，山东路上必定请他防送。向住归家城，在归氏门下走动。为人素刚直，下人若有不法事，在主人前每不肯为之隐讳，或啖之以利则愈怒，以故与归氏奴辈不睦。二月间，因搬住谢家桥，七月十三日归氏起兵，霁乔为首，将名帖请小泉饮结福酒。来僮道主人之意，苦苦邀去，孰料奴辈遂乘机灌醉，即以乱枪杀之，焚其尸于北门外。霁乔为人素懦弱，平日所为半是家奴搀越，况值此大乱纷纷之际，竟缩首掩耳不敢问。当用武之际，而先自戕捍敌者，良可叹也。

刘大痴名裔汉，字还赤。明于刀笔。平日使酒自负，故人起绰号为“大痴”，向居福山之虹桥，避仇迁居谢家桥。十五日夜，福山何羽君、陈震之二人统领营兵，与镇上乡兵往县打仗。黄昏月下，扎于谢家桥双忠庙取齐。刘还赤，陈震之甥也。还赤以领兵者是母舅，即有旧邻仇家钱六辈，料然无事，且平日与钱氏尚未破面。想还赤之意中，或要候钱六到谢家桥，乘其机会大家修好，所以殷勤去问他吃烟，邀他到家吃酒。孰知钱六反着了疑，心中道：“今夜不是他就是我。”在陶林泉店中黑影里拔刀就砍，坐中人还道是两人厮打，前来解劝，王梅生臂着一刀，右手几乎砍断。陶达甫见还赤已死，且前后左右俱是福山朋友，吓得魂不附体，众人一哄走散。谢家桥人人不服，登时鸣起锣来，要与还赤报仇。此时凶身钱六，一道烟走了。何羽君、陈震之着心腹友曹元吉招安，隔桥叫曰：“休放箭，陈、何二爷有话传说。”因徐曰：“杀人者钱六，今夜虽逃，明日自然拿来正法。陈爷说：‘外甥被杀，难道反饶过了凶身不成！但他是私仇，目前是公事，勿以私害公，何如？’”因此闻者渐渐气平，放福山兵上县。可怜刘还赤面中两刀，耳鼻俱断，左手亦被砍落，血流满地。第二日，伊弟仲明始出敛焉。

鲜 (xi n, 音险) ——少；不多。

第三十九回

何羽君率众围常熟 佟固山满载返平江

清师得胜聚琴川，海上云翔不敢前。奋臂一呼人响应，羽君率众独当先。

剃头激变启兵戎，常熟黎民运气穷。才遇胡营施虐焰，复遭骑敌布腥风。排门搜索金珠尽，遍地诛杀子女空。奏凯扬帆舟满载，固山此日树军功。

何羽君，福山人，刘操江麾下守备，加衔游击将军。至是众推为帅，羽君约各乡镇义兵，十六日五更齐集城下，各要严饬队伍，不许混乱参差，听调打仗。及到县，清兵是朝已开船去矣，只留残破空城，尸骸满地，兵众无处就食，乃谋暂归福山，徐图战守。清兵破常熟，传闻大帅佟固山也。既已屠城，十四、十五两日间，尽收拾金帛、子女搬运出南门，装载停妥，于十六日早起，鸣角收军，举棹扬帆，齐唱凯歌，向苏州去矣。

饬（chì，音赤）——整顿。

棹（zhào，音照）——桨。

第四十回

灭时营误戮乡兵长 退雄兵巧射吃烟胡

戈戟如林起义兵，同声异口灭时营。只因对答音差误，殃及庄窠陶巨卿。

威容凛凛奋前驱，力号千斤身姓朱。矢无虚发雄兵退，方信虞城有丈夫。

时子求死后，凡系曾投时家营者，即指为诈人之徒，乡兵无不切齿，拿住时轻则吊打，重则戮死。有庄窠地方陶巨卿，整顿快船，统率乡兵，合瞿舍钱氏钱冲霄等到小东门外时，乡兵稟何羽君之约，一时大集，枪刀密布，扎住脚，时后到者必盘诘是那里来的。巨卿船上人信口漫应曰：“我们是自家营里。”自字与时字本县土音相似，众人以为时家营也，攒槊刺之，后船钱冲霄等急忙招架分辩，惟见矢石乱下，着伤者、赴水者嚷做一堆，而巨卿已先死于乱枪下矣。

通河桥乡兵是朱南泉统领，十六日早晨闻清师将去，南泉率众蹶之至桥西社坛相近，悄无人声。忽见人家沿街楼底下有一胡装兵，正在吃烟，南泉一矢射之，恰中其腹，其人负痛大叫一声，即听得楼上一片着甲声响，一人被甲者先跳下来，举刀乱砍；这边乡兵的枪早折了十余根。南泉见其势勇，再复一箭，其中箭倒退，南泉因率众人亦退十余丈之地扎脚。只见楼上约有四十多兵，都披铁甲持兵器，正欲打仗。

适闻西首南塘岸上吹角与海螺，收兵之声甚紧，两边怒目而视，徐徐结阵而退。是役也，乡兵俱是竹枪、木棍，又无甲铠护体，岂能一无损伤。亏杀朱南泉这两箭，所以清兵亦不敢轻易近前。朱南泉即朱千斤，住通河桥，状貌魁梧，武艺出众，有名通邑者也。

号——宣称。

社坛——古代用于祭土地神而筑的高台。

第四十一回

残骨肉车焚瞎眼弟 泉首级绳络 光头僧

结仇连祸怒方嗔，兄弟从来一脉亲。乘乱碎尸如不共，怡怡 友爱是何人。

做了光头行不光，头光反去隶戎行。今朝弄得光光乍，浑似西瓜滚道旁。

先是闰六月初八日，福山塘上有蒋氏兄弟三人，长伯鼎、三叔鸣、四季明，同胞兄弟，竟作切齿不共之仇。此时正是剃头令下，人心不服，上无县主。叔鸣欲倾乃兄若弟，暗约地方无赖，于是日借友人家设酌，结福为盟。伯鼎访的确了，伏羽党于路旁丛豆中，觑叔鸣出门，先捉住狠打一场，刺瞎其双眼，叔鸣调治二十余日，眼虽瞎而不死，乃计投时家营，将来报冤。伯鼎忧之，乘七月十四日城破，杀人如草菅，总不算账之际，阴约族党，于十五夜三更破门而入，从柴底下搜出其党徐若之，预备松香黄豆破车一部，活烧杀于基后，扫骨水中灭迹焉。

光头僧，谢家桥双忠庙旁庵中僧也。于春间投此庵居住，系北方人口声。十五夜因何羽君在双忠庙扎营，和尚遂央褚德卿引进，愿投部下。据云，向系兵人出身，所以皮盔、皮甲、器械尚在。羽君见其武艺好，口中许诺，是夜茫茫然，未编入队伍，此僧即戎装随众乡兵进城来。原来此僧是闯过营头、抢过人家的老手。一入城，竟撒了众人，自去搜抢东西，缠在腰里；又抢些冷酒，吃得烂醉，走到王家桥，独自一人在途中乱闯。适遇福山兵问之，和尚漫应曰：“我是何家营里。”是时，人所憾者胡来贡，胡与何声音相似，况且未编入队伍，福山兵并无人认得，遂拦住盘诘，和尚醉中性起，拈枪就刺，众人发声喊，一齐上前，和尚拔刀乱砍，早折了三四根枪，终以人多拿住。剥去皮盔，却是一个光头。众人就疑他是清兵奸细，和尚该死，因说李家桥埭下庵僧是我道友，众人遂押至庵前，询之庵僧。庵僧骇不敢认，众人就把和尚砍下头来，用草绳做一绳络，好似西瓜一般，提到谢家桥经过。在酒家吃酒，放在道旁，沈叔鸣见之，大叫曰：“这是庙南庵中和尚，为何杀之？”其人落荒，取之就走，口里说：“是鞞子头。”原来其人直到何羽君处请功，羽君见而怜之，因命将头与尸做一处，修书与里中陶慕溪，具言军中误杀之故，求其助棺木一具葬焉。

络——缠绕。

怡怡——和悦貌。

第四十二回

严子张调兵收凌四 黄思竹定计剪张三

飞熊胆大敢当先，独霸村坊局量偏。收服投诚拜麾下，同心协力守琴川。

常熟僵尸流血，九乡虎踞泉张。张三暗欲劫军粮，思竹机谋相向。为首一刀两段，教师推堕桥梁。伏兵四起动刀枪，顷刻满船了帐。

《西江月》

是时乡兵既起，上无王法，遂挟仇报怨，以强欺弱，互相屠戮。有凌四者，号飞熊，初与胡龙光为党，与严子张作仇。子张恨之。至是飞熊在练塘地方团聚乡兵，为首独霸，子张率兵攻之，以钱效初等为军锋。飞熊领兵出战，子张相度机宜，讖兵首尾夹攻，飞熊大败，穷促请降。子张爱其胆略，收为部下。

黄思竹，大义桥富翁，二子茂之、瑞之，俱在学院衙门做承差。张三，小市桥人也。两家都团结乡兵，互相忌刻。张三想黄思竹家富，谋以借粮为名，出其不意捉住思竹父子，绑起要杀，自然有银子到手。

孰知机关漏泄，黄思竹已知其来之日期甚确，预将乡兵埋伏停当，把人家门闩都关，像佯为不觉的。那张三驾大快船两三只，约有四五十人，行到大义桥下，见寂无人声，即同拳棒教师先跳上岸，分付司务守住大桥，自己竟到黄家问道：“思竹在家么？”走到门首。原来思竹、张三虽住居附近，面孔从来未相识认，思竹上前回道：“问他怎的，你姓什么？”两人各怀要捉之心，说时迟，那时快，两只手已大家挽住，右手各去腰间拔刀，张三刀鞘紧涩，急拔不出，早被思竹连肩带项先砍一刀，张三临死喊曰：“求全尸罢。”思竹那里管，再复一刀，张三已跌倒在地。

思竹有母舅，年纪虽老，乡间人还有膂力，手脚便利，身穿短白布衫，足蹠草履，却从桥东走过桥来。那司务眼只见看着张三，不提防这老儿动手，被他一推，倒撞下水去。及船上人要登岸时，四面伏兵齐起，门闩里与对河东西两岸俱是乡兵，围拢乱杀，又杀死十余人，余皆弃船赴水逃命而去。此事若非思竹先知，预定计策，几被张三暗算去了。所以机关必贵密也。

局量——器量；气量。

讖（yàn，音厌）——判定。

忌刻——对人忌妒刻薄。

闩（tà，音踏）——小门。

膂力（lǚ，音旅）——体力；筋力。

第四十三回

肆抢掠周伯襄忍气 报冤仇苏君望吃亏

揭竿斩木动刀兵，守分存仁祸及门。魍魉昼行无忌惮，伯襄濡首莫伸冤。

乡兵扰乱天昏黑，吮血磨牙争尚力。纤芥微仇称大冤，睚眦小忿动诛殛。弱之肉，强之食，苏君狭路遭威逼。只求死里得重生，遑问理之曲与直。

《鹧鸪天》

周伯襄，水西当公正地主，忠厚老成。因本境宁静，尚未聚集乡兵。地邻曹翠峰。周氏图民与伯襄有小隙，渠有亲戚在谢家桥，知其无武备，纠合桥头无赖徐梅、蒋大、曹梅溪兄弟等五十余人，白昼罗头鸣锣呐号，执刃围基，抄抢一空。

伯襄后知为谢家桥乡兵翠峰之所勾引，持名帖亲到谢家桥告诉亲友，要追所失家财什物。翠峰情知理亏，央陶慕溪、王瑞廷等设酒陪礼，说以利害祸福譬喻，百般劝解之。伯襄见如此无法无天世界，叹口气而归，真正小人得志之时也。

苏君望父子、叔侄，俱作二十四都，分管皂隶。与图中一人日前因当堂行杖有睚眦之忿，至是君望避乱居乡，住新庄庵之南。其人纠党八十余人，罗头持械鸣锣呐喊围基，捉来吊打。赖里中长者陶慕溪等群往劝解，君望出银二十四两买命，始得脱网逃生。后其人下海为曹大厅兵所杀，吃亏反重于君望焉。已上皆聚结乡兵之祸也。

守分——安守本分。

魍魉（wǎng liǎng，音网两）——古代传说中的怪物。

濡——柔顺。

尚——夸；自负。

诛殛（jí，音极）——杀戮。

皂隶——衙门里的差役。

第四十四回

洪知县练塘村被困 顾秀才北水门耀兵

赴任匆匆到练塘，乡兵扰乱势猖狂。舟行水国迷乡导，发式金钱难掩藏。雷动干戈四望起，云从隶卒一时忙。解纷不遇老成谏，险把仁慈父母伤。

城郭新经残破，街坊绝少人烟。龙光闹乱扰琴川，又遇书生愚见。失火池鱼殃及，亡猿林木祸延。耀兵张示六门传，徒教黎民胆颤。

《西江月》

洪知县讳一纬，清朝开国常熟县第一个知县也。是时乡兵大乱，城中又是空的，不敢竟来上任。练塘村离南门外三四十里，洪知县先到此驻扎，打探消息，孰知正落在凌飞熊手里。飞熊是心粗胆大、无天无地之辈，统领乡兵团团围住，鸣锣举炮，杀将拢来。洪知县吓得魂不附体，手下人皆是剃发的，都乱窜起来，跑的跑，躲的躲。

凌四拿住知县，细细唾骂，又要打，又要杀，正在危急，亏得乡绅赵景之在彼避乱居住，忙遣人分解曰：“知县是父母官，若弄杀了，必然又惹出大祸来，断断不可。”因此洪知县得以单舸返棹。仍投土都堂处请兵去了。

顾秀才，已故乡绅顾郎仲之孙，讳铠，号生辰。原是学中廪生，投义阳王部下。八月十二日，同曹以增洞庭，周参将统兵三四百人，由福山往县北水门扬旗呐喊。坐瞿家园上，张示六门，要想守住常熟，与清朝打仗拒敌，派民兵上城守护。百姓眼见得前番胡龙光如此奋扬威武，究竟清兵临城，不出一兵，不折一矢，望风逃遁，反为严闭各门不许放出之故，连累男女杀死，弄得家破人亡，那个肯再来上前帮助？顾生辰见人心惶惶，又闻知得洪知县到练塘光景，料然不日又有大兵来到，所以连夜乘月色原退到福山，下海而去。

第四十五回

烧县堂公安取火药 投吴郡伯韬领号旗

公安起义练乡兵，谋聚军资助请纓。火药延烧因失足，巍巍大厦一朝倾。

丧师愤激竟漂洋，万里从戎死战场。威震闽南名不朽，身膏野草骨犹香。

村镇乡兵各逞凶，互相仇杀乱如蜂。伯韬奸计投吴郡，暗自归清先顺从。

赵公安，庠士赵君平之子。自幼习弓马，学兵法，多膂力者。考过武场，家资颇殷实，住猪虎墩地方。至是统领乡兵，竟到县中库里取火药，自己军中应用。谁知手下众兵扛一甔火药，刚刚走到大堂上，失脚一跤跌倒，恰好击出火来，把县堂烧坏。公安随即下海投义阳王，并妻孥及部下愿从者，飘然而去，田园屋产俱被籍没，祸因其烧毁县堂也。后闻其仕明，官至总兵，在闽中殉难焉。

朱伯韬向居苏州，附居常熟，为人刁险，工于刀笔者也。避兵搬住大义桥，蚕食一方。因合计杀了张三，日夜防小市桥乡兵来报仇，伯韬遂心生一计，竟同里中为首者潜往苏州投顺，具言县中乡兵虚实，若大兵到临，愿为内应。土都堂即差降弁萧世忠领兵到县，暗给伯韬号旗，嘱其密为乡导。而常熟再遭屠戮，实朱伯韬召之也。后伯韬为乡兵长戴次山所擒，次山潜凰里大族也。为人忠直勇敢，因不愿剃发，随义阳王入海。

甔（bèng，音泵）——坛子。

孥（nú，音奴）——儿女。

第四十六回

献密计三路下琴川 恃泉勇百人坐察院

乡兵扰乱多凶暴，仇杀纷纷莫诉告。胡马云屯不敢侵，伯韬暗作乡导。投姑苏，给旗号，指日烟尘堪迅扫。更兼借箸 向前筹，军马密教三路到。

《鹧鸪天》

客将挥扬气励云，自夸骁勇冠三军。百人不满屯察院，何异驱羊入虎群。

朱伯韬随献计与萧参将，大意云：九乡四镇乡兵无非各保村落，互相仇杀，不足为虑；只有严子张一军在南门外三里桥出没，福山营兵与县城悬隔四十里，鞭虽长不能及马腹，若用三路人马克期 攻其无备，县中是一空城，自然唾手下矣。萧参将因诈传令，差夏都司统满洲兵六百人，从太仓旱路而向西入，徐元直领水军从西湖南而入，萧参将自统大军从州塘大道水陆进发，订于十五日发兵，十七日到县。朱伯韬信以为实，得意先归，其实土都堂已檄四府提督汪统劲兵二千员，钱参将副 之，萧参将不过领四五百人，别作一小营为乡导耳。

夏都司、徐元直俱世忠部下领兵官也，共有三千多兵，竟从大道，亦不分三路，直捣常熟焉。义阳王军中有一将官，原是徽州府人，姓毕名九龙号挥扬，崇祯朝征流贼的援剿总兵。他自恃骁勇，枪尖到处无人可敌，所部不过百余人，誓要与清兵打仗。十七日午牌进城，竟坐大察院虚张声势，其实毕九龙不晓得，是夜清朝大兵真正又将到也，伯韬以为得意，但不满二年，遭戴氏之祸，天道报应。

借箸——比喻代人策划。

三军——军队的统称。

克期——约定或限定日期。

副——辅助。

第四十七回

严子张兵交华荡 毕九龙师溃山北

清师夜驱兵，波光映月明。舟来如蚁集，炮发似雷轰。后队军方合，前营阵已倾。力微终莫敌，星散各逃生。

五更敌到势如山，水陆交攻已入关。众寡难支无固志，北门突走得生还。

是夜，严子张驻扎连墩浜，及莫门塘等处，出哨夜巡，正轮着凌飞熊。二更时候，飞熊领命统所部五六十人上船而去。子张寻思，凌四是心粗胆大之人，恐怕去搅扰地方，生出事来，分付众人守营，自己领百余人，随后巡缉。相去不上二三里之程，前军凌飞熊方下华荡。只见月下隐隐有船自南而来，急忙喝问，竟不来睬。看看较近，约有六七只小船，搜的箭响，早把凌家船上水手射落水中。飞熊见势头不好，急开炮时，打翻了一只敌船，那船竟不肯退，箭如雨点，再开第二铙时，敌船已无数拥来。又开第三炮，已慌了手脚，连自己的船也翻了，遂弃船下水，各自挣命而逃。严子张在后听得前船炮发，急催人赶上，只见敌船没涯岸涌上前来，也放了三个大炮，打翻了几只敌船，须臾，短兵相接，箭如急雨。子张手下一人甚勇，身披重铠，捷若腾猿，竟跳上敌船，所向无敌，连杀完了三四只船上人。回头见子张之众伤的伤，死的死，落水的落水，连子张也跳下大水中。其人一眼觑定子张，也跳下水，从乱军中捞救起来，负在背上，登西岸，飞也似走脱了。闻是时落水者甚多，子张身穿铁甲，直堕深渊，下边似有物托起之者。仰面见天上一星，因此勇士得以捞住救脱，亦是大难不死，吉人天相也。

此时，清师前锋是四府汪提督所统，随后萧参将、钱参将、徐元直、夏都司，及知县洪一纬、监军巡捕陈日升，共有三千多人。既破华荡之兵，一路并无拦阻，悄悄直到南门，已是五更天气。见城上守护无人，仍从前月破城时缺坏处爬进城来，开了南门，放大军一拥而入。毕挥扬在察院中，听得六个大炮响，料道有大兵到，领兵扎在凌驾山，乘高眺望，清兵一支从小东门，一支从西门，作两翼，大军竟冲到县前。毕家兵见了，落荒退出北旱门时，背后清兵急赶。挥扬且战且走，从山僻小路而去。清兵恐有埋伏，亦不追赶，收军入城，为据守之计矣。

第四十八回

批黄旗洪父母止杀 给告示陈监军安民

县尹初莅职，烽烟犹未熄。绎骚动乡城，民命多戕贼。何以得保全，批旗止杀力。渴时易为饮，饥后易为食。略展提携手，黎元咸戴德。

为因留发启兵戎，荼毒生灵民困穷。县佐监军施善政，大寒之后遇春风。

孰知清朝新令，凡系剃发者一概不杀，城内城外此时并无一人剃头，所以兵丁肆行杀掠止据。陈敏侯住大东门外木行头，同居有钱明之，训蒙为业者也。十八朝晨方出门，要往大东门卖布，忽见城上有人头是红的，转身叫敏侯曰：“不好了，为何城上都是红头人？”敏侯应曰：“想是昨晚到坐察院的海上毕家兵。”言未绝，早有箭射下来，仔细看时，都是红缨帽清兵。二人急忙挈妻孥走时，桥梁俱已折断，把截得水泄不通，南北两头渐渐围将拢来。二人无计可施，才把妻子藏过，刚出后门，身子一齐被大兵拿住，把刀背乱打，绑到小东门外陈磐家大楼下，细细拷炙夹打两人，打得体无完肤。

过了一夜，第二日钱明之已被杀死，敏侯亦拖倒要杀，凡七八次，还亏口里放松道：“身边没有银子，我那邻家却是富的，定然有处搜取银子，愿领都都爷去。”敏侯之意，不过骗得身子到家死了，庶几尸首还有寻处，因此冒雨原牵押到木行头来也。是数不该死，恰到雁港桥，正遇无数兵丁船只，俱要进华圩里打粮。原来华圩是近城水区，百姓避兵的多藏于彼芦苇之内，因此就带敏侯上船。一进华圩，大雨中但闻人声鼎沸如雷，这班兵丁抢得热闹，敏侯得以乘间逃走，到五渠村兄弟处去剃头，然后才敢回家。

洪知县思进衙门，因县堂烧坏，就坐在小东门内广济桥下、已故乡绅陆羽明旧宅中。他大张告示，要百姓剃头发，且教把黄布一幅做小旗，上写顺民某人，随用正堂印信朱批为照，可以各门出入，并无拦阻；又教百姓领家小进城安插，而城中渐有生意矣。

陈日升，辽东人，才谓敏捷，土都堂就着他监军，故有监军巡捕之衔。坐在南门里大街上顾伯谦旧宅中，正虑缮写乏人，陈敏侯是捕衙书手，困被打伤，扶仗投见，陈县丞大喜。敏侯因禀劝他各区图发刊刻告示，以代黄旗之所不及。凡百姓们领得监军巡捕陈告示一幅，贴在门上，兵丁就不敢擅入，可以保全一家，因此城内、城外及各村镇乡民获全者多，而民心渐渐归服矣。

绎骚——扰动。

才谓（x，音许）——才能、机谋。

第四十九回

援常熟舟师布海 破江阴火炮连天

百万雄兵纸上夸，声张虚势眼前花。可怜一片东洋海，权作王侯将相家。

江阴自古澄江地，吴有延陵，楚有春申，江左风流不乏人。忠臣义士同死守，火炮如云，百里声闻，玉石无分血洒尘。

《丑奴儿令》

是时，海上大军从崇明直到杨舍，北至狼山二百余里，舟师布满，说是义阳王、李太傅、田军门、荆监军、胡来贡、顾容等，各拥战船，摇旗擂鼓，呐喊放炮，大张告示，声言集雄兵二十万，指日登陆打仗，救援常熟、福山、江阴等处，不许百姓剃发。百姓凡住常熟以北沿江一带者，欲不剃头，恐怕清兵杀掠；剃了头时，又怕明兵登岸，性命不保，真是事出两难，有倒悬之急，汤火之危耳。

江阴自闰六月起义兵，在曹乡宦家杀了知县，百姓共推严典史为主。此时邻县惟无锡，清兵一到就降，不动刀兵，常熟则推严宦为主，聚乡兵抗拒，故一时俚谚曰：无锡人一炷香，江阴人一把枪，常熟人严子张。言惟江阴人倔强也。豫王晓得，即差降将花马刘统军征剿。岂知江阴城最坚固，义兵勇敢异常，一连相持六十余天，杀死清兵无数，添兵几次也尽行杀完。人言若处处像江阴，大清兵岂能越江南一步！

豫王大怒，特调贝勒王统大兵，又将江船装载火药、铳炮无数，期在必克。一到，即将刘帅捆责，分兵先抄断各处村镇救兵，然后把城池围得铁桶，四面俱布置大炮，于廿一日子时攻城，城上亦将铳箭打下，自子时至辰时，百里内外惟闻炮声如万雷俱发，两边人马死伤无数。辰牌已后，城内火药及长兵已竭，城上人立脚不住，凭外边火炮打到，午后城垣俱已倾塌，四面鼓噪，一涌上城，百姓犹思巷战，俱埋伏在儒学里，察院里，及人家大宅中，踞住厮杀，终无降意。直至日晡，严典史已歿，领兵头目及乡兵不留一个，方收营住手。共计前后杀死清兵五六万，乡兵死者亦不下十余万，城中凡系街巷井厕中，尸骸俱满，诚唐世之睢阳再见也。

倒悬——比喻处境的痛苦和危急，像人被倒挂着一样。

汤火——汤：热水。比喻处境险恶。

日晡（bū，音布<阳平>）——黄昏时。

第五十回

脱险厄季生出火宅 显果报姜六入空门

江阴城陷戮人民，塞巷填街血染尘。暗里挥戈图壮士，闹中跃马出重闾。临危制变如反掌，料敌藏机若有神。草泽英雄非谬语，季生真是胆包身。

半世弓刀混客尘，方知孽债是前因。云深采药期刘阮，谷口逃名谢子真。火宅得离心自净，莲宗同契智常新。万缘放下从兹去，不向人间误此身。

次日搜捕城中民居，斩草除根，老幼不留一个。闻有一秀才，姓季名星，字梦白，原是文武全才，兵败后只剩短枪一根，独自归家，大开重门，坐在书房里。

其家宅颇宽大，进门道屋方是厅，厅后是遮堂，大楼从厅廊下转弯，一个大圆雪洞里面，就是书房门。只见一步兵身跨利刃，走进门来，东张西望，道是无人空宅，信步走到书房门首。不防梦白却隐身在门边，持枪就刺，正中面门，倒地而死。梦白把死尸擗在隐处，取其利刃在手，续后有一甲士手牵两个少妇，乘马入门，见是空宅，意欲将二女行淫，二女口中叫苦不住，竟牵上厅。走进厅后塞门，方抬头细看楼上，梦白尾其后，悄地赶上一刀砍翻，遂剥下其人头盔、衣甲、号带，依样整齐穿起，教二女依旧口中叫苦，仍乘马走上大街，手牵二女，闯出东门。于大难之中而作此行迳脱身，非有陈平之智、姜维之胆，不能也。

又闻有一人兵败，走到城隍庙神座下躲避，夜闻似梦非梦，闻神言语，计点杀戮簿上姓名，次及其人。旁有鬼判禀称，此人该明日杀于姜六髻子之手，其人方为骇异。次日辰牌，适被一兵进来搜着，一把拖出要杀，其人大言曰：“且住手。我问你爷姓姜，排行第六么？”兵应声曰：“你为何却认得我？”其人告以夜间神明显灵预报之故，姜六即投刀叹曰：“我和你冤冤相报，几时方休。”因令其人脱衣一件，连砍三刀，作杀死之状，遂拉同拜神明立誓曰：“生生世世无相害也。”一力保救其人性命。即翻然向善，立志弃家，同遁迹为僧，后来坐化而去。

闾（y n，音因）——古代城门外层的曲城。

兹——此。

坐化——佛教名词。传说有些高僧临终之际，常常端坐而逝，称为“坐化”。

第五十一回

徐子春穿红被难 毕辉扬赤体脱身

锦衣玉带跃青骢，昔日新王立战功。无勇夸张徒殒命，子春端的为穿红。

南下扬旗举炮，北来挟矢张弓。谢家杀气正凌空，两将兵丁各统。辉扬出阵未整，震寰水陆齐攻。曳兵弃甲走如风，这个将军中用。

《西江月》

徐子春，即徐梅上墅桥徐孟遂之子。幼时生得清秀乖巧，及长却做了无赖之徒，赌钱吃酒，扎火囤、吃白食，与谢家桥蒋大、曹梅、王先玉等一班共有三四十人，投了毕家营，在义阳王处给了都司扎付，互相自称为某营某爷，在地方作祟。此时有高奉山，浑名高老大，原是沙民舵工出身。为他海道熟便，曾做过船上哨官，避乱依居于范巷。他有一件大红绸箭衣，倒也鲜明。子春一见，生心要他的，问他借来穿在身上，连日甚是冠冕。八月廿五日，清兵到谢家桥。先是廿四日黄昏，有陈家桥沈左泉子沈宁宇在县作掾，他听得消息，随潜报两塘亲友，所以傍塘居民俱各黑暗冒雨预先躲避。廿五日黎明，遥闻北水门外放炮三声，知为起营炮矣。

随有四府提督汪硬牌一扇，从四十五都传至二十四都，着地方火速遍谕，大意谓剃发者为顺民，顺者抚，逆者诛等语。又闻北谢家桥炮声，却是毕辉扬统兵到。辉扬意谓如此天雨，县中必无出兵之理，安然扎在大树下民居。地方人算计，若是今日两军相遇，在此打仗，决然延烧，拆毁房屋，杀害许多无辜百姓，疾忙抄写牌面与辉扬看，且告以清兵即至，不可留停意。辉扬听了，忙唤起营，而清兵如疾风骤至，见辉扬之众北走，乘势追蹶。

徐子春不过是无智小人，他平日兵法武艺分毫不晓，见后边追赶得紧，他便使起小乖来，向东首小路，同陶达甫两人便跑。达甫是随身箭衣，且去了罗头白布，及手中兵器，所以走脱；后面追兵见一个穿大红的，料是个要紧人，分兵舍命追上，拿来杀了。孟遂一生惟有此子，竟作无祀鬼矣。此时辉扬走得力乏，先把盔甲罗头之具卸了，又走二三里地，连衣服都脱了，赤体拖枪而走，还亏路有木桥，但过桥时即忙拔断。清兵将船渡过水口时，辉扬又去了一段路，直赶到陈家桥北张泾口，方才拔断木桥，脱身而去。

第五十二回

三军众冒雨打粮 两塘民弃家逃命

火炮连天旗帜张，福山塘作战争场。只道驱兵去打仗，谁知回首就搜粮。鸡猪鸭，犬牛羊，贫富囊资扫一光。黎民冤枉无伸处，风雨潇潇哭断肠。

《鹧鸪天》

雨急风狂兵忽来，穷檐僻巷尽生灾。天教杀运行应遍，数里干戈动似雷。

是时，两军相去不满一二箭之地，却好福山大营里听得人声如沸，料是打仗，忙发号炮。一个清兵听得，即时陆兵驻脚，水军转船，以打粮为名，登两岸杀掠。那百姓们只道清兵是为与福山营打仗而来，不提防他登陆深入大网兜，反从北首杀转南去，走得快活了性命，走得慢的，及在家妇女、家私什物，从陈家桥直至上墅桥南，两塘各深入三里地面，杀抢一空。毕辉扬走到福山，扬言曰：“趁他在彼打粮，船只身伴俱重，急出精兵击之。队伍一时难整，可以得志，九龙愿为前部。”奈诸营莫有应者。因此清兵直至黄昏，满载进城，旁人以辉扬为庶几知兵机者，惜其言不用耳。

谢家桥跨福山大塘，居于三十六里之中，又名十八里店。地方公正塘之东是曹氏，塘之西是陶氏，自十八日清朝大兵一到，两塘百姓并无人敢进城，海上兵又不时在地方搅扰，故此城里到桥头十八里之程，却像远了几百里的，消息不通。两公正深以为忧，因密教已经剃发的周明甫，悄地进城禀萧参将，备言两公正所以不能进城者，实因剃发一节，事出两难。萧参将道：“本府前日为海上人所逼，退屯谢家桥地方，公正甚是有情，今你既来具道情由，本府不日提兵到福山，所经谢家桥不动刀杀戮了。”所以此时大兵直过了谢家桥北，方动刀兵，至陈家桥杀人最多。凡沿塘树上、桥上人头都挂满的，谢家桥塘西姚泾口，只箭伤了一个李湖州。朱泾内顾秀甫家门首，杀了一个王老儿，其余拿住的并不曾伤命，实出萧震寰之力也。

止据。

朱泾内有丁承卿者，被一兵赶上，料不能脱身，跪地告饶，其兵人举刀就砍，反被承卿一把抱住，口中大叫饶命，后面三四个兵反来劝解，因此承卿得以获全。坊浜内观音堂里曹家基上，尚躲精壮者二十三人，商议剃了头，与兵丁打话，只望保全家私。谁想兵丁三四百人大雨中风卷围来，发也剃不及，一哄望瞿舍泾对东走脱，凡家中所有，任凭将船装载，搜索无遗。傍晚遥闻福山塘上吹海螺声，虽知其为收军，然犹疑其就在地方扎营，至日晡方寂，无人声焉。是夜，大兵虽去，次日海上兵亦不轻易来屯扎，里中剃发者居十之八九矣。

第五十三回

弃荣华挈 家归故里 遭掳掠冒死赎亲儿

明甫遇偏奇，寓姑苏值乱离，抚台标下寻生计。一朝得时，金宝家私。荣华富贵如山势，事难知。避兵逃难，依旧是贫儿。

《黄莺儿》

男妇互搀扶，胆惊惶泥又涂，双双子女都遭捕。祸称剥肤，只剩微躯。太仓拚命寻头路，泪痕枯。多方揭债，赎得掌中珠。

《黄莺儿》

乱离之世，妻儿难以保全。前回所说，已经剃发周明甫，其父季雍，原是作掾的。父死后连遇官司，家道消乏，搬到苏州城里做小生意糊口。六月初一日，清兵进城，生意绝响，只得投兵吃粮。土都堂见他人物伶俐，收为亲兵，妻子也住在营里。土都堂亲许道：“若平定地方，你也少不得有官做。”一个穷人骤然间吃也有，穿也有，便似升了天一般。闰六月十一之变，乡兵围城，抚台扎营北寺，又退屯府学察院，俱作灰烬。明甫想道：“一身不打紧，连累妻子都死何处？”一时着急，所有资财俱弃置了，领了妻子，乘间道走出齐门，回常熟故里住。不上三五日，早有人报知福山把总芮观，差人链锁去吊打，赖地方亲友去保结他是难民，并非奸细，得以释放。后来到九月十六日土都堂按临福山，明甫哭禀求他复旧役，抚台此时正想恩招离叛，也不作威，徐对他道：“你擅离队伍，私自逃归，本该军法。如今你得活性命也尽够了，还要想任么？”竟不肯复收用。明甫因恋妻儿，弃着富贵，依旧是一穷人，然一家得以完全，也算将上不足，比下有余矣。

又有顾季甫住朱泾内，廿五日早晨，因雨阻，妻儿一家俱未出门，直待大兵四集，方才冒雨逃生。不上一里路，季甫夫妇落水，早被一队兵拿去。因他身长力壮，认是海贼，解到营中。季甫辩称身是粮书，故此转送与洪知县审。幸得堂上人认得的多，得放回家，方知子四官、女观姐，通被汪家营捉去，门内杀死一邻家姓王的老儿尸首，家资尽行掳去。季甫一生惟此子女两人，夫妻痛哭不已，直到九月下旬，访的汪提督营在太仓州驻扎，禀过洪知县，给了护身批，冒死一身闯到太仓州去。

一进城门，恰好遇着旧邻弘二。弘二者，崇祯辛未年冬，一脚踢死胡家庄上张龙，避仇躲在太仓者也。季甫告以子女被掳，前来寻觅之故，弘二应道：“不妨，我也现在此当兵，汪家营里我都认得，到我家歇了，明日陪你去寻如何？”季甫就依了他，一连在街坊各处走了两日，并无踪迹。到第三日午后，只见营船上一穿红孩子，仔细一看，正是顾四官。季甫站住，目不转睛，那四官亦已瞧见，只不敢做声，船上人觉晓，忙问道：“岸上是什么人，你看他？”四官才说道：“是我的爷。”那班人忙把四官抱进一个大宅子里去了。季甫就跟定，叫苦连天起来。原来这将官姓王，兄弟两个，俱在汪提督标下。廿五日掳得顾家姐弟，王大无子，见四官眉清目秀，年方一纪，要他做了儿子；王二无妻，见观姐十七岁，生得美丽整齐，就把来做了妻室。此时哄动门首。王大就出来坐堂，两边刀斧弓箭手摆列得锵锵济济，吆喝起

挈（qiè，音切）——带领。

一纪——古代以十二年为一纪。

来，把季甫绑进，跪在庭中。季甫禀称身是常熟粮书，一生只有此男女二人，望老爷开恩放还。王大喝道：“你明明是海贼奸细，来此打探消息。”喝教砍了。季甫又禀：“现有洪知县批文，并非奸细。”王大大怒，喝道：“你把洪知县来压我么？”连声喝教砍了，季甫大哭不服。只见一顿乱棍，打将出来，王大亦退了堂。到第二日，季甫投了太仓卫旧相识徐海山，转央王将官现在房主进去说合，具道顾家拚命必要子女回去之故。王大随与王二商量，要兄弟止放还他女儿，王二不肯，要大哥单还他儿子，兄弟两个分颜起来。外边房主又立等回报。原来北方人性直，亏这一拗，便道：“放便两个俱放，不放便两个俱不放，只是要足色纹银五十两。”季甫没奈何，只得央徐海山借加一债银五十两，使费停当，领了四官、观姐下船而归。乱离之世，父子不能相保如此。

第五十四回

周穿珠救途人得报 邹彦之善歌曲保身

作善从来降百祥，周君此日免凶殃。片言解救贫儿急，数载怀恩永不忘。

一才一艺不亡身，曾见邹君事迹新。歌舞吹弹非急务，将军已解眼前嗔。

《太上感应篇》云：“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又云：“善有善报。”大凡平人处世，难道就有银钱应人，就晓得他是个有出迹的，交结他不成。但就语言举动间不刻薄，与人方便，或者后边还有应验处。至于吹弹歌舞之类，虽非正经，然一才一艺，或者也有用着处。

我今说小东门外，有一人姓周，排行第二，父子三人专以穿珠灯为业。周二在崇祯末年，父兄俱死，只剩一身，住在迎春桥下，沿河朝北租一间房子栖身，苦不可言的。八月十八日，却被清兵拿住要银子，这老儿是老实夯货，凭这兵丁乱打，再三回道：“没有。”那兵丁扯他到大街上，只见都是杀死的人，就是一刀砍着肩膊。那老儿杀猪也似喊起，早惊动了一位救星。见一个人在人丛里捱进来，忙喝道：“不要动手。”那人身上穿得齐整，像一个小小将官，仔细把周二一看：“你做甚么的？”周二应道：“小人是穿珠灯为活的穷人。”那人又对众兵说：“放了他。”周二就跪下称谢。那人扯住道：“不消我救你，你住在那里？”周二随领到家中。那人见周二半身是血，讨砍伤处看看道：“不妨，有药在此，与你敷定扎住。”差手下人与他剪去头发，又把酒食与他吃了，临去分付道：“老人家，你只是睡在家里，不要出门，门上我已有记号，无人来搅扰你了。”又赠米五六升，说：“我停一两天再来看你。”周二睡在床上想道：“一样营头里人，为何如此这样好？也是我前世结来的？真是再生父母。”停了两天，伤处痛渐渐减，可忽闻门上有人敲响，周二不敢应，那人口中道：“死了？”周二才敢应声。那人大喜道：“我说不妨。”依旧把药与他收拾停当，又赠斗米酒四五斤而去。到廿四日又来，手中持钱一千文赠之，口中道：“我明日要到福山去打仗，你只睡在家里，自然没人上门的，停几日再来看你。”到廿七日，周二肩上已愈，此人又来赠衣包一个，都是粗布衣服，口中道：“你是穷人，赠你遮寒。”又送米三斗。周二满口念佛拜谢，那人笑道：“我如今别你要到太仓去了，你到我船头去看看。”周二跟到河边热闹之处，见是一只快船，船上早有三四个差不多都是将官打扮的，先在那里吃酒。那人将大碗劝酒，道：“我晓得你量洪。”一连五六碗，周二谢道：“如今已醉，吃不得了。”那人又道：“船稍里还剩下小半瓮煮酒，一发连瓮赠你老人家去罢。”因说道：“你认得我么？”周二满口谢道：“小人正要请问将爷高姓大名，回去设长生位，朝暮焚香顶祝，拜谢再生大恩。”那人笑道：“多感，不消。”只不肯说出姓名。又道：“你真个不认得我？”周二道：“委实不认得，想不起。”那人对周二拱手笑道：“我如今也算报了你了。你记得崇祯十四年，在南濠街上铜器店里，曾与你会过的。”言罢，即开船作别而去。

周二如梦初觉，才晓得这将官是铜匠出身，南濠街铜器店是周二做熟的主顾。十四年是大荒年，周二偶到店中买珠灯上所用物件，只见此人身穿破衣，站在门首，凭店主人发话，只不开口。周二便问其缘故，此人才说道：“小的是南京人，向在此做工，就赊些货出去，担上做生意的。不期这两年

遇此荒歉，生意甚苦，所以店帐不曾还得，适才朝奉遇见，把小的货物连担拿去了。这是小的自己不还的不是，只是这副担，小的一家要活命的，若朝奉今日取去，明日一家就都要饿死，求老伯伯说个方便。”言讫，声泪俱下。周二听了，不觉惻然，即对店主苦口劝解，店主道：“他赖了店帐一去不来，连工也不到我家来做了。”铜匠接口道：“只为欠了宅上店帐，没面目来做生意。如今甘到朝奉这里做工退帐何如？”店主道：“就做也退不得这许多。”周二劝道：“小弟有两不相亏的道理。将这担中货物，主人收起一半作过银子，剩一半还他去做生意活命，结欠之银教他写个约票，陆续做工还清何如？”主人道：“只有一件，没有保人到底不妥。”周二是热心肠的，便应声道：“小弟就做保人。”主人点头肯了。那铜匠感之不胜。周二随与他把铜器分开作价，代笔写个约票。店主大喜，留周二吃酒，就留那铜匠陪伴道：“你两个真是有缘千里，大家吃杯酒去。”此事已过了五六个年头，况且此人昔年衣衫褴褛，今日遍身锦绣，那里还想得起？周二片言解劝，与人方便，就亏这铜匠救了性命。正所谓：一叶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也。

谢家桥坊浜内，有邹彦之者，本福山人，自幼喜欢串戏，吹弹歌舞，写一笔梅花体字。其时家住曹家西书房园上，每年种菊，收拾些名花盆景，交夏进山，贩卖茶叶。客到清茶一啜，座中无非丝竹管弦，是一个极有趣的朋友。八月廿五日，遇大兵打粮，村中留得二十三人，在东首观音堂中避雨，商议剃头。彦之刚剃了，见兵丁从西首北首围将拢来，众人一哄，冒雨突围而走，彦之走不及，只得躲在坝东对河人家茅厕里。那茅厕是芦苇做的，壁外边先已瞧见，只见对河一个将官模样，身穿锦绣的，拈弓搭箭，喝道：“快走出来。”彦之只得应声道：“不要射，来了。”那官儿拿住彦之，就教他提着四五只鸡，又抢得南城河倪异乡女儿，一发教他驮了，直送到上墅桥船上。彦之口求放回，旁有一人说：“拿他去。”那将官模样的问道：“你做甚么的？”彦之应道：“是唱戏的。”其人就回嗔作喜道：“是唱戏的，怪道你口头如此便利。”对同伴道：“不要难为他，放他去罢。”彦之叩谢，又求道：“倘或中途有兵盘诘，望老爷开恩。”那人又分付道：“只说杨都都放回来的，就没人拿你了。”彦之依其言，果然好好从兵马丛中，并无拦阻，直踱到家。岂不是一艺之微，也有用得着处之验乎！

朝奉——有些地方用作对一般店员的客气称呼。

甘——情愿。

验——效果。

第五十五回

换营装小帽称得胜 改服式人头戴狗皮

遍地干戈众若狂，衣冠一旦换营装。却嫌小帽名猥鄙，得胜更题邑播扬。

大清初平南土，服式俱仿满洲。衣冠文物一无留，不见长巾大袖。

宵小 昂头得意，贤豪俯首含羞。貂狐海獭猝难收，剥取狗皮同凑。

《西江月》

民间服式，乃时王之制。明朝时，天下人自天子以至庶人，俱挽青丝髻，戴网巾，网巾之外乌纱帽，身穿圆领，腰系宝带，是士大夫立朝坐堂公服。其平日燕居与读书人，俱戴方巾，百姓则带圆帽。夏秋所用大顶粽帽，每顶结他要工夫百余日，价银值五六两。至弘光朝，忽然改换低小如盔衬式样，名为“一把揸”。严子张为乡兵长时，见乡兵都戴一把揸，因分付道：“一把揸之名甚不相称，今后须要改口叫做‘得胜帽’。”由是不论贵贱、文武、上下，人人都戴得胜帽。及至八九月间，清朝剃发之令新行，不许戴网巾，俱要留金钱小顶，从满洲装束。其凉蓬子一时无办，竟取人家藤席藤椅之类，割成圆块，摺来权做凉帽，顶系红绒以为时式。暖帽值此大乱，貂狐不可得矣。即驴皮营帽，每顶价卖二三两，穷人算计，竟将黑狗黑猫之皮剥来，一样做成营帽，戴在头上，以应故事。

满洲衣式样是圆领露颈、马蹄袖子，其有身虽穿满洲衣，而头犹戴一把揸者，号曰“吊杀圆鱼”。有头已戴满洲营帽，而身犹穿长领宽袖明朝衣服者，名曰“乡下”。满洲人虽时王之制，不敢不从，而风俗亦一大变更矣。其次年，闻宗师按临岁考，有一生员进场与考，见满场无分上下，都是满装。有感于怀，文章倒不做，但写四句于卷曰：“满洲服式满洲头，满面威风满面羞。满眼胡人满眼泪，满腔心事满腔愁。”宗师见之，亦不罪之，竟听其纳还衣巾而退。若果有此事，此生员比之晋处士陶元亮，亦无愧耳。

猥鄙——鄙贱；粗俗。

宵小——旧谓盗贼之类。

处士——古时称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

陶元亮——陶渊明，一名潜，字元亮。东晋大诗人。

第五十六回

漏军情因妾伤性命 传密谕为富碎家私

美妇从来是陷坑，朱贞当日漏军情。金珠囊篋俱无用，赔了夫人又丧生。

萧帅谕单军事密，朱贞遭漏消息。词涉慕溪陶，朱泾首富豪。梅生王矮虎，两翼整队伍。钲鼓似雷声，家私粉碎倾。

《菩萨蛮》

福山营健步朱贞者，萧参将用人也。萧参将在福山做官，朱贞官府投机。也算得时，做些家私，大妻小妾在家受用。大的生得整齐，小的愈加娇媚，人人道：“朱贞这厮福生在那里，倒有这两个标致老婆。”谁知福兮祸所伏。其时县里是萧参将坐察院，福山是何羽君为首，两边树敌。常熟至福山只三十六里，声息不通。一晚，朱贞往混堂洗澡，身边落出一张纸来，却是萧参将谕单亲笔写的托他许多机密事。众人一拥拿住，解到何羽君，招称在范巷地方公正陶慕溪付我的。朱贞此时只道尽着家私，托朋友高奉山、褚元长等，上下使费买命。那晓得这两个人竟想分得他的妻妾。高奉山要他正妻，褚元长要他爱妾。两人算计停当，反撺掇何羽君把朱贞按军法梟首示众，所生二子，正出的姓了高，庶出的姓了褚，虽是自作之孽，实因妻娇妾艳而殒其躯也。

陶慕溪，二十四都富翁也。田连阡陌，家资钜万。他因八月廿五日大兵杀掠，恐怕再来，阴同地方公正到县送礼投诚。萧参将问道：“有福山营健步朱贞，众公正中有识认的么？”慕溪不该多嘴，从直说道：“朱贞家小现在范巷地方避乱，公正是认得的。”萧参将便请慕溪附耳分付，暗以谕单寄之。及至朱贞事露，福山人商议道：“陶慕溪是富翁，若拿住时，要与朱贞一样梟首，不怕他不把三千、二千银子来买命。”随发兵五百名，统兵官就是矮脚虎王英，披挂乘马，分拨步兵作两翼，左右一同抄到，鸣锣呐喊，围住基子，却是个空宅，里面并无一人。原来慕溪见此乱世，预为三窟之谋，已先把妻小、家资搬运往归家堡中去了。就是前月廿五日打粮，原去不多东西。其日未申时候，听得锣声呐喊，围将拢来，预先望南走了。王梅生进门不见慕溪，连家人并无一个，喝令把宅中搬得去者，细细收拾，其粗重家伙门窗壁落尽行毁碎，方才上马率众而去。慕溪一时多嘴，虽然幸无大害，此惊亦不小耳。

健步——即赶路送信的人。

三窟——狡兔三窟。狡猾的兔子有三个窝，比喻藏身的地方多。

第五十七回

看光头左泉婿受戮 捉剃头良才子遭诛

剃发令初申，清朝立法新。留身不留发，留发不留身。沈婿方遭戮，陶儿复遇迍。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

不将发剃身先丧，剃却光头命亦亡。何异朝梁暮晋日，黎元刻刻受灾殃。

常熟、福山相去三十六里，近县为四十五都，百姓此时俱系已剃发的。近福山为二十二都，海上兵现住扎营，百姓俱系未剃发的。二十四都居中途，剃发者与未剃发者杂处，大约各居其半。清兵见未剃发者便杀，取头去做鞑子首级请功，名曰：“捉剃头”。海上兵见已剃发者便杀，拿头去做鞑子首级请功，号曰“看光头”。途中相遇，必大家回头，看颈之光与不光也。

陈家桥旧家沈左泉，里中呼为沈四外郎，子宁宇亦现在县中作掾。八月间，暗先剃发，在洪知县衙门供役。至九月初十日，福山营访得的确，差乡兵长杨端甫统兵三百人，前往围基抄捉。其时沈家基上人通未剃发，只有左泉女婿蒋姓者，小东门蒋兰卿子也，偶然下乡探丈人、妻子，把包头推病，扎没脑后，光颈被乡兵搜捡出来，绑缚到福山营去，要左泉出银赎命。一连两日不见有银子，绑到演武场斩首，就是谢家桥向来雇在面店里的曹梅溪动手，砍下头来，号令各营，这是海上人杀剃发的百姓了。

陶良才子住新泾北庄窠，何九老官女婿也。九月十二日晚间，偶到北谢家桥堍下与袁吉甫之子袁大讲话，忽然南首走几个穿破衣破帽乡间人打扮的人来，袁大不该死，见有人来时，心中疑虑，一头说话，脚先走了。谁知就是大兵，踏白的一把扯住，牵到南谢家桥双忠庙前，正遇萧震寰统军到坊浜口，震寰正要张威，喝令把这厮开刀示众，只见血淋淋一个头挂在北谢家桥下。萧参将是晚就在万福桥上塘扎营，这又是清兵杀不剃发的百姓了。遭此劫中死者甚多，斯但举其一二耳。此时地方百姓真如朝梁暮晋，性命同草菅矣。

遇迍（zhūn，音谆）——谓处境困难。

朝梁暮晋——形容生活极度不安定。

第五十八回

屯万福烧庐疑敌 破三营斩首献功

行兵虚实自难量，萧帅营屯谋虑长。前部烧庐作战势，中军安寝养锋芒。

三营连络势难攻，乌合人心终不同。两翼虚张分左右，中坚直捣决雌雄。冲锋首建拳旗绩，逐北还收斩将功。螳臂焉能挡辙迹，披靡水陆一朝空。

万福，桥名，在北谢家桥之北，西通黄土泾，今废。原来土都堂有文书到县，责萧世忠逗留养寇之罪，所以世忠发兵。是夜屯于万福桥，拆民家屋木烧起营头火来。近营两塘各阔三里，差兵把民间房屋尽行烧毁，火光照得彻天通红，炮声不绝。福山营援剿总兵毕辉扬献策曰：“此是萧世忠虚张声势疑敌之计，今夜若去劫寨，必然得志。李爷领冲锋，从大路直上西首，约金善章、赵公安等领西路乡兵冲其左哨；卑职统部兵从庄窠小路冲其右哨；再着一军多备发火物料，专烧其渡脚小船。主帅亲统大军压后，约至三更后，放炮为号，一齐动手，不可失此机会。”辉扬言之再三，无奈何羽君是外刚内柔之人，太平时做官晓得荣华受用，那兵机将略实未经惯，执意不肯。回道：“明日堂堂正正与他对垒，何必作此偷营劫寨之事。”此计不行，虽然是数，还算地方人之幸，免此一场大杀戮。

次日十三，早起只见天昏地黑，发起大北风来。世忠先锋竟捣羽君前营。原来福山共有五六七个营头，前营在三里浦，断河伐树作栅。将官姓李，本是世忠标官，不肯降清，且武艺出众，故此推他做冲锋官。其次是王梅生，第三方是何羽君大营。三营连接，直到银巷庵为中军。左边三里浦后，毕辉扬自结一营为犄角，右边西山上一营，乡兵长姓杨，塔山上搭起将台，与洞观山上统兵金善章、赵公安等率西洋鹿苑、田庄乡兵，各列营为声援。港上是把总芮观扎为后营，共有五六千人。萧世忠军自汪提督调去后，所部不满千人，逆风而进，令军士皆傍塘滩匍匐上前，避敌铳箭。箭炮过处，敌兵一个也不伤损，即相顾失色，以为神兵，一哄而退。前营既退移动，次营及中军俱立脚不住，只顾乱窜，势如潮涌山倒，那里还止遏得住？李将官与吴怀南殿后，且战且走，清兵乘势冲杀，这三营人乱跑。一路从街上退入城，一路从东走崔浦塘邓家墅，一路从虹桥走西城洞观山。李将官从正路欲进城，早有人拔断吊桥，转身格斗而死。

吴怀南总兵，郑芝龙标下旗牌也。壮年时身经战阵，天启年间退休，乔寓福山，把总夏云奇爱他武艺，曾为本营教师。至是年逾七十，也不在乡兵之数，众人请他到军前看看，不期一哄退走，怀南独与李将官站住喝道：“不要走”时，已止喝不住，只得挺刀相斗，终是筋力已衰，雪墩样一颗头，被清兵取去了。此时西山洞观山与塔山上乡兵，遥见铳烟迷漫，阵脚移动，只道是交锋，也呐喊摇旗，下山来助阵。世忠见了，疑是伏兵，又见左营毕家军亦未动，急急鸣金收军，因此三营兵众不至大折。萧世忠收军陆庄坝上，众兵按队而回。也有捉人头的，也有牵战书的，也有生擒活捉的，也有取盔甲器械的，纷纷叠叠，不计其数，都来请功。世忠大喜，一面申文抚台、提督各上司报捷，一面纵兵往福山近处打粮，虚张声势，探敌虚实，原到北谢家桥驻营。十四日午后，有王家墅地方人，擒得何羽君儿子，捆做一团，解

拳（qi n，音牵）——拔取。

到军中。此时填街塞巷，通是抢来的牛羊，船上俱装满了花米什物，徐徐拔营南返。才到南谢家桥，只见塘报来说土都爷今早已起马，将按临常熟、福山。萧参将听了，吓得面如土色，忙传令把牛羊什物寄顿的、贱卖的发脱了，不许夹带在营中，仍提兵转身扎营万福桥。次日整兵直冲到福山，在羽君下营处扎定。此时福山营已不见一人矣。

第五十九回

何总兵扬帆泛海 曹大厅鼓棹擒敌

义阳舟楫浮东海，福港旌旗仆北风。世乱英雄终死国，运穷忠义总无功。征鼙 动地胡尘暗，白浪滔天海气朦。回首江南徒哽噎，金陵云掩大明宫。

浪阔潮平涨秋水，芦花江上西风起。战败茫茫抛故垒。短棹舫，避兵暂泊沙滩里。无奈大厅施计诡，白衣摇橹藏精锐。蜂拥小舟作后继。魂胆褫 ，橈倾楫摧坐待毙。

《渔家傲》

何羽君自十三日兵败退屯福山港，各处乡兵俱已星散，连老营中浙兵及土著兵丁大半去了，所存惟平日相信之人，与船上客兵，及毕九龙、王英、芮观等众，不上一千六七百人。里中大姓与土著居民，见清兵不分皂白杀掠太重，尚欲留羽君守住城池，申文崇明义阳王请救兵，背城再战，保护地方。而羽君已胆寒心怯，只顾收拾船只，准备走路。至十五日，闻清兵复压南门，遂上船扬帆投崇明去了。

曹大厅，辽东人，骁鸷 有谋，土都堂标下官也。于十六日随抚台统兵到福山，遥见海舟一艘，尚在大浅上连日不动，至十八日用小快船乘潮来时，内伏甲士，以芦席遮盖，外用穿破衣、戴毡帽的人驾舟，口中喊称“救命”，像逃难百姓模样。及至近船，矢刃乱发，把三四百人杀得精光，生擒五十人。进港，土都堂亲审过，一堆杀在东城脚下。这一班人，毕九龙部下居多，九龙部下俱是沿江无赖，妄想出来做官的，岂肯离乡背井，从征远处？且港内齐整，沙船先被何羽君手下拣去，所遗者俱是篷桅不全的。毕辉扬见了，察众人无远从之意，如飞又上别船开去。临别又分付道：“等潮来顺水，移船再远些，此地逼近福山，不可久留。”众人扬声应诺，其实待避过头阵，少不得清兵去了，仍前登陆闹吵，竟安然不动。那晓得曹大厅之计，真是神出鬼没，一网都打尽了。自此内地出没之人，除了根脚，地方渐有宁宇矣。

鼙（pí，音皮）——鼙鼓。古代军队中用的小鼓。

褫（chī，音齿）——夺去，亡离。

骁鸷（xiǎozhì，音肖至）——比喻勇猛矫健强悍。

第六十回

土抚台恩招离叛 杨总镇威震海洋

金戈铁马下虞乡，文学名邦作战场。朝晋暮梁风景异，流尸浮血免狐伤。胡笳互动人惊窜，鸡犬无声国散亡。招集流民来畏服，山河从此固金汤。

选将屯兵保障坚，流亡安集贺生全。福山列镇皇威远，常熟欢腾将德贤。铁骑风驰惊虎阙，宝刀雪耀扫狼烟。直教海不扬波日，万灶貔貅尽服田。

土抚台，开州人，讳国宝。生得白面长躯，美须细眼，智勇足备。原系明朝河南总兵，败于闯贼之手，失官潜居京师，后投清朝，从下江南。豫王爱其才干，升授巡抚之职，下姑苏收复各县与乡兵。及湖中白腰兵打仗，算无遗策，威名日著。是月十六日，按临福山，两塘百姓拈香迎接，保留萧参将者，自上墅桥起，直到萧家桥，何止千计。抚台坐船头上收呈子看时，见中有鸡犬不惊、秋毫无犯等语，问道：“闻他在地方打粮，怎说秋毫无犯？”有能事的就对道：“粮是八月廿五日打过的，此番大兵并没有打粮。”这一句隐然推在汪提督身上去。抚台就点头收了呈子。将到福山，沿途逐一验看，十三日打仗处与海上人下营处。次日，就是钱参将又是汪提督俱各领兵来会，军声大振。土抚台见海上人既去，随即出榜安民，剃发者即为顺民，从前党恶一概不问，禁止兵丁打粮擅杀。果然三五日间，东西响应，百姓归者如市。由此人心稍定，沿海一带渐渐归服。

杨总镇讳文龙，陕西人，曾与十八骑渡江，及追执弘光皇帝下姑苏，夙著战功，军中号为“小杨瞎子”。手下有十个将官，俱是弓马娴熟，能征惯战的好汉。当下土都堂唤萧世忠分付道：“闻你在此打粮，擅行烧毁民房，本该处你，姑念你打仗有功，更兼地方亦有保留你的，只是此地断乎差你不得了，随本院回府中别有调用。”遂着杨文龙升授加衔副总兵，镇守福山，然后回身苏州去。文龙在营，日日扬威耀武，操演兵马，夜间若海中有警，令每兵执灯笼一碗，往江口守御，走马到烟墩下，即吹灭火，暗中转来，再明灯而去。如此往来轮转，海中人惟见火光不绝而至，只道是兵马众多，终弗敢携舟近岸，其智略大率如此。

只是作事严刻，毫厘不肯让人情。闻知陈上卿尚未剃发，其实有病，拿来验时，发是当时新剪的，果然短发还有在衣领里。竟绑到北门外吴桥上斩首，心肝俱被兵丁剖腹取去吃了。出猎到顾山，因地方人为践踏了他冢棺，与兵丁厮闹，就捉地主周秀才到营，打脱其两腿而毙。民间凡系本县汛地，不论户婚田土斗殴争竞，大小词讼，一概都准理，百姓若稍有支吾，不服拘唤之意，即添差披甲马军，星飞用绳缚去，犯罪者重则大棍打腿，轻则用朴头箭以两人左右扯住，亲射其背。朴头用木为之，大如拳，中者其痛异常，而不至伤生。海洋塘唐二羊婆，身高八尺，闻得他做私盐称手，拿来几乎打死，手下人就活吮其血，尽其家资，仅留性命。半载之间，海上人虽不敢登陆，军中尚乏水军战船。次年春，又听掌案书手褚元长之谋，招抚义阳王麾下副总兵曹士奇，剃发归顺，待以客礼，申过土抚台，暂授原职，统军协镇。士奇部下惯打水仗汉子不下千人，水陆军声大振，自此杨总兵之威名日盛，

汛地——清代兵制，凡千总、把总、外委所统率的绿营兵都称汛、其驻防巡逻的地区称汛地。

星飞——如流星飞驰。形容迅速、紧急。

海上兵莫敢犯境，百姓重享太平之福矣。

题《海角遗编》后

金陵王气化寒灰，胡马乘瑕破竹来。蕞尔 琴川桴鼓 动，弹丸福港义旗开。
黎元留发身先丧，赤子佳兵祸已胎。日久恐教多泯没，故将事迹缀成回。
天定焉能恃武功，不堪双泪洒西风。三吴虎踞终朝陷，七邑兵连千里烽。
榴火 发时廊庙改，桂花香后室庐空。倚节直向天涯望，江水滔滔海气朦。

蕞尔（zuì，音最）——形容小。这里指地区小。

桴（fú，音服）鼓——指战鼓或警鼓。

榴火——形容石榴花开时的红艳。

海外扶余

[清]陈墨峰著

第一回

得父财芝龙雄海岛 惊异兆成功出母胎

故国今何处？一望时，连天烽火，遍野征戎。宗社丘墟叹禾黍，只有铜驼如故。四百兆 生灵共怒。天启英雄思自立，把中原失鹿擒将住。乘风涛，展驹步。颠连困苦何能顾。但愿将一阵雄风，破帆飞去。挽得狂澜存故物，尽此一身义务。但无奈英雄末路。空剩有荒岛苍凉，把热心死党齐来铸，待铸得，金城固。

金缕曲

咳，看官，也晓得中国将亡吗？也晓得亡国的苦楚吗？这中国将亡，种种的衰败情形，大约各人都晓得了。但是亡而存之，方是中国的幸福；不然就亡了，各人有什么好处呢？然而，晓得将亡的很多，想要救亡却没有，这什么缘故？不过是不晓得亡国的苦楚，随他去罢了。咳，这亡国的苦楚，须是不好吃的呢！不用讲将来瓜分的苦楚，就是从前朝代改革的苦楚，也足够吃了。不用讲远，就只看明末清初的兵革，扬州十日，杀得八十几万；嘉定一县城，也杀得四五万；此外无记载可考的，全天下算起来，就不知几千千万万。你道亡国是容易的吗？

有的说：“这是抗拒的缘故，若随到随降，就没有这个事体。”咳，这想错了。据我还以为死得太少呢！西哲有言，要大建筑，必先要大破坏。如果人人肯死，拼个你亡我存，人杀一个，杀人一个，到底不肯给别人占了便宜，还有谁敢正眼觑他？就是因为怕死，被人看轻了，人人都晓得夺城容易，杀人也容易，这个也来争争，那个也来夺夺，到后来就也死得不少。倒不如拼着一死，一个斗一个，也教人不敢侵犯的好。就如五胡 五代的时候，天下无主，暮楚朝秦，哪个去守节？不过是城破一投降，城复一投降罢了。然而因为这个缘故，破城也多，复城也多；复时也杀，破时也杀；移过一姓，杀过一遍；五代五胡的丧乱，就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所没有的惨剧，这岂不是肯降不肯死之祸的明证吗？至于泰西 各国朝代的年龄，长以千计，短以百计，从没有三五十年、二三十年代的朝代，这什么缘故？也不过是泰西的人肯死不肯降，被人杀也要杀人，所以人家一望而怕，就也不敢来争人的家国了，这岂不是肯死不肯降之福的明证吗？中国明末的时候，肯死的也有，不肯死的也有；肯降的也有，不肯降的也有，纷纷不能尽述。这部书单表内中一个极怕亡国、极不肯降，却极肯出力以救国的英雄，也教列位晓得肯死肯出力的好处。

闲话少提，却说明神宗皇帝万历年间，福建泉州府南安县底下有一个东石村，村里有一家人家，姓郑名习，号天寿，从祖父手里便是漂洋为生，家里有家财万贯，良田千顷。到得天寿手里，仍旧还是做漂洋的贸易，时常来往日本、台湾各处，挣的家私就也不少。只有一件缺恨，看看年将半百，膝

叹禾黍——禾黍：稻子和黍子。此处有感叹、哀悼故国荒凉之意。

铜驼——铜铸的骆驼。此为“铜驼荆棘”的省略，形容亡国后的残破的景象。

四百兆——此为四百万。

觑（qù，音去）——细看。

五胡——胡，中国古代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五胡指匈奴、羯、鲜卑、氐、羌族。

泰西——旧时指西方国家，一般指欧美各国。

下无儿。原来天寿他虽然家财万贯，却是勤俭成性，自从年轻时候，娶过一房妻子，娘子又极其贤明，所以两人和气无间。虽然为子嗣缘故，娘子苦劝了几回，娶了一个偏房，但是仍旧不曾生育得一个，所以天寿也就绝望不想再娶了。

有一日，天寿无事，在家同娘子闲谈了一歇，提起儿子的话。他娘子说道：“官人，你年纪看看转眼就要五十岁了，我也老了，娶来的姨娘又不生育，这后嗣一事，还是空虚，如何是好呢？”天寿道：“罢了，我生来命该孤单，有什么法子。”娘子道：“据我看来，还是再娶一个为是。我们家里又不少这几个钱，能够生得一男半女，岂不是郑氏门中的香烟也不断了吗？”天寿道：“娘子，你这话不用讲了。我并不是不为郑氏香烟打算，实是我不会生育，再娶也只空误了人家女儿，又何苦呢？”他娘子道：“官人年纪虽大，也还不至于老，怎么样晓得再不会生育了？”天寿道：“要生时早生了，转眼五十岁的人，难道还会胜过从前年轻时候？”娘子道：“儿子迟早也有前定。命该有儿，六十多岁生子的也有。若照官人这样，再不会生育，再不肯娶，难道这一副人家就是这样了当吗？”天寿道：“我本想歇过两年再打算，如果实在没法，就抱一个养儿也使得。如今想起来，人生难测，难定几时生，难定几时死。明天我索性把这事办清楚，省得临时忙乱。”娘子听了，就也无法，只好罢了。

过得几天，天寿果然叫人去抱人家小孩子，有愿意的送来看。人家一听郑家官人要抱做儿子，就多半愿意。过了一日，就送了十几个来。天寿看看都不中意，只赏了些钱，叫抱了回去罢了。

有一日早起，只见家人带着一个乡人和一个衣裳褴褛的人抱了一个小儿走进来。天寿正在厅上，一看时认得乡人是种田的吴一心，天寿便问道：“吴一心你来了吗？这人是谁？这小孩子可是他的儿子吗？”一心忙答道：“正是，这小儿便是他的儿子。他姓李，因家里难过，人口又多，所以把儿子想送了这里来。”天寿命家人抱来一看，虽然浑身尘垢，衣裤不全，却偏生得方面大耳，虎目豹眉。天寿心下倒也有点欢喜，就叫人抱了进去给娘子看去，天寿便问吴一心道：“小儿几岁了？叫什么名字？”一心道：“小儿三岁了。”随问姓李的道：“名字什么？”姓李的道：“名字叫作芝草的芝字。”天寿点头不语。等老婆子把小儿抱了出来，道：“娘子看过了，叫官人自做主吧。”天寿便向一心道：“小儿且留下，你到外面坐去吧。”一心答应了，同得姓李的一同出去了。

这里天寿回转头来向老婆子道：“你把小儿去洗个干净，再把两件衣裳给他穿好了来。”老婆子答应着抱了小孩子去。天寿当下走到里面，向娘子道：“你看这小孩子如何？”他娘子道：“很好，你是不是把他留下？”天寿道：“已留下了。”说着闲谈了一歇，老婆子把小儿浴好抱了进来，天寿一看，果然一貌堂堂，心下大喜，随叫人赏姓李的二百两花银，吴一心也赏了二十两。当下替他改名叫作郑芝龙，家人仆妇等都只称他公子，当儿子一般看待。众亲戚朋友闻知，也都来贺喜，热闹了几天。

正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谁晓得芝龙来了郑家，几月之后，天寿的姨娘也有了身了，到得明年，就生下一个儿子，天寿这一喜恰好天外飞来一般，正是：

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

当下做三朝，做周月，亲生子自然又比养子热闹点，一直忙个不了，这

且不提。

却说光阴似箭，转瞬芝龙年已六岁，天寿便把他送去读书。读了几时，他虽然资质聪明，无如性不在书，每日只欢喜跟着村里小厮打杂。天寿因他年纪小，也不十分去督责他。过了几年，自己儿子年纪也大了，就把他送入书塾，取名叫作郑鸿逵。谁晓得鸿逵看芝龙的样子，每日也只跟着小厮们打架耍子。天寿只有这个亲儿，如何肯去难为他？只好把芝龙诫训了几次。无如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芝龙听了，只如耳旁风一样，随过随忘。

到得十余岁上，天寿一想道：“罢了，既然如此，你也不是读书种子，我也不是读书人家，你只跟着我做海外的生意去吧。”芝龙听了，倒十分高兴。于是天寿把他带到海上，从此芝龙便跟着他父亲在海上学些行船的法子，占候的工夫，又到日本、台湾各处做贸易。天寿一看海上的生涯倒可以来得，便叫他只管在海上做生意，自己却安坐家中过老去了，不提。

却说芝龙有一回做贸易到得日本，却逢着一个同伙的朋友也在日本，问起芝龙年纪，很觉得敬慕，便替芝龙作媒，娶了一个日本女子。芝龙完婚之后，便把她带了回来，一家团聚。一看时，那时鸿逵年纪已大了，天寿便要他跟着阿哥芝龙也去学航海去。芝龙道：“爹爹啊，近来海盗极多，做贸易的十分不稳，孩儿想各船上防贼的弓箭、火炮、刀枪等件都要多备才好。”天寿道：“你说哪里的话，船上的家伙难道还不够用吗？而且多备也防禁。”芝龙道：“怕什么，只要出口之后，便坦然拿出来了。”天寿一定不肯，芝龙无法，只好罢了。

光阴荏苒。那年正是万历四十七年，郑天寿一病不起，芝龙、鸿逵忙赶了回来，侍养了几天，服药无效，居然一命呜呼。芝龙忙着发表殡殓，还未做了，接着天寿娘子因痛夫过甚，就也一病归天。芝龙兄弟守孝在家，到得明年，已是一周年。芝龙在家无事，便时常和几个亲戚故旧闲谈，恰好有一个海客，也是姓郑的，要和芝龙拼股往日本做大贸易。芝龙大喜，约了明年服满同去。

到得第二年，芝龙、鸿逵同了姓郑的郑老，还有一伙的朋友伙计，就满装了八号大船的货物，择日起行。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出去，谁晓得去了两日，只见芝龙同得鸿逵带了两只船慌慌张张的逃了回来。郑老的儿子郑虎、郑豹闻知，连忙赶到芝龙家中，一问才晓得被海盗夺了去，连他父亲也不知死活。郑虎、郑豹大哭了起来，芝龙安慰了一番，郑虎遂说道：“海盗去向谅必也可探得出来，我不报此仇，誓不为人！”芝龙道：“很好，就我也好替你令尊报仇。我已遣人去探令尊的消息和贼人的巢窟了，且待回来时再看如何。”郑虎道：“我想：要报仇，报官是不相干的，还是我们自己来好。”芝龙道：“好是很好，但自己怎么样来法？”郑虎道：“我们先去借十余只大夹板船，再借几十只小夹板船，每船配上三十个人，去雇了五六百个人，连我们自己的伙计，算来就也不下一千，再请两个名教师来教两个月，就可以同贼拼个死活存亡了。你道如何？”芝龙大喜道：“如此甚好。你既有此意，我愿助你。”二人听了也大喜。谈到投机，芝龙见二人人物轩昂，就想结为兄弟，向二人说了，二人也都愿意。叙年齿时却是芝龙顶大，次下郑虎、郑豹，三

占候——根据天象的变化来预测凶吉。

过老——养老，安度晚年。

年齿——年龄。

人设盟立誓，结为兄弟。芝龙便叫郑虎、郑豹都加个“芝”字，以见得和亲兄弟一样。二人也答应了，就改作芝虎、芝豹，从此以后，不称名字只称兄弟了，不提。

却说过得两日，探信的人回来报道：“郑老不知下落。只听得说贼人约有五六百，都藏在出口一百里地名沙港的地方，为首只一个，名颜振泉。无事时在港内住家，捕鱼过活，有事便上船作贼。所用船约有一百号，都是三号小夹板船，就有抢得大的也都不用，卖给别处的海客罢了。”芝虎、芝豹听了，咬牙切齿骂了一回，只得想报仇的法子了，便和芝龙各拨家私，招募丁壮。又请了两个教师，一姓朱，名一宁；一个姓吴，名同德，就在出口三十里地名东乡的地方训练起来，练了有三个月之久。正是天启元年六月的时候，芝龙看已训练好，便定那日大家拔碇起行，乘着风势潮流，转瞬已到沙港口外。芝豹对芝虎道：“此刻潮退时候，我不利进，彼又利出，不可不防。”芝虎道：“不怕，潮已过时，他此刻如出来，等刻难道不想退入不成？但也不可不防他冒险而来。”说着，芝龙恰好走了来。芝虎便将此话告知芝龙，芝龙道：“我也是这样子想，已早调部好了。你看着吧。”说着，小号船已先到，便一齐下篷抛碇作一排，随后大号船也到，便到小号船前面下碇，专等潮涨入口，不提。

却说颜振泉那日正在村中饮酒，听得手下哨探的进来道：“今天从里面开几十只夹板船出来，此刻都下碇对岸，不晓得可用不可用。”颜振泉道：“油水多不多？”哨探道：“看船身不重，恐怕没有什么油水。”振泉把酒杯一摔，道：“不好了！旗号怎么样呢？”哨探道：“旗号都只平常吧，不过却系一色。”颜振泉道：“不好了！一定官里来剿捕了。但我上去时也有探听，并没有什么大案发作，如何忽然大动刀兵起来？也罢，明天和他开仗便了，料官兵也无能为。”说着，便传命村中，明日准备上船开仗。

到得夜里五更时候，颜振泉在家中睡觉，忽听得村中大哗了起来。颜振泉从梦中惊醒，还只道准备上船，所以喧闹；及仔细一听，只听得求饶呼醒之声不绝于耳，这才晓得捕兵到来，当下大惊，一骨碌爬了起来，穿好衣甲，只听得“啜”的一声，自己的大门也被人冲倒了。说时迟，那时快，颜振泉喊声：“不好！”正要去摸刀时，不提防朦胧中“飕飕”的几条大汉从窗中跳了进来，手里都拿着旱柄挠钩，向振泉身便搭。振泉正欲解开时，只见窗外又有一条大汉扑地跳了进来，直奔振泉面前，举手就是一刀，把振泉右手砍断跌落，随起一脚，把振泉踢倒，命众人把他捆起。你道此人是谁？原来不是别人，正是郑芝虎。当下芝虎命人带到厅上，自己坐在旁边看守，专等芝龙来时商量处置的法子。

原来芝虎报仇心切，一到得村中时，众人都分头去杀人，自己却和芝豹带了十几个敢死的大汉，在村中劫了一个小贼做向导，叫他一直引到颜振泉家中，随后冲倒大门，直杀进去，果然一网便被他打着了，所以专在那里等众人来会议，这且不提。

却说郑芝龙、朱一宁分头去杀人，杀了一歇，天已亮了，死的死，逃的逃，躲的躲，村中几十家海盗都以为官兵到来，直杀得形影全无了。当下天已大亮，大家会齐到颜振泉家里，芝虎便向芝龙道：“这颜振泉畜盗，你看如何处置？”芝龙道：“这听凭贤弟的意，但且把他带来看。”芝虎便命人

把颜振泉提了过来。振泉一看，上面坐的也不是官，旁边立的也不是兵，心下大怒，便喝道：“咄！你们鼠辈竟敢强劫杀毙一村人命，王法不怕吗？”

芝龙冷笑道：“我也不用多讲，你可记得三月间有八号大夹船的生意吗？我们今日非别，就是八只之中逃出的两只船上的人，今日特来报仇！谁叫你那时斩草不除根，致令今日萌芽依旧发呢？我看你既到今日，还有何言！”振泉听了，才晓得是为报仇而来，连忙改口道：“原来壮士是来报仇的。小人有眼不识泰山，罪该万死，只求壮士饶命。”芝虎大喝道：“哧！要强索性强到底，何必讨饶！三月间所得的船和人都到哪里去了！”振泉道：“船卖了。”芝虎道：“人呢？”振泉不敢答应。芝虎道：“都杀了吗？”振泉道：“是。”芝虎大怒道：“尸首都埋在哪里？”振泉道：“尸首都埋在大洋底了。”芝虎一急，晕了过去，众人忙叫了醒来；芝豹也对着大哭，众人又劝了一番。

芝虎道：“罢了，这畜盗害的人也不止一个，今日天假我手。你们去把刀拿来，就在我面前细刮起来，不可刮死，留个活头让我亲杀。”众人答应一声，就把刀在振泉臂上、腿上各处细刮了起来，刚到半路，又故意把刀尖在肉里剝了几剝，那振泉便杀猪也似的喊。芝虎却一声也不作，只眼睁睁的看着罢了，看看声音微弱，芝虎道：“好了！”众人止住了手。芝虎右手提刀，左手揪住振泉的头发，大声喊道：“颜振泉，饶了你了！”振泉把眼强张开一看，芝虎手起刀落，头已两断，尸首跌翻地上。芝虎把头提在手里，看了一看，道：“总算开眼的，罢了！”随命把尸首收拾过，大家到各处去寻些食物过饥。

芝龙向芝虎道：“我们杀了这许多人命，却怎么样办法才好？”芝虎道：“我本拼着一死，自首去便了。”芝龙道：“不能，你一人自首不要紧，须防连累别人。这事非一人做得到，牵连起这许多人，如何是好？”芝虎道：“你看怎么样呢？”芝龙道：“我看且在这里落草。”芝虎道：“这如何使得，这样时我们也是一个颜振泉了。”芝龙道：“不是，我们且在这里住下，也不杀人，也不抢物，捡个要紧地方去抽商贾的捐。那时官府得知，一定要捕的，我们再把官兵杀退。他一定来招安，那时去投降，不但前罪尽免，而且将来还可图个出身。你道好不好？”芝虎一听不错，就答应了。

芝龙又去叫齐了众人，问道：“你们一伙儿杀了这许多人，明天官府若来捕治，却如何是好？”众人齐道：“官府敢来时，也把来者杀了。”芝龙道：“你们大家不是都要回去吗？到回去时各人散开，官来拿时，却如何呢？”众人听了，倒没主意起来，你看我，我看你。芝龙道：“我替你们想，除非大家只管在这里，永远不散去，官府才没奈何你。”众人听了，乖的早已会意，都道：“很好。”那呆的却还问道：“在这里哪里来得吃呢？”有的就笑道：“你不看从前他们哪里来得吃呢，我们为什么会没有得吃？”芝龙又说道：“我们并不同他们一样。”随把不杀人、不强抢的话说了一遍。众人一齐大喜，答应过了。

当下芝龙便命人把船只都收进口来，过了几日，便到港外各处去巡逻去。只见有商船，便要抽捐；不肯时，把船一齐围了来，吓得一吓，就也肯了。半月间不曾杀过一人，已得了不少的财帛。果然官府得知，派了二十只大船来捕芝龙。芝龙命把船排了出去，血战一日，官军大败而逃。芝龙也不追赶，

仍旧收船进口。从此纵横海上，官军再也不敢来觑上一觑，人就把他号作“郑氏三雄”，不提。

话分两头。却说芝龙虽然在沙港落草，却时常乘便回家，有时候无事，便在家里歇下，习以为常。到得那年天启四年，芝龙娘子身怀六甲，便向芝龙道：“我自从有身之后，时常梦中乘空登天，看见天上东南方有一道白光，阔几十丈，长几百丈，闪闪的乱动，因而惊醒，不晓得什么缘故。已经好几次了，每次看时必小了一点，又近了一点，那光却又亮一点，现在只有一匹布的大了。”芝龙笑道：“我明天替你请一个圆梦的先生，替你圆圆看就明白了。”他娘子笑道：“圆梦固然不必，只不晓得什么缘故，真的有点稀奇。”芝龙道：“有什么稀奇，顶好的吉兆，不过是主生贵子罢了。”说着，他娘子也好笑。

到得天启五年四月间，芝龙娘子的怀身已是十月满足，有一日夜里，正在睡觉，忽听得空中似放爆竹的一声响亮，忙睁眼看时，正是平时的样子；仍旧乘空的立在云中，白光一匹，正在东南方闪闪的乱动；心里诧异道：“罢了，难道我又入梦了？”再一看时，白光却离身不远，那光直射人目，不能正看。芝龙娘子心里想道：“既然如此，我这回索性看个真，到底什么东西？”想罢，方欲抬头看时，只见白光忽然缩小，却如一条带一般，如飞的直奔过来。芝龙娘子走避不及，那白光便直奔了她身上，一围围了起来。芝龙娘子大惊，要喊却喊不出声，正在危急时，那白光却越围越紧，肚里被他围得极痛了，只得竭力一喊，却把隔房的老婆子惊醒了，忙问：“什么？”芝龙娘子却还在那里道：“肚里捆得好痛！”老婆子忙走起来，道：“娘子要临蓐了。”芝龙娘子被他一提，才记起是要临蓐的缘故，一时心里把梦中事情也忘记了，便只顾得腹痛。老婆子忙起来烧热水冲汤，叫人去叫收生婆伺候。到了第二日早起，才生下一个孩子，稳婆抱了起来，道：“恭喜！是一位小公子。”随即洗浴净洁，把衣裳穿好，抱了放在床上。这里一面料理产内事情，一面叫人去给芝龙通信，正是：

今作人间佳子弟，昔为天上玉麒麟。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写劝书沈犹龙招降赈旱荒郑芝龙开垦

诗曰：

英雄潦倒困天涯，海上风涛便是家。

一片布帆挂将去，桃源深处话桑麻。

却说芝龙每日在沙港无事，便教这手下许多喽罗操演战法，又和芝虎、鸿逵、一宁等讲究些行兵布阵的功夫。自己的船虽然还了人，他却有颜振泉的一百多号，又加上自己从前的商船和芝虎从前的商船，十足总有二百号的船，每日便来海上习行船使风功夫，又不时将船来摆阵，叫这许多喽罗来操演。他虽然捐了商人的财帛，倒也替国家练成一股劲旅，以备他日招安后为国家驰驱效力，这且不提。

那日芝龙正和芝虎、鸿逵操演这许多喽罗，恰好芝龙家里的家人王老和一个喽罗摇了一只小舢板过来，正遇着芝豹在那里巡哨，看见便喝住问道：“你来做什么？”王老忙答道：“家爷家里有事，差遣小的来送信。听说家爷在这里，所以小的也摇到这里来。”芝豹道：“此刻你家爷在此地办正事，不能够讲家事的地方。你有事也要等操完，如何冒冒失失的冲来？”王老听了，不敢作声。芝豹随指着喽罗骂道：“你这该死的，他自然不懂这里的军令，你难道也不晓得吗？”小喽罗忙答道：“小的因为他是爷家里的人，只道不要紧，所以送了来，不知也犯令的，下次不敢了。”芝豹道：“若有家里的情面，军令可以不立了。”说着，又向王老道：“你今天幸而遇着我，若遇着你家爷时，碍着军制不能顾自己，只怕也要以军法处治你了！”吓得王老面如土色，诺诺连声。芝豹随又说道：“你跟着我来。”说罢，把自己坐船一摆，往前而去。王老的小舢板也竭力摇着，跟了过去。

走有一里多路，只见水中露出一个石台，方围三尺，比水高有二尺；上面竖着一根大桅杆，桅杆上挂着一面大旗，写着“左巡哨座”四字。芝豹命王老把船泊在石台下，却拿一面小小的巡哨旗，付与王老道：“你在此等着罢。有人来查时，你把旗给他验着，便没事了。”王老接过旗来，芝豹仍旧一摆坐船，八桨齐开，如飞的去了。

看官，原来芝龙军令最严，每遇操演时，半里内不使一船走人，都派着四个巡哨员，领着小快船，分哨巡逻；有误走进去时，打了四十军棍，还要插耳箭游营，故违的斩首，巡哨员失查的打棒，路远或急事不能到村中去等的，巡哨员发一面巡哨的号旗给他，叫他到巡哨座里等去，等操完之后便可带入。他这号令是一向严明的，就是他自己，有时充巡哨员时，也是这样办法，所以人人畏令。这且不提。

却说王老等芝豹去后，果然有一只船，同芝豹一样的，船上坐着头目，来查问。王老把号旗给他验过，才鼓着桨走了。随后又有几只，也都是一样，王老这才晓得军令的森严。等了约二个时辰，才有一只照样的快船到来，向王老道：“爷已操完，命你村中去见吧。那支号旗你把来给我，我代你到巡哨爷里消差去。”王老听了，把号旗给了他之后，把舢板仍旧摇到村里去。

原来芝龙自得了沙港之后，便把颜振泉的住屋作为聚会公所，所以当下王老的船摇到村口之后，上岸便一直走到公所中。芝龙正在厅上和众兄弟闲谈，一见王老，便问道：“你来做什么？有家信没有？”王老道：“没有家

信，主母派奴才来给主人报喜，主母前天生了一位小主人了。”芝龙道：“原来为此，你下去歇息去吧。”王老答应着走了下去。众人齐给芝龙道喜邀酒食，闹了一番。到了次日，芝龙就办了几桌酒席，请众兄弟头目痛饮。各喽罗听见，也都来叩喜。芝龙向各头目道：“烦各位兄弟遣他回去，我等到自赏他酒肉吧。”各头目答应了出去，外面各吩咐各领的喽罗散去。然后芝龙命人杀了十几口的猪，再发了几十坛的酒，拿来分与各喽罗，大家欢呼痛饮去了。

到了次日，芝龙同鸿逵别了众人，回到家中，一看小儿生得虎头燕颌，真是将门之后，便也十分欢喜，当下取名叫作郑森。看官，书中所说的郑成功如何此刻忽作郑森呢？这个缘故且不多言，只看到第三回就明白了。——闲话少提，却说当下亲戚故旧闻知芝龙回来，也都赶来道喜，直忙了几日，正想在家歇息几天，偏是沙港村中又有信来催着速去，有要紧之事，芝龙吓了一跳，心里想道：“一定是和捕兵开仗了，所以才这样要紧。可恶，偏不迟几日，也好教我歇息两天。索性早几天我不回来时也罢了，不迟不早正在这个时候！”只好别了家中人等，同鸿逵二人急忙来到沙港。一看，却静悄悄的一船也没有，连自己几只巡船也不见了。

鸿逵道：“哥哥，不好了！我们巡船哪里去了？”芝龙道：“正是，我也正在这样想。”鸿逵道：“里面不晓得怎么样？”芝龙道：“外面如此，里面可知，咳，众兄弟不晓怎么样，这许多喽罗和这许多船也不晓得怎么样了。”说着，仰天叹气。鸿逵道：“或者巡船偶然走开，也未可知。”芝龙道：“他信中要紧的事体是什么事体？如何到了此地，反没船了？这岂不是凶兆吗？”鸿逵道：“不要管他，且到村中再讲。”说着，催摇船的人拼命的摇了进去。

不一歇，进了港，只见两旁边自己的旗号都没有了，芝龙垂泪向鸿逵道：“不好了！你看我们的旗号呢？这岂不是被狗官坑了吗？众兄弟恐怕都休了！”鸿逵咬牙切齿道：“可恶！我们快点赶进去，若狗官们还在时，我们手刃几个，也和众兄弟报得此仇；就死，也要同众兄弟一处死！或者鼓得动人心时，能把众兄弟夺回也讲不来。如狗官已经回去，我们只好再作他图，替众兄弟复仇罢了。”芝龙也点头称是。说着，只见两边岸上各喽罗都在，却不穿号衣，见芝龙二人来了，仍旧走来请安。芝龙心中少安，便问道：“各位爷都在哪里？”喽罗道：“都在公所里，正等着爷来呢。”说着，船已摇过。芝龙便向鸿逵道：“各喽罗都在，并不说起什么，恐怕没有什么凶事吧？”鸿逵道：“虽是如此，但为何号衣都不穿呢？不是我多疑，只怕也是狗官的计，来哄我们罢了。但我们今天既来了，就要置生死于度外，拼个死活罢了，有什么怕他！”芝龙称是。

说罢，船已摇到村口。芝龙、鸿逵二人把衣带束紧，身边各带一把单刀，离船登岸，一直扑奔公所而来。一路上，虽有许多喽罗迎接，但都不穿号衣，也辨不出真假。芝龙二人也不细问，直走了上去，心里只管想厮杀。走了不远，看看公所已在前面，只见一个喽罗看见二人来了，忙跑了进去。鸿逵一看，眼中出火，向芝龙道：“事无可疑了，哥哥不看见此刻去报信的喽罗吗？我们快拔刀，免被他攻其不备。”说着，自己刀已拿在手中了。芝龙也就把刀拿了出来，直奔了上去。刚刚离公所有一百步光景，只见芝虎、芝豹、一宁、同德还有许多头目，都迎了出来。芝龙大喜，远远便喊道：“你们都在吗？”一面说，一面跑过去了。鸿逵却心中一愣，几乎连步都停了，自己想

道：“难道我所想的都虚了，不然还是他们也跟着哄我？”心下这团疑问，真不知怎么样才好，只得勉强赶了过去，大家相见。

众人一看二人，又是笑，又是骇。芝豹便笑问道：“你们每人手里都握着一把刀，却是何意？要杀哪个，等兄弟效劳去吧。”二人听了，才记起手里还拿着刀，连忙插入鞘内。大家一同走入公所坐下，芝龙便先开口问道：“你们为何港口巡船也不巡了，港内旗号也不挂了，喽罗也不穿号衣了，这是什么缘故呢？”芝虎道：“如今港口可以不用巡船了，旗号也不用挂了，号衣也不用穿了。”芝龙道：“为何呢？”芝虎还未答应，鸿逵接着问道：“我且问你：来书所说的要紧的事体到底是件什么事体？”芝虎道：“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巡船、号衣、旗号都可以不用了。因为你去过几日，这里接着兴泉兵备道蔡善继的一张招安谕帖，所以我们想这许多东西都可以收拾了起来。”芝龙、鸿逵二人大喜道：“原来为此！何不写明信上，也省得我两人受得半日的虚惊。”芝虎道：“你受了什么虚惊？”鸿逵便把如何疑没有巡船，如何疑没有旗号，如何疑没有号衣，如何想报仇的法子，所以提刀上岸的话说了一遍，众人一齐大笑了起来。芝豹道：“原来如此，怪道上来时脸都气紫了。但是你也是多疑，你只想：人家要哄你，也装个象；难道一点没有，也可以骗得人吗？”鸿逵想着，也好笑起来。芝虎便说道：“本来我也想写个明白，因为里头还有点不妥，诚恐怕张扬出来时，明天有个弄翻时倒成个笑话，被人说我们反复小人，所以宁可商定了再行吧。”芝龙道：“什么不妥？”芝虎道：“一则因为不是劝书是谕帖，二则说话也倨傲，所以我们想还要商量好了再行。”芝龙道：“这个是你们不晓得，官府办事，原是如此。他还算好，譬如他用告示来，你难道不去理他吗？至于说话倨傲，你且拿来，我看看就晓得了。”芝虎便命人去取了来。一看时，略云：

“夫识时之士，择势而趋；识道之士，守义不变；识时者杰，识道者圣，二者虽不同要，皆不外乎明之为怀也乃者。本道忝膺 斯土，职司武防，落事以来，即已风闻汝等寄迹僻港，浮家海中，招集无赖，劫夺行侣，巧借抽捐之名，以行劫夺之实，种种不法，罪难逭诛；而又屡拒官军，目无纲纪。方谓非有大义之不可去，亦必有大势之足以恃，乃再四访查，实无一着。论大义则皇恩如沛，而汝等无纤憾之遗；言大势则圣武如天，而汝等又无一城之倚。势义未哲，徒逞螳臂，若以挡车，此不过盗弄潢池，祸及身上耳。本道本当肆讨，姑念汝等或系无职之故，非狡诈者比，因是暂楫 兵戈，特行招抚。苟明于事机之所在，限一月内即自投戈，不惟逭免前诛，本道且代为申奏，量予录用。如再怙恶不悛，即当以兵戈加汝，恐悔之无及矣。所有缘由，为此特谕。”

芝龙道：“这也难怪他，他哪里晓得我们的心思，而且官府的癖气原是如是。不然，难道交臂失之，我们还终身做海上的生涯不成？”芝虎道：“也是，既然如此，我们禀复他吧。”当下遂写了一张复禀，叫人递了去。这里芝龙命这许多人都收拾了起来，或是归田，或是替皇上去效力，都叫各人自己情愿，各人也都准备着投降去。正忙乱时，鸿逵却向芝虎道：“官府的癖

忝 (ti n, 音舔) 膺——忝，谦词，辱；膺，受。

逭 (huàn, 音幻) 诛——逃避杀戮。

恃——依赖；倚仗。

皇恩如沛——即皇恩浩荡。下文“圣武如天”义同。

潢池——比喻土地狭小。

楫——聚合；收藏。

怙 (hù, 音护) 恶不悛 (qu n, 音权 阴平) ——坚持作恶，不肯悔改。

气难测，你们不可都去。我想：只我和我哥哥两个去也就够了，等没有变时，再大家都去不迟。你道是不是？”芝虎道：“不错，是这样子。但你不用去，只我同得哥哥去好了。”朱一宁道：“我也去。”芝虎道：“三人去也可以。”当下收拾好了。到了次日，便坐了一只船，直奔泉州府而来。

不一歇，已到了。三人便走到蔡善继营里，说明了姓名。中军官通报进去，蔡善继大喜，道：“果然被我一片话说降了，这功劳就也不小。”遂问道：“他什么打扮？”中军官道：“他壮士打扮。”蔡善继道：“这厮还不知王法呢！强盗来投降，若不折挫他一番，明天如何管得下？不怕他，他既然来降了，自然是我手中物。”遂对中军官道：“你对他说，要改作囚装来见吧。”中军官答应了出来，向三人发话道：“我道你们有什么来历，原来是强盗来投降的！既然投降，规矩总应该也晓得，偏不对我说明。我此刻进去回了一回，倒惹大人生气。快去换了衣服来吧！”芝龙道：“换什么衣服？”中军官大喝道：“哇，换囚衣！还不晓得吗？”芝虎、一宁大怒，回转身便走。芝龙也诺诺连声的退了下来。

芝虎向芝龙道：“咳，快回去吧，原来强盗投降也不容易，要先做过囚徒的。只是他不该对我们说奏准录用，难道等保举的人还要做囚徒吗？还是囚徒可以保举呢？今天来投降就先受了一场恶气，以后还了得吗？今天可惜喽罗们不曾带来，要带来时，便把他这座营踏平了，看他怎么样奈我何！”一宁也是这样说。于是三人仍旧出来，上船回去，告诉众人。大家也都忿忿不平，只好再把旗号挂起来，仍旧照从前的样子罢了。芝虎向芝龙道：“我们既然招安一事做不到，改业又不好改，只有做一世的强盗罢了。”芝龙道：“但凭贤弟，我们横竖总不肯分开罢了。”芝虎大喜道：“如此很好，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到各洋面去做大贸易，也不必专守在这里。你道如何？”朱一宁道：“你们既有此志，我有一个地方极好。这地方在广东惠州海丰县东南，名字叫作嵌头村，那里环山抱水，潮来时二等夹板船可以直抵村中，如换了河船，更可以旁通各处。村中有一千余家的住户，柴米鱼盐件件都有。若把这地方拿来时，进可战，退可守，围有食，逃有路，不似沙港穷苦扼塞。你们以为如何？”众人齐道：“既有这个地方，很好。明天去夺他去吧！”芝龙道：“既然如此，明天就请你和鸿逵、同德一起去，带了六十号大船，去打嵌头村。我这边和芝虎、芝豹也带了六十号船，去打漳浦一带，抢一点油水，以润行色。你有信来，仍旧还是到沙港去，我自会得知。”大家商量妥当。

到了次日，一宁三人带了八百喽罗先自去了。芝龙和芝虎三人也就动身去打漳浦，命各头目守村。不一日，到了漳浦，果然就打了个胜仗，夺了无数的财帛。朱一宁那边也派人来报信，说已夺了嵌头村。芝龙大喜，回到沙港，把金钱财帛一起收拾了起来，满装了八十号大海船。芝虎道：“这许多东西，路上不好带，若遇着官兵截了去，岂不可惜！不如且藏在你家，有用时再来拿不迟。”芝龙应允，就把八十船中分了五十船载到家里去，只把三十船的东西和许多喽罗都带去海丰。

不几日，来到嵌头村，前面一看，只见自己两面的旗已高悬于空中，随风飘飏，当下大喜，把船泊在村外，换了小舟先进去。一看果然丰富如一宁所说，一点不差；再看时，自己六十号船一字排在前面，芝龙便拢了船跳上去。一宁等看见，忙迎了进去。大家坐下，商量定了，借了一座大庙作个公所，然后和许多百姓交结。众百姓见他和善，也就大家相安。然后命人到各

处巡查，凡海上商船，每船捐三百两银子，给了一面旗，许以永不扰害，从此大家相安无事，郑氏的家产便日加一日了，不提。

却说芝龙横行海上，已非一日，虽有官兵前来剿捕，无如总敌不过芝龙。芝龙也只把他打退便好，不肯十分去难为他，以为日后招安地步。光阴荏苒，那年正是崇祯元年。有一日，巡船头目送进一个人来，芝龙一问，才晓得是福建巡抚派来的一个巡捕官王坤。芝龙忙接见之后，那王坤呈上福建巡抚沈犹龙的一封信。芝龙拆开一看，晓得是招安的话，当下大喜，把众兄弟一齐集了来，将信一一说了。众人大喜，然后芝龙款待王坤歇息。芝虎便私向芝龙道：“我只怕又是前回的蔡善继吧？我们这回不可上当，要和他先讲明。”芝龙也道“是”，随即写了一张复禀，要约明不许诈变，不作囚装，及另外各事，拿给王坤看过。王坤答应着把禀带去，随后芝龙办酒席送行。

过了几日，沈犹龙的复函到来。大家一看，已件件都依了。众人大喜，这才把东西收拾了起来，一齐上船，开往福建。

不日来到省中，芝龙便领着众兄弟见过了沈犹龙。沈犹龙大喜，一见之后，便授芝龙一个游击的虚衔，芝虎各人也都授千总、把总，仍在海口听用，待申奏之后，再授实职。又叫他把喽罗的花名册呈上，待奏准改作水军时，发给粮饷。事有凑巧，刚刚沈犹龙替芝龙出奏之后，却调往别处去了。接着福建巡抚便是熊文灿，芝龙只得再领着众兄弟去见去。熊文灿接见之后，便问芝龙各人现有何实职，芝龙便把前抚沈犹龙申奏还未奉旨的话说了一遍。熊文灿也欢喜芝龙，便应允明天再为代奏。又过几时，圣旨着芝龙授为游击实职，芝虎、芝豹、鸿逵、一宁、同德都授为千总实职，其余各头目也都授为把总；所领之众，着改编水师。芝龙遂率领各兄弟朝旨谢恩，然后在省供职。恰好那时海中出了几处的海盗，是李魁奇、刘香老等，熊文灿就叫芝龙平盗。他是海盗出身的，海上风涛那一样不熟？自然不过几时，就都平定了。芝龙论功一直升到总兵之职，其余各人也都升级。倒是平刘香老时，香老在船上指挥兵卒，被芝虎看见，还隔有两船之远，芝虎一跳便跳了过去，立在船舷上。说时迟，那时快，芝虎跳到时脚还不踏稳，香老已是一刀砍来。芝虎把他手一接，顺势一拖，两人同跌落海中，不知下落去了。芝龙虽然流泪，但是因平盗而死，而且香老就也因此而平，所以就也替他欢喜。后来朝命震悼，追赠总兵衔，荫了一子。这是后话，不提。

当时芝龙把几起海盗都平了之后，熊文灿十分欢喜，就订为密交。有一日，芝龙因会宴在巡抚衙中，熊文灿便向芝龙说道：“这几年福建大旱，粒米无成，老兄有什么办赈的好法子没有？”芝龙笑道：“法子是有，只要能听小弟所为，不来掣肘，小弟便能办到。”熊文灿道：“什么法子？你倒说说看。”芝龙笑道：“原说不必管，如说时是又要来管了。”熊文灿也笑道：“既如此说，小弟一概不管，老兄几时可以开赈呢？”芝龙道：“秋季收成后，可以济荒。”熊文灿道：“可以，如此全仗老兄吧。”芝龙当下答应着出来。

原来芝龙未做海盗之先，因做贸易，时常来往日本、台湾各处，他晓得台湾除荷兰人之外，一概是生番，是不做事的；就荷兰人也不事耕种的。每每看见，便道：“可惜一片好土地，没人收拾。”所以今天熊文灿一说赈荒，

光阴荏苒（r n r n，音忍染）——时间渐渐过去。

生番——旧时对开化晚的民族的蔑称。

他便想台湾。当下出来，便叫人去贴了一张告示，招人开垦，每人给三两银子，带到台湾去。不几日，果然就招了五六万人。芝龙便拨了三四十万的家私，买了二万余只的牛，五万余副耕田的家伙，然后把这许多人都载到船上，又带了一切日用家伙，不一日来到台湾。

芝龙率领众人登岸。生番一看见，都逃往山中去了。只有荷兰人在那里，一看人多，就也把城门紧闭，不敢出来。芝龙命这许多人砍树的砍树，割草的割草，搭架的搭架，一日工夫，就起了几千间的草屋。不几日工夫，早已起完。然后将日用一切家伙，都搬了上去。芝龙命众人只捡平荡的地方，便分头去开垦去。开了约一月之久，早开好八万亩的良田。及试一种时，果然极其肥沃。芝龙大喜，便把众人的粮食留下，带了一万石白米回到福建，开市平糶。不一月的工夫，早已糶得精光。幸而台湾土地肥沃，每年可以熟谷三次，所以芝龙回来不两月，那边又把新谷运来了。从此福建靠台湾的米，米价才平了下來，不至闹荒了。芝龙因台湾是他一人开辟的，所以命全台湾的粮都纳在他那里。正是：

莫道人间无福地，谁知海外有桃源。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奔国难郑成功就学 翦羽翼洪承畴诱降

诗曰：

故国兴亡事忍提，铜驼荆棘梦凄迷。

伤心欲望中原地，烽火连天震鼓鼙。

却说郑芝龙得了台湾这许多钱粮，又升到总兵之职，每日逍遥海上，正是安富尊荣。虽是中原纷争，烽火遍地，无如福建地僻，再也不受其惊。芝龙更时常告假回家，饮酒作乐，享那天然之幸福，真是人间天上了。

却说那年崇祯十年，芝龙一看儿子郑森年纪已十三岁，却生得一表人物，读书射猎件件过人，心中大喜，便道：“儿啊，你也总算得将门之子了，但我看你武艺不凡，不可明天也象为父的去做海盗便好了。”郑森道：“父亲，孩儿如能一直得意，那不用说；如果也象父亲那样蹉跌，恐怕海上生涯也是不免呢。况现在文贪武嬉，中原多乱，倒不如海上自立一个海国，也较强于伏首就人。”芝龙道：“孩儿，你不怕不得意。为父的从前那时是无人提助，迫于无奈，是以才做海盗。如今有为父在，你还怕没有出身的地方吗？”正说着时，家人送上一封信来。芝龙一看时，却是熊文灿的，便拆开来。一看时，大意天下多乱，他受朝命总理南畿五省军务，恐部下无人，已奏请带汝同往，叫芝龙即速销假同行等语。芝龙看了，向郑森道：“你一向苦不得志，如今机会在那里了。”郑森忙问道：“何故？”芝龙道：“巡抚熊大人朝命为总理南畿五省军务，叫为父的同去。为父想也带你一同出去阅历阅历，乘此少年时候立点功劳也好。”郑森听了大喜道：“如此去可做什么呢？”芝龙笑道：“好做什么，不过立功罢了。”说着，当下遂收拾了行李，上省见过了熊文灿，然后择定行期，同得进京。

原来熊文灿实无能为，深怕讨贼无功，要受谴责，一到京里，便请将左良玉所领六千人隶他管下。无如左良玉虽是健将，但却有名的难服，哪里肯受他的管呢？虽然受了朝命，没奈何跟着熊文灿，却时常和芝龙为难；部下兵丁又和芝龙所领的兵不对，熊文灿没法，只得把芝龙送回。芝龙虽是十分不愿意，也是无法，只好快快而去。一路上无聊无赖的行两日，住三日，直走了二月余，才到得家里。郑森见这个神气，倒反时常劝慰了好几番。到得福建，新巡抚又比不得旧的，只好仍旧出来供职。

光阴似箭，转瞬已是六七年，那年正是崇祯十七年，北京被李自成攻破，烈皇殉国而死，天下勤王的兵纷纷都起。郑森便向芝龙道：“机不可失，此刻正是男儿立业之秋。父亲把船收拾起来，孩儿愿从海道奔去，比别人也快一点。”芝龙道：“既如此，我索性和你同去更好。”遂即到巡抚里禀过，然后把自己六十号船一齐收拾得齐齐整整，便仍旧带了一班兄弟鸿逵、芝豹等，和一宁、同德，还有鸿逵的儿子郑彩，芝虎的儿子郑联，并郑森等一彪人马，破风而立，帆樯相映，好不威风。谁晓得正走到苏州地界，便听得人言清兵已破北京，李自成西走，福王已监国于杭州。芝龙听了，犹豫起来，进退无主。郑森道：“父亲不用忧，孩儿想北京此刻无主，倒不如往杭州，

蹉跌——比喻失误。

畿(j，音机)——都城附近的地方。

此刻福王监国，他那里必定缺人。我们到得那里，再相机行事。如福王可辅，我们就劝他登大宝也无不可。”芝龙点头称善，随即回转了来，到得杭州，见过史可法等诸阁老，然后又进见了福王，退了下来。芝龙便问起大位的话，史可法道：“他们已属意于王，只怕就是他吗？”芝龙听了，记在心里。过得几日，朝中议起正位之事，芝龙便也附和着愿立王，于是大家遂定。到封劝进的功臣时，芝龙便封做南安伯，派往福建镇守；鸿逵封作定虏伯，镇守镇江口，不提。

却说福王即位之后，改元宏光元年，把南京定做京城，就叫郑鸿逵镇守京口，芝龙回了福建。那郑森因入南京太学，听见钱谦益的名，便去见他。一看时，果然是个有学之人，心中钦服，便在钱谦益那里受业。读了几月之后，原来郑森不但武艺精强，就文字也是表表。太学中诸生，就没有及得他来。而且走出来时一貌堂堂，那气概直无人可比。钱谦益也佩服了，道：“这小儿将来一定是栋梁之材，我们不及他了。”从此人人都呼他“大木”。待过了几日，那郑森果然是个文武全材，不但一切武事丢开，就连时势也不大要问，每日只研究书史，想做万人敌。谁晓得好事多磨，郑森正读得津津有味时，战事却日夜迫促，虽郑森不大去理会它，但太学中诸生已逃走罄尽。又接着芝龙的信，催他回去。郑森没法，只得赶了回来。

不日到得福建省城，郑森便单身走到芝龙营中，见过了父亲。芝龙道：“你已回来了吗？南京已被清兵打破了，你晓得不晓得？”郑森大惊道：“不晓得，只听得京口被攻是真的，方以为二叔在那里，必不要紧，为何却连京城也破了呢？”芝龙道：“你二叔和杨文骢都扎营在南岸，清人营在北岸，每夜把竹筏放在水心中，遍插灯火来试阵。你二叔因黑夜也难辨真假，但只见火时便发大炮，只道他再不敢来了。谁晓前两夜里他却乘着大雾，黑暗中偷渡。二叔一时不防，被他杀败，恐怕不日也要回来了。京口破了之后，皇上深怕吃亏，不晓得几时奔避去了。到清兵入城时，就也无人拦阻他，所以如此。”正说着时，只见一个家人走了进来，道：“二爷已回来，到了南台外面了，只怕等刻就要进来吧。小的也是听人说的。”芝龙听了，道：“我儿，你就带着几个出去接他吧。”郑森答应了，随即带了两个家人、二十名卫兵，往南台去接鸿逵去了。

这里芝龙把营房收拾了几间，专备鸿逵住宿，自己却专在中营等候。等来等去，等到傍晚，还不回来，芝龙却等急了，命人再去探听去。那人去不一歇，只见郑森从外面走了进来。芝龙便问道：“二叔来了吗？”郑森还未答应，便先向随从人使了一个眼色。众人会意，便都退了出去。郑森却走到芝龙旁边道：“二叔已回来了。原来这回清兵不是从京口渡江，是从天宁州渡江的，所以南京不守。此刻听说皇上已被囚在清营，二叔只同得户部侍郎何楷、户部郎中苏观生等，奉了唐王聿键到福建来，要想在这里正了大位，然后号召天下，图个中兴。此刻已经到了，今夜准备着营中歇息。明日便密邀了巡抚张肯堂来和他商议，一定可望。”芝龙听了，点头称是，便忙着命人再修营房。郑森道：“二叔说此刻还是秘密，营房只一样便好，不必另修上用的房子。”芝龙道：“晓得了，你今天忙得辛苦了，且去歇息去吧。”

阁老——从唐至明，皆称宰相为阁老。

大位——皇位。

表表——卓异；不同寻常。

郑森答应了，退了下来，便到自己一间营房中歇下，不提。

却说到得夜有二鼓时候，远远地望见来了一彪人马，芝龙忙命开门迎接了进去，再把中军门闭了，然后向唐王行礼请罪。唐王扶了起来，勉励了一番。接着大家相见，说些南京失守的话，不免叹息一回。即请唐王安歇，大家仍旧出来坐下。芝龙就问道：“明天请张公来，怎么样办法？”苏观生道：“我看只好强劫他，不怕他不从。”何楷道：“不好，他万一不从时，却不好办了。我看还是劝他好。”鸿逵也道：“就使他勉强从了，终非久计。我看去游说他顶好。”众人听了，都道不错，但是哪个有口辩呢？苏观生向鸿逵道：“这就要托老兄了。”鸿逵也无不可，于是大家商议停妥。鸿逵向芝龙道：“若说会宴去请他，他一定不来。此刻何时，还能饮酒吗？我想直说请他来议事吧。”芝龙道：“也可以。”说着，就叫人去请张巡抚去。不一歇家人回来，晓得张肯堂要来，于是大家等着。等到下午约三点钟时候，只听得鸣锣喝道之声，远远而来。芝龙晓得来了，便命人开门，迎接了出来。大家相见，接了进去。

见礼之后，闲谈了几句，芝龙便开言道：“今天相请，非为别事，因南京失守，有几个遗臣来到这里，所以请大人来，要求见大人。”张肯堂道：“如此很好，但是何人？”芝龙便把姓名官职说了。张肯堂道：“就请来相见吧。”芝龙吩咐一声，中军官去不一歇，只见有四五个人一齐走了出来，向张肯堂一一行了礼。芝龙都代为通了姓名，也有本来相识的，也有初见的，大家相让着坐下。张肯堂便问些南京信息，众人一一答了，张肯堂也叹息不已。鸿逵便乘机说道：“昊天不吊，国家多难，社稷无主。老大人宿受国恩，心忠王室，不晓得有何高见，救生灵于涂炭，挽社稷于将亡吗？”张肯堂仰天叹了口气，把手往膝盖上一拍道：“咳，兄弟世受国恩，岂不知报？但此责重大，不独此刻兄弟一个人难为，就使有人相助，然而社稷无主，政归何人？顶好有个监国，以维系天下人心，就易于为力了。”鸿逵听了，晓得他是有心人，便道：“人少固易集，监国亦易寻访。苟有近支王族，藏匿民间，即可立以监国；况且福建未遭兵革，尚称完善，老大人又掌握全国。据鄙见看起来，老大人却大有可为呢！”肯堂道：“谈何容易。第一，结集遗臣，就先要有德望的人才可；第二，访寻王族，也不容易，闽中虽不被灾，又有何益。况将来也是不能免的吗？”鸿逵道：“据鄙见看起来，老大人实是过虑。若讲人望，非是小弟贡谏 老大人人品、德行、文章、事业，皆为海内素所崇仰，就老大人一身已足以当之。若讲监国，此刻南京新破，诸王走避，何一不可监国？又不是登位，一定要嫡派的，此尽可使寻访。若十分无人时，小弟就也愿出力效劳，共图大事。若老大人失此不为，非独无人能为，就老大人恐也无再可为之日了。”肯堂听了，不觉起立道：“老兄所说的不错，兄弟自当努力。但监国之位，老兄属意哪个？现在何处？”鸿逵晓得已经鼓动了，便说道：“小弟也无成见，但晓得唐王避难在杭州，鲁王避难在台州，二王中，择一皆可。”肯堂道：“既然如此，就烦老兄一行。二王中哪个肯来都可，但要能做得事成，何一非高皇帝的子孙吗？”鸿逵晓得他心已坚，这才实说道：“实不相瞒，小弟本来恐怕老大人不肯协力相助，不敢相告其实。小弟从杭州来时，正遇唐王避难，已请了来这里。如今老大人肯

不吊——不幸之意。

贡谏——献媚、奉承。

助，社稷之幸了。”肯堂不等说完，便急忙问道：“当真吗？此刻在哪里？”鸿逵道：“如愿见时，小弟就去请来。”肯堂道：“何敢，只说在哪里，兄弟同得去见吧。”正说着，何楷已叫人去请了。

不一歇，只见四个中军官伺候着一个白面少年的唐王走了进来，众人一齐立了起来。唐王走进，立在当中，肯堂随着众人请安，唐王把身躬了一躬，忙命中军官请众人起来，众人一齐站在旁边。唐王道：“诸位大人请坐下吧。”说着，众人谢了谢，然后坐下，唐王却坐在正中。张肯堂先说了自己无状，然后又请了不迎王的罪。唐王谕慰了一番，再说些社稷不幸、皇室颠沛的话，不觉凄然泪下。众人也伤心了一回，还是芝龙先开口道：“今日之事，再无可言，只有请唐王暂监国政，以维系人心。诸臣不才，当共努力，以复高皇帝之天下。”众人一齐道：“是。”这才议定监国。肯堂恐怕久劳王躬，只得暂先辞了出来。回去之后，便把自己坐轿略改了改装做王轿，然后命福州一府两县，带了夫役人等，一齐到芝龙营中，接了唐王进衙歇息。然后行文各府各县，都命来省参见，又布告天下唐王监国的缘由。天下的遗臣故老，闻知监国在福建，来的人就不少。然后择日登监国位，受群臣朝拜。

过了几日，芝龙和肯堂商量，就请唐王正位。诸臣也有以为不顺的，无如芝龙想着推戴的功劳，不几日工夫，早已把即位的礼仪都议好了。遂即推唐王登了天子位，改元隆武元年，布告天下。于是大封功臣：郑芝龙封为平虏侯，郑鸿逵改封定虏侯、郑芝豹封为南安伯；把布政司衙门改作行宫，把按察使衙门赐作芝龙第宅。鸿逵的儿子郑彩、芝虎的儿子郑联，也都封做伯爵。芝龙一看，自己儿子郑森却没有封赏。到了次日上殿时，便奏道：“臣启陛下：臣儿今年廿一岁，在家无事，臣意要叫他来朝听候调遣，未知陛下以为如何？”隆武帝道：“卿子郑森，在南京太学时朕已晓得他的为人，因他不在外面任事，所以朕忘记了。明天卿带了他来，朕自封赏他。”芝龙谢了恩，退出来。到得次日，芝龙便带了郑森上朝。隆武帝便宣了前来一看，果然是个英雄，就问了几句话，只见他对答如流，更加欢喜，立刻就封为忠孝伯，御赐名字叫作成功，用驸马礼，管带宫中护卫。当下芝龙父子谢了恩，退朝下来，好不荣耀。从此人人都叫他作郑成功了，这且不提。

却说芝龙兄弟因劝进的功劳，一家之中都受非常恩典。过了几时，隆武帝还恐不足，更改封芝龙作平国公、改封鸿逵作定国公。凡朝中一切兵马大事，皆命二人掌管。二人见皇上如此，便也感激不尽，誓死图报了。那日也是合当有事，正值隆武帝赐宴，招芝龙去吃酒。芝龙道是时常如此，便仍旧穿好朝衣，跟着太监走到宫内。那日同吃的却是大学士黄道周和劝进功臣新授的户部尚书何楷、大学士苏观生等几人。芝龙一看，都是旧好，便大喜，朝见过隆武帝。帝道：“朕因连日烦闷，所以特招卿等小饮三杯，散散心怀。”芝龙谢了恩起来。因是宫内赐宴，不十分拘礼，芝龙便向众人闲谈了一回。酒席排了上来，隆武帝道：“今天诸卿放怀宽饮，不拘礼式吧。”众人齐谢了恩，然后就座。芝龙因常例赐宴时都是他首席，再没有别人加自己上的，因此照例走到首席去。不提防大学士黄道周也走了过来，大家都碰在一处，两人都不好意思起来。道周忙道：“老兄请坐。”芝龙也道：“老先生请坐。”道周道：“这原是老兄的座位，应该老兄坐的。”芝龙道：“岂敢，有老先生在，学生如何肯坐。”他口里虽然这样说，身子可不开，因为他想道：“这原是我坐的，他虽然是大学士，但我已封公爵，难道还坐他下吗？”道周也是这样想道：“他虽然封为公爵，但我大学士的实官总比他大，难道他

还敢坐在我上吗？”他两人心里这样一想，所以口里虽让，身子可不肯让。众人看见如此，只得出来劝解，因道周是皇上素来最敬重的人，而且实官也比芝龙大，随即说道：“既然如此相让，老先生就请坐了吧。国公就坐第二席，也是一样。今天皇上原说过不拘礼节的，请随便坐下吧！”芝龙听了大怒，口里却只得说道：“是的，原说是老先生过谦了。”说着走到第二席坐下，气忿忿地看着酒杯。那道周却只说声“占大”，便自坐下了。众人也一齐坐下。隆武看了，虽然不悦，却也不好袒护哪个，只好随他去罢了。当下芝龙不乐，饮了几杯，托言腹痛，起身告辞，谢过了恩，便一直出去了。一路上忿忿不平，到得家里，正在怒骂，只见一个家人走了进来，手里拿一张片。芝龙喝道：“做什么？”家人也不敢答应，只把片子呈上去。芝龙接来一看，写着黄熙元三个字，不觉把气平了一半，便问道：“他来了吗？”家人答应道：“是。”芝龙道：“请他进来吧。”家人答应着出去。

原来黄熙元是芝龙从小朋友，有十几年不见了。当下走了进来时，芝龙忙迎了起来，大家见礼坐下，叙了十几年的契阔。芝龙便邀他到自己书房中闲谈，问起十余年的所处，才晓得一向游学各处。芝龙便问起北京此刻作何神气，熙元连连摇头道：“罢了，罢了，我劝你还是退老林泉好，此刻的做官不稳呢！”芝龙道：“如何？”熙元便把耳目所闻见的战争说了出来，清兵如何厉害，如何不可当，说得神出鬼入。芝龙本不曾和清兵交过仗的，先前只道如何容易，及听得如此一说，倒有点害怕起来，追悔不及。熙元又说道：“若你们如此还好，若我们这等人，真是死亡无日了。”芝龙道：“如何呢？”熙元道：“我们这等人，随便逃到哪里，清兵一到，当时便杀，你道还可活吗？”芝龙道：“我们如何还好？”熙元道：“不是我取笑你，我实在看得多了，事到十分危急，降了便了。”芝龙道：“这倒没有，我们也没有这脸孔去投降。”熙元道：“有什么要紧，此刻降的人已不少了，你明天把《国朝名臣言行录》、《皇清尚友录》、《国朝先正事略》各书翻开来看时，难道都是满人？我看恐怕汉人还比满人多呢！”芝龙笑道：“却叫我哪里去看这等书呢？”熙元笑道：“此刻虽没有，后几十年、几百年，总一定有的，你到那时再看去吧。”说得芝龙也好笑了，随即问道：“你看万一不幸，我走哪条路好？”熙元道：“这随你愿意，伺候姓朱的死，愿意伺候姓爱新觉罗的降，只这两条路罢了。但是我看你文武都不象个成事的样子，迟早必败，这两条路走哪一条倒要先打算好了，省得临时匆忙，死又不死，降又不降的。”说着，哈哈大笑了起来。谁晓得芝龙倒被这几句话打动了心坎，想今天的事体，看去真的不象个成事的样子，便垂头叹道：“死降都罢了，只怕不死不降，真是苦呢！”熙元笑道：“你欲死我不管你，你要降却都包在我身上。”芝龙听了，也不理会，便把别话打开了。

到得晚上，芝龙因他是几十年的朋友，便留他在书房中和自己同宿，夜里谈天，便问道：“你日里所说的要降时包你身上，这话怎么讲？”熙元笑道：“有什么讲，你要降，包我手里罢了。你要降吗？”芝龙忙道：“没有，不过听你话说得蹊跷，道你有什么门路罢了。”熙元道：“实对你说，我此刻闲着无事，也要想图个出身。你若肯写了一封投诚的信给我，再给我三千两银子，我就替你去打个门路，连我自己也叨叨光，你有意吗？”芝龙听了不做声。熙元又道：“非是我劝你背主，其实此时无为了，你不可不早自打

点，到临头追悔无及呢！语云：识时务者谓之俊杰。你自己想着吧。”芝龙因被他几句话一说，从头一想，忽记起那年蔡善继招安谕帖有云“识时之士，择势而趋；识道之士，守死不变”几句。因想：自己本是海盗出身，幸而识时择势，得了这个好处，难道此刻还去守死，自寻苦吃吗？而且那谕帖又云：识时者杰，守义者圣，二者虽不同要，皆不外乎明之为怀”等语，真是不错，我们从海盗受了招安，已算识时之士了，此刻还哪里能够做什么圣？我熟察时势，真的还是归顺了好呢！想罢，遂点头向熙元道：“我倒可以照办，只是你能肩此重任吗？”熙元道：“话出在我口，我如何不能任？不能任时倒象我说大话，不然就是骗你三千两银了。”芝龙连连点头称是，随即写好了投诚的信，交给熙元。到了次日，熙元要去，芝龙命抬了三千两银子出来，送与熙元，只说是馈贶罢了。当下熙元告别芝龙，芝龙亲自送了出来，叮嘱再四，熙元竭力应承着走了。这里芝龙回了转来，便叫成功到了密室，把这事告之成功。成功一听，顿足道：“不好，父亲被骗了。”正是：

舌端妙语人人信，皮里春秋 若个知。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馈贶——赠送的财物。

皮里春秋——表面上不作任何表示而心里却有所褒贬。

第四回

弃唐王芝龙投敌国 亡隆武成功遭兵灾

诗曰：

兵燹无端匝地来，十家鸡犬九家灾；

人间何处桃源好？合向山中辟草莱。

却说成功听见芝龙投降，连连顿足道：“不好了不好，父亲被人骗去了。”芝龙道：“如何？难道他做骗子骗我银子不成？”成功道：“索性只骗银子也罢，他此刻人都骗了去呢。父亲只想国耻多少深，敌仇多少大，我们可是降得的吗？”芝龙道：“据你说也只错在于降，不在于叫他不叫他，怎么说骗？”成功道：“父亲既然晓知如此，但再想想看，此刻如欲翻悔却翻得来翻不来？”芝龙想了一想道：“有何不可。”成功道：“父亲如果翻悔不降时，如敌人把父亲的投诚书张扬了起来，甚至寄到这里来，那时就皇上宽典不罪父亲，也何颜立于朝中？”芝龙道：“我叫人去寻黄熙元如何？”成功道：“从何去寻？”芝龙道：“熙元我故人，或者不至十分孟浪。”成功道：“父亲此刻还以黄熙元为故人吗？”芝龙道：“怎么不是故人？”成功道：“孩儿所说被骗，正在此处。黄熙元哪里是什么故人，不过是大奸细、大说客罢了。”芝龙道：“这投诚是出于我意，叫他去替我想法，如何怪起别人来。他不过是要傍我一点余润，自己也好图个出身是真的，至于游说这倒没有。”成功道：“据孩儿看起来，不过是敌人的奸细罢了。父亲只想：一则从没有自己在那边，毫无根据就可以替人包办投降事宜？二则明臣投降的哪里都有什么门路？三则就打门路时，三千两银子够哪里用？只不过是替敌人做说客，故意说去打门路，好骗父亲的手书，又恐怕起疑，所以带着要三千两银子罢了。到书信入他手之时，投降便罢；不投降时，他只把书信一张出来，不怕你不投降了。”芝龙听了，也就将信将疑地道：“随他去罢了。他不是奸细时，我原也叫他投降；他是奸细时，他固是骗我，我投降也总一样。”成功道：“父亲如何说出这话来？敌人的大仇难道忘记了吗？”芝龙道：“有什么仇不仇，我只晓得生我者恩，死我者仇罢了。我若去投降他，难道不生我吗？”成功着急道：“父亲这样说是投降定了吗？”芝龙恼道：“定了又怎么样，你难道还要出首吗？”成功无奈，只得劝道：“父亲须念成败机关所系者大，若郑氏投降了，还叫哪个出战与清人抗拒呢？”芝龙道：“你愿死吗？”成功道：“孩儿非不怕死，但要死于得所，若因为战清人而死，实是死而无悔。”芝龙大怒道：“哇，走开，我不要听了。”说着立了起来，走出去了。成功无奈，只得走去见鸿逵，说起此事。鸿逵大惊，皱着眉头道：“这如何使得，我明天再带你去劝他吧！”成功这才稍为放心。

过了几日，有人递了一封信来，芝龙一看，是黄熙元的信，忙拆开来，看时，上略云：

弟奉命招抚福建全省，因与阁下旧侣之情未断，是以便道过访，乃阁下逆知天命，早自投戈，

兵燹（xī n，音显）——燹，野火。指因战乱所遭受的焚烧破坏等灾害。

匝（z，音哑）地——遍地。

孟浪——言语轻率不当。

余润——剩余的好处。

殊为可喜。尊函已转达本大帅。大帅览阅之下，深为嘉善，谓早知天意所归，豫作从龙之品，于阁下殊有厚望。使弟转达阁下：如能以福建全省来归，定即不次超擢。阁下有意，早自图之。

芝龙看了，且惊且喜，原来果是清人的耳目来招抚福建的，且喜得我待他不错；但是成功的识见真可以了，我不及他，可愧可愧！看官，原来黄熙元果是承了清廷的朝受来招抚福建的，他临行时又受了洪承畴的密谕，晓得兵精粮足的就只有芝龙一个，若收服了芝龙，其余的就容易了。加着黄熙元从小和芝龙做朋友，晓得芝龙为人没有什么主见，最易受骗的，所以假作也要投清的样子，才好出口。果然一骗就信，直把书信都写了，也就不怕他再翻悔了。所以后来芝龙还和洪承畴订密约，献仙霞关。这是后话，不提。

当下芝龙一想，这事要和鸿逵商量才好，遂叫人去请了来。芝龙便邀鸿逵到密室中坐下，说道：“非是我存歹心，实是此刻势无可为了。你看这封信吧。”说着把信给鸿逵看了。鸿逵道：“哥哥意思如何？”芝龙道：“我想同你商量怎么样才好得这福建？”鸿逵道：“罢了，我劝哥哥休了此心吧。我们受国家的恩也不浅了，如何可降。况此刻所倚赖者我们，我们肯出力还有可望；我们若也降了，那岂不是天下从此休了吗？”芝龙道：“非是我们不出力，实此刻势无可为了。”鸿逵道：“此刻何腾蛟方在湖南得胜，精兵数十万，圣上日夜想和他两地声援。哥哥若带兵出去，和他互应，天下事正有可为呢。况即使无可为，做臣子的人，也要竭力做去，才尽了人事。不然，难道无可为就不做吗？果然如此，天下也再无可为之事了。”芝龙听了不语。随后鸿逵又竭力劝了一番，芝龙点头称是，鸿逵这才出去了。谁晓得芝龙想来想去，终以为无可为，便也不再同鸿逵商量，自己写信给黄熙元去了。从此便时常写信来往，必有洪承畴的，也有黄熙元的。成功看见，便苦劝了几回。无如芝龙怎不听，也是无法。

那日芝龙上殿，隆武帝便问起出兵事体。芝龙奏道：“臣启陛下：招兵容易，粮饷艰难；此刻粮草空虚，无从发给，容臣筹有粮饷，再议出兵，也免得日后半路为难。未知陛下圣意如何？”隆武帝道：“朕问过卿几次，都是以粮饷为辞，到底卿筹饷筹得有没有，如何许久也没有影响？”芝龙惶恐奏道：“臣当即日从速设法筹措吧。”隆武帝道：“既然如此，卿等且退吧，从速为妙。”芝龙忙退了出来，从此又加上一层疑惧。不过得几日，隆武帝因上朝又宣芝龙问这事体。芝龙奏道：“非臣怠慢，实系粮饷无出。臣虽然筹了一点，又实不够，如何是好？”当时大学士黄道周立在旁边，就出班奏道：“臣启陛下：如果郑芝龙忠心为国，何难以忠义鼓动人心，岂一定要等饷齐。如饷一日不齐，一日不出兵；那一年不齐，一年不出兵；十年不齐，十年不出兵吗？这岂非芝龙怠玩国事。望陛下从严切责他。”芝龙也奏道：“臣才实不如下周，望陛下处臣以应得之罪，就派道周出兵。以忠义鼓励人心吧。”黄道周遂奏道：“郑芝龙既不肯出兵，臣愿往江西募兵，为陛下效力。”隆武帝大喜道：“卿肯如此，社稷有幸了。”当下众人退朝。过了一日，道周果然辞了隆武帝，带几个亲随人等一路上竖起招兵大旗，每有人来投营时，道周便以忠义之事相劝。来的人多半都流涕，誓死情愿不受粮饷，跟道周去杀敌。一路上来的就也不少，迤逦行来，点新兵时一共得了九千余

从龙——随从帝王创立帝业。

擢（zhuó，音浊）——提升，提拔。

朝受——朝廷授命。

人，连带来的就也不下一万。那时正值徽州受围，道周便带了兵一路望徽州而来。

那日正走到婺源地方，却正值清兵的大队到来。道周便传命立阵，和清兵开仗。无如新募的兵正是乌合之众，那里当得住久练之军。略一接战，便已死亡无数，清兵却重重围裹将来，众兵士被他杀得大败而逃。道周和总兵曹德、黄光辉，副将蔡璋、龙胜等，都被缚送往南京。那时洪承畴正做南都内院官，一见了道周，便来劝降。道周大骂道：“你这没廉耻的死奸臣，自己面皮厚，投降了罢了，还敢来劝我吗？”众人也一齐大骂。洪承畴大怒，命人把他关了起来。过了半月，竟被杀了。隆武帝听见，十分震悼，一想道周已死，芝龙不可靠，心下好生不乐。恰好何腾蛟遣人来请移驻湖南，隆武一看，此刻只有何腾蛟兵多可靠，随即派了苏观生往江西招兵，叫曾樱和郑芝龙在福建留守，自己随后也由汀州往赣州，以便和湖南来往救应。芝龙听见，忙叫百姓数万人遮道留住，不肯放行。隆武帝没法，只好暂歇在延平府。过了几时，军报越加不好，赣州被围，衢州已破，福建全省，人情汹惧。芝龙便和鸿逵商量投降，鸿逵不肯，成功也痛哭谏阻。芝龙只好暂止，却把防仙霞岭的大兵一齐调回，托言有海盗入犯，上了一封奏书，带着人马，往安平镇去了。过了几日，清兵从仙霞岭过关时，竟无一人防守，一直过来了。这便是洪承畴的妙计，不提。

却说隆武帝正在延平，一听得仙霞关失守，赶着起驾，不日来到汀州方才歇下。谁晓得清兵也跟着到来，随从人等一齐逃散。隆武一看，无可挽回，大哭了一场，自刎而崩。御史王国翰同儿子凉武、侍郎曹学佺等一班大臣，也都殉国而死。

当下清兵得了汀州，又分兵进取福州、章州、泉州等处。芝龙听见，连忙写了一封降表，也不同众人商量，竟自单人匹马去投降清营去了。成功一听大怒，忙走到鸿逵船上，一看，只见众人正在那里商量这个事体，成功一见便问道：“你的意思如何？”鸿逵道：“我看投降固然不好孤立却也不妙，最好能争回大势，即不能时也要先夺一个地方才好。你不晓得此刻福建各处已都被清人拿去了呢。”成功道：“我们且在这里过得几时再讲，一面叫人到各地方去结集遗臣，另图大举。但是一件：此处有我们，自不用说；东石村的事体，却如何？我们又顾此地的大局，不能够回去，怎么样好？”鸿逵道：“那边似乎不要紧。”成功道：“如何不要紧，清兵到处虏掠，我们不可也遭其害。”芝豹道：“这倒不会，芝龙哥哥既然投降清人，难道连家也不顾了？他若肯顾时，岂不比我们防备还要好十分吗？”众人齐道：“不错，这边且可放心。”成功无奈，只得罢了，心中却总觉得郁郁不乐。

到过了几日，隆武帝时的臣子路振飞、曾樱、刘中藻、张肯堂、邱进、金裕等一班文武一齐闻风奔集。成功便竖起勤王的旗号，招募兵勇，积屯粮饷，正想起兵。那一日忽见东石村家中两个老家人寻了来。成功晓得家中有事，忙命进来，只见两个老家人慌慌张张地走上前，请个安立起来道：“少爷不知吗？家中被乱兵抢了。”成功忙问：“老太太呢？”老家人道：“老太太归天了。”成功大惊道：“是病症？”家人答道：“没有病症，也因遭乱，自尽归天的。”成功一听，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了。看官，你道为何成功

婺（wù，音物）。

南都——明朝时称南京为南都。

母亲会自尽了呢？这一段事说书的可又要打岔了。原来郑芝龙虽然一向在外做官，他不过单身出来，并不带有家眷，老小仍旧都在泉州东石村居住。就是成功，也是崇祯十年时才带出来的。他家里本来就是大户人家，家产足有千万，可算得福建中第一户。芝龙的娘子又极其能干，把一份家私拿在手里，盘得一点也不漏，而且只有多出来，再没有少了的。所以这一份家私越挣越大。闲时又行些小善，一村中人就个个称好起来。到得唐王在福州即位之后，芝龙一家兄弟子侄都是公侯伯爵等，一家大小个个恩荣。那芝龙的娘子也封作一品夫人，把东石村的住宅也就改作十分的庄严规矩了。到后来，隆武帝驾崩，汀州城清兵分路进扑泉州府，人人危惧，只怕清兵早晚来时不免要受刀兵之苦，携老扶幼纷纷逃避的不晓得多少。芝龙娘子一听，心中害怕，想要逃避，家私太大，带着难行；要埋了起来，自己是有名的人家，又怕人来掘了去；就让带得出去时，不遇清兵，也遇乱民，家中除贴身几个丫环妇女外，只有家人夫役，再也没有一个亲人，日夜思想，左右为难。那日恰好接着芝龙的一封家信，说不要害怕，不日他自己也要回来，自有区处，这才稍为心安一点。谁晓得当日晚上，村中就纷纷传说清兵已到，泉州城受围，村中人纷纷逃避的不少。芝龙娘子大惊，忙把细软的东西收拾收拾，无如心中一忙，东西又多，竟不晓得从哪里收拾起才好，只得指点着丫环仆妇，一齐动手，直收拾了一夜，才收拾好十箱的细软东西。到得天明一打听，倒没有什么事体，多是出于人的谣言，心下才稍为放松，叫人去把自己的海船开了进来；到得村口，把一切东西都运到船上去，命人看守，然后安心住下，只等有急，便弃了这里想航海去了。从此村中便时有谣言，有的说城中打败，已投降了，有的说屠城了，有的说剿乡了，一日必扰乱了几次才止。

芝龙娘子被累得三日不睡，浑身倦软，只得略一歇息。忽听得满村中又哄闹了起来，从睡梦惊醒时，便忙叫人出去探听；那人还没有回来，只听得满村中儿啼女号之声和着鸡犬声，求饶声，怒骂声，杀人声，拆屋声，纷纷乱闹。心中大惊，只见家人喘吁吁地进来道：“不好了，清兵要来抢了，我们快走吧。”芝龙娘子听了，吓得浑身乱抖，话都说不出。众仆女丫环齐催着道：“快走吧，省得吃他杀了。”芝龙娘子这才问道：“我们船呢？”众人道：“在村口。”于是大家扶着出来，一步一挨地走到半路，可巧遇着一队满洲兵到来，一看有许多妇女在内，便哄的一阵跑过来，抢上便走。众家人哪个敢同他去争，都抱头鼠窜去了。等满洲兵去得远了，这才大家会齐一看时，男女老幼一共抢去了十五个人，芝龙娘子也在其内。众人齐道：“这便如何是好？”有几个道：“我们去集齐了人抢他去。”有的道：“罢了，你此刻虽然抢得来，但惹起他的怒，也集了大队来打时，便如何是好？如有我们太爷在这里时，便不怕他了。”一个老家人道：“正是，明天我们太爷回来时却如何回答？我想赶紧去赎了回来，还有可望。”有一个道：“好是好，但哪个同他去讲价去呢？”老家人道：“还能够讲价，不过问他要多少送多少罢了。横竖丢了几个钱就可以成事，譬如劫了也是一样。”众人齐道：“如此很好。”只是没有人敢去，推来推去，还是老家人道：“罢了，我拚着老骨头去讲讲看吧。”如是再走到家中，一看时，家中已满住着兵勇。众人不敢进去，只好到船上去等去。这里老家人一想，也不知众人被抢到哪里去，只得依着头先那一条路寻去，心想着逢人便问，总可以问到；谁晓得一

路上瓦砾满地，只有几口死尸，哪里有人？心中又是伤心，又是害怕，只得拚着老命走去。走了约有半里，只见前面一所大屋，老家人晓得是一个绅士姓林的住宅，便伸头一看，只见满地坐着兵勇，也有说笑的，也有饮酒的，却都是满洲话，一句也不懂，只得仍退了回来。恰好外面走进一个人来，老家人躲避不及。那人便道：“你什么人，来这里做什么？”老人家听了，才晓得中国人，便忙走了出来道：“小的是前村里姓郑的家人，因为来这里寻人。”那人道：“寻什么人？”老家人便把遇抢的话说了一遍。那人道：“这个吗——只怕寻不来。”老人家又把肯放出时情愿钱赎的话说了一遍。那人道：“既然如此，我且去商量看，还不晓得在不在这里呢？你且等着吧。”说着进去了。老家人在门外等了一歇，只见那人走了出来，道：“已商量过了，你说不论大小什么，每一个人一百两银子你肯吗？”老家人只得答道：“一百两倒可以，不晓得是不是都在这里？”那人道：“要在时便一起都在，要没有时，便一个也没有。他这原是一起的，这只说来往处在哪里，姓什么，有几个人，我同你访问去吧。”老家人听有，便把姓名、住处、人数一齐告诉了，然后那人去了不一歇就转来道：“都在这里，你赶紧去办银子吧。”老家人大喜，忙回转来到船上和众人说了，然后把行李中银子拿了一千五百两出来，和众人同拿到先前那个地方。老家人又去寻了那个人来，把银兑过点齐收了；然后和那人同到一处房中，把门开了，向老家人道：“我进去放他，你在这里叫，不可叫错，这关系非浅呢！”说着走进去了。众人向房内一看时，约莫总有二三百人，也无从晓得自己的人在哪里，只得照他的法子高声喊叫，果然每喊必应，应了随放出来。房中所关的人看见他赎出去，个个羡慕，恨不能也叫自己的人来赎才好。恰好叫到主母的名字，连叫几声，无人答应。有一个仆妇，忽记起道：“不错，主母不在这里。我记得我们来时，主母被一个黑脸孔的人背到那一间去了。”说着用手一指道：“那里便是，此刻还不晓得死活呢？”老家人便问那人道：“如何我主母却在那里？你去把他放出来吧。”那人一听，连连摇首道：“这却难，他的意思你们不晓得，他是要你主母做压寨夫人呢，所以才把她带到那里去的。这如何能赎得？”老家人着急道：“我们来赎，原是要赎她，如此说时可怎么样？”那人道：“这有什么法子。”老家人不得已，只好苦苦地哀求。那人被求不过，只得说道：“且去说说看。”说着走往那边去了。不一歇，喜冲冲地走来道：“且喜得可赎，你再去备一百两银子来吧！他因为你主母倔强不肯服从他，所以不十分欢喜，但总要比别人两倍才可以放去。你快去拿银来，如等他追悔起来，又不好办了。”老家人大喜，正欲走时，那人忽又向他耳边说道：“我实告诉你，你主母已被他玷污了，此刻还只管啼哭。你快赎回去吧，再回去时，你自己想法替他圆圆吧。”老家人道：“既然如此，此事宜快不宜慢，我去取银子时，只怕又变了卦。我索性把一人押这里为质，先把主母带回去吧。”那人道：“这倒可以。”老家人随即把仆妇中拨了一个为质，然后命几个仆妇去把主母背了出来。只见满面泪痕，和着血痕一条条的铺满，虽然众人一齐被虏，倒是她最苦了。于是众人都一齐到得船上，把芝龙娘子放在舱中，安慰了一番，然后再拿了一百两银子去赎了仆妇回来。谁晓得芝龙娘子回来之后，不言不语、不茶不饭地只管愁着，任众人苦劝了几次，也是如此。到得晚上，乘众人都睡了，不防备着她却独自走到舱面，把篷索拉了一根打了个圈，竟自缢死了。到得次日，众人起来，不见了主母，一看舱面时，却高悬风篷索上，急忙去解下来时，已四肢冰冷了。众人没有主意了，

只好草草殓了起来，一面老家人忙去报与芝龙得知。正是：

白玉有瑕何面目，孤魂无恙旧家园。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为国耻树旗全大义 痛母恨定盟双复仇

诗曰：

公仇私恨两相因，百丈愤氛屈不伸；
为抱孤心穿白日，敢将大义绝慈亲；
头颅可劫身难劫，东海能填志不填；
万不幸时沙场上，与君同化作青磷。

却说那家人来到安平镇总兵官衙问一问，说都在船上，走到船上问时，才晓得芝龙不在这里，只有成功在船上。老家人到成功船上，见了成功，说了这事。成功大哭了起来，众人也都伤心落泪，哭了一歇才止住了。成功又问了详细缘由，老家人一一告诉了。成功大怒道：“清兵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我若不报，何颜立于天地之间！”遂问鸿逵道：“我们先回去把些家事料理清楚，再到南澳去会齐吧。”鸿逵道：“也可以。”于是成功、鸿逵等乘了两只大海船来到泉州，便先命人到家中探看情形，去不一歇回来道：“家中贼已退清，只房子被他烧了。”成功道：“咳，可惜！房子倒不要紧，只是他去了，我此仇不晓得几时才报得了。”说着，就和鸿逵带着几个随从走上岸来。一看，遍地瓦砾，有几家烧不尽的房子，只剩几枝屋椽，孤立在天之下；林木阴中，鸦雀成群的聒噪；每到一地方，地下草都挨着身上，一望数里没有人烟。成功看了，好不惨然，便问家人道：“此处从前的人家难道烧尽了吗？”家人道：“有的不烧，却早不待清兵来时便逃走了；所有不走的，不是掠去便是杀死，所以此刻没有人了。”成功道：“既然如此，老太太的灵柩却放在哪里？”家人道：“贼人未退时放在船上，到贼退时，我们家中剩下残屋几间，小人们便把她放在那里了。”成功点头向鸿逵道：“我们郑氏家世清白，父亲不幸被他骗去，也无足惜；我母亲却不可使她含恨地下。”鸿逵道：“如何做法呢？”成功道：“我有法子。”说着就同众人一起来到家中，只见墙颓瓦缺，青草满庭；走进后面时，还有五间一排的房子不曾烧去，成功母亲的灵柩就在当中一间。成功一见，又大哭了一场。然后旧家人都出来求见，成功点了点头，便命人去备了上等棺木一口，衣服等物都要讲究。原来成功来时，早已请了一个日本的医士来。到了次日，便把棺木撬开，一看时，他母亲面目如生，一点不坏。成功流泪道：“一定母亲身体不洁，所以如此。”随即叫日本医士把尸首取出，衣裳解开，身上身下，一起洗净；然后把小刀向腹上一划，肚皮裂开，随即把肚肠取出，向盆中一一洗洁，仍旧纳了进去，把药线缝好，仍旧棺殓起来；然后叫人去旁近山上捡了一块地，把棺木葬埋了，哭奠一番，下了山来，仍旧上船，一直往南澳而来。

原来南澳系是一镇，从前芝龙曾做过南澳的总兵，所以南澳镇中的人多半是郑氏手下的人，此刻还未被清兵夺去，成功把船一直开往南澳而来。不一歇已到南澳，收船泊岸。镇中各将士听说郑鸿逵、郑成功到了，都慌忙出来迎接。成功看时，却是参将陈大猷、游击黄克功、守备苏茂、千总章琳、黄梧等一班旧将，心中大喜。大家相见了，同到陈大猷衙中歇下。到过了几

聒（gu，音郭）噪——吵闹，声音杂乱。

日，隆武帝时文武各臣，也都陆续会齐来了。成功便请到陈大猷衙中相见。成功开言道：“今日会议，本为商量国事而来，但此刻之事，别无可言，只有大家卧薪尝胆，共图恢复才是。”众人齐应道：“但凭阁下吩咐。”成功道：“小弟之见，南澳地方太小，且把厦门拿来，再图大举，不晓得列位以为如何？”黄克功道：“好极，阁下如欲取厦门时，小弟愿往。”众人也一齐道：“愿往。”成功道：“各位肯如此，小弟何忧？但出兵也要选将，且等明日再定哪位吧。只是还有一件，此刻各事无主，难以团结，小弟之意，等厦门得了之后，设立一盟，不晓得列位肯辱临吗？”众人齐道：“愿意同盟。”成功大喜，称谢了各人，这才散去了。

当日夜里，成功忽然记起一件事来，便命家人出去，到自己营中赶造两面大旗，要杆高三丈，旗阔八尺，长一丈二尺，两面一样，限明天要用。家人答应去了。成功便和陈大猷商量，自己暂借参将的软印，做个元帅，请鸿逵做个监军，率领着众人齐到校场上操演选将。众人一听是要往攻厦门，便个个想抢这个头功，抖擞精神，只等着操选。到得一早，成功和鸿逵二人先到演武厅上坐下，然后命人去自己营中把造成两面大旗抬了来，插在当地。众人看时，这旗比寻常的格外高大，上面却只白布，也不作画，也不写字，不晓得什么意思，也不晓得怎么样比较法。正在纳闷时，成功却传下令来道：“本帅今天要选德义兼全、智勇俱足上将二员，以备大用，非独为攻取厦门计。所以特设此两面大旗，有人能将大旗挟起，飞舞三遍，进退自由，仍插原处的，可上前把旗上应写何字，启上本帅，如果不错，便合为选。所写的字只要合于此刻军中所用的便可，只要写来有理罢了。”众人一听，一个个伸舌摇头。有的有力气的，又没有见识，不晓得应写什么；有的有点见识，想出几个应写的字，又没有力气。大家正在为难，成功一看便又说道：“本帅所讲应写的字，不过是此刻军中所用的，并不是考文可比，诸位之中难道就连这点见识都没有吗？”说声未了，只见左边走出一将来。成功一看时，是千总罗孝德。只见罗孝德向上打了一躬，道：“末将只道元帅所选，要笔墨精通的，所以不敢应命；若只要此刻军中应用的，末将却可以来得一二。”说着，把当地的旗拔了起来，高举过额，左盘花、右盘花，旋风也似的舞了三遍，背着风走了下去，又迎着风走了上来，把旗仍旧插好，走上前来道：“末将之意，一面要写‘千人同德’；一面要写‘万众一心’。”成功道：“这是营中所应用的吗？”罗孝德道：“正是，军中常用都是如此。”成功道：“本帅原说要此刻军中所用的，如何却说常用来。”罗孝德道：“哦，一定要此刻军中所用的，平常用不得的吗？”成功道：“正是，你有吗？”罗孝德摇头道：“这却难，哪里来这么凑巧的字。”成功笑道：“只你没有罢了，如何见得没有呢？”罗孝德没法，只好仍旧打了一躬，退下去了。只见右边也走出一位将官，走上前来打了一躬，道：“元帅，末将愿来应命。”成功看时，三缕长须，一双秀目，正是守备苏茂。只见苏茂打了一躬之后，退了下去，把左边一面大旗拔起，左盘花、右盘花，前护领、后护领，扫地摩天，舞得呼呼乱叫。舞完，两手执着旗杆，迎风背风各走了三遍，进退如飞，大家一齐喝采。苏茂把旗插好，走上前道：“此刻功莫大于杀敌，义莫大于报仇。古人云：太上玄德，其次立功。又道大义所在，虽死不避。末将之意，宜写‘杀敌立功’、‘舍生取义’，不晓得元帅以为如何？”成功点头道：“将军之言不差，虽字面不妥，然而意思甚好。”便叫人：“把他记入上将吧。”苏茂叩谢了起来；正退下去；只见左边走出一员大将，豹目虎

头，面如锅底，身高八尺，全身黑盔黑甲，走上前来；正欲施礼，只见右边也抢出一将，面如赤血，发若丹砂，全身红色盔甲，张着血盆大口，抢前来道：“让末将来应命。”那黑脸将一听见忙道：“末将先来也，当先往。”说着便走。那红脸将就要追，成功慌忙叫中军官传令道：“左边一位将军取左边旗，右边一位将军取右边旗，以免争夺。”二将听了，才分开去拿旗去了。成功看时，原来黑脸的是前哨千总万春，红脸的是右营千总王毅。当下两人各把旗拔起飞舞，两边只听得风响，连人也不十分看得清楚了。舞了一歇，哪个肯让？你看我，我看你，大家不肯歇，就只管舞了下去。左边诸将中就有一人向万春道：“好了，你不用舞了，你不见他们吗？快走三遍就好了。”无如他正舞得高兴，耳边只有旗声风声，哪里能够听见人声？还是王毅先记起要迎风的走法，先跑了下去。万春才记起，便也跟着跑了下去。那王毅却已折转身跑了上来。万春着急，恐怕跟不上，蓦地一跳跳到，但却险些跌倒，忙把旗柄支住。刚才立好，王毅却又跑了下去。万春急欲折转身再跑，成功忙传下令来道：“两位将军不用跑了，上前来见吧！”两人听了，这才把旗插好，走上前来。成功道：“二位将军的英勇，本帅已晓得了，如今且把旗上当写什么字说来罢。”二人听了，想了想，王毅先说道：“一边写‘报仇’，一边写‘雪恨’吧。”成功道：“不好。万将军呢？”万春道：“末将之意，也是如此。”成功道：“也不好，还有没有呢？”王毅道：“‘勤王’呢？”万春道：“‘杀贼’呢？”成功笑道：“罢了，将军的英雄本帅已晓得，虽不能充上将之选，却可以做个骁将。”便叫人把二人记作骁将。二人叩谢退下去。左边又转出一员大将来，成功看时，是先锋营副将李有德。只见他打了一躬，左手拔了左边的旗，右手拔了右边的旗，旋空飞舞，蓦地一跳，约有二丈余高，落了下来，盘旋乱舞了一阵；又到校场上圈了三圈，才把旗插好，气不涌出，面不改色，众人齐声喝采。李有德便走上前来道：“末将如何，可充得骁将吗？”成功道：“可以充得。”便命人把李有德也记上了。李有德大喜，叩谢退下。成功一看时候不早，方欲传令收旗，却见游击黄克功走上前来，道：“末将也来应命。”成功点头笑道：“黄将军必有可观，请吧。”黄克功答应着走了下去，把旗拔起，双手握固，就地舞了起来，舞完也走了一遍；然后把旗插好，走上来向成功道：“末将愚见，为国家大事，与敌人敌，宜写‘与敌致死，为国尽忠’八字。元帅以为如何？”成功点头称善道：“将军可以充得上将了。”遂叫人把名字记上，然后将两面大旗收起，操演各兵勇。只见一队队刀枪映日，一行行旗帜迎风；鼓声起时，百万健儿如虎；刀头指处，万千小丑如蟻；比剑经则闪电轰雷，论枪法则你颠我割；刀牌滚滚，火炮隆隆，旗开处擒贼擒王，箭发时射人射马；各人逞勇，好不威风。正是：

壮气直吞云梦泽，雄心若望单于台。

当下把各兵勇一一比较过，挑选了二千步兵，四百马兵，往攻厦门。命骁将李有德做先锋，带了五百名步兵，一百名马兵，先打头阵；黄克功做中军大将，苏茂中军副将，带了一千名步兵，二百名马兵做中队；王毅、万春二人带了五百名步兵，一百名马兵做后应；另外挑了五百名步兵，一百名马

割(zh ,音渣)——同“扎”，刺。

云梦泽——古代大湖泽的名称，据传在今湖北省境内。

单于台——台名。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汉武帝时领十多万官兵与匈奴人在此作战。

兵，叫罗孝德带了做游击，来往策应。当下挑选已毕，成功、鸿逵起身回衙。这里各人也都散了回去，收拾军装，准备着明日出兵，不提。

却说这厦门守将方丙，乃是清朝派来的，他手下有精兵五千，和一参将、两游击守住厦门。这参将名陈森，游击一名刘戎万，一名邓飞鹏，他三人都是明朝旧将，虽然服从着方丙，却是无可奈何的。那日正值无事，方丙便请了三人来一同饮酒，饮到中间，忽然中军官进来报道：“有探子探得唐王所封的忠孝伯郑成功，在南澳起兵勤王，此刻派南澳游击黄克功带兵前来夺取厦门。”方丙道：“晓得了。”中军官退出之后，方丙向陈森道：“明朝势已如此，他们这般人还不识天命，妄动干戈，这不过自取其死罢了。你看我明天杀他吧。”陈森也道是。当下大家散去。到了次日，方丙带兵上城，命城上多加灰并砖石，以备守御。到得正午时候，先锋李有德的头阵先到，叫门讨战。方丙叫人把灰石抵住，然后带着陈森、刘戎万、邓飞鹏三人披挂上马，领了一千兵勇，大开城门，放下吊桥，一拥而出。李有德看见，忙把阵势排开，两边各射住了阵脚。李有德提了一枝梨花枪，匹马出阵，大骂讨战。方丙一看见，李有德淡黄脸，扫帚眉，满嘴刚须，一双豹目，气象威严；不敢轻敌，开口问道：“哪位将军去取此贼？”说着，有一位少将跃马出阵道：“小将愿往。”方丙一看，不是别人，却是自己爱将林彪，便道：“来将不凡，须要小心。”林彪道：“相貌虽好，真本事还不晓得如何呢？”一边说，一边提把大刀，匹马跑出，和李有德对通过名姓，策马交战。不上三合，林彪便晓得李有德力气过人，虚砍一刀，心想逃走。李有德晓得他的意思，忙把枪盘住，一点也不肯放松。林彪心慌，也不顾死活，策马便走，被李有德追上，一枪正刺中左腿上，坐鞍不稳，跌下马来。兵勇忙上前捆了。李有德又策马讨战。方丙大怒，向邓飞鹏道：“你去战他，务要取他首级前来。不然头一阵被他得了利去，我们还能够做人吗？”邓飞鹏答应着，提枪出马。他一向是认得李有德的，晓得自己本事不是对手，无奈上命差遣，身不由己，只得走出阵来。李有德一见是邓飞鹏，便大骂道：“杀不死的无耻东西，你也来见我吗？”邓飞鹏满面通红，又不好回转去，只得勉强答道：“有什么不好见面，如今正要来取你首级呢！”李有德大怒，暴躁如雷道：“可恶，你也敢来和我比较！难道忘记了铁枪李有德吗？！”说着，举枪便刺。邓飞鹏也举枪相还，战了十余合，邓飞鹏看看要败了下来，忙把李有德的枪架住；道：“且住，我有话讲。”李有德把枪握住，道：“快讲来。”邓飞鹏道：“实对你说，我在此地也非得已。你不要迫我，我能献城。”李有德道：“难以相信，限个时候来。”邓飞鹏道：“三日之内。”李有德道：“可以，你去吧。”邓飞鹏道：“我却还要杀一阵呢。”李有德会意，当下提枪又战了十余合，邓飞鹏大败逃回。李有德这边也鸣金收军去了。

方丙回到城中，心中疑惑，到得晚上，便叫邓飞鹏来问道：“你今天阵上和李有德打语，是说什么？”邓飞鹏道：“末将战他不过，想用软语劝他投降，他死不肯从，只得罢了。”方丙道：“这且罢了。只敌将骁勇，既不能降他，又不能胜他，如果明天再战再败时，却如何是好？我看明天还是守城好，不要和他再战了吧。”邓飞鹏道：“末将看来，明天只怕不是他来了。一则他今天辛苦，明天也要歇息；二则他是先锋，只管打头阵，如今他头阵既得了利去，明天自然要别人来了。但南澳勇将，末将晓得，只有他一人。

明天他若不来，正可报仇。古人云：‘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大人以为是吗？”方丙点头称是。当下邓飞鹏退了下來，便請了陈森、刘戎万二人來商量獻城法子。二人也是心懷忠義，又素來大家心照的，所以一說就同商量定，寫了一封書信，捆在箭上。邓飞鹏拿來插在箭壺中，借巡城為名，走到西北角上，映着月色，远远看見黑影數條，在護城河對岸來往。邓飞鹏曉得是敵營的夜不收，却假意說道：“對面什麼東西，莫不是奸細吧？”眾人道：“這是敵營的夜不收，管他則甚。”邓飞鹏道：“不可不防，你們且射他几箭。”眾人听了，把箭向對岸射去，却因弓力太弱，到護城河中墜落了。邓飞鹏道：“你們射不到，讓我自己來。”便叫跟人把自己雕弓取來，向壺中取出那枝箭，搭在弦上，覷准對岸，“飀”的一聲，直越護城河而過，自言自語道：“雖不射死，也吓走他。”說着，自下城去了，不提。

却說李有德當日戰勝之後，接着黃克功中隊把大營扎下，便把林彪解上。黃克功將李有德記下一功，李有德又把邓飞鹏投誠約定獻城的話說了一遍。黃克功大喜道：“如此很好，此事如成，你又是一功了。”到得晚上，只見夜不收把一枝帶信的箭送了上來。黃克功把信拆开一看，上寫道：“今日一戰，方丙已震君威名。來日可遣面善而勇者來，待誘得彼上鉤時，無論如何鵬皆能令其不能入城；惟其逃路則貴主將不可不設伏，千萬千萬。”

黃克功看了大喜，便叫李有德來，把信給他看了，定下計策，各人分頭去了。到了次日，方丙披挂已畢，同得陈森等三人來到城上一看，只見來討戰的是一員白面將軍。方丙便問道：“此人是谁？本事如何？”刘戎万等都曉得是守備苏茂，本事厉害，却故說道：“末將都不認得，只怕是无名的將官吧。”方丙心想討便宜，便對眾人說道：“你們昨天都辛苦了，今天這個看我親自取他，你們只要替我掠陣吧。”眾人答應着，心里暗笑。當下把城門開了，放下吊橋，一彪人馬走到戰場上。方丙一馬當先搶到當地，兩邊對通過姓名，兩馬相交，刀槍并举，陣后面戰鼓擂得轰也似的响。原來方丙因昨日交戰情形，也疑邓飞鹏，所以把他帶到陣上，誰曉得他眾人都是通同一氣的。當下戰了十餘合，方丙哪里敵得過苏茂？只累得浑身是汗，遍體生津，心里想走又走不出，無奈勉强再支持了十餘合，虛砍一刀，勒馬便走。苏茂不舍，緊緊追着。看看來到自己陣前，邓飞鹏早定下了計策，出兵時全是几个人，手下的兵馬先已說明，到方丙逃回時，一聲令下，万弩齊發。方丙叫聲：“不好，反了！”忙撥轉馬頭，望左邊便走。苏茂也緊跟着追來。正走有半里多路，只見前面一員大將立馬當先。方丙看時，不是別人，正是驍將李有德；心中一慌，被李有德一槍刺在左臂上，大叫：“痛煞我也！”“啞啞啞”一聲，刀已跌落。被苏茂赶上，把勒帶一提，捉過馬去，然後把手下几十名兵勇殺散，奏凱回來，迎着大軍，一齊進城招降了。方丙手下的兵勇隨着陈森等三人進來，見過黃克功，慰諭了一番，把方丙、林彪兩人解到南澳。成功大喜，把二人都斬首。号令過，然後命陈大猷守南澳，自己領了一班文武大臣，往厦門一路而來。

到了次日，船抵厦門口，黃克功接了進去。大家見過之後，成功命陈森等三人暫且仍舊原職，不提。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此句见于《后汉书·冯异传》。东隅：东方日出之地，喻时间早，有开始之意。桑榆：反之。此句比喻开始虽有失，最终还会有所收获。

夜不收——巡夜之人。

过了两日，成功便命人到演武厅上，设下了高皇帝神位，然后率领文武百官，都到厅上设盟立誓。在厅前竖起了前日的两面大旗，一面写“与敌致死”，一面写“杀父报仇”。咄，看官，郑成功竖起这面旗，岂不是大逆不道吗？咳，不是，不是。大凡一个人都有一个志，虽大小不同，而都一抱此志便不可拆，所以有“匹夫不可夺志”之言。但这志中有大小，果然所志者大，那小的便自然不要紧了点，所以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但说书的说这句话，看官可又要驳了：“君父大伦，如何可说小德？”这不是这样。君父大伦，若和别比较，自然无与为敌；若和社会比较起来，真是渺乎其小。这缘故是君父乃一人私恩，社会系天下公义。成功抱了天下公义之志，自然便一往无前了。区区君父，何足道哉！

闲话少提，却说郑成功率领众文武百官，朝过了太祖高皇帝神位。成功开言道：“天下丧乱，帝室无主，诸君同是明朝旧臣，谅都心怀恢复。本帅也是世受国恩，力图报效，不幸家父芝龙，忘耻投降；本帅虽然心痛，但迫于天下公义——”说到这里，指着那面旗道：“所以立此，以见本帅不私于父。”众人称谢。成功又道：“至于清人，是我仇敌，就本帅家里也受其灾，况有天下的大耻！所以那天立了两面白旗，试看本帅之心与诸君同否？所喜诸君也都深知本帅之心。今日诸君都在，愿设一盟，同心合力，共图恢复。社稷虽然无主，高皇帝神灵不远，都鉴大家之心。”众人一齐答应。成功把两副盟书拿出来，众人一齐写名字，一张在神座前焚了，一张藏了起来。大家跪下立了誓，起来对作一揖，然后退出。正是：

拚把头颅争社稷，流将颈血换苍生。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见于《论语·子张》。逾闲，逾越礼法。意谓君子在大德上不可逾越礼法，在小节方面可有出入。

第六回

朝永历诏封延平公 顾福京失陷厦门岛

诗曰：

海上飘流久，孤臣数岂穷？

天涯朝故主，耿耿此心衷。

却说当下设盟之后，各人散去，成功便日日在校场上操练士卒，积屯粮草。远近闻风奔集的人就不少，文的如吏部侍郎张国功、吏部主事叶翼云、兵部侍郎杨德用、翰林院侍读钱翼等一班人；武的如都同邱进、守备金裕等一班人，都来厦门和成功做一处，成功却仍旧用隆武的年号。

光阴似箭，转瞬过了一年，正是隆武四年。一日，大学士路振飞、曾纓两人向成功道：“我们辛苦艰难，都为着明朝的宗社。先帝虽崩，这大任却都寄我们身上。此刻天下杂乱，人心不一，我想我们要把隆武四年的历日造好，颁发各处，一则也显得明朝未亡，二则也使人有所归向。你道是吗？”成功道：“很好，但我每日都没有闲空，就拜托两位老先生办这事体吧。”二人答应着，率领着五官正、阴阳生、天文生等人员推测去了。不几日，把时宪书草好，用文渊阁的印印了出来。颁行各处之后，那日成功正在衙中歇息，却有光禄寺卿陈士京叩门求见。成功延了进来，寒暄过，陈士京开言道：“自古道‘国一日不可无君’，元帅劬劳皇室，忠心可贯日月，但终久如何呢？”成功道：“这本帅也不能顾许多，只好凭着寸心做去罢了。”陈士京道：“不然。常言道：‘蛇无头不行’。就让元帅凭着一片忠心，不论君在君不在；然而人心不齐，那能够都象元帅一般？若没有依靠，叫人无所指望，如何肯出力呢？”成功道：“事果不错，但阁下属意哪个，莫不是要推戴吗？”陈士京道：“小弟何敢作此想，此刻天下大势已是如此，所要紧的是同心合力。先帝在日，和监国鲁王不睦，所以元帅不愿奉鲁王，这也罢了。但永历即位于肇庆，如今已是二年；鲁王监国于台州，如今也有四年。元帅不能叫二王合一，却另外替先帝立国，虽是为先帝起见，然其如天下大计何？果然如此下去，自己先已纷争，何能挽回大局？设有万一不幸，不但元帅无以见先帝于地下，就先帝地下之灵，亦有何面目见得高皇帝呢？”成功道：“阁下之言不差，但一则此地的文武都是先帝的老臣，难强以奉他主；二则本帅也是以奉先帝之名召人，为何此刻可改了题目？有此二难，所以本帅也就不肯改变了。”陈士京道：“元帅所虑固是，但若依愚见，亦可挽回。此地文武虽是先帝老臣，但若劝以大义大势，使他晓得非合一不可，谅来各大臣明白，就也不至于抗拒。至于元帅起事，虽因先帝之名，众人归附；若此刻各文武都能和二王合一，难道元帅还怕什么吗？”成功听了不错，道：“据阁下意思，宜和哪一王合呢？”陈士京道：“最妙是三处并合，如不能，还是和永历合好。一则已正大位，布告天下；二则鲁王和先帝也不便，有点

五官正——五行之官，即木正、火正、金正、水正、土正。

时宪书——即历书。清代因避高宗（乾隆帝）弘历讳，改称“时宪书”。

文渊阁——内阁之一，明代设置，为贮藏典籍和皇帝讲读之场所，由大学士掌管。

延——请。

劬（qú，音渠）劳——劳苦，劳累。

难合。元帅以为然吗？”成功点头道：“阁下所说不错，等本帅明天和众人商量吧。”当下谈了一歇，陈士京起身作别。

过了两日，成功便请了路振飞、曾樱、钱翼、张国功等一班文武大臣来，将此意说了，然后又论天下大势不可不合。众人听了有理，也都愿意。成功大喜，和大家商量好，写了一封奏折，备了十船贡礼，命陈士京解了往肇庆去朝见永历去。看官，你道永历是哪个？待说书的把他表表，也免得看官们疑惑。原来神宗皇帝时有个嫡孙，名常瀛的，封做广西桂林郡的桂王。后来常瀛死过之后，他长子安仁王由援袭封，未几也死。常瀛的次子由榔便袭了桂王的封爵。恰好隆武帝驾崩，汀州报至，总督尚书丁魁楚、侍郎瞿式耜、巡按御史王化澄、吕大器、宗室朱容藩等，共议推由榔监国于肇庆。还没有几时，江西赣州府也被清兵打破。桂王害怕，就听了太监王坤之言，出奔梧州；后来还是瞿式耜、丁魁楚等坚请，才还了肇庆即大位，改元永历，以明年为元年。那时隆武帝故臣、大学士苏观生也在广州府立了隆武帝之弟唐王聿璠为皇帝，改元绍武。永历帝一听，忙命给事中彭耀、主事陈嘉谟，赍了敕书往谕唐王，叫他速去皇号，以免一室纷争。苏观生大怒，不但不听，竟把二人杀了，命陈际泰带兵往攻肇庆。永历一听，也叫兵部右侍郎林佳鼎率师抵御。半路上相逢，大家开仗，林佳鼎乘胜追到三山口，却遇着伏兵，大败而死。苏观生大喜，以为无事，便也不作准备。清兵下潮州、下惠州，他一概不晓得；直到清兵进了广州府东门，他才晓得大势已去，要救就也无及，只好自缢而死。唐王慌忙缒城而走，也被清兵捉住自尽了。唐王既灭，永历大惧，又听了王坤的言，仍旧奔往梧州。大学士瞿式耜挽留不住，只好随后跟去，及到了梧州，永历帝却又往平乐去了。瞿式耜无奈，只得再赶上去，追着了永历帝，然后随驾到桂林驻蹕。清兵已一路直杀进来，攻肇庆、攻高州、攻雷州、取平乐、破浔州、取梧州。永历帝大惊，和着武岗镇刘承允等人逃往全州。瞿式耜苦谏不从，只好与总兵焦璉等留守桂林。恰好清大兵至，先有数十骑兵马从文昌门入城。瞿式耜正在城楼上，一看，忙命焦璉抵御。焦璉答应着，挽起弓连射倒了几个。城门已闭，清兵跑上城来，挟着马跳下去了。焦璉大怒，率领着三万名兵马直杀出去，清兵数万围了将来。瞿式耜叫百姓都上城来，鸣金击鼓，声震天地。焦璉从左边杀进去，从右边杀出来；从前面杀进去，从后面杀出来，来往冲突，如入无人之境。从寅时战到午时，清兵大败了一阵，尸横遍野，血流成渠，人人胆落，不敢再来了。

谁晓得桂林虽然获胜，永历却又被刘承允迁往武岗州去了。瞿式耜上书苦谏不从，只好罢了。过不几时，清朝又命恭王孔有德、淮王耿仲明、治王尚可喜三人，率领着大兵由湖南进攻全州，又逼桂林。大战了一阵，杀死清兵数万人，就乘势复了阳朔、平乐等处，又复了梧州、浔州各处。这边正在恢复，清兵却又陷了武岗。永历帝奔往柳州，幸而督师何腾蛟又败清兵于全州。清帅乌金王来围桂林，又被何腾蛟、焦璉等三面出兵，大败而去，追杀了二十里，才把军声振起。到得永历三年，清总兵金声恒反正得了江西全省；

耜（sì，音四）。

赍（jī，音基）——以物送人。

敕书——皇帝任免官吏的诏书。

缒（zhuì，音坠）——用绳子拴住人或东西从上往下送。

反正——指从逆的官兵弃暗投明。

接着提督李成棟也来归诚，便又得了广东全省。李成棟请永历帝返肇庆，以肇庆府衙为行宫。这便是永历帝的一段情由，搁下不提。

却说永历二年十二月，陈士京往肇庆朝见过永历皇帝，到了第二年才回到厦门，宣读诏书，封郑成功为延平郡公。成功谢恩起来。从此便改称永历年号了。到了永历四年，成功把兵马都练得人人壮勇，个个精强，粮草如丘，器械山积。成功一看兵马已经可用，南方又正多事时候，清兵都调往两广，省中空虚，时机如此，不图何待？当下便和各大臣商议停妥，择日到校场上选了八万精兵，万余员上将，叫骁将李有德做先锋，王毅左副先锋，万春右副先锋；大将黄克功做前军大将，李彬、罗孝德副之；苏茂为左军大将，陈肇基、侯彪副之；陈森为右军大将，龚日飞、张汝霖副之；甘辉为后军大将，刘戎万、邓飞鹏副之；丁德、潘普二人为后应，陈志超、孙鸣凤领游骑，成功自将了中军，还有吴一篑、田麟、杜兰芬、邱进、金裕等一班大将，调了八百号海船，浩浩荡荡杀奔福州而来。

那时闽浙总督陈锦、福建巡抚佟国鼎、提督李率泰、都统辰泰等守福州，一听报到，忙命人到五虎口守住，不许放入。然后大家会齐，调了三万精兵，出口防守。到了次日，成功遣人搦战，陈锦便向众人道：“敌人挑战，列位意思如何？”佟国鼎道：“据小弟看来，还是长守好；一则海战是拿不稳的，二则敌人远来，粮饷不济。待他粮缺时，我们击他，岂不容易！”李率泰忙道：“不可，敌人远来，其气正盛；我若不战，他岂不能直闯进来？海面守法，无非又出于战，那战是不能免的。再者厦门离此不远，他海船来往，顺着风两日可到；粮饷不济时，尽可搬运，洋面又阔，无从拦截。若只管守在这里，我们粮草不济时，陆路上运送，哪里有他的快！这不是我拒他，倒是他围我了。至于海战，固然难靠，但我如此，贼也如此，何以我会输他？”陈锦道：“阁下之言深合我心。”当下批了“来日交战”四字，掷还来人。到了第二日一早，成功将战船一齐排开，乘潮鼓浪走了约三里多海面，只见五虎门前陈锦的战船已两边排着。成功晓得他怕逆风，所以分作两边，好使侧风的缘故。一声喇叭响，早把船横转，斜刺里直冲过去。各船战鼓如雷，两边箭似飞蝗的乱射。中军喇叭第二通响，各船一齐开炮，恰好先锋营王毅的坐船和敌船相去不远，一弹飞出，正中敌船，把船的前身打断了一大截，直沉了下去。王毅忙命兵勇把镣钩搭钩等去水中捞取首级。那边看见，也把一只船横冲过来，却有左军副将陈肇基看见，忙把坐船拦了过去，接住大战，不提防船舷上却被敌人镣钩搭住，排解不脱。陈肇基大怒，奋身一跳，已跳到敌船上，举刀乱砍，杀了几个敌人才跳回来。那镣钩还死命的钩着不肯放松，正在危急，却得左军副将侯彪赶到看见，忙把火箭火刀一齐射去。敌船布篷上着了几枝火箭，官舱上也中了两把火刀，登时烧起，这才把镣钩放开，逃往救火去了。陈肇基和侯彪两只坐船做一处，向那边一看，只见数只敌船正围住一只蓝带黄边旗的船在那里苦战。二人认得是自己主将苏茂的坐船，慌忙斜靠着风，把船驶了过去，接战去了。这里陈锦的坐船却领着一队大船，把成功中军围住死战。黄克功也领着自己一军，和敌军的左哨接战。原来敌营左哨是陈锦部下骁将王铁枪所领，所以一时不能战下，王铁枪却把坐船直冲了过来；黄克功命开炮，连击几下不中。王铁枪纵身一跳，跳上黄克功的船来。黄克功大怒道：“贼子可恶，敢上我的船！”便拔刀亲自来战。他战

搦（nuò，音诺）战——挑战。

了十余合，也只敌个平手，分不出谁胜谁败。当下副将李彬、罗孝德二人看见，从左右两边跳过船来帮着，三人战一个，王铁枪全无惧色。那边船上要放火器时，无奈王铁枪在黄克功船上，恐怕黄克功转船逃避时，他要为难；战来战去，却被黄克功的船抢了上风。众人齐放火器，王铁枪恐怕自己船上有失，慌忙跳过船去，逃走了。黄克功四围一望，只见西北角上黄边双黄带旗的船和几只黄边旗的船在那里被敌船围住。黄克功深怕成功中军受困，忙把船拨转，顺着风势直驶过去。恰好右军陈森也向这里来，黄克功看时，只见他的领船都篷焦板裂，有几只连船身都焦了，却另外带着四五只敌船，便晓得他是大战之后胜了来的。当下会齐杀了进去。这边船一多，陈锦就也不能再围，只好列阵对战了。有时这边抢了上风，有时那边抢了上风，大家都顺风时便放火，火光照水，鼓声震天，正战个不了。只见远远有几只船拉满了风帆，驾着风如飞而来，后面又有几只船也是如此追来。看看赶了近来，分别旗帜，才晓得后面追的是左军苏茂，前面走的是敌军右哨。原来陈锦的右哨军正围着苏茂大战，却被陈肇基、侯彪二人闯入，杀了一阵，看看要败了下来，只得带船逃走。苏茂不舍，紧紧追来。走到半路，敌军远远的看见大军在那里厮杀，便折转船奔了过来，苏茂也紧紧赶着走到大军前。大家都各归本阵，捉对儿的大战。正是：

剑戟如林，刀枪映日。楼船破浪，天风挟海水翻飞；战舰横洋，日影照旌旗高颭。伴波涛之怒击，战鼓声高；看蝗雨之横飞，弓弦索紧。震蛟龙于水底，惊鸥鹭于天边。帆影参差，炮声断续。神火之将军鼓勇，箭出时，万众灰尘；佛郎之都督施威，弹到处，千人血肉。冲波夺舰，争夸上将之能；越艇杀人，竟羨可几之壮。掷头颅于水上，海若为愁；注胜负于火中，冯夷助虐。无情者宿称水火，水火中亦竞存亡；艰难者素号波涛，波涛中可求生活。盖欲保长存于异日，故不惜暂死于今生也。

当下战了许久，大家都越杀越勇。看看午正，两军都饥饿了，却有陈志超、孙鸣凤一支游兵到来，仗着生力军，又大杀了一阵，才鸣金收军。陈锦也就收军回去了。这里成功和各将整队回船，一查时却失了后军，四围一望，也不见一点影响。成功大惊，忙问众人：“甘将军哪里去了？”众人都不晓得。右先锋万春道：“末将和李先锋的船和敌人大战时，仿佛看见甘将军一队追着几只敌船，望西北角上飞跑，不晓得此刻在不在那边。”李有德也道：“不错，是有看见走过。”成功道：“既然二位将军看见，就烦二位一行，去寻他回来吧。”两人答应了，忙驾了两只开浪船，鼓桨摇橹，如飞地奔了西北角上来。一路上了望着，看看来到起先交战地方，并无一毫声息；只得再走进去，一直到了五虎门口，也没有丝毫影响。二人大惊道：“只怕甘将军一队休矣！”没奈何又折到东南来，也寻不着。只索回来复命，沿着海边一路行来。约莫走了四五里路，忽然间一阵鼓声从风中吹来，李有德大喜道：“不怕了，一定还在那里开仗，所以才有这声音。”便依着风势寻去，转了一座山脚，忽见前面两队的大船正在那里鏖战。二人大喜，叫人拼命摇船，一转瞬已来到面前。恰好甘辉一只领船被火烧着，正在救火，两人的开浪船

颭(zhān, 音展)——风吹颤动。

佛郎——即佛郎机。明朝称葡萄牙人制造的炮为佛郎机。

海若——传说中的海神。

冯夷——传说中的水神。

低，便乘势激着水泼了上去，救灭了火。李有德向王毅道：“你快回去赶救来，我在这里助战。”王毅答应着如飞地去了。李有德却跳上甘辉坐船助战，甘辉看见大喜，勇气百倍地督战。原来甘辉本和敌船鏖战，一进一退，越战越远，一直杀到这个地方。当下李有德船到之后，敌船看见，晓得救兵要来，有点害怕，恰好那边哨船也到，乘着势便鸣金收队。甘辉还要追赶，李有德道：“随他去吧，我们大军已久等了。”甘辉这才收队。检船时虽打破了一只，却犁沉敌船二只，夺得敌船一只，其余也不能细点，只好把船收齐，回了转来。走到半路，正遇着丁德俊、潘普的后应军到来，大家接着相见，说明了缘由，一同回到大寨，成功才放心。检点战绩时，右军陈森营中最多，敌船中共夺了四只，犁沉了二只，打破了一只；杀了九百余的首级，杀死及射死敌营一员骁将，二员偏将，十余员裨将，生擒了三员裨将、五百余名兵勇。后军甘辉次之，夺了一只敌船只，犁沉了二只，打破了一只；杀死打死敌营裨将十余员、兵勇一千余名，生擒敌营裨将十一员、兵目二十员、兵勇二百余名。其余的也都各有功绩，合共犁沉了敌船十二只，打破八只，夺来十八只；杀死敌兵三千余名，兵目一百余名，裨将五十余员、偏将十余员，生擒了二十余员裨将、八员偏将、二百二十余员兵目、一千二百余名兵勇；其余炮打箭射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刀枪剑戟，盔甲火炮等物夺了无数。再检点丧失时，被打破了船十二只，被夺去十三只，被犁沉了十一只，被烧被击伤损了十八只；被杀的将校三十余员，失落了三十余员，被杀及失落的兵勇三千余名，被伤的四千余名；其他器具物件，也都足以相当。虽然大战了一场，却没有什么胜败。成功只得歇兵几日，再行约战。谁晓得陈锦却不十分肯出来，虽然略战了几回，终不十分大胜败。成功想要由陆路上去，几条路又都被陈锦塞断了，相持不下。

转瞬过了残年，春候方交，南风渐起。成功心中烦闷。那一日黄克功走过船来，向成功道：“时候已转春，南风渐起，此地急切难破，元帅不可不寻个好港湾，以为过夏之计。”成功道：“正是，我也为这事到各处去看过，只有东北角上担门山湾中还宽大，可以容得下。就修理船舰，洗刷船身，也都便当。只因为粮饷没有解齐，所以还不曾移位。但今晚有南风，却不可不防备。”说着，中军官进来报道：“牙旗一面，被风吹折了。”成功听了，用六壬一推，和黄克功走到外面，看过旗帜，进来坐下，向黄克功道：“牙旗吹折，我已占过，应在今日夜间敌人偷寨。但我看风势过大，已是南风尾了。南风尾大，北风头大，敌人不晓得乱行。况春季风候最宜传报，此刻南风虽大，只怕他走到半路上要尽了。你可把众将传来。”黄克功答应了出去。不一歇众将到齐，成功便向吴一篲、田麟、邱进、金裕四人附耳道：“你可如此如此去办去。”四人点头领命去了。成功又向黄克功、苏茂、陈森、甘辉四人道：“你们今夜可去抢口。”众人不晓得何意，都道：“南风甚大，如何抢得来。”成功笑道：“我教你们抢口的法子。”遂向众人耳边说了几句。众人大喜，都分头去办事了，不提。

却说陈锦因见风势甚好，想去劫寨，便命辰泰带了五十号大船，乘着夜色往敌营行去；再叫李率泰也领了五十号船，随后接应。谁晓得辰泰驾着顺风，一霎数十里，来到敌营，冲了进去。成功早已预备下了，一声喇叭响，

牙旗——大将之旗。

六壬——占卜的一种方法。

把船分开，让辰泰进去，随又包裹起来。辰泰见有预备，心中正在懊悔，勉强战了一阵，无奈敌人船多，一看自己时，净剩了十余船，风势又转了北向，晓得救兵难到，只得拼命杀出。成功随后追赶了来。辰泰拼命的逃走，走了四五里，看见远远的一队兵船到来。辰泰大喜，忙吹起号来，无如对面的船迎着风，一时走不上来；辰泰却顺着风赶上，大喊道：“事败了，不用去吧！敌船随赶来了！”说着，那许多船都拨转头。辰泰赶上，做一处逃进口来。成功随后就要赶到。原来口前已开了战了，却是陈锦和黄、苏、甘、陈四将大战。成功到时，便和四将并做一处。辰泰的船便望陈锦的阵中跑来，谁知不并犹可，刚刚走到陈锦阵边，辰泰大叫：“不好，贼来了！”正要迎敌，无如事出仓率，连陈锦的阵都打大乱了，纷纷四散。原来这支兵乃邱进、金裕二人所借的。当下陈锦正在危急，却又有李率泰一支败兵冲了进来，后面吴一篑、田麟也赶了进来。陈锦的阵越乱，晓得口是守不住了，只得一路鸣金收队，逃了进去了。成功既得了五虎口，一查点时，共得了敌船一百二十余只，巡哨船三十余只，杀死敌兵不计其数，大获全胜。歇兵两日，把各将功劳记上。正欲再进，忽见有厦门船来，成功叫人传了进来。那人叩见过之后，把一封书信呈上。成功拆开看了一遍，大叫一声，把信丢在地下。正是：

兴兵未把深仇报，守土何堪败衄闻。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收三县大败陈督帅 割四郡媾和延平公

诗曰：

北朝和议列纷纷，南地英雄自恋君；

百万艨艟浮海上，肯将旧节易新勋。

却说郑成功把那信看完，大叫道：“呀，可恨，可恨！”把信摔在地下。众人大惊，不晓得什么缘故。歇了一歇，跟人把信捡了起来，成功拿给众人看，才晓得是厦门失陷事，个个失色。那时在船上只有中军各将，成功便问道：“诸君之意，宜如何办法？”田麟道：“依末将愚见，须要分兵一半，回夺厦门好。”吴一策道：“不可，我若分兵，敌人必晓得有内乱，乘势掩袭了来，如何是好？况诸将士之中，无家的不用说，若有家的，哪一个不在厦门？如今若分兵，那守在这里的虽不敢如何，却未免心悬两地，那时哪里还能够战呢？末将之意，若乘此回大胜，全军退回去，他一时必疑我有诈，不敢追来；到他得知时，我已去远了。元帅以为如何？”邱进道：“此计固然不错，但此地的一番辛苦岂不前功尽弃了吗？”吴一策道：“此事不能如此讲。你只想，若既顾这里，又顾那边，遮来掩去，躲躲闪闪，稍为一露破绽，被敌军看出，那时进又不可，退又不能，弄到无处藏身，又怎么样呢？若要弃了一边，专力一边，这一定是厦门好了。厦门是根本重地，人心所系，而且我若回军厦门，当时可复。此地一则新得，二则就再进去时，不能定谁胜谁败，如何可及得厦门来？据我看，不用说一五虎口，若事真急时，就十五虎口也要弃了，哪里真能抵得厦门呢？”众人点头称是。成功道：“吴将军之言不差，本帅本来也是如此狐疑，如今既说明，便可以回船了。”当下传令，收拾着准备起行。各船先也疑惑，后来听说是回去救厦门，便忙忙碌碌地收拾起来。到得傍晚时候，一通暗号，一齐起碇，顺风扬帆去了。陈锦听见，果然疑心有诈，不敢追赶，只叫人远远地跟着探看。待回报说果然回去，要追就也无及，只好罢了。不提。

原来郑成功自从永历四年十月起兵之后，便把厦门金岛交给路振飞、曾樱、叶翼云、张国功等一班人留守。到了永历五年三年，清朝派来的泉州守将林国志看见厦门单薄，成功远出，守城的都是一班文臣，便生了觊觎之心，带上五千兵勇，乘其不备，一阵攻下。各文臣措手不及，只好都逃到南澳镇上避难，叫人去告诉成功。恰好成功得了大胜之后，所以容易退回，乘着南风，一日一夜已到厦门。林国志大惊逃去，被成功追杀了一阵，然后来到南澳，迎接各大臣回来。一问时，才晓得大学士曾樱被捉，自缢死了，成功也不免悲悼了一番，叫人把尸首寻出，棺殓起来。

过了一月，同安、安溪各县都下，成功命叶翼云和着邱进、金裕镇守同安，兼领安溪各县，又叫叶翼云往劝南安出降。谁晓得南安守将不但不降，反包藏祸心，到得八月，竟引了清兵把同安攻破，叶翼云等三人遇害而死。成功大怒道：“可恶，没人心的反叛！倒反帮着外人了。”当下拨了精兵二万，分作两路，一路叫苏茂领了，往取同安、安溪；一路亲自领了，望漳州

艨艟（chēng chōng，音充）——古时战船。

觊觎（jì yú，音寄余）——希望得不应当得到的东西。

而来。不几日，便到了漳浦县，成功叫人把劝降书射了进去，限三日投降，不然便要攻城。那漳浦县知县一听，恐怕十数万生灵要遭兵燹，忙树起了降旗迎接。成功大喜，慰劳了一番，叫人进去把钱粮户口一一查点了之后，仍旧叫他做漳浦知县。歇兵三日，然后启行，望诏安而来。半路上接到厦门来信，晓得海澄守将郝文兴反正，请兵驻守。成功大喜，忙命大将黄梧往厦门带了一万精兵，往海澄防守。这里一路催兵再进。

过了两日，到了诏安城外，成功也是照样劝降。诏安知县杨得禄，忙带兵上城守住，一面遣人上省求救。成功大怒，叫先锋龚曰飞上前搦战。龚曰飞带了五百兵勇来到城下，大骂讨战。杨得禄也不理会，只在城上把守。龚曰飞无奈，只得叫人把箭向上乱射，城上却也把箭望下射来；几回抢到城下时，又被灰瓶炮石打退，看看天色已晚，只得暂且收军回来。次日，又攻了一日，也是如此。一连几天，杨得禄都竭力的防守。成功命人把城围了起来，四面攻打了几次，也是无济。那时已是十二月，成功见攻打日久，不见得大胜，心中不乐，当下下了一令，限十二月三十日破城，违令者裨将以上尽皆军法处治。众将听了，只得格外出力。又攻了几日，那日已是三十日，城还不破，众将大怒，深怕成功军令森严，从早到晚轮流攻打，也没有一歇少停。看看夜半，东北角上忽被打破了二丈余一大缺口，左哨副将李彬耸身一跳，先跳上去，众人跟着也都跳上。杨得禄慌忙来拒，却被龚曰飞跑到城下，杀散守门军士，把城门割开，大兵一拥而入。杨得禄慌忙要逃，被李彬赶上，一刀杀死。当下破了诏安城，成功引兵入城，秋毫无犯，寸草不惊，出榜安民，分别讼案，征收钱粮，料理清楚。

歇了几日，仍旧起兵望南靖一路而来。恰好接到军报，晓得苏茂那边也克复了几城，成功大喜，放心前进。原来陈锦自接漳浦投降的信息，又连接着诏安求救的文书，忙起了五千兵马，数十员大将，自己领着望诏安一路而来。半路上听说诏安已经失陷，晓得成功还要取平和一带，便也不去夺诏安，带着兵马直望南靖而来。恰好成功先到两日，已把南靖的四门围得铁桶也似的。城中知县林永图，只吓得屁滚尿流，不晓得如何才好。只有镇将孙飞戎晓得救诏安的救兵不日要到，或可移来，便带了三千多名的瘦兵，分门把守，勉强支持了两日；远远望见马尘大起，晓得救兵到来，心中大喜，慌忙带了一千兵马，杀出城来，想掩其不备，里应外合，杀个大胜。谁晓得成功早已料到，一待他出来，便围住大战。这边陈锦远远望见旗帜摇动，鼓声震天，正想从后面攻了进去。成功叫人严守营门，只不和他战，一连攻了几次，都不能破。陈锦无法，只好暂退这边。孙飞戎战了许久，不见救兵到来，大败了一阵，逃入城中去了。次日也是如此。一连几日，要想出来，都被成功杀回。这边陈锦也是日日攻打，无奈成功的营坚整不过，随你怎么样攻打，也攻打不破。当下总将见成功时，便问道：“兵法云：‘致人者不致于人，攻人者不攻于人。’陈锦的救兵，理当放他入去，再合围攻打，叫他同死，如何却拦住了不放，腹背受敌呢？”成功笑道：“兵法云：‘知己知彼。’你们此策只能知己，何能知彼？须知陈锦也是个知兵的人，如何会中了此计？倘然我解围一角，他不肯进去，或进去了又不全进去，那不独无益，且又有害了。倒不如死围他，叫他两地信息不通，待破了一边，再专力一边的好吗？”众人称是。过了两日，那日夜里，成功巡营到城西面，忽见黑地里一条人影从城下游过护城河，一直奔小路而去。众人道：“有奸细，快捉他。”成功道：“悄声点，不要城中听见。”众人答应着，赶过去一把捉住，带到中军。

成功坐下问道：“你姓甚名谁？快点说来！”那人道：“小的姓李，名叫小乙。”成功道：“你从城中来，敢是往陈锦营中求救吗？”李小乙极口呼冤。成功也不理会，只叫人搜他身上，从发顶心搜起，一直搜到脚底下，并无别物，只有干饼十数块。成功叫把它破开看，众人答应着，把干饼一块块掰开。成功看李小乙时，眼睛只管睨着干饼，便晓得有诈。看干饼破到八九块时，内中却有一块包着一颗核桃大的蜡丸。众人把来呈上，成功剖开一看，里面一张纸，写着约定明日夜往劫寨。成功叫把奸细斩了，然后叫把降兵中放了一个出来，仍旧清朝打扮，成功向他说道：“本帅有一大功赏你去立，你肯去吗？”那人叩头答应。成功便叫他改名李小乙，带了蜡丸，仍往陈锦营中去了。黄克功问道：“元帅何不把他日期改过，待他来时，杀他大败，岂不是好。”成功笑道：“好虽好，却不狠，本帅明日自有妙用。”到了次日，成功照常攻打了一阵，退了下來，把众将传齐，命左军大将陈森和着李有德带了一千兵马，往东门埋伏，只等敌人出兵之后，便去袭城。又命右军大将甘辉和着王毅也带了一千兵马，往西门埋伏，也是如此。然后又命李彬、陈肇基、黄克功、刘戎万四人各领一千兵马，去陈锦营旁四围埋伏，只等敌人出兵劫寨，便去劫敌寨。四人答应去了。又叫骁将万春、邓飞鹏、龚曰飞、罗孝德四人也都分头埋伏去，专等晚上举事，不提。

却说陈锦接了城中的信，那日天气清和，早把各营精兵都选好。到得晚上，天气忽变，四面黑暗，陈锦大喜道：“天助吾事，但不可不防，他知觉必转劫我寨，和五虎口一样。”便把所余的兵马叫恩寿觉、罗恭二人领着，分往左右埋伏，若敌人前来劫寨，便转兵攻他。自己领了三千兵马，人衔枚，马摘铃，一路上悄悄的行来。转眼间已到敌营，陈锦看时，只见成功营中刁斗参差，灯火零落，不觉暗笑道：“谁道郑成功知兵，看这神气，不过被他侥幸几回罢了。”正在听城中号炮时，只见敌营中一声呐喊，灯火尽灭。暗黑中刀枪之声，逃走之声，纷纷乱闹。陈锦心中狐疑道：“如何号炮不响，便杀了进来？莫不是把号炮忘记了吧？”又怕他独战无救，也只得呐一声喊，杀了进去。迎头来了一队兵马，接住便战，夜里也不认得是谁，只把刀如削菜切瓜的乱砍，黑暗中大战了起来，不提。

却说黄克功等四人，在陈锦的大营旁边伏下哨探，四出打听。到了三鼓时，回来报道：“敌兵已出营，向我们营中去了。”四人大喜，从四面围了进来，发声喊，杀了进去，却是一座空营。四人一齐大惊道：“难道他都出去了？”黄克功忙道：“不是，不是，快分兵把守营门吧，他有防备了。”众人点头，慌忙把前后营门堵住。黄克功亲自领了一千兵马，往来巡看。刚刚分派清楚，恩寿觉、罗恭的兵马已到，见营盘被人占据了，便驱着兵马四面攻打。陈锦这边和敌兵对打了下歇，两下里都死命拒着，也不知杀伤了多少，却只不见接应兵到来。看看半夜，敌背后忽有一支军如生龙活虎一般杀了来。陈锦大喜，慌忙一面杀，一面迎了上去，心中方猜道：“城中兵如何此刻方到？”看了敌人当不住，两下里夹攻，纷纷败北。陈锦正迎着那支军方欲招呼，那支军却直杀了过来，口口声声只叫道：“捉陈锦呀，捉陈锦！”陈锦大怒道：“错杀了一夜自己人马，还不替贼人讨好，倒要来捉我。”慌忙整兵迎战。无奈战了一夜，士饥马疲，成功的兵又紧逼着面前叫，自己兵马连阵也列不来，只得引兵退下。成功随后也追了来。看看来到大营，只见

恩寿觉、罗恭两人兵马方在营前埋窝造饭，陈锦便问道：“事体如何？”恩寿觉道：“不好，我们大营被敌人夺去了。他人多，我们战他不过，督师快来吧。”陈锦道：“我也中计了，追兵立刻要到，你们快逃走吧！”二人听了，也不晓得什么缘故，只得弃了锅釜辎重，大家跟着逃走。及成功兵马到时，锅中饭刚刚煮熟。成功笑道：“便宜的现成饭，且吃一餐再讲。”说着叫众军士开锅吃饭，然后和黄克功众人相见，收兵进城去了。

却说陈锦逃走了五六里路，看看追兵不来，才歇下，方欲埋锅造饭，那万春却等得不耐烦了，一声呐喊，兵马如蚁一般围了上来。陈锦大怒，提刀上马来战万春，却哪里战得过？大败了一阵，把兵马又折去一大半，才走出来。书不重叙，陈锦逃出之后，又遇上了龚曰飞、罗孝德、邓飞鹏三伏兵马，只剩了三百余人，逃往平和去了。这且不提。

却说成功大捷之后，收兵回城。原来自甘辉、陈森两支兵马埋伏之后，等孙飞戎出兵得远了，便黑暗蚁附登城，城中无人，便自被他二人袭了去。成功这边却故意把军中装得零星不整、好象不备的样子，只等孙飞戎兵到，便发声喊假乱了一阵，把兵马四面分开。孙飞戎不知究里，只道陈锦不等他号炮先自杀来了，便也只得闯了进去。黑暗中也不知是谁的兵马，只杀了半夜，还不能取胜，却又被成功的兵马杀了来，大败了一阵，逃了回来。一看时，城门大开，城楼上高插着明旗，情知事急，慌忙下马投降。陈森叫人把他和知县林永图一同囚起，待成功来发落；一面出榜安民、办理善后事件。及成功到时，因恨孙飞戎抗拒，命人斩首，然后歇兵一日。

黄克功向成功道：“陈锦此去，必往平和。他若把省中大兵调来时，一时必难攻下。不如乘他大兵未到，攻其无备，可一鼓而下。元帅以为如何？”成功大喜道：“此言深合我心，真是知己知彼的大将！明日起兵吧。”当下留了一员大将、二千兵马镇守南靖。到了次日，成功便领了大兵，星夜赶到平和。陈锦慌忙上城防守。成功命人三面攻打，独留下一面以让敌人逃走，日夜轮流着围攻，没一刻少歇。城中累得人人力尽，个个筋疲，都埋怨到陈锦身上。正是城廓不完，贮蓄不备，士气不作，人民不和，件件都犯着兵家大忌。陈锦还不理会，只管督兵防守，兵不够时，又叫百姓上城帮着，城中百姓叫苦连天。看了数日，那日晚上，三鼓之后，南门上百姓因见攻打稍松，大家都困倦，略歇了一歇，忽听得一声炮响，城墙上打缺了一大块。成功兵马一涌而上，众百姓发慌逃走，到陈锦赶来时，城下的兵早已把城门割开，大兵滔滔滚滚直奔了进来。陈锦看势头不好，把马一带，从东门逃出，望长泰一路去了。成功命人追赶不及，只得暂歇了二日，仍旧起兵望长泰县而来。

那时省中救兵已到，屯在城外，陈锦大着胆守城，随成功怎么攻也攻他不下。成功也怕城外救兵相为犄角，不敢十分攻打，陈锦却又不时出战，成功无奈，只好也去厦门调了一万精兵助战，相持不下。看看数月，毫无破绽，成功心中不乐，那日夜里无事，带了两个从人，悄悄的出来巡营，巡来巡去，巡到左哨营，只见有两个兵士在篷帐中说话，成功仿佛听去似有“陈锦”两字，便留心听了下去。一个说道：“这也讲不来，常言道：‘桀犬吠尧，各为其主。’这也怪他不得。”一个道：“这倒没有，那里他有这忠心，若真元帅肯出厚赏，难道他不把陈锦的首级来献吗？”那人称是。成功再听时，听不出说什么，只得把营哨队伍的号数记清楚，回到帐中，叫中军官去把那一伍的人传了来。那兵勇不知何事，都怀着鬼胎跑到中军来。成功命传了进来，先问伍长道：“此刻你有和人谈天吗？”伍长道：“没有。”成功又问

别个兵丁，也道：“没有。”直问到末后两个，都道：“没有。”成功忽指着两个道：“本帅认得声音，是你两人。”遂向伍长道：“你把余人带去，缺的额去选补去吧！”伍长答应了退下去。两个兵丁也不知什么缘故，慌作一团。成功却把他带到后帐，把从人都退了下去了，才道：“你叫什么？”一个道：“小的名叫王德凯。”一个道：“小的名叫李从义。”成功道：“你此刻所讲的桀犬吠尧是讲哪个？”两人才晓得是讲这事，王德凯便答道：“小的是讲乡里人李进忠。”成功道：“他此刻在陈锦那边做什么？”李从义道：“他做陈锦的内史。”成功道：“你能叫他刺杀陈锦吗？”两人齐道：“不能。”成功发怒道：“你既不能，如何起先讲本帅如肯出厚赏，他必定斩陈锦的首级？”二人忙道：“小的是讲元帅若叫人厚赏去诱他，他必定肯的；若要小的去，小的不敢误事，实是不能。”成功点头道：“既如此，我自有法。”遂即吩咐人去把邓飞鹏、刘戎万二人叫了来，吩咐了一番，和李从义、王德凯二人都作清兵的打扮。到了次日，成功故意叫几百人到东门讨战。陈锦看见，便也叫人出城迎敌，战不几合，两面伏兵齐起，想要抢城。陈锦忙叫鸣金收军，清兵看见敌兵要来抢城，早已飞跑过吊桥，入城去了。陈锦心下孤疑道：“今天攻城，必有别故，不然就要夺城时，哪有这等笨法？郑成功知兵的，必不肯弄这笑话。或者有奸细要入城，乘此混进也未可知。”当下叫人分四门日夜轮流看守盘查奸细去。再一想道：“他既从东门入来，或者东门一带有人内应也讲不来，这一处不可不加慎一点。”遂派内史李进忠巡查东门。却说李进忠得令，当夜来到东门各处巡查，正好遇着王德凯等四人，李进忠道：“你如何来这里？督帅叫我盘查奸细，正是你了。”李从义忙把袖口一拉，拉到偏僻的地方，说了一遍。李进忠大喜道：“都包在我身上，但街上不稳便，你们到我坐营中去吧。”四人答应了，到李进忠营中住下办事，不提。

却说成功仍旧每日攻城，一边专等四人的消息；去了几日，不见回音，心中烦闷。那日夜里，正在独坐，中军官报进来道：“邓将军、刘将军四人回来了。”成功大喜道：“还有别人没有？”中军官道：“另外还有一个。”成功道：“传进来吧。”说犹未了，邓飞鹏等已进来了，行过了礼；然后叫李进忠也叩见过，把血淋淋的一颗首级献上。成功看过不错，然后问了详细情由，晓得是李进忠引着邓飞鹏、刘戎万二人下手的。当下成功把众人记了大功，赏了李进忠三千两银，向他道：“你的功劳本帅已经赏了，你杀主求荣之罪，你主人还未正你，等本帅替你主人正了吧。”说完喝声：“推出斩首！”李进忠方欲置辩，早被行刑官拖出，一刀砍了，把首级献过了。正是：

君子乐得为君子，小人枉自做小人。

到了次日，城中人晓得主帅被杀，登时大乱。成功又命人四面攻城，架上几十面的云梯、飞梯，兵马就如潮一般涌了进来。诸将无主，竖了降旗。城外屯兵闻知城破帅死，也不敢接战，连夜逃走去了。成功也不追赶，便在域中歇兵安民。过了两日，正想起兵，忽接了厦门来信，成功看时，是鸿逵的，便拆开一看，略云：

“日者清朝大学士洪承畴，承彼皇上之命，遣行人周冕赍诏议和，愿割漳、泉、惠、潮四郡之地。汝意如何？速归相商。”

成功看另外还有各大臣的信，大约讲要待成功回来开议的话。成功看完，

冷笑了两声。正是：

人间何处容忠骨，大地无私造物天。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揭阳战执法刑苏茂 海澄守背义投清营

诗曰：

背义投降已颯颜，况将构难两朝间；

若教死者可重作，试问何能对故山？

却说成功当下把两封信看完之后，冷笑了几声，道：“他想把封地来哄我了，他不割给我时，我难道自己不会取？而且他所割四府之中，我已得其三，虽惠州未下，但惠州和潮州相连，迟早我也必要克复的。他大约也晓得我的意思，所以才来献这个殷勤。正是俗语说得好：‘身后秋波空用情。’就使是贪他封地的人，也不致上了这当，况是我吗？！”众人问时，成功把这话说了一遍，众人也一齐笑骂。成功道：“虽如此，我可不能不去。”当下遂把各营事体料理清楚，交给大将黄克功带领；自己只带了亲随人等，往厦门而来，晓行夜宿，一路无话。

不日到了厦门，成功便自进了衙中歇下。见过了鸿逵，提起这事，成功便叫人去请了诸大臣一齐到来。大家相见过之后，成功开言道：“周冕现在何处？”大学士路振飞道：“现在我们衙门中。”成功道：“他来讲和，诸位先生怎么样答应他呢？”路振飞道：“大约总以不屈答他。”成功向鸿逵拿了洪承畴的书看过，笑道：“他还要我们剃发吗？”鸿逵道：“正是，但我想这也是小事，和与不和倒不在这里。”成功变色道：“二叔说什么，难道我们和了就可以剃发吗？那不是和，是降了。”鸿逵忙道：“不是，我讲他的意思不大重在这里，并非讲我们肯剃发。”成功听了，这才罢了。众人见成功严辞厉色，就他叔父面上也不肯少为假借，个个敬畏。到了次日，成功叫人去把周冕叫了来，然后又把众文武大臣也都请齐。周冕先表了清朝敬慕之意，然后又说了洪承畴要和他讲和之意。成功也谦让了一番，然后向周冕道：“和议一事，可作罢论。阁下只想：漳州十县，我得其九；泉州七县，我得其六；潮州自去年郝尚文反正以来，所不下的也只潮阳、惠来两县；惠州虽然未取，但迟早之中也不能免。这四府之中，哪一府不是我的？何劳清朝割地！”周冕接口道：“阁下既不愿意这四郡，等小弟回去时禀明洪太师，申奏朝廷，再换作别地如何？”成功摇头道：“不必，我的意思不止四郡。”周冕笑道：“哦，原来如此。但阁下之意必要多少？何妨讲明，也好大家商量，何至便打断了和议。”成功也笑道：“要割地和我讲和，除非奏你的朝廷，把全个中国割还明朝，我才肯和，要缺了一块土也不相干的。”周冕道：“那是叫人让国了，岂有这样子的议和。”成功道：“他叫我剃发，难道有那样的和议吗？不过是叫我投降罢了。”周冕语塞，只得说道：“阁下既如此执意，小弟只好回去销差罢了。”成功道：“很好，阁下回去时寄语洪太师，好自努力，不要输了我，叫他得罪了新朝廷吧。”周冕听见如此说，晓得成功执意不屈，只得起身告辞。到明天，又到成功衙中说了一遍利害，成功也不去听他，只随他去罢了。周冕无奈，只得告别，自回去回奏了，不提。

却说成功恐怕各文武日久淡忘了国仇，便把厦门改作思明州，每日无事只和众人说些国事，说些恢复以后的功勋，不恢复将来的惨状，便个个志气

发扬，指挥慷慨了。那日无事，接到军报，晓得泉州已都克复，苏茂不日便要班师回来，成功大喜。却又接到潮州的败报，原来自周冕回去之后，清朝晓得成功抗拒，和议不成，便命尚可喜由广州直趋潮州，一阵炮矢，早已攻破，知府李孟_茂自缢而死，镇将郝尚文父子一同跳井。成功大怒，想要起兵往攻潮州，便日日训练士卒，积屯粮草，想乘势大举。恰好永历帝那边也叫西宁王李定国起兵复潮，李定国遂修书到思明州请成功起兵相助。成功想要自己去时，又怕远出之后思明州单弱；自己不去，又无人可替。正在为难，却得苏茂奏凯班师回来。成功大喜，慰劳了一番，然后向苏茂道：“潮州新陷，西宁王正在攻取他，请本帅相助；无如本帅恐怕离得思明州太远，要和那一年一样，想要可替本帅的人无如将军，偏是将军又才辛苦了回来，不晓得还能够替本帅一行吗？”苏茂道：“有什么不能，大丈夫生于乱世，合当死于战场，以马革裹尸回来，方能无愧。若怕劳畏苦，寿终正寝，与妇人女子何异哉！”成功大悦，当下就封为金吾将军，加司都指挥、同知总兵官衔，统带了二万精兵、数十员猛将，杀奔潮州而来。成功又说道：“你若患兵少，海澄近在咫尺，可向黄梧调用吧。”苏茂答应了而去。

有事则长，无事则短。不一日来到潮州，李定国正在围攻不下，得了这支生力军，大喜。合力攻打，把城四面团团围住，一连半月，城中才力尽求降。李定国入城，晓谕百姓归明大义，然后收仓盘库，立官治民。诸事已毕，便设下了一席盛宴，请苏茂饮酒。席间，李定国便开言道：“敌人抗固不下，这次幸亏将军神勇，不然几时才能够攻破。将军不惜身命，劬劳王事，兄弟钦佩之至，今日设薄酒，聊为将军洗鞍马之尘。”苏茂谢过了，道：“恢复大业，分所应为，天下人都有此责任，小将何敢惜死不为？区区微劳，何足道哉！”李定国道：“将军辛苦已甚，兄弟何敢多言。但有些小事相烦，不知肯俯准吗？”苏茂道：“主将有何事差遣，但力有可为，小将无不从命。”李定国道：“非为别事，因潮州内各县尚有负固不下的，将军肯帮同兄弟分巡各县吗？”苏茂道：“原来为此。小将来时，郑元帅原说收复潮州，并不专讲潮州府。就主将不说时，小将也要跟着效劳；如今主将有令，小将有不从的吗？”李定国大喜道：“将军如此，兄弟无忧矣。”当下大家痛饮了一场，尽欢而散。

过了两日，苏茂便来见李定国道：“事不宜迟，兵贵神速，主将出兵定于何日呢？”李定国道：“已择定后日出兵，将军可回去预备；但是一件，若合兵同行时，累而难速，而且功效也小而迟，兄弟要想分遣各将往各处去。县城比不得府城，不用多兵，将军可带了本部人马往取惠来、揭阳一带，得一县是一县，无分彼此，大家同心用力吧。”苏茂答应了退下去。李定国道：“将军努力，本帅静听好音了。”当下别了之后，苏茂回到自己营中，传令收拾，预备起行。到了次日，辞了李定国，带了兵马，先望惠来而来。超山越岭，过渡穿林，不日到了惠来城下歇下。惠来城中守将大惊，忙分兵四面堵住防守。苏茂命先锋陈志超带了一千兵马先打头阵，来城下搦战。城中守将冯一贵看见，也带了一千兵马，开了城门，放下吊桥，一涌过来。两阵对围，冯一贵一马当先，抢到阵前，和陈志超对通过名姓；两马相交，双枪并举，阵前面刀枪似雪，阵后面战鼓如雷，只见他两支枪：

(tō, 音韬)。

负固——倚仗地势险固。

你来我往，上搭下遮，我去时美人认针，你来时灵猫捉鼠。青龙献爪，斗胜争奇；白猿拖刀，佯输诈败；四夷宾服，五马南奔。朝天枪、铺地枪，着着逞能；骑龙势、伏虎势，枪枪致命。蜈蚣钻板，管教你一命归阴；白蛇弄风，断送他三魂出世。正是：雪洒梨花飞六合，廿年身手尽纵横。

当下二人大战了一场，冯一贵却战陈志超不过，把兵马退入城中。陈志超引兵追杀了一阵，然后收兵回营。第二日，又引兵讨战，冯一贵不敢出来，只在城上守着。苏茂便自引兵攻城，攻了一日，然后退下歇息。次日仍是如此。冯一贵累得人困马疲，一想战既不利，守也不义，便索性把城降了，开门迎接。大兵长驱而入，所过之地，出榜安民，秋毫无犯。歇兵三日，留了一将镇守惠来，仍旧起兵望揭阳县而来。饥餐渴饮，晓行夜宿，一路无话。

到了揭阳城外歇下，先锋陈志超出营讨战，只见城上旌旗密密，戈甲层层，早已备得齐整。城门开处，一员步将身高八尺，遍身和黑炭也似的，手拿一把开山大斧，大踏步走到阵前。陈志超喝道：“来将通名，免得做无名小将，污了我功劳簿子。”那将也不答话，把斧迎头便劈。陈志超晓得是个力莽，忙把枪架开时，只觉非常沉重，心里大惊。战了约十余合，已累得浑身臭汗，勉强支持到二十合左右，实在支持不住，只得喝道：“今天且饶你一死，明日来取你首级吧！”说完，拨转马头逃回阵里。那将直赶将来，幸得各将出来抵住，才退回去了。这边陈志超回营，向苏茂请罪。苏茂大怒道：“一个敌将就杀他不过，若遇受围，如何是了？你这样人也好做先锋！”命人把他打了一百大棍，撤回先锋的印，带罪立功。陈志超不敢作声，只好听他处置罢了。苏茂又向骁将侯彪道：“明天须是你去取他，不够时我自己也来。”侯彪答应了。一夕无话，到了次日一早，那黑将就来营前讨战。苏茂命侯彪先去敌他，随后自己也带了诸将掠阵。一看时，只见侯彪走到阵前，那将仍是一声不发，举斧就劈。侯彪也举刀相迎，两下大战了一百余合，全无破绽。苏茂大怒，正欲自己出阵时，旁边却转过一将，向苏茂道：“罪将今天愿斩此贼之头，以赎前过。”苏茂一看是陈志超，便道：“好，你去吧。”陈志超答应了，策马提枪，来到阵前，和侯彪双战那黑将。那黑将一把斧左拦右遮，上砍下劈，毫无惧怕。看看又战了二十余合，也不能取胜，苏茂大怒，把马一提，来到阵上，向二人道：“你走开，让我亲自取他。”二人一听，把马一分，苏茂一马独出。那黑将迎着苏茂，当头一斧，险些把马头劈开。说时迟，那时快，苏茂忙把马往旁边一带，顺着势把枪往他背上一敲。那将直颠了几步，这才开口道：“好厉害！”说着，回转身来又战。苏茂心里好笑，便越发着实戏弄他，把一匹马左边穿来，右边穿去，弄得黑将浑身是汗，看看步法渐乱；苏茂又故意把马一提，直向阵中逃回。那将不舍，紧紧追来。苏茂猛然把马一勒，回转身来。那将收步不及，被苏茂一枪棚去，正值他迎面跑来，左肩上着了一下，深入几寸。那将望后倒跳了一步，大吼一声，拨转身如飞地跑去了。苏茂把枪一挥，大军卷地杀了过去，直抵城下。那将逃了入去，把城门紧闭。苏茂传令攻城，城上的箭夹着石块如雨一般的射了下来。众兵士避开，略歇了一歇又攻，从一早攻起，直攻到夜方才收兵回来。可怪自从那黑将败回之后，永远不肯出战。苏茂便命人日日攻打，直攻了十余日，已经要破，谁晓得清朝命都统金砺带了三万兵马前来接

宾服——归顺臣服。

六合——指天地四方。

棚（shuò，音硕）——刺；扎。

应。苏茂大惊道：“他救兵已来，我客兵孤立，这如何使得！而且他内外犄角，击内外应，击外内应。欲要分开，又怕兵单；欲不分开，又怕势孤；这非请救兵，一定不可。但思明州路远，元帅来时曾说要用兵时，可向海澄调用。我不免向黄梧那里去调来吧。”当下备了文书，叫两个精细的哨马赍了，从小路星夜赶往海澄而来。不几日来到了海澄城中，向镇将衙门投了进去。黄梧把来拆开一看，冷笑两声道：“他是什么人！又不比我大，又不管辖着我，为何却能向我调兵，而且他不奉元帅之命，就问我借时，肯不肯还看我高兴，如今竟向我调起来了！不要管他，把文书搁起便了。”那个哨马等急，催讨回文几回，黄梧都只不理。恰好苏茂第二封催兵文书又到，黄梧大怒道：“有这样不识好歹的人！”命人把送文书的哨马都把他囚起，等明天他班师时同去见元帅问问看，有这样调兵的规矩没有！当下苏茂连发了几封催兵的文书，黄梧都把来囚起来。苏茂等来等去，个个没有回文，也不晓得到和不到，心中好不烦恼；加着连日城内城外都有人来讨战，苏茂只得和众将商量着出战。陈志超道：“主将不可，我若出战，必致腹背受敌，如何当得他住？末将之意，只坚守营门，一面遣人连夜赶往思明州，问元帅之意如何？或是派兵来接应，或是另有他策，且待元帅处回文到时，再作区处吧。”苏茂道：“此计不妙，一则思明州路远，就回文来时也迟；二则元帅那里也和海澄一样，难道还死守在这里吗？”当下不听陈志超之言，批了明日决战。

到了次日，中军官进来报道：“营前一敌将讨战。”苏茂道：“晓得了。”正欲出战时，又一中军官进来报道：“营后一敌将讨战。”苏茂道：“晓得了，下去吧。”遂向侯彪道：“我到营前和城中将对战，你也带了兵到营后和金砺的来将对战。我今天和他一定要拚个生死存亡了。”侯彪答应着领兵出去，苏茂也就带兵来到营前。一看时，仍是那员黑将，苏茂大笑道：“败军之将，又来寻死了。”黑将大怒，举斧便劈。苏茂提枪便架，两个人一来一往，战了五十余合，那黑将抵挡不住，撒下便走。苏茂笑道：“你逃到哪里去？”把鞭梢一指，大队兵马，随后卷杀过来。那将不敢入城，沿着护城河落荒而走。苏茂不舍，紧追了来，看追了三四里路，瞥眼见那将忽不见了。苏茂诧异道：“哪里去了？”便命兵往各处去树林中搜寻。众兵得令，正四出寻找，忽一声炮响，山谷中四面旌旗插满。苏茂大叫：“中计！”忙吹号收兵，无奈各兵往各处搜寻去，到收齐时伏兵已四面围了来。苏茂忙整队相迎，却主客众寡，两相悬殊，只好一面战，一面退了回来。那敌兵却紧紧逼着，一步也不肯放松。看看退到了原处，兵马只剩有一半，苏茂一声号起，带着兵马往营中便走，敌兵随后掩杀了来。苏茂逃入营中时，敌兵也杀了进来，一时抵挡不住，营中大乱。侯彪那边正在战不下时，阵后兵听见营中大乱，个个慌张了起来，被敌军随后掩杀，大败逃回。苏茂乱还未定，又加上这一乱，营中的兵马登时纷纷逃散。敌军前后四面杀了进来，苏茂只得带着残兵望北而逃，敌军随后掩杀，死亡无数。逃了约十余里路，看看追兵已远，这才收拾残兵。一点时，二万兵马只剩有三千余人，还是残缺不全的居其大半。苏茂仰天长叹道：“为将数年，纵横无敌，不意中今日却败于此！这如何是好？”侯彪道：“小将之意，他得胜之后必不作准备，主将若把残卒选过，鼓以忠义，一阵杀去，管叫他大败而逃，我们也可以雪得前耻。”陈志超忙道：“不可，我兵新败，正为惊弓之鸟，如何能够再战？万一不幸再败了一阵，那如何是了！”苏茂大怒道：“我还未出兵，你却先出此丧败之言，以长他人之志气，灭自己之威风。待我胜回来时，斩你首级吧！”陈志超不

敢作声，退了下去。苏茂却把残卒选好，劝以再战，众人都不愿意。苏茂不管，带了便走，一路上逃亡相继。走到十余里，起先的追兵正在那里歇息，苏茂一声鼓响，杀了进去。敌兵大怒，出营再战。一则众寡不敌，二则气壮和气衰不同，战了一歇，苏茂大败而逃。敌兵又追杀了十余里，才回去了。检点残卒时，只剩了八百余人，连侯彪就也死于乱军之中。苏茂大哭了起来，陈志超劝道：“事已至此，更有何言，主将此刻且先到惠来再讲吧。”苏茂道：“悔不从你之言，以至于此。如今再无不从不了，你只管传令吧。”陈志超先叫兵勇埋锅造饭，幸是苏茂平时待士卒有恩，所以还不至十分怨恨，当下大家饱吃了一餐，仍旧跟着苏茂望惠来而行。谁知冯一贵早已晓得苏茂兵败，把留守一将杀了，闭门不纳。苏茂无奈，只得望潮州而来，李定国却不在潮州，潮州也被清兵夺去。苏茂向陈志超道：“如今怎么样呢？”陈志超道：“势已如此，无可挽回。主将没奈何，只得回思明州向元帅请罪，或者可侥幸宽免罢了。”苏茂点头道：“就不宽免，误了大事，我也应死了。”陈志超也觉凄然。当下一行人收拾清楚，直望思明州而来。

不日到了，苏茂往见成功，成功问起失陷缘故，苏茂一一说明了。成功大怒道：“亏你做个大将，连五不可击、六不可追也不晓得，如今更有何话说！”叫人把他推出辕门斩首。苏茂吓得魂不附体。只见旁边一员大臣挺身说情，成功看时，是兵部尚书杨德用。成功便问：“杨老先生有何话说？”杨德用道：“苏将军固然有罪，但失在海澄救兵不至，不能专罪他一人。”成功道：“黄梧罪也不免，但他何不听陈志超之计，来我这里请兵？我难道也不应他吗？丧师辱国，坐失事机，不斩何待！”杨用德道：“元帅念他前劳，将功赎罪吧。”成功道：“若论常法，功罪原是相抵。但此刻事势不同，只好功自赏、过自罚罢了。若有功的可以赎死，这里众将哪一个不是有过大功，将来再有失事，赏罚如何行得呢？”杨用德听了没法，只好退下。却有吏部尚书张国功上前道：“元帅须念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苏茂才有可取，且留他带罪立功吧。”成功道：“这不是这样讲，若如此时，军法只为不才的立吗？设使苏茂若赦了，将来有才的都放胆了。”苏茂见说不下，只得含泪道：“罪将死有余辜。元帅若念从前微劳，替罪将身后打算，罪将就死也瞑目了。”成功听了，也凄然道：“本帅岂不晓得你是偶然之过？但军法如此，不得不然罢了。至于你身后之事，原有你前功足以相抵，本帅敢不替你打算吗？”当下刽子手把苏茂绑下，一声令下，血淋淋一颗人首献上来。成功掩面道：“念他前功，免其号令，从丰收殓了吧。”当下叫苏茂的儿子苏维国来，道：“你父亲有功王室，只因失败而死。功过不相掩，如今本帅授你副总兵官之衔，仍旧袭封金吾将军，以酬你父亲的功劳吧。”苏维国含泪叩谢了起来，自去收殓苏茂去了。这里成功命书记备了一道札文，命副将康雄赍了往海澄调取黄梧回来。

却说黄梧在海澄连囚了苏茂几个哨马，后来听苏茂败了，心里大快道：“你也有今日，正要叫你吃点苦头。”过了几日，忽听苏茂被斩。又过了几日，只见康雄赍了文书到来。黄梧接来一看，心中暗惊道：“不好了，一定苏茂说出我不发兵，所以要调我回去治罪。苏茂已死，我若回去，岂不是第二个苏茂吗？”当下口中虽然答应着，却把康雄送入使馆中，自己私下去见海澄县知县王士元。王士元道：“你已犯下弥天大罪，若去时是自投罗网了，莫如三十六着，走为上着。”黄梧道：“走不好，我看还是降好。”王士元道：“降虽好，但得知他那边留不留？”黄梧道：“我把海澄做见面礼，他

总留了。”王士元道：“我呢？”黄梧道：“你不降吗？”说着把刀拔出鞘来，道：“有刀在此。”王士元想了想，道：“也使得，只是康雄如何呢？”黄梧道：“这不要紧，我自有法。”

到了次日，黄梧请康雄饮酒，席间黄梧便开言道：“元帅这回调我回去，却是何意？”康雄道：“元帅因将军久劳在外，穷守一方，所以想调将军回去，好跟着元帅立点功劳，替将军图个升迁罢了。此是元帅的善意，将军你道好吗？”黄梧道：“罢了，苏茂已经斩首，你道我不知吗？”康雄道：“苏茂斩首与将军何干？”黄梧道：“多不用讲，我已投降清朝了。”说着把脸一沉，把酒杯往地下一摔。康雄晓得不好，早已把腰刀拔出，大踏步往外便走。说时迟，那时快，康雄正走出来时，四壁伏甲齐起，康雄一边战，一边走，抢到门外，跳上马飞鞭便跑。黄梧忙叫把四门关起。康雄跑到城上，黄梧也追了上来；康雄正走下马时，黄梧已一刀砍来，措手不及，把左手抵开，刀过手落，一时也顾不得痛，望城外一跳跳了落去，飞跑去了。黄梧开门追赶不及，连忙修书一封送到潮州金砺的大营去投降去。当下金砺遣了副将蒋全来收海澄，把黄梧送到福建去。黄梧到得福建，见过了巡抚张学圣，张学圣便问道：“你在郑成功处已经多年，必晓得郑成功的破绽，有何可攻的地方；如能降伏了这只大虫，本抚院当上奏朝廷，从优封赏与你。”黄梧道：“别的小将不晓得，若说要破郑成功，小将却有五条计策，如能一一照行，包管郑成功必致于麾下。”正是：

惭愧未能清反侧，何心又复见侵陵。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焚积聚火烈安平镇 索偿金兵进闽安关

诗曰：

豪富擅江东，称名数郑翁；

百年积聚力，一炬尽成空。

却说黄梧说有五策，张学圣连忙问道：“是哪几样？你倒讲来看。”黄梧道：“第一件，屯沿海以堵登岸。郑成功他穷守一方，有精兵数十万，大船千百只，他不战何待？但我兵若和他战，陆地上兵没有他精，海面上船没有他大；我兵怕死的，他兵拚命的，这如何战得？所以只要屯兵各海口，不教他登岸最好，他虽有大船精卒也无所用。第二件，造小舟以图厦门。这厦门一岛突出在洋面上，陆兵既不能登，海船又不能入，所以成功守住厦门，不怕我兵进剿。如今宜造小舟，比海船小，比常船大；只要轻，不要重；乘着潮可以直抵厦门湾内。就陆兵去时，也不要紧，总要登岸的，如此才可以破他巢穴。第三件，锄奸商以绝接济。成功所用衣粮船械，虽然也有自造自出的，但哪里够用？全仗商船贩卖；若没有商船，就让他金银山积也无用。大人可出示 严禁漂洋的商人，不许再把这许多东西卖给他，拿住时以私通海寇论，斩首号令；若果然办得严密，他也可不战自困。第四件，清叛产以绝敌用。郑成功之富，远近闻名，因为他祖本是大商人，家资已有万贯；到他父芝龙做海盗时，每一海船要纳金三千，给了旗之后才许他们来往海上，所以又得了不少。及唐王接位之后，郑芝龙掌天下兵马之柄。唐王因练兵无饷，叫芝尤各省筹捐，只闽广两省，每年正饷外捐作兵饷的不下百万，都存在芝龙那里；又加上从前开垦台湾时每年钱粮，也都纳在芝龙处，所以郑氏富同敌国。到后来唐王驾崩之后，郑芝龙单身投降，这许多的财就被成功得了。如今若能把他绝了，就叫他饷缺。”张学圣道：“这许多财都藏在哪儿？”黄梧道：“都藏在安平镇上，守的兵却不多，尽可以去请他。”张学圣大喜道：“这个容易，还有第五件呢？”黄梧道：“第五件，掘敌坟以泄王气。郑成功的祖墓，风水极好，须要把他掘平，泄走了王气，使他落败不能横行才好。”张学圣道：“他祖墓都在哪儿，共有几处呢？”黄梧道：“共有六处：一处是在泉州石井山，一在晋江县大觉山，还有三个在南安县覆船山、橄榄山、金坑山，另外有一个最厉害的名叫‘五马奔江’，不晓得在哪儿，须要叫人去探听去。”张学圣道：“很好，五策都可以行得，第三、第四策可以先行，第五策也容易，就只有头两策难一点。”黄梧道：“屯兵沿海岸边一事，兵费未免过重一些，不然便改作清野之策，也可以暂行。”黄梧又道：“不守海口，只守内地，把沿海一带数里内居民都迁了进来，他来时欲战无可战，欲围无可围，要深入内地时，他客兵势单，我主兵气壮，他必不敢来；他既势蹙，我却欲战即战，欲守即守，这便是清野的妙用了。”张学圣点头称善。过了几日，便申奏朝廷，封黄梧做海澄公，镇守漳州。后来成功漳州失陷了，便是黄梧去守，这是后话，不提。

出示——出告示。

富同敌国——以其众多的财物与国家相匹敌，为富同敌国。

势蹙——蹙，收缩。势力衰退。

却说那日黄梧见张学圣时，便向张学圣道：“此刻探听得郑成功正因阅兵巡行各处，大人何不乘这时候去攻安平镇？也容易一点。”张学圣道：“既如此，我明日起兵吧。”到了次日，叫总兵马得功带了五百兵马打头队，黄梧也带了一百名兵做向导，巡按王应元带了五百兵马做二队，自己带了五百兵马做三队，巡道黄澍带了五百兵马做四队；下令兵勇每人带草一把，硝磺一两，以备放火。一路上旌旗低掩，刁斗虚悬，悄悄望安平镇而来。过了一夜，已到安平镇。黄梧问马得功道：“还是先烧粮，还是先杀敌？”马得功道：“只要把他粮烧了，还怕他守兵不出来吗？”黄梧道：“他烽火台不可不先除，免得他救兵到来，倒不好措手。”遂叫马得功把兵暂扎住，自己领了一百兵勇直望头墩烽火台而来。那时正是五更时候，夜中的平安火已经举过，早起的平安火还未到。守墩的兵勇都在草棚中熟睡，只有一个哨探墩勇立在土山上打盹。黄梧把兵马约住，自己悄悄的把弓张满，望那墩兵背后“飏”的一箭射倒了，赶上前去，一刀杀死。然后领兵登台，一阵乱刀，把台上烽子一齐杀死，又把兵勇中拨了两个守住，吩咐到天亮时仍旧举平安火一次，以免邻墩晓得，然后带了余兵下来。接着，马得功的兵马到积粮仓里来，一声令下，各兵勇早把硝磺塞在草中点着，抛了进去。守仓的一员裨将从睡梦中惊醒，晓得有人放火，便一面叫人救火，一面带了五百兵马赶了出来。见马得功一队兵马在那里放火，便大喝道：“哪里来的野狗，敢来烧郑家的仓舍吗？”马得功也不答应，接住便战。看看天色将亮，马得功抵挡不住，渐渐败了下来，那裨将却越抖擞精神，杀将过来。却得王应元第二队兵马也到，那裨将晓得不好，一面叫人去催烽火台举火，一面把千余名兵马尽数调了出来，拚命地死战；再一看时，仓库中烈焰腾腾，早已被黄梧烧了，心中大怒道：“不晓得哪个奸细卖了！”便索性也不回顾，只往前杀。那时天已大亮，张学圣第三队救兵也到，裨将本已血战了半夜，力尽筋疲，看看救兵不到，自己兵越杀越少，敌兵却有增无减，重重地围裹将来；那裨将看见势头不好，只得杀了一条血路，奔往思明州去了。这里张学圣等追杀了一阵，把所有仓房一齐烧尽。但见火光烛天，流星遍地，有赞为证：

兵雄安海，富擅东闽；金钱贯朽，仓粟红陈；聚百年之积蓄，掷一炬以成尘。风伯无灵，见燎原之难遏；劫灰有数，报孤愤而莫伸。嗟夫！祝融何贪？封夷偏助。火树飞时，流星落处。长空划黑，天边开灿烂之花；洲渚夜红，水际舞斑斓之絮。惊空中之孤燕，赤电挥霞；起林旁之寒鸦，金蛇破雾。况乃云黯黯、火滔滔，浓烟若进，高风怒号。飘飏兮似箭，澎湃兮如涛；火山发兮九皋，千万人兮声嗷嘈。竟看贮蓄兮铁箭金刀，盖得者因之以致富，而失者将为之而势挠也。

当下把仓粟烧完，已直烧了一日一夜。然后命各兵勇把所藏的金银财帛都装了起来，共得千余担的金银，大家收拾了，奏凯而回，不提。

却说那裨将逃到思明州之后，值成功巡兵各处，便向各大臣说了一遍。众人个个切齿，无可奈何，只好等成功回来再讲。过了几日，成功巡行已毕，

烽子——守烽火台的人。

贯朽——形容钱多得连穿钱的绳也朽断了。

红陈——形容粮食多得都霉烂了。

祝融——火神名。

封夷——风神名。

九皋——深泽。

嗷嘈——喧嚷嘈杂。

回到思明州，裨将见过成功，便把安平失守的缘由禀明。成功道：“斥堠何在？”裨将道：“先前小将也不晓得，还遣人催他举火；后来路过时，才晓得台上烽子已被他杀了，平安火是敌人代举的，所以邻墩也不晓得。”成功大怒道：“自从黄梧反了之后，康雄便说他要往福州，大约此计必是他献的了，可恶！我不去撩他，他倒要来撩我，真是太岁头上来动土了！”当下吩咐各将官明日校场听候，众将答应了。到了次日，一早到了校场，校阅兵马，选了一万精兵、一百号大船，和众将带了，直望福州而来，在路上时，成功自写了一封信给黄梧道：

天下纷纷，所为何事？为吾人一块立足之地耳。本帅奔走，所为何事？亦为吾人一块立足之地耳。彼从外人以抗本帅者，其丧心蔑理不足论。汝从本帅多年，且素以忠义著者，乃忽有此次之叛，即不为吾人计，独不为天下大事计乎？语云：宁为鸡口，无为牛后。鸡口虽小，为人先也；牛后虽大，为人后也，污也。本帅与汝等共申大义于天下，以清白自居，后路未可期。今乃忽以抱罪，甘作逋臣，屈膝于人奴之下，奴才的奴才，汝能免其诮乎？今者奴辈焚本帅之积聚，本帅特兴问罪之师。如能自知罪大恶极，速即按数偿还，或可免谴；不然，即请汝与本帅相见於战场之上。本帅不啻亲执桴鼓，且将与汝相见於鞍马间，以叙旧谊矣。好男儿好自为之，慎毋及阵而绥也。

黄梧接了这信，吃了一惊，忙把来给张学圣看了。张学圣笑道：“古人云：‘师愤者败。’郑成功乘愤而来，其败必矣。”黄梧道：“不然。他盛气而来，其锋正锐，必不可挡，大人不可轻敌，据小将看还是以避他为妙。”张学圣道：“你从前所说清野之法，我已行了。此刻海边三十里地方没有一人居住，我只要守住闽安镇，他总不能进来。”当下二人商议好了，叫总兵马得功、巡按王应元、参将吴希孔三人带了三千精兵，三十号大船，往闽安镇防守去了。

这里郑成功催船前行，走到了五虎口时，已不似从前守住时的难进，便一直向内行来。次日到了闽安镇，洋面上已泊下了许多船只；成功晓得是防守的兵马，便命把船也下了碇，且歇一日，明天攻镇。一夜中刁斗之声，两地相闻。到了次日早起，潮信已来，成功命起了五十号船，上前打仗。马得功便也开船相应，两边各把阵势排开。成功的左军右军大将黄克功，便对着吴希孔；成功自己的中军对着马得功，两边枪炮如雨地乱飞。看看已近，两边正在酣战。成功因风头不正，叫人把篷下了一半，将两边十六枝桨装了上去，鼓着浪，如飞地望马得功坐船冲来。马得功大惊，忙把船一避，成功的船从旁边擦了过去。马得功船上忙把石灰火药倒了过来，幸而不曾倒着，成功却把船再回了转来，从马得功旁边挨过，把镣钩一搭，搭在船舷上，数十人拖了便走。马得功那边弩箭灰石一齐乱放，成功这边也放了过去；那边就有几个跳过船来，拚命地大战，这边就也有几个跳过去大战；两只船正扭住战个不了，却被吴希孔看见，深怕中军有失，忙撇开了黄克功，赶来相救，把镣钩先打断了，然后把自己的镣钩反搭在成功船上拖住要走。成功正要迎敌，说时迟，那时快，吴希孔正搭住成功的船。黄克功因见吴希孔走开，便一炮从后打来，正打在船舵上，把吴希孔船舵打落，那船行动不便，不自由了。成功看见，便也不顾马得功，反把镣钩搭在吴希孔船上。吴希孔见势危

逋臣——逃亡之臣。

诮（qiào，音窍）——责备。

不啻（chì，音赤）——不但。

绥——逃却。

急，便跳在成功船上，见一个英姿秀概、朱盖银标的大将立在舱中，晓得是成功，握着刀直奔了过来。成功大怒道：“狗头，也敢来惹本帅！”便立着不动。待吴希孔一刀砍来，成功单手握枪一抵，那刀已倒震了起来；顺势一枪掬去，吴希孔要避不及，要抵不开，只说得声“厉害”，那枪已直穿咽喉而死。当下众人看见，越加气壮，一齐努力把吴希孔船上的兵马杀的杀，捉的捉，落水的落水，一霎功夫，早已把一只大船从从容容地拿了去。马得功大怒，要救无奈却被黄克功缠住了。这边成功又把中军一支大队横穿了过来，马得功抵挡不住，大败而逃。王应元跟着也走，郑成功随后掩杀了一阵，然后收队，检点时，中军营共杀了大将吴希孔一人，兵勇三百五十余人，生擒一百七十余人；左右两军共杀了五百八十余人，生擒二百人。成功自夺了敌船一只，大获全胜，得了闽安镇。

到了次日，成功命拔队进兵，不一歇到了南台。张学圣大惊，叫人把黄梧叫来，问道：“敌兵将到南台，如何是好？”黄梧也大惊道：“大人大桥上守好了没有？”张学圣道：“已守好了，只兵却不多。”黄梧道：“快去加兵吧，此处如守得住，再往各处去调兵就也不怕了。”张学圣听了，道：“如此我和你同去守去吧。”黄梧答应了。当下二人一齐起身到校场内，点了一万兵马，两人带了来大桥的南边守住。刚刚成功到来，便命人索战，这边张学圣也叫人抵敌，两下里混战了一阵。正在不分胜败，张学圣恐怕不胜，要失了大桥之险，便把全军都杀了出来。成功看见，笑向众人道：“‘师急者败’，此之谓矣。张学圣情急，想以多胜我，我难道怕他不成！我们众人可分四面杀了进去，我也来杀他。”众人答应，一声鼓响，四面杀了进来。成功亲自提了一支梨花枪，跃马杀入，逢人便刺，逢马便挑，直杀到阵心去。众人看见元帅大旗已杀到中心，便各奋神威，一齐乱杀，真是刀过处头颅乱滚，枪来时鲜血直流。将次要杀到中心，成功却又折往左边杀去，迎头遇着刘国轩一支兵马。成功道：“刘将军，你看再杀哪里好？”刘国轩道：“横竖他围不了，我们随便各处都好罢了。”成功点头称是，两支军并作一处，又杀了进去，各将也就分开四面乱杀。几支军好似生龙活虎一般地穿来跑去，如入无人之境。张学圣看了，点头叹道：“果然厉害！名不虚传。”正说时，忽见一支军直望自己面前杀来，大惊退回，无奈走到哪里，那支军跟到哪里。张学圣忙命把大纛扑了，谁知不扑犹可，先前诸军看见大纛移动已自喧乱，及一扑时，诸军只道主将丧了，登时大乱，四面逃走。张学圣见势败了，往桥上便走，众军也跟着乱跑。成功随后掩杀了过来，杀死的，落水死的，不计其数，直杀到桥北才止住了。众人看成功时，马前马后挂着敌将的头，不下三四十颗；其余杀死的兵勇，都只割下辫子，也割了一百数十根，也可以见得当时神勇了。当下遣哨探四出探过，并无埋伏，然后歇下。

次日，仍旧起兵前进，到了闽安关。原来张学圣已把营层层密密地扎住，成功命人攻打了一阵，张学圣死守住栅门，再也不肯出战，成功只得暂且退下。忽见众兵勇一个个交头接耳，成功叫来问时，众人道：“元帅看敌营的云吧。”成功听说，便一看时，只见敌营上云气变作蛟龙一般，白心黑边，浮在空中，大喜道：“你道这是什么吗？这名叫‘敌龙破寨’，主我兵克敌之兆。你不见他的头向内吗？这龙是由我们这边过去的，大约不止一日，所以已到他营中了，三日之内破敌必矣。”众人听了大喜，都准备着杀敌。当下成功回到营中，占了一课，掀开一看，心中大喜，便把诸将传了进来，道：“此刻敌营的云气你们看见吗？”众将道：“看见的。”成功道：“我此刻

所说的‘敌龙破寨’，乃是谎众人的话，其实他这名字叫作‘游龙’。这缘故若讲给他们听，他们也不懂，所以本帅只好谎得一谎。这‘游龙’之兆，主敌营主将心乱欲逃之兆。本帅想今夜要去劫寨，此刻占了一课，值勾陈克都将，将军年克勾陈，白虎 大胜，应在后起下克上，客兵袭主。今夜本帅和诸将同破此一关吧！”众人大喜道：“只是如何破法呢？”成功道：“哪一位将军要打头队？”刘国轩道：“未将去吧。”成功又道：“哪一位将军要打第二队？”黄克功道：“未将去。”成功道：“如此刘将军先带了本营兵马杀往敌营里去，黄将军带了本营兵马做第二队前去接应，破他足够了。”二人答应着。成功道：“黑暗中难认彼此，你二人可传令本营人马，每人备白布二尺，到出兵时都包在头上，以便认识。还有一件，劫营之事最为危险，往往自己兵马回来时认错或被敌人假冒，口号不可不严。”当下写了个口号，拿给二人看道：“你两人认定吧！”二人看时，是“弥猴”两字，当下认定，退了出来，暗传号令。到了二鼓，衔枚进发，刘国轩先行，黄克功随后进发。

却说刘国轩来到敌营，悄悄地拨开鹿角，过了两重濠沟，踏开营门，呐喊，杀了进去。营中兵都从睡梦中惊醒，披挂不及，有刚刚顶上盔，头已跌落的；有刚刚著上靴，脚已砍断的；号叫之声，远震数里，死亡无数。杀了好歇，才有一支兵马整齐了出来迎敌，两边混战了起来。黄克功在外面听了许久，晓得战酣，呐喊着杀了进去，只见头上没有白布的便杀，敌兵大败而逃。张学圣早已遁入城中，黄梧跟着也走，其余的将官也都逃得一个不剩，只可怜这许多兵勇，只为从了清朝，致遭这番杀戮。

闲话休提。当下杀了一阵，营中已杀得一个不留，只剩些器械粮草，二人点过收起，得胜回来。只见营门前一队兵马在那里攻营，原来是张学圣的败兵，几个残将领了，想骗入营中报仇，却被成功查出。那败兵不得入，便在营外乱攻。成功因黑暗中怕中了奸计，传令严守营门，不准出战。到得刘国轩二人兵马到来看见，从背后一阵攻打，杀得罄尽，然后直抵营门。营内巡查员叫道：“弥——”刘国轩应道：“——猴！”这才把营门开了。二人进来，到中军帐里，见过成功。成功大喜，慰劳了一番，把功劳记上，遂向二人道：“他既已退，我们便可前进，等刻可就起兵吧。”二人答应了退下，命众兵士歇了一歇，仍旧起兵望南门而来。张学圣看见势急，只得一面催调各处兵马，一面把兵勇再选了一万出来抵敌。恰好成功马已到南门外校场上，两边排好阵势。成功这边是偏将马如龙出马，张学圣那边也叫一个游击葛槐抵敌，两人来到战场上，大战了三十余合，马如龙大喝一声，斩葛槐于马下，跳下马来割了首级，跃上马，飞跑回来。张学圣大惊，忙叫参将张礼出马救应。这边阵上刘国轩一马当先，抢了出来，大喝道：“反叛！下马快快投降，免汝一死。”张礼道：“谁是反叛？你也不自想一想。”刘国轩道：“我自从数十世祖宗以来，便是如此，不晓得你有变相过没有，你祖宗也是你这样吗？”张礼被说得满面通红，老羞变成怒，举刀直劈过来。刘国轩也举刀相还，一来一往，一去一还，八只马蹄如翻盏，四条臂膊似游龙，大战了六十余合，不分胜败。刘国轩虚砍一刀，回马便走。张礼乖觉，也不追赶，把马带住，挂了刀张弓要射。马如龙在后面忙喊道：“仔细放箭！”刘国轩听了，

勾陈——星名。

白虎——星名。

鹿角——军事上的防御设备。形似鹿角。用带枝杈的树木植于地上，以阻敌军行进。

忙把马带转。说时迟，那时快，刘国轩的马正带转，张礼的箭已放出，刘国轩只听得弓弦声响，便把身一闪，那箭直从耳边擦过。张礼正要再放第二支箭，刘国轩一马赶到，一刀劈来，措手不及，把弓抵去，一张弓折为两段。张礼大惊，方取砍刀时，刘国轩第二刀已到，一刀背敲来，正打在右臂上，张礼单手麻木，动手不得，被刘国轩不慌不忙把鸾带一擒，轻轻地捉过马去。张学圣大怒，引兵来抢。成功看见，也驱着兵掩杀过来。两边抵住，混战了一阵，张学圣大败，又逃入城中去了。成功正欲攻城，忽有哨马递了一封信进来。成功看时，是海澄被围紧急，请成功速拔兵往救，不然恐失东南之形势一事。原来黄梧叛后，成功早已把海澄克复了。这次乃金砺的大兵来围，所以思明州遣人告急。当下把信验明不错，成功心中不乐，只得传齐诸将，吩咐一遍，暗传号令，一齐拔寨退兵，不提。

却说黄梧正在南门守城，忽见成功营中纷纷乱动，不晓得什么缘故，忙遣人去探听时，回来报说敌兵已齐退了。黄梧大喜，忙来见张学圣道：“敌营无故退兵，必有内乱，大人快点追赶。”张学圣道：“安知不是有计？”黄梧道：“没有，郑成功原是如此，从前打五虎口时，也为厦门失陷而去。他恐怕人追，所以必乘大胜之后才退兵，大人不可被他骗了。”张学圣道：“既是你知他奸谋，谅来不错。”当下起了一万大兵，和黄梧一同领了，亲自追来。正是：

准备窝弓擒猛虎，安排香饵钓鳌鱼。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海澄县金都统大败 王家渡苏维国报仇

诗曰：

百战沙场胆气豪，健儿如虎马如涛。

战酣百虑都忘却，笑割旌旗拭血刀。

却说张学圣、黄梧二人带了一万人马，赶了郑成功来，看看赶到，大家发声喊赶了过去。压后的黄克功，忙把兵马调转，两边接住，大战了起来。黄克功一边战，一边把兵马渐渐约退。二人不舍，紧逼着。约莫走了两三里路，忽然间后军发喊了起来，二人回看时，一支军如猛虎驱羊一般，直杀了来，心中大惊，暗道：“不好！”忙撒下黄克功，回顾这边。黄克功却反逼了过来，跟在后面乱杀。二人也顾不得，只好往回走，迎头来了一员大将，一看时，只见辉辉煌煌的竖着一面“帅”字大旗。张学圣大叫道：“我命休矣！”抱头便要走。黄梧忙拦住道：“大人休怕，这个是真的。”张学圣道：“他是谁？”黄梧道：“是刘国轩假冒的。”张学圣听了，才放心道：“既不是真的，我们可以和他对战了。”随即把兵马整齐了。无奈一则兵勇看见了“帅”字大旗都先胆落，二则黄克功又只管在后面追杀过来，随你张学圣把号整了几回，兵马总立不住脚，纷纷地乱动。张学圣无奈，只得把乱兵杀了过去。刘国轩接住，略战几合，张学圣已大败了下来，后面黄克功又越逼越紧。正是人急智生，兽急咬人，张学圣被逼不过，只得领着残兵再鼓余勇，杀了上去，真的是人人拚死。刘国轩把兵往左右一分，中间露出一条路来。众兵一看，个个欢喜，都往这路里逃命。刘国轩只把兵马约在两边，有走过的便杀。众兵勇因见有逃生之路，哪个还来多战，只顾逃命，被杀死的却不知多少。张学圣禁止也禁止不住，无奈把衣帽脱了，夹着众军中一齐逃走。刘国轩见敌兵都已去尽，然后接着黄克功，赶往成功的大军去了。

这里张学圣逃出命来，一点兵马，只剩得二千余人，不觉大恨道：“我早晓得他有诡计，悔不该听了黄梧之言，以至于此。”黄梧道：“大人休急。大人不见他刘国轩假充郑成功吗？这分明是郑成功前军已行，留下这支兵以拒追兵，我们不幸中他奸计。但此刻去方不远，他必道我们不敢再来。我们若再赶去，杀他个不备，必定可胜了。”张学圣发怒道：“这二千兵马，你难道还要送给他吗？”黄梧不敢则声。张学圣领着残兵，一路上抱天怨地的去了，不提。

却说黄克功、刘国轩二人赶着成功大军，然后一同上了船，一路上顺风扬帆，不日到了思明州；再添了一万精兵，共是二万，选了几十员大将，直望海澄而来。鼓角连天，旌旗塞路，号螺朝唱，刁斗夜鸣，一路无话。不几日，到了海澄，离城三十里扎下了营。遣人前往探听，回来报道：“敌军离城十五里扎下了大营，离我军也是十五里。主将金砺，共有精兵五万余。海澄受围已两个月，城中粮草大约也将尽了。”成功听了，想了一想，次日便命进兵。又行了十里，离敌营五里，扎下了寨。成功亲自带了几员将官，几十员骑兵，走出营来，到各处巡行了一遍，见敌营匝匝密密的扎了一地，只东北角上露出一缺，成功点头道：“他算计也不错，只可惜不认得我了。”众人问什么缘故，成功道：“他想赚我入城，然后合围攻死，这是赚救兵受困的法。如果上了他计，不但救兵不能为犄角，而且城中粮草被来兵一用，

必致早尽。但我岂会上了这当呢？”随又看了一回，才回营来向众将道：“城中受围日久，人心难免不靖。本帅要想个法子，通个信息，使他坚守，你众人想有好法子没有？”众人想了想，黄克功道：“末将愿领一支兵马入城救应。”成功点头，再问众人时，众人意思也都如此。大将刘国轩独道：“黄将军去不妙，此行一定要元帅亲往。”成功道：“这是何意？”刘国轩道：“一则元帅驾尊位重，若往城中时，城中人必格外鼓舞；二则救兵入城之后，敌军晓得，必格外攻打，尤非元帅不可；三则元帅所在，他必惧怕。若元帅在营中，他只不和我战，却去专力攻城，我又如之奈何？若元帅往城中时，他必专心，一面轻视我们，待他攻城不下时，必来和我们出气，我们也可以设法破他。”成功道：“你所说不差，但我去之后，何人能和金砺对敌，不怕输了他呢？”刘国轩道：“若讲必胜，固然难包；若讲何人应任和金砺对敌，这人人都有这责任，只大家协力同心，遇事商量罢了。”众人一齐称是。成功摇头道：“这却不妥，军中之事不能这样。若万一有各人想法不同，大家含了意见，岂不误了大事？必得一人暂领兵马，总揽大权，本帅方才放心。你们众人看何人好？”刘国轩道：“这样时，黄将军就暂领这责任吧。”黄克功方欲说时，众人齐道：“黄将军足当其任，不必推辞吧！”黄克功道：“既然如此，末将要刘将军相助。”成功道：“这倒也使得。”当下遂向黄刘二人道：“明天本帅入城之后，他必然把围合了猛力攻打，那时本帅另有调度，自不用说。但他攻城不破时，他必怕你们犄角两面合攻。你们试料，看他当作何法破你？”黄克功道：“他既怕我们犄角，必然思去。其一城既难破，我们兵厚垒整也不易除；为他之计，只有赚我们两处合一，庶可专力一边。但两处之中，总不能移城就营，算来只有赚我们拔营入城的一法。”成功道：“他缺围一法不行，也晓得我们不是愚鲁。我们再想他另外有何妙计，再可以赚你们入城？”刘国轩道：“末将想来，他只有两法：一法把围解了，假作退兵，骗我们入城；一法假了城中的军令，调我们入城。”成功点头道：“城中军令他轻易假不来。我想他真肯认伏，逃了便罢。不然，只有假作退兵一法了。而且就不如此时，本帅也有法逼他走这条路。”当下提笔写了一张字，二人看时，是十面埋伏计。成功向二人道：“你们照这字行去，本帅自有法叫他来入圈套。”二人大喜，接过藏了起来。

到了次日，成功带着吴一篲、甘辉、田麟、杜兰芬、丁德俊、潘普、李彬、陈志超、孙鸣凤、李有德十员大将，点了三千兵马，从东北角上缺处发声喊。那里的将官早已受主将吩咐过的，并不追杀，只把兵马约在两边，虚声呐喊。成功直抵城下叫门，康雄登城楼，手扶护心栏，叫道：“既有元帅大纛，请元帅见面，不然不认得，乱箭要射下来了。”成功忙走到城下叫道：“康将军有劳了，本帅在此。”康雄一看不错，大喜过望，忙开了城门，放下吊桥，接了进去，大家相见。成功慰劳了一番，然后说明缘故，康雄大喜，城中兵勇个个胆豪。成功便命人分门把守去了。

这里刘国轩、黄克功二人见成功进去了之后，敌营果然严密，东北角上补得一点不漏，哪里有什么缺。二人心里好笑，便照着成功那张纸所言，回来把众将都传了齐来。黄克功先开言道：“元帅有令在此。”众人齐道：“遵令。”黄克功指着罗孝德、马如龙二人道：“此去东南一带，林密山箐，处

不靖——不安定，动乱。

箐（qìng，音庆）——云南一带称大竹林为箐。

处可伏兵马。罗将军可带领一千人马，做第一伏，在离此十里路东藏下。马将军也带一千兵马，做第二伏，比罗将军要远二里路南藏下，都听号起杀出。”二人答应了。黄克功又向苏维国道：“金砺乃是令尊的仇人，将军与他不共戴天之恨，他此次若败，必逃往潮州。此去东南二十里地，名王家渡，乃是他必由之路，将军可带兵一千，截他去路，杀个痛快，以报令尊之仇。”苏维国答应了。黄克功向王毅道：“王将军可带一千兵马来帮苏将军伏下，但要分作两处，方可多杀点。”说着，又指着陈森、邓飞鹏、刘戎万、龚曰飞四人道：“此去十五里有一块平坦大战场，明天金砺杀败必逃至此，还有一场恶战。四位将军每人可带一千兵马，在这战场四面分头埋伏。到急时我起号相报，将军等可分四面杀来，务令他大败而去。”

四人答应了。黄克功向万春道：“万将军也带四千兵马，独到那战场上。金砺来时，可独自和他挑战，我们自来接应。”万春也答应过。黄克功道：“三日之内，但看中车拔旗起寨，各人便各自分头办事去。但旗也不可尽拔，营中仍旧要留下一半虚插在外面，好骗他。”众人各答应着，分头而去，不提。

却说金砺见成功一支军入城之后，晓得只有成功在内，此外救兵仍旧不能骗入，且喜得猛虎入网，便暂把围合密，心想且待破了城，救兵也就易于处置了，所以传令竭力攻城。成功都早已晓得，听得空中一声炮响，便向众人道：“敌兵将至，须要早备。”叫各兵都挺着大刀阔斧，弓上弦，刀出鞘，立着不许慌张。

不一歇，果然见金砺的大兵漫山遍野而来，把海澄城团团圈圈围住。城上兵已得了成功的将令，把牌挡着不动。金砺传命上城，四面云梯一齐架起，看看推到城下，城上一声梆响，火箭齐发。金砺大惊，忙令退下，却把火炮攻了一阵，城上把悬风板挂起，再也不顾。金砺攻了一歇，见不能下，又命人把折叠濠桥架起，兵勇如蚁的一般爬上城来。成功叫人把夜叉橛放下，绞收起来，城墙上敌兵都被钉钉死。金砺大怒，叫人把城外柴草都砍了来，堆在城下，然后用火箭射去，登时烈烈腾腾地着了起来。成功忙命人把污泥沙石和着水泼了下去，顷刻火又灭了。金砺无法可想，只得把兵马拥了上来，心想一时虽死，必死不了这许多。谁知成功叫人把擂石架上石块装满，看敌人要走近时，一声令下，那石块被打在半空中飞舞了下来，如天上雨雹一般，接三连四，打个不了，只打得敌兵叫苦连天，破头烂额，断肩折臂，四散奔逃，行列大乱。成功忙叫骁将李有德、李彬、甘辉、田麟四人分作四门杀出，金砺大败而逃。四人从后追杀了一阵，然后回来。成功向康雄道：“他贪心不死，须防他今夜偷城，今晚大家留心点才好。”康雄答应着。到了夜里，四门防守得严紧，看看三鼓之后，康雄巡行到了西北门上，见有几个军士偷懒的在那里打盹。康雄叫醒来骂了一番，把名字记上，想等天明治罪。那军士不敢作声，只得走到城边去巡看去，忽又悄悄走到康雄身边道：“主将快来看吧，下底是不是贼。”康雄吃惊，忙走到垛边一看，果然不错，许多敌兵都立在城下。康雄大喜，向军士道：“你本来有罪，如今可将此功抵过了，作速起灯吧！”军士答应着，把灯悬起。恰好隔垛也看见了，把灯挂了起来，接连着各垛也都挂起。敌兵晓得有备，无奈已爬到半城上了，只得缘着钩竿

夜叉橛——古时守城之用具。用一丈长、直径一尺的湿榆木，周围设铁钩钉出木五寸长，两端安直径二尺的轮脚，以铁索绞车放下或收起。也用以击攻城蚁附的士兵。

如飞地爬了上来。说时迟，那时快，刚刚离城堞不远，城上兵不慌不忙把仰月铲推刀向下，一齐用力推去，只听得“哎呀”、“扑通”之声，一个个跌了下去。不一歇工夫，死了大半，其余的也不敢再上，只得抱着头逃回去了。成功因暗中恐怕中计，也不追赶。到了次日一早，有哨马忽来报道：“敌兵一夜退尽，如今只剩空营，不晓得是何缘故？”康雄大喜，向成功道：“金砺昨天一败，昨夜再一丧失，如今竟连夜逃去了。”成功笑道：“罢了，岂能如此容易？你只留心守着城吧。”康雄道：“莫不是他还要来吗？”成功道：“岂是要来，他实不曾退。但他虽然乖巧，岂能出本帅掌握之中，你只看明天诸将破他吧。”康雄答应着自去了。

这边刘国轩、黄克功二人看见金砺大军已去，便把旌旗收起，只留下一座虚营。各将看见，晓得是出兵候，便各领了兵马，分头埋伏去讫。黄克功、刘国轩二人带了所余的兵马，来到城外，扎下了寨。成功叫吴一篑、田麟、孔鸣凤、杜兰芬四人帮同康雄守城，以防敌人轻兵掩袭；然后带了甘辉、李彬等六将屯在城外，和黄、刘二人做一处，不提。

原来金砺那夜偷城不得，果然怕两地犄角，想骗救兵入城，假作退兵，便乘两次败北之后，遁出了五十里；遣人再到原处探听时，回来报道：“郑成功营中虽插有旌旗，可没有人在内；城外虽有营扎，住兵却不多；城上旌旗虽比往日较密，守兵却不比往日的多。”金砺不等说完，便哈哈大笑道：“今番也中了我计了！”众将问故，金砺道：“旧营中无人者，因为他道我真走，所以都回入城庆功去的缘故；旌旗不撤者，郑成功庆功之后便要回厦门，正为回去时好作营的缘故；城外扎营者，屯积粮草，因辎重向例不入城的缘故，况他不日就要回去，留兵不多，正为看守辎重之用而已；城上旌旗多者，救兵尽入城的缘故；守城兵少者，都下城休歇的缘故。你道他还中我之计吗？”众将道：“既然如此，何不等他救兵回去，再往攻城呢？”金砺道：“岂有此理，难道我兵还去避他？而且他既来了，也不能这么容易便放他去。”当下传令，大家拔营重进。看看离城不远，天已黑了，金砺想赶去攻城，众将道：“此刻天已黑了，还是先扎营为妥。”金砺道：“既然如此，也要紧逼城下扎住了营，免得被逃了出来。”众将答应了，正往前进，忽见对面来了一支人马。金砺暗惊道：“这是为何而来呢？”正说时，那支兵马早已明火执炬，杀了过来。金砺晓得是敌军挑战的，只得一边迎敌，一边叫后军扎寨。正调度着，谁晓得旁边又有一支兵马杀了出来，金砺暗暗称奇道：“真的名不虚传，郑成功他防敌退，尚且如此，我就赚得他大军入城也是无用了。”当下营也不能扎，深怕阵势被敌人冲乱了，只得把后军整齐了调作前军，前军倒往后面变作后军。可怪郑成功紧紧逼着，敌退一步，他进一步。金砺晓得他不肯轻放过，心中十分懊悔，不该让出他来，致反被敌人占了地步，无奈只好一面战一面退。看看退出圈外，忽一声炮响，深林杀出一支兵马，为首的一员大将虎头燕颌，豹目熊眉，大喝一声道：“大明大将罗孝德在此！”金砺怒骂道：“杀不死的强盗，倒好算计！那个帮我取他？”裨将周奉乾应声而出，接住罗孝德，战不上三合，被罗孝德一刀劈死。金砺正欲派人接战，罗孝德已驱兵掩杀了过来，幸得副将胡汾抵住。这边郑成功、黄克功、刘国轩三人的兵马又逼了过来，金砺抵挡不住，先把后军退下，只留前军半战半走。正走间，又听得一声炮响，右边又杀出一支兵马来，大喊

道：“大将马如龙在此！敌军留下头去吧。”金砺大怒道：“想不到小贼头如此可恶！”回顾副将袁百福道：“你去取他。”袁百福答应着，提刀出马，接住马如龙便战。敌兵三面逼了来，金砺晓得中计，心中大恨，只得一步一步地退了出来，好容易退了十几里，才退到大战场上，心中大喜道：“这地方宽大，好大战了，只是兵马十成中已去了三成。”金砺正把队伍整了整，成功却鸣金收军。金砺也觉得辛苦了，想歇了一夜再战。正支篷歇息，却从后面又来了一支兵马，金砺暗暗叫苦，只得拨了一队兵马接战。万春发起喊来，乱杀乱砍，所到莫挡，看看要杀到中军，金砺大怒，命人把他四面围了起来。万春左右冲突不出，正在危急，黄克功把号旗一招，一声号炮冲天，左边刘戎万，右边邓飞鹏，前面陈森，后面龚曰飞，分头杀来。金砺大惊道：“不好了，今天这计厉害。”正欲叫人四面应敌，无奈四支兵都如生龙活虎一般，横挥竖劈，杀了进来。金砺的兵是奔走了半夜的，怎挡得住这几支生力军？只算头颅不幸罢了。杀了一歇，敌兵已死亡不少，纷纷乱逃，幸是金砺素来号令严明，所以把号令拈了几次，才把阵势立住。金砺内要敌住万春的冲突，外要抵住四将，战来战去，天色已亮，成功见他不败，把号炮连放了两声，东面丁德俊，西面潘普，南方甘辉，北方李彬，都各带了三百名藤牌短刀手，匝地滚来，逢人砍足，逢马砍蹄，敌阵登时大乱。陈森、邓飞鹏等四人乘势杀入，金砺晓得不好，忙向副总兵章国梁道：“你可把兵整齐了望东北杀出，我亲自断后吧。”章国梁答应着，果然带了兵马望左边拚命杀来。众人见来势凶猛，只好放开一条路，那兵马便如潮一般涌了出去。看看走尽，只有数十骑在内，众人把阵一合，正好把金砺围在内。金砺大怒，发声喊，杀了过来。众人抵敌不住，略让了一让，刚刚金砺一马冲出，跟随的几百骑早已被人杀成肉泥了。金砺晓得无益，也不回顾，直赶上大军，望东南而去。成功随后跟着，掩杀过来。金砺一面抵敌，一面逃走，看看走了十余里，追兵已远，金砺方才放心。一点人马时，又少了四五成，金砺不觉叹口气，向众人道：“想不到今天中了奸贼之计，但此去王家渡乃我们必由之路，又最好伏兵，不晓得他算得到此算不到此。”当下叫众将把阵都严整着行走，以防伏兵冲突。那苏国维在树林中远远望见，心中为难道：“他阵势如此严整，如何可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叫兵勇把林木柴草砍了下来，塞在后面，把火点起，自己却带兵在一旁躲下。金砺的前锋正走时，忽发喊道：“有伏兵！”金砺问时，才晓得前面遍地是火，拦住去路。金砺正要发付，这边忽后军又发喊道：“有伏兵！伏兵杀来了。”金砺晓得是敌人声东击西之计，便忙喝道：“不要喊！伏兵来可抵敌他。”但却哪里喊得住。苏维国却又叫兵勇口口声声只喊“要捉仇人金砺，与别人无干”，金砺心中狐疑道：“我和他有何仇恨，却说我是仇人？”正想时，敌兵已近。金砺看时，见是一员小将，白面银盔，白袍银铠，手里握着一支银蜡枪，却不认得是谁，只得一马抢出道：“来将休得无礼，你倒说本帅与你何仇？”苏维国见金砺亲自出来，正是冤家相见，分外眼红，顶面一枪刺来道：“可记得那年胜苏茂时的威风吧！”金砺忙把刀隔开，道：“你是苏茂何人？为何而来？”苏维国举枪便搠道：“我苏茂之子，苏维国是也，特为取你首级而来。”金砺把枪隔开，见他手下兵马不满一千，便也不放在心上，两边对战了起来。苏维国恨不能一口水吞下，以报父仇。无奈敌人强悍，看看要败了下来，林中虽然旗帜插满，却不出兵来。金砺笑道：“疑兵而已，谅你必也再调不出兵来了。”话声未了，一声炮响，陈志超一支兵马杀来，苏维国大喊道：“陈

将军，快来帮小将吧！”陈志超道：“小将军不用怕，我奉元帅之命前来助你。李将军也来了，元帅大军随后就到。”苏维国大喜，精神百倍来战金砺。金砺双战两个，心中有点害怕，恐怕大军来时，难以抵敌，只得一边战，一边走。忽蓦地里一声炮响，第二支救兵又来，李有德一马当先，举着大刀，如削瓜切菜一般，乱砍乱杀。金砺见势头不好，只得虚砍一刀，拨马便走。那时后面的火，早已被众兵收拾清楚。金砺一面逃，苏维国一面追。忽然前面一棒鼓声，树林中一支兵马跑出，正是王毅。苏维国大喜，张着弓觑得亲切，“飏”的一箭，望金砺后心射去。金砺只叫得声“哎呀”，跌下马来。正是：

解网惭无汤履德，用兵差似武侯机。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解网惭无汤履德——见《吕氏春秋·异用》：汤见祝网者，置四面，其祝曰：“从天坠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为此也。”汤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

武侯——此指诸葛亮。

第十一回

赏勋劳晋封延平王 掠温台收伏骁骑将

诗曰：

水天一色浪排堆，百万艨艟破雾开。

倒影旌旗指水上，鱼龙争看蜃楼台。

却说金砺听得后面弓弦声响，忙把身一闪，正着在左臂上；苏维国弓沉箭镞，深入骨中，一时挡不住，“哎呀”一声，跌下马来。众人扶起，金砺咬着牙根，把箭狠命拔出，跃上马背，忍着痛，飞鞭又跑。王毅要想来擒时，无奈隔着兵马太厚，一时杀不进去。待苏维国赶到，早已去得远了，只得和王毅合兵追杀了一阵。赶了一程，赶他不上，恨恨回了转来，大家收兵来见成功。原来成功早已晓得金砺倔强，一时不易杀败，所以叫黄克功埋伏了几层，还不放心，另外每处补上一将，每人只带了三百名轻甲精卒，只等战得力尽筋疲之后，杀了出来，才得胜了。

闲话休提，当下成功论功行赏，各将都得了升迁。因是一场大捷，便修下一封告捷的奏章，叫行人徐孚远赍了，到广西去朝见永历帝报捷去；一面把重兵留守海澄，以防金砺再来复仇。诸事料理已毕，成功率领众将回思明州来。过不几时，徐孚远由广西回来。成功问时，徐孚远道：“圣上阅奏大喜，听说封元帅为王，特遣人赍诏前来，不日可到。元帅早点备迎接诏书和款待钦差的礼仪吧。”成功道：“有何可备，不过如此罢了。”徐孚远道：“受封王的诏命与寻常不同，至少也有个接诏亭、迎宾馆二处，此外各色礼仪也都要略备。不然，此地百姓久不见诏书，若草草了事，直与土蛮无异，何以使百姓睹王化呢？百姓不知王化，日久之后，更无礼仪。此刻纷乱之时，谁还有工夫修礼作乐，明天流到土蛮一样，岂不难弄？倒不如乘有诏书往来之时，修点礼仪，也使百姓见得点中原礼乐，不致平居无教，而且一边又可以表示敬王之意，岂不一举两得吗？”成功点头称善，道：“我就去备起来吧！”过了一日，成功叫人去朝阳门外起了一座接诏亭，又把旧的总兵衙门暂改作迎宾馆，两处都修饰好了。过不几日，恰好永历帝的诏书也到，成功率领文武各官，发了全副的钦差仪仗，远远地把钦差接了来。到接诏亭上，发了二十四声大炮，两边奏乐，然后钦差入亭南面立着。成功率领众人朝请圣安，山呼万岁，舞蹈如礼。钦差开读诏书曰：

兹据延平郡公郑成功报称，与东人接战于海澄，全获胜仗，实属忠勇可嘉，览奏之下，不胜喜悦。郑成功着授招讨大将军加延平郡王之爵，加恩赏赐，得假永明王之号，便宜封拜。其余所有出力将士及阵亡兵勇等，均着郑成功斟酌施行。钦此。

成功和众人谢过恩。钦差道：“还有封延平王的御敕，到延平王衙门开读。”成功听了，叫众人陪着钦差，自己忙赶到衙中铺好红毡，排下香案，迎接了钦差入来。成功俯伏在下，钦差开读道：

敕曰：唯予小子，承帝之余绪，播迁于海外，际社稷之颠沛，思有以光复先帝之前烈。唯尔勋

永明王——明朝朱由榔封号，即桂王。

御敕——皇帝赐下的诏命。

际——当；适逢其时。

旧不弃，能仰体天心，以海外之师旅，共伸大义，克壮厥猷。凡尔勋劳，实维上天所独用。特王汝以延平百里之地，以为天下风。尔其谨之，夙夜无少怠，以启上天之怒，以贻予小子之羞。尔其戒哉。

读毕，成功谢恩，起来把敕书高供着，然后送钦差到迎宾馆中歇息。那迎宾馆里早已结彩悬珠，四围鼓乐着，迎钦差进内歇下。就有文武各官员前来拜望，随后成功也来见过。说些朝廷事体。大家开宴饮酒，和钦差接风洗尘，成功便在迎宾馆中陪着。过了两日，钦差告辞起身，成功挽留不住，只得送了回去。一面叫人写了谢恩折子，一面把各将功劳论功行赏了一遍，然后择吉拜过了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的印绶，百官都来贺喜。成功又赏恤各三军，及百姓有才能德行的蠲免逋欠。百姓家家结彩，个个欢呼，三军之士欢声雷动。

忙了三日，成功正在约束三军，停止贺喜，忽中军官进来报道：“舟山有三人来见。”成功问是何人，中军官道：“台州守将马信及冯用、张洪德三人，他们都是弃了城来的。”成功大喜道：“此处不便，请他衙门中相见吧。”中军官出去之后，成功令兵勇回营，然后自己也忙赶了回来，接见过了马信等三人，大家坐下。成功开言道：“三位老兄，此来何意呢？”冯用道：“小将等因仰慕元帅精忠，所以不愿再作东人的奴隶，弃城归顺而来。”成功大喜道：“将军等忠义存心，故有此卓见，本帅何功？但将军等既来，必有所见教。”马信道：“小将他无所见，只是浙江一省，元帅何不攻取？”成功道：“本帅何时不遣人攻打，无奈多不能得。将军既有所见，何不指示？如果有机，本帅亲行也无不可。”马信道：“小将之意，元帅宜用水师浮海，沿着海边而行，此去温州、台州各沿海的，都可以掠定；然后和舟山通信结援，再取宁波，入绍兴，取杭州，一面分兵下金华、衢州各地，全浙在元帅掌握之中。元帅何为而不取呢？”成功大悦道：“本帅遵命了，但今年已迟，洋面风逆，行船不便。待明年春回风转，本帅当和你同行吧！”马信等三人称谢。当下成功把三人款留住了，过了几时，命他到营中去做游击去了。

有事则长，无事则短。到了第二年，成功便挑了五万精兵，六百号大船，船上一切篷索、舵橹装置一新，火炮、弓弩件件备足，然后带了李有德、王毅、万春、陈肇基、李彬、龚曰飞、黄克功、陈森、罗孝德等一班大将，和马信、冯用、张洪德三人，沿着海岸而行。不几日，先到了温州，张洪德便向成功道：“温州守将虞犹龙和小将做过朋友，等小将写信问他，看他降不降。如肯降时，也免得多动干戈；不降时，攻他也未为晚。不知元帅以为如何？”成功道：“如此最妙，本帅岂欲多杀人？你就写去吧。”张洪德答应了，当下写了封信，叫人私地送了进去。虞犹龙心想要降，又无奈知府王煌是个大顽固，不肯归化的；要不降时，又觉得大义上难容；想来想去，只得写了封信，回复张洪德说：“知府顽固，难以开化，只得徐图机会”；叫他“只管攻城，得便时自当将城献上”。张洪德把信给成功看过，成功便传命上岸攻城。王煌却早已把城守得严密，成功攻了一日无效，只得暂退。到得夜里，成功心想要设计破城，还未睡觉，一人独自坐在帐中想法。忽听得营外大乱，晓得有变，慌忙叫人传令各营，不许妄动，违令者斩；自己却把后

勋旧——有功勋的旧臣。

克壮——能够强大。

贻——赠送。

蠲(juān, 音娟)免逋欠——免除欠缴纳的租税。

营兵马调齐，杀到前营来一看，原来是王煌来劫寨的兵马。当下见劫不进去，正在要退却，被成功的兵马杀到前面来，两下里接住，混战了一阵，不分胜败。因黑暗中交兵不便，王煌忙命鸣金收军。成功怕中伏，也不追赶，收兵回来，一查点时，各营俱安然无恙，一点不伤。成功笑道：“他想把这法子来劫我，真是不自量了。”到了次日，又命攻城。正在攻时，王煌立在城楼上向下大叫道：“你们不用攻，可请元帅答话。”军士听了，报到成功军中。成功正要出去，黄克功忙道：“不可！仔细他有奸计暗算。万一伤了元帅一点，三军岂不易乱吗？”成功点头道：“我岂不知，本要亲身而往，也只为以诚待人的意思。你既以全军为言，本帅只得不得了，但哪个替本帅一行呢？”王毅道：“末将愿往。”黄克功道：“不好，他们虽不曾见过元帅，大约元帅的神气也想得到，终瞒不了人。王将军的神气不象，如何做得来。陈将军一行吧？”陈森答应了，领了一支兵马，簇拥着到城下，匹马当先，向上叫道：“守城军士们听着：本帅在此，有何话讲？快快出降吧！”说声未了，冷不防一支箭直向咽喉射来。陈森忙把身一闪躲过，大怒道：“你请本帅来就是为此吗？”只见王煌手扶敌楼，满面堆笑，向陈森道：“元帅休怪，这是军士们射耍子，不提防触了元帅，幸而不曾伤着吗？”陈森道：“不伤着又怎么样？”王煌道：“本府既请元帅来了，岂肯出此？因为有一事要和元帅商量。”一面说，一面回顾后面。陈森晓得有计，只假作不知，听王煌又说道：“此刻天下纷争，生民涂炭——”“飏”的一箭，又从王煌背后直向陈森胸前奔来。陈森正听着说话，躲闪不及，“哎呀”一声，往后便倒。众军士们忙拥着尸首，如飞地往大营便走，王煌笑着下城去了。这里陈森被人拥到大营，成功听见大惊，忙命人抬了进来。众人答应着抬到中军，陈森一骨碌爬了起来，倒把众人吓了一跳，道：“你如何了？”陈森道：“不要紧，略伤一点。末将早已晓得，所以把一面随身镜塞在护心镜里，所以不曾大伤。”成功命解开看时，果然两面镜都被射破作数块，胸前倒只皮肉略伤了点。陈森随向成功说了几句，成功大喜，忙把攻城的军尽数撤回，把众将都传到中军来，先向李有德、王毅道：“你二人领二千兵马，如此如此去行事。”二人答应了。遂向万春、陈肇基道：“你二人也可领二千兵马来，这般这般。”二人正答应着，成功要再派时，中军官进来报道：“捉住一个奸细。”成功道：“且慢。”随向王毅道：“你本要扮作本帅，如今可替本帅审奸细吧。”王毅道：“末将装得不象，此刻如何可用。”成功道：“正要你不象，方叫他相信我军无将，方肯入网。”遂又向陈森道：“你要避开。”陈森点头会意。成功向黄克功道：“我和你做随军吧！”黄克功也点头会意。当下陈森避到后面，成功走了下来，脱下蟒袍，只穿着盔甲，和黄克功两人立在旁边，却叫王毅扮作自己模样，坐在当中，然后把奸细提了上来。一问时，原来是虞犹龙送信的人。王毅道：“如此可以不必了吧！”成功忙使了个眼色，然后问那人索了书来，拆开了铺在王毅面前，自己立在旁边，看时，上略云：

昨夜劫寨，今日暗箭，皆事起一霎，龙初未尝与闻，致失挽救，负罪之至！元帅大安否？贼人所倚以为腹心，有骁将胡锡恩、知县孙浦霖二人；今日伤元帅者，胡也。贼侦元帅创重，今晚即举兵劫寨，宜预防之。龙当一面拦阻，或乘机献城，临时再定。

成功看了，假作向王毅说了几句，即命人把奸细关起，也不审问；然后再把众将集齐，成功仍旧上坐。王毅便问道：“此刻既是虞犹龙的送书人，如何要假扮？既假扮了，如何又不审问？这什么缘故？”成功道：“敌人狡

诈，此刻奸细晓得是真是假。如是真的，罢了；如是假的，我看连虞犹龙性命都要不保，我们还可以向他说真话吗？至于不审问也是为这缘故，不晓得他真假，说真话也难，说假话也难，所以且蒙他一蒙，就真的时，也无大害。”王毅道：“既已捉住，还怕他真假什么！”成功道：“用兵的诈变无端，捉住难凭。你就把他杀了，他奸细之中还有奸细，被他的侦探得知了，就让你杀了一个，他所探事情已了然了，何用回报呢？此举虽似多疑，但用兵谨慎，不得不着防到罢了。”王毅这才大悟。当下成功又向黄克功道：“此信虽然真假不可知，但劫寨一事本帅也料他必有。如今信上又如此说，就让他果是假信，他也必有此心来探我虚实，我只不还他回复，他也只道我事急，更必行无疑了，先前退兵一计，倒可不用。只是胡锡恩想来也必有其人，不可不防；如能生擒来降了他，也可得一用。”黄克功道：“要降他容易，只要如此如此，包管肯降。”成功大喜，向着李彬、龚日飞、陈森三人道：“这事要三位将军去办去，但兵马要多，可带五千去，临时本帅再派兵相助。”陈森等答应了。成功向张洪德道：“虞犹龙处须是你熟，你可同万春同去吧。”张洪德答应，各人自去办事去了，不提。

却说王煌当下射倒了陈森，大喜，回来商量劫寨事情，孙浦霖便道：“此事还要去看。如他营中不乱，他元帅必不死，此计还不能行呢！”王煌称是，就同了孙浦霖，同上望楼，看敌营时，只见旌旗不乱，各将却纷纷入中军，歇一歇又纷纷退了下来。孙浦霖道：“不怕他了，虽然不死，也是伤重，大人不见他望病的各将官吗？”王煌道：“不错，我计可行了。”当下得城来，虞犹龙便来谏阻道：“不可劫寨，事险最为下策。无论敌人狡诈，就使不诈，郑成功练兵素来严整，若劫他不入，恐怕比昨天还要不好呢！”胡锡恩听了，不悦道：“他今天受我一箭，就整齐也要变作散乱了，还怕他什么狡诈！至于用兵，原是险事，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虞将军既怕险，今夜休去，在这里守城便了。”王煌也道：“我不叫你去，你不用怕。”虞犹龙只得诺诺连声而退。当下忙写了封信去通知张洪德，等了许久，连人也没有了，不晓得什么缘故，心里十分着急。看看天晚，王煌便叫虞犹龙等守城，虞犹龙无奈，只得守着。王煌便命孙浦霖和千总杨埜，先带了一千兵马在四围树林中伏下，专杀逃走的敌兵，有事便鸣炮，出来救应；自己和胡锡恩二人带了二千兵马，自往成功营中而来。踱过吊桥，行了一里余，一声喊起，左边李有德，右边王毅，两支军大刀阔斧杀了过来。王煌心慌要逃，被李有德截住，不能逃出。胡锡恩一马抢出，接住王毅便杀。王煌忙命起炮，谁知孙浦霖的兵却早被万春、陈肇基两支兵马杀了。王煌等了许久，不见救兵到来，晓得不好，不顾死活的一马逃回，兵勇随后跟着也逃，李有德把兵马紧紧追逼。王煌走到吊桥边，大叫开门，虞犹龙欲想不开，只见敌兵已紧逼在马后，这才开了。王煌一马抢过吊桥，李有德的兵早已踏平壕沟抢入城中去了。王煌见势头不好，恐怕入城倒要受困，拨转马头，落荒而走。这里胡锡恩、王毅二人，战了一百余合，因见王煌逃走，恐怕有失，忙撇了王毅赶了回来。王毅不舍，紧紧追来，正走到吊桥边时，只见城上遍插旌旗，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昼，却是敌营的旗号。胡锡恩晓得城陷，不敢进城，勒着马望西北角上而逃。王毅也紧追来，胡锡恩大怒，勒转马，奋起神威，力战王毅。战来战去，王毅一边退，胡锡恩一边进，不觉走了二里多地，前面有座土山，王毅跑了上去，胡锡恩正要追上，只听得上面大叫道：“来将快快下马，你主人已投降在此，你还不降吗？”胡锡恩立马看时，只

听得一声号响，山上灯笼火把忽然尽明，照见密密层层旌旗戈甲，数十员大将簇拥着“帅”字旗下一员元帅，正是自己一箭不曾射死的郑成功。胡锡恩心下狐疑道：“他还死吗？我主人又怎么会投降呢？”一边想，一边问道：“我主人降在哪里？”山上听了，把件东西丢下道：“给你个凭证吧！”胡锡恩把枪挑起看时，是一颗首，血迹模糊，正是王煌的面目。原来王煌逃出来时，早被陈森拿住杀了。当下胡锡恩大怒，把首级一摔，一马抢上山来，只听得“扑通”一声，连人带马一齐跌落陷坑中去。陈森命人把几十柄挠钩搭起，双手倒绑好了，起兵望城中来。郑成功等也都到知府衙门中歇下，张洪德便引着虞犹龙来见，成功慰劳了一番，然后问陈森道：“胡锡恩在哪里？”陈森道：“在下底。”成功命人把他去引了上来。跟人答应着，去不一歇，把胡锡恩带上。成功一看，果然是一表人材，品貌不俗，忙命人把绳解了，叫上前来，道：“胡将军，本帅有话相劝，不知你肯从吗？”胡锡恩诧异道：“你这里到底有几个元帅？”成功笑着指着陈森道：“他也是一个。”胡锡恩看了看，道：“不错呀！他本来是元帅，如何有两个来？”陈森笑着把缘故说明了。胡锡恩道：“哦，原来如此。如今有何话说？”成功道：“本帅有件事不明白，将军是满洲人是中国人？”胡锡恩道：“我是中国人，你难道不晓得吗？”成功道：“你既是中国人，如何却助满洲人来杀中国人？”胡锡恩道：“天下都如此，助的也不止我一个。他气运当兴，这有何话说。”成功道：“天下人人不做将军，只做本帅及本帅这里的各将军，他清朝真能兴吗？气运一事，更不足凭。如以为天授，何不临阵时都用天兵天将？如以为人助，这分明是人不好了，人不助他，他能有气运吗？气运本跟着人的，将军却又去跟气运，这岂不是颠倒自欺了吗？将军再替他出力，岂不愚吗？将军自想，所为何故？”胡锡恩道：“气运虽不可凭，但清朝待我厚恩，我当感恩知报。”成功道：“本帅且问你：譬如有个强盗抢入人家，把人父子兄弟一齐杀死了，夺了人的家产，住了人的房屋，只留几个小童服侍自己，却把些果饵骗这小童。小童欢喜了，又替他去杀不到的人，把偌大的家私、偌大的仇忘记了，每日只以贼杀自己同室的人，以报强盗之知遇。你道这小童如何呢？”胡锡恩答不出话来。成功又道：“以将军之英雄才略，何患不能显身扬名，却畏畏缩缩地跟着一个知府，伺候着他人，封不过骁骑将军，位不过参游都守；据本帅想起来，为将军可惜呢！”正说时，万春、陈肇基二人入见，缴令迨，成功问所获多少，陈肇基道：“一共杀死敌兵一百二十四名，生降五百八十三名，杀死千总杨堃一员，生擒知县孙浦霖一员。”成功道：“降兵照例收入，敌官把他杀了吧。”陈肇基答应了去，不一歇在营门前呈了一颗首级。胡锡恩心中一动，又不能说出，只得问道：“元帅何不把他劝降了呢？”成功一听，晓得已有降意，便说道：“此人才无可取，恶又难逃，所以杀了。”胡锡恩道：“如此请斩我吧。”成功道：“何故呢？”胡锡恩道：“罪将有放暗箭之罪，请正法了吧。”成功道：“孙浦霖他背了天下公义，将军不过得罪本帅一人；至于将军之才，实为天下之用，本帅岂能修一人之私怨，弃了天下之才吗？”众人也跟着劝道：“元帅为天下大事，延揽雄才。将军豪杰，不可自弃吧。”胡锡恩不觉心服道：“元帅如此，罪将还有何言呢？”成功大喜道：“将军如此，本帅亦无忧矣。”当下胡锡恩谢过了罪，成功赏了游击衔，暂在营中效力。记各将的功劳，开宴贺喜，歇兵几日，留了一将镇守温州，分取各县，一面再进兵望台州一路而来。

台州是马信从前镇守的地方，城内兵将多是马信旧人，所以成功船到之

时，马信便写了一封劝降的谕帖射入城中。城中各将接了之后，商量一遍，把清朝所派的文武官吏一齐杀了。成功大喜，慰谕了一番，都各仍原职，留兵助守；遂也不歇兵，望宁波进发，却得了舟山被陷之信。正是：

世事不平如日月，盈亏中昃 太无端。

此外有有趣的新闻，且等下次演说。

昃（zè，音仄）——昃，太阳偏西。指太阳正中和西斜。

第十二回

议北伐大阅海陆军 阻龙宫折损戈船甲

诗曰：

羊山脚下龙宫住，龙子龙婆共一窠；

将士久劳应下拜，如何作怪弄风波？

看官，你道这首诗是为何而作？原来当初《海外扶余》演到第十二回，郑成功北伐，会师浙海，被阻于龙宫的后面，不晓得哪一个顽童涂抹在上面的。但是这顽童他说来也不错，郑成功为故明存一线生机，以图中兴天下，其志可敬亦可哀。做龙王的若有灵，也该助他一两阵顺风，使他如意才是，如何却把怪风波浪害他，天眼何在呢？咳，不是这样子讲，这是他顽童不晓得其中的究里的缘故，若早晓得这龙神无灵，也不该说出这话来了。大凡鬼神怪异之事，当初不过是宗教家寓言。在上古民智未开之时，个个人都带有三分迷信力；弄到后来，行之既久，就变作花妖木怪、户主门神，无一处不是有灵的了。看官须知，若真的处处有神，便该一举一动要和神一样，若稍为走差了路头，神责就到，如何也不然的呢？就一举一动都合了神格，那神就该处处保佑，如何也有不然的呢？总而言之，中国人迷信过甚，说也说不尽。只看一件最粗浅、人人都晓得雷电，若讲神异，它飞舞空中，吼鸣天际，又会击人，这真是神妙莫测了，如何他外人也会测出？如今遍地电杆，便有何话说？其他如磷火为鬼，瘟疫为神等也不能尽述了。但在下晓得看官必要问一句：“既如此，郑成功阻于龙宫却是何故呢？”在下便答道：“一则在不下不读泰西哲学，二则郑成功当时也只被风涛播弄，并没有牛鬼蛇神等出现；在下更无从考求，只好答道：这不过是偶然罢了。”看官休笑，在下只不过演《海外扶余》，并不演“哲学研究”，只好如此谈谈罢了。

闲话少提，书归正传。却说郑成功得了温、台之后，正进兵宁波，忽接了鲁王来信，才晓得舟山失陷，总督陈雪之、英义伯、阮骏等都投海而死。张煌言奉了鲁王来见成功。成功劝解了一番，只得一同班师，回到思明州来，把鲁王奉往金门居位，一切礼貌都仍是从前一样。倒是鲁王自己不安，去了监国之号，自称寓公，这是后话，不提。

却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成功连年征战，身在行伍间，以干戈为枕寝，以篷幕为庐舍，几不知身外之有家矣。岁月催人，世事多故，军书亭午，忽忽中已是数年。那时正是永历十二年，成功见兵马数十万都空闲无事，便和张煌言商量北伐。张煌言道：“北伐不难，但兵马之事，变迁不常。元帅数十万人马都是新旧不齐，旧者已荒废难用，新的还未纯熟，其中挑起正好可用的，十不得五。元帅欲要大举，除非择个日子，把兵马都阅过，挑上极纯熟的才不误事。元帅以为如何？”成功点头称是。过了几日，便和各文武都商量过了，大家意见也都一样。然后择了五月一日祭旗，大演陆军；六月一日祭海，大演水军；七月一日出兵；写了谕帖到各营去张挂起，各营预备候操。

到了五月一日，一早，成功升帐。旗牌喊堂过，牙旗开处，中军官进帐禀了，只听得一声炮响，震天动地，金鼓队擂鼓一通，将台上早已升起了一

面一丈方、一丈阔、八宝缨络、四围珠线的“帅”字大纛，两边配着两面巍巍的“杀父报仇”、“与敌致死”的大旗。原来成功自从立了这两面大旗，便配着坐纛，永远不离开，和自己“帅”旗一同升落。当下中军官又禀，放肃静炮过，两边数十万兵马分行立着，远隔数里，肃静无声。掌号队吹了三遍号笛，各将军都从两边走上立定。中军官上帐请令，成功说了一遍。中军官下来，手执发放牌，高声喊道：“元帅有令，诸将听者。”众将答应了声。中军官又喊道：“自先帝登遐以后，至今十余年，天下大势，有去无来。本帅和众位将军奔走十余载，未尝少效，清夜思之，能不痛哭？故今欲大举北伐，誓死杀敌，以报国仇，以请天下。有敢死之士，有志之人，其于今日比较之时，各呈技艺。如能入选，本帅当率以同行；如有上等人才，本帅亦必破格录用；如武艺荒疏，怠惰军令，及不中选之人，亦必分别责罚，或斥或杀，决不容情。”中军官说一句，众人应一声；及说完了，众将答应一遍，将台上大吹大擂了一过，然后众将打了一躬，仍从两边退下，各人去吩咐各人的营兵去。成功歇了歇，再升帐点名。中军官传旗开炮，先点各将考试技艺，十八件长兵，三十六般短打，个个考过，然后退去。成功和各人再略歇了一歇升帐，中军请令：“先操何营何队？”成功道：“先操前军营长枪队。”中军官答应，传下去，将台上高挂白旗，吹起唢呐，中军官飞传下去，前军长枪手逐队由两旁发放路走上立定。成功两个亲随，一个点名，一个唱名；下底几个教师，立着较看，成功亲自把着比较册定高下。先有两名壮兵，在校场当地立定，把枪法使了一遍。教师报道：“不错。”成功看果是不错，便把分数填个十足，然后二人退下。别人再上，也是如此。从巳时直考到午正，前军长枪队才考完。成功退到后营，略歇片刻，然后再升帐，考前军藤牌队。中军官发放毕，唢呐大响，挂起黄旗，藤牌队左手挽牌，右手执标枪，挨次上来参见过，分立在两行。成功命人在三十步外悬了三个银钱，分作上中下，然后点名。一声唱下，左边上跳出一名壮兵，蓦地向上打了一躬，折转身蹲了下去，“飏”的一标枪，飞打在下底一个银钱上；说时迟，那时快，那标枪还未到银钱，那兵早已掣出一把雪亮的腰刀，把牌一闪，把刀一砍，滚转来朝上飞舞。成功看时，上遮头，下遮足，那刀如蛇舌一般，忽左忽右，忽上忽下，身法、步法忽进忽退。成功点头，便命加上一支长枪看。中军官传了下去，长枪队走上一伍来，便有一人执了一支长枪和藤牌兵对战。藤牌兵把标枪一掷，长枪兵要不顾时，那枪却直奔身而来，只得把枪拨去；藤牌兵却早腾到脚下，一把刀直架在腿上，要避也避不及了。成功大喜，把分数填到上等去。然后各兵一如法考过，也有好的，也有歹的，一直考到未时才完。成功见时候不早，便也不歇息，接着便考神机营。中军传令之后，将台挂起红旗，前营火箭队先上，制造营把造好的火箭呈上请验。成功命抬到自己面前亲自验过，有歪斜不正的都把它挑出，净剩了上好火箭发下。然后点名，每五人一排立着，前面八十步外放下五个铙，把号鼓一点，刺刺的发了五支火箭，也有着，也有跌落的，也有不中的，教师把分数报过；一连放了五遍，成功把分数记下，然后一排一排地排着放了下去。放完之后，掌队的鸣金一遍，各人退下。然后擂鼓三遍，鸟枪队走上来，也是五人一排开放，放毕，仆了红旗。时候已是天黑。成功传命退帐。将台上大吹大擂了一遍金鼓，中军前奏起细乐，各军都挨次退回营去，成功也退入后帐歇息，一宿无话。

到了次日，一早，成功升帐，叫中军传令各将进帐。各将听了，忙进帐

来，成功便取了一支令箭向黄克功道：“兵马众多，一时比较不完，黄将军可替本帅考左军兵马来，但要小心在意，选精好的吧。”黄克功答应着接了令箭。成功再拨一支令箭向陈森道：“陈将军可替本帅考右军去。”陈森答应了接过令箭。成功又向刘国轩道：“刘将军可替本帅考验中军去。”刘国轩也答应了。成功又向吴一策道：“吴将军可替本帅考后军。”吴一策答应着，然后大家退下，各分头自去考查去。成功命仍旧挂旗举炮，专考前军营兵马。当下将台上黑旗挂起，短刀队先上，次着叉钯队，一一考过。然后短刀、长枪、叉钯一对打过退下，接着便考狼筧、考挨牌、考射法等。书以简断为妙，因为成功细心考查，件件兵器必要亲自检过，连旗法、鼓法、号法都检查到，所以虽然分开比较，也比较了二十余日才比较完，得了五万步兵、五万骑兵，都是人人肥壮，个个精强，盔甲鲜明，刀枪犀利。另外还选了二万铁甲兵，浑身穿着全套铁叶重甲，刀枪剑戟不能伤他，以备砍敌人的马足。

到了六月一日，成功乘了自己的坐船往海口而来，排清道，建五方旗鼓，竖旗升帐。中军官禀过，放炮升旗，发放各领兵迄，都和陆军一样。然后中军禀比较过，在一百步立下了，一面的挂起了红旗。先点前军前营第一哨的五号船比较，第一甲佛郎机手六名，先放过佛郎机，记起分数，一船船的佛郎机手都放过，再向二十步外立下了的挂起一面蓝旗。第二甲标枪手比较标枪过，接着打石手打石，短兵打过，再向八十步外立下了的挂起一面红高招。第三甲鸟枪手比较鸟枪，再向六十步外立了的挂起黄旗。第四甲弓弩手、箭手，使放弓弩火箭，各样都已考毕，这才挂起黑白旗。第五甲的刀手、长枪手、钩镰手都立在船边，使了一回对战的技艺，然后落旗，全哨退下。另传前军前营第二哨，也是如是比较。从一早考起，一直考到夜晚，才把前军前营考完。第三日考前军左营也是如此，书不多赘。

成功每日到水寨中考验，一直考了十余日，才把各军考完；又考各营旗鼓，检验刀枪，到六月底才考完。共得了五万水军，合步骑、铁骑各队共是十七万人马，配了一千五百号大戈船，粮草水舱，件件备足，帆樯桅橹，修理齐全。当下请文武缙绅到大校场上大阅兵马，把十七万人马排下一座飞鸢阵。前校首队三阵，左挑战，右扬兵，中应战；左校爪兵二阵，右校爪兵二阵，作奇兵；中校四阵，作正兵；左校翼队二阵，右校翼队二阵，作伏兵；尾校二阵，备以应权；鼓起兵进，金鸣号歇。首举、翼张、嘴伸、爪露，以象飞鸢之张。忽一变变作长虹阵，前校三阵，每阵九千人，计二万七千人；中校五阵，第一阵一万七千人，第二、第三、第四阵皆二万一千人，第五阵一万人，共计五万人；左校冲队四阵，第一、第二阵皆五千人，第三、第四阵皆六千人，右校同之，共计四万四千人；后校一阵，计一万六千人；共计十七万七千人，合成一大阵，湾长七里二百三十步，四面扼敌，以象长虹之形。再一变变作重霞阵，中校不动而以前校两穗击敌，前校冲队退，则前校骑兵进；前校骑兵退，则前校冲队进；往来不常，以象云雾之氤氲开合。又

狼筧(xì n, 音显)——兵器名称。用大毛竹的上截，连旁附枝节，粗约二尺，长一丈五六尺，顶部有一尺长的尖刀。

挨牌——古代军营所用的牌名。

简断——简洁、直接了当。

氤氲(yī nū n, 音因云 阴平)——气或光色混合动荡的样子。

一变变作八卦阵，四面可以受敌，中校无常，但视敌所力攻之地而应焉；另出骑兵八阵，分于阵之四围，如敌四面围攻，则大军坚守而以此部应之。正是刀枪闪闪，戈甲层层，有《西江月》为证：

刁斗含霜夜白，旌旗映日朝红。刀枪剑戟自重重，十万貔貅之众。变化罄将人力，迷奇夺尽人工。排来四阵似云举，飘渺氤氲难洞。

成功把阵演毕，众文武缙绅一齐称善告退。

到了七月初一日，成功致祭过黄帝八神、当境神祇，祠旗衅鼓扬帆而出，一路无话。

不日到了温州，守将王俊出城迎接参见，成功慰劳一番。王俊献上犒军礼

物单，成功辞道：“本帅为天下出力，分所应为；各军为天下出力，自然也是分所应为，如何各军独受犒赏？如受了时，倒显得本帅为一人私事，于各军无干了。”

王俊还要说说时，成功道：“将军不用多让了，就将军镇守此地，也是分所应为，所以本帅不行犒赏，如何将军倒反犒军起来呢？”王俊见十分认真，晓得元帅为人如此，心中敬重，只得称是而退。

成功大军离开温州，到了台州。守将童猛也献上犒军礼物来，成功一概辞了，直望宁波进发。过了一夜，望见前面一座大山，成功把船泊下，心想上山校猎以舒筋骨，便去叫个土人来，问是何山名，有无野兽可猎。土人道：“此处名叫羊山，因为山上的羊极多，所以出名。若要打猎时，别的兽也没有，只有这羊，但这羊却打不得。”成功道：“是人家养的吗？”土人道：“不是，羊倒没有主顾，只是他有神，所以打不得。不但这羊打不得，就有别兽也都打不得。”成功诧异道：

“这山上各兽都有神吗？这神是怎么样？”土人道：“不是都有神，这事若说起来，话也长了，因为当初不晓得哪一年间，这海上出了神异，这神也不晓得从哪里来的，一来时，便古怪。来的那夜，合村中人只听得奔腾澎湃的声音，如万马奔槽一般。到次早一看，这洋面上怒涛山，立竟有数十丈来高，原来是起了风了，但这海风也是常有的事，村中也不以为异，一向备有粮米，当下便闭户不出，取出粮米预备度日。谁晓得那风一起，竟起上一个多月，从来所没有的。有几家粮米备得少点，看看要吃完了，这才发慌起来，呼爷叫妈地祷菩萨，许发愿心。果然有灵，自从祷告之后，那风便日日渐减起来，不几日功夫便减尽了。元帅，你道灵异不灵呢？”成功道：“海上风涛几时起、几时歇也一定的，就一月余的风暴也是有的，何以便见得灵异呢？”土人道：“是呀，小人当初也是如此疑他，后来听人说明了才晓得。一则当时云气日影都不见有起风暴的，二则后来这神托梦给村中一个老师姑，说出来才晓得是龙王神要村中人立庙。他还说，不立庙时他还要起风，以阻村中人谋生之路。这村中人都是靠海吃饭的，如何当得起作弄？但要立庙时，又苦无钱；正在两下为难，果然海上又起了大风，村中人这才大怕起

貔貅（p x u，音皮休）——古籍中的猛兽名，比喻勇猛的军队。

八神——主宰宇宙的八神，即天主、地主、兵主、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

神祇——天神和地神。

祠（mà，音骂）旗——古代出兵行祭旗礼。

衅鼓——用牺牲的血涂鼓。

来，只得立下了誓替他立庙，果然风也平了，浪也静了。当下村中人无奈，只得大家出些钱，好不容易才替他立个庙在这山上。这龙王有了庙，自然也不扰了，却显了许多灵异，求签问签的句句有灵，到还愿时便谢了一口活羊养在山上。海船来往此地的，也都上山发愿，求洋面上平安，到回来时也是一口活羊。到后来，香火虽然平淡，但这羊却动它不得，所以越生越多，不但讲没有敢去打它，就在山上放一个空炮，龙王也不答应；而且这水底下也有龙宫，若在这里放炮时，震动了他龙宫，也要发怒，发波作浪。元帅，你道山上的羊可是好惹的吗？”成功听了，心里好笑，也不做声，只叫人赏了土人几两银子，那土人自叩谢去了。

却见王毅、万春两人走了进来，向成功道：“元帅肯信他的话吗？”成功道：“哪个听他，他自神异，我自打围罢了。”二人大喜道：“如此可以去了。”成功点头道：“你可传令拨五千骑跟我上山打围，众将之中有要去的，也可以使他跟来。”二人答应着走出，传了成功的令，点上四千步兵，一千骑兵，然后和众将伺候着成功，全身披挂，走上岸来，上马扬鞭领了五千兵勇，走上山来。举眼一看，果然除了山禽之外，只有漫山遍野的羊，也有大的和牛差不多，见人来毫不惊恐。成功便叫个土人来，问道：“这羊便是神羊了？”土人道：“正是。”成功道：“它既是神羊，便该晓得我要来打它，先机避去了，如何见了人还只在这里，难道它有神术，打不死它吗？”土人道：“它向来如此，并不怕人，也没有人敢去打它，不晓得打得死打不死。”成功笑道：“我倒试打看。”土人慌忙道：“不可，这是神的东西，打伤了它不要紧，须防他作起浪来，小人村中便数日不能捕鱼了。”成功也不理他，只叫他退去。那土人见是带了兵马来打围的，便也不敢做声，只好眼睁睁地立在远远处去看罢了。成功便叫旁边一小将道：“你先杀它一只，看到底怕不怕死。”那小将答应了一声，一马跑去，见对面来了一只山羊，手举钢叉，只喝声“着”，正插在那羊面上，那羊托地跳了起来，一跌跌了下去，眼见着是不会活了。那小将跳下马来，挟着山羊，再跳上马去，飞跑到成功面前，把羊献上。成功大笑道：“原来也只如此。”便命人合围。初打时，那许多羊还不大怕，到后来杀得实在厉害，这才四散奔逃，无奈成功围场太大，一时逃不出来，杀的杀，擒的擒，打了三个时辰，才把许多羊打尽了。成功大喜，另射些飞鸟，到天晚回来时一点，共得三万余只的山禽，一只鹿，三只獐，五十余只的兔，独有羊却得了五万余只。成功大喜，犒赏三军已毕，命人把羊煮起，和众将饮酒。

正饮之间，只听“呼呼”几声，橦桅上的旗忽然转了方向，瞭手忙进来报道：“启元帅爷：风势忽转，看来头有点狂暴，不知何故？”成功道：“秋节已到，南风朝北，常有的事，何必大惊小怪，待过两日南风回报时再行便了。”瞭手答应了出去。成功也亲自走出来，看时风头果然凶猛，看看已有点浪花起来了。再歇一歇，风也越大，浪也越高，船身颠簸不定。王毅、万春两人便向成功道：“元帅不见风势吗？只怕是那话儿作怪了。”成功道：“我也这样想，但只怕不是他。若果是同我作对时，我便索性再蹂践他一点，看他又如之奈何？”王毅道：“末将有一法可以试看是不是他，若不是他便罢，若果是他，再和他报仇。”成功问是何法，王毅道：“记得起先土人不是说这下底有龙宫，怕人惊动吗？元帅何不开炮，若果闻炮声波浪越大，那便是他无疑了。若闻了炮声也只如此，那事就不足信了。”成功大悟道：“不错。”便叫人传令开佛郎机大炮，佛郎机手不敢开放，道：“此地龙宫厉害，

若触怒了龙王，船要遭险。”成功大怒道：“本帅也在船上，偏你先怕死，这临敌如何用得？”叫人把他斩了。佛郎机手害怕，这才慌忙开炮，“骨隆隆、骨隆隆”几声，那风果然越大，浪也越高，船身颠簸不定，那浪直向船上压，旁边两只船碇索忽被冲断，那船也不知漂往何处去了。众人大惊，成功愈怒，吩咐各船一齐开炮，向水中打去，和妖神挑战。各船不敢违令，只见一面旗举，“骨隆咚”一声，响震天外，各船大炮一齐向水底打去，只打得波中生沸气，水上起雷声。打了一歇，那浪果然略定，风也渐小。成功大笑道：“可见谣言，不然神如何会被人打退了？”当下收令，各船止住炮声，天也渐开，众军士欢声雷动。成功叫人传令道：“本帅开炮，系欲明龙王之谣言。今风定浪歇，足见龙王之假，非本帅有杀退龙王之能。诸军休得讹传空喜，如有疑神传鬼、惑乱军心者，从重究治不贷！”这令传下之后，黄克功便来见成功，道：“众军因元帅打退波浪，是以喜欢。元帅何不假此以系军心，也见得天意所归，何必定要禁他？”成功道：“治军者假鬼神以系众，这也原有，但看事体如何。这风浪之事，不是开炮所能禁止，若今天偶然凑巧，便当作天佑；设有明天再如此，开炮无灵，倒反觉得天弃了。这事本是无谓，何必假他。”黄克功佩服而去。

到了次日，成功见天清风歇，便命起碇。一声号炮，千余号大船齐起，顺风扬帆，刚刚走不上三里路，忽然间满天乌云，风头全反。成功大惊，慌忙传令转船，那浪便一座座山一般从船尾压来，好容易收到湾内，已失了几十只大船，数千兵勇，数十员将官。成功心中不乐，万春便走进道：“元帅何不再打他？”成功大喝道：“哇，龙王原是假，本帅开炮，本是破人谣言，昨天已有令禁止，你如何又来？姑念初犯，再言时军法处治！”万春不敢则声，退出去了。成功心中烦恼，只得耐心守着。好容易风歇天晴，到一开船又是如此，一连几次，守了月余，折损了百余号的船只，八九千名兵勇，终不能过这洋面。成功无奈，只得下令道：“时已转秋，南风易起，北风亦易报，是以洋面行船不易。本帅暂且班师，以图明年再举。”正是：

偏有毒龙能作祟，更无安禅再兴师。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讹（é，音鹅）传——错误的传说。

安禅——指身心安静而止息杂念。

第十三回

乘时机大入江南地 飞羽檄连下各城堡

诗曰：

麾头指处尽投戈，百万艨艟指日过；

待把中原清廓后，与君同唱凯旋歌。

却说郑成功兵马遭风，不能前进，只好下令班师。一声号炮，各船齐起，揭碇扬帆，回转思明州而来，一路无话。

不日到了思明州，各文武官员不知究里，争来问故，成功一一说明了，然后一同上岸歇下，不提。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光阴似箭，转瞬过了一年，正是永历十四年，永历帝出奔贵州时候。清兵三面攻滇，永历帝奔避，天下大势已无可为。成功日夜叹息，那日张煌言来见成功，谈起成败大势来，成功便叹口气道：“若事真危急，小弟惟有一死而已，总不能与敌并存。但是三寸气在，任是如何，却不肯灰了此心。”张煌言道：“阁下之言不差，大丈夫报仇，至死方罢，岂肯轻易便死？就死，也要叫敌人胆寒呢！”成功道：“正是，我想圣上虽败，我们这里兵马却未损分毫，先前因路远不能往救，这也罢了；此刻清朝重兵都调往云贵，东南一带必然空虚，我们若起兵往攻，一定容易，一则可以图我们的进步，二则也牵制了他那边。老兄以为如何？”张煌言大喜道：“妙不可言！阁下几时起兵，小弟愿将自己所领的人马作个前队。”成功也大喜道：“若得阁下如此，小弟何忧？”当下二人议定。过了几日，便到校场上挑了四大队精兵，四员大将领着；每一队分作前、后、左、右、中五军，五员副将领；每一军分作四小队，每小队分作五营，每营分作四哨，统领、偏裨一一选好，共是四大队、二十军、八十小队、四百营、一千六百哨，每一哨一百二十五人，一营五百人，一小队二千五百人，一军一万人，一大队五万人，四大队共是二十万人。选的各将是：

第一队大将张煌言，前军副将阮俊，左军副将赵牧，中军副将周瑞，右军副将徐仁爵，后军副将周鹤芝。

第二队大将甘辉，前军副将苏维国，左军副将陈森，中军副将马信，右军副将冯用，后军副将邓飞鹏。

第三队大将刘国轩，前军副将吴一箕，左军副将田麟，中军副将张洪德，右军副将李有德，后军副将王毅。

第四队大将黄克功，前军副将万春，左军副将陈肇基，中军副将孙鸣凤，右军副将龚曰飞，后军副将李彬。

张煌言以监军领第一队兵马，成功以元帅驻第三队，统带四大队兵马；另外总管二人，管理一切粮草之事；拨船二千号，每一营占船五号，连舵工、瞭手、哨弁、偏裨，每船共一百二十八人，各将领亲随不算，二千号船共二十五万六千人；水米干粮，弩箭火药，各物称是；船上家伙，一一修理完备；命忠勇侯陈大猷守思明州。风帆如云，桅索若网，一望数十里内，尽是戈船，浩浩荡荡，直奔江南而来。

一路上旌旗朝舞，画角夜鸣，不日到了崇明镇。成功也不攻打，掠过崇明，直向京口进发。

却说张煌言的第一队兵马五百号大船先行，那时苏松提督驻松江，江宁提督驻福山，大江两岸险要各处都安下大炮，金山、焦山两边也设下大铁索，横拦在江底。前军阮俊的船刚刚走到，却被铁索拦了，走不上前。阮俊无奈，只得歇下，叫人去报知张煌言。张煌言听了，忙催坐船到来，一看见铁索横拦在水中，便一面叫人备火，一面叫善识水性的人下去寻铁索。众军士答应了，下水的下水，取火的取火，不一歇，只见二十多个人踏着水，抬了一条二寸来粗的大铁索上来，两边还沉在水底，只取出中间一截，两头都连在两边。张煌言叫人钩住，把火来烧，一面烧，一面打，不一歇工夫，早已把大铁索打断，然后大家进兵。张煌言心中暗笑道：“这等笨法，本宜古不宜今的，也想来拦我，真是无识了！”当下进兵，走了数十里，只见两边岸上立了许多木城，见张煌言兵来，一齐开炮乱打。张煌言大怒，叫人也开炮打了上去。两边对战了一歇，张煌言兵马都在船上，来往不定，木城中炮多半打落水中；木城却是立定的，船上的炮打出去，十有九着。木城中兵害怕，都躲了起来。众将便欲登岸，张煌言道：“不可，自古道‘攻者百而守者一’，他暗我明，我们上去，他从暗击明，岂不是我们吃苦了？你们只把木城烧了，不怕他不走。”众将领命，叫人把火箭火弩，一齐往上射去，如骤雨飞蝗一般，一点点都着在木城上；便不着在木城上，也都射在草中；风引火发，腾腾烈烈地烧了起来。城中兵勇大惊，慌忙弃了木城逃走去了。张煌言大笑。一路上的木城都用炮打退，放火烧了，数十里内的木城一齐烧尽了，一路行去，毫无拦阻。

那日正走到瓜州，张煌言传命攻城。城内驻守的提督管效忠，死命的守住。张煌言的船在下底，仰面攻打，一个个炮恰好都打在城上，那城墙竟打坏了十几处，幸而不大，管效忠才得竭力修补，一面用炮石抵住张煌言，不叫登岸。无奈炮往下打无力、不准，虽抵住张煌言不能登岸，可也不能伤他一船，张煌言在下底倒可从容攻打。管效忠见下打的炮无力，便叫人改作石块，谁知也不相干。因为石块太重，三四人共掷一块，还不能远；若用石机发石，却又无准可凭，终归空打。管效忠无奈，只好且抵着再想法。张煌言一时却也不能破他，两下里相拒了一日，至晚，张煌言收军，屯兵江上。联樯接桅，灯火如星，刁斗之声，循还不绝，一宿无话。

到次日，成功大军陆续到齐，大家相见，张煌言便说明了城中坚守的情形，成功传命登岸。管效忠一看大兵都集，吃了一惊，慌忙加严的把守住。成功兵马竟一拥而上，任是炮石弩箭如何飞来，挡不住他的兵多，冒险薄进。管效忠一看势头不好，恐怕孤城受围，只得立在城楼上高叫道：“你们不用围攻，我当出城迎战。如倚着人多，只会围城，不会打仗，不是好汉，而且也必死在我手里，那时倒后悔了。快快分开兵马，让我出来！”成功听见，笑道：“便让你出来，也不值得什么。索性叫你出战一阵，也叫你死得甘心。”当下把兵分开作两边。管效忠叫副将刘恭守城，自己带了五千人马，开了城门，杀过吊桥来。成功欲试他本事如何，便先叫裨将黄景出战。管效忠一马

画角——古管乐器。出自西羌，样子象竹筒，下细上大，以竹木或皮革制成，因外面绘有彩画，故称画角。多用于军队之中，其声悲壮高亢。

薄进——即迫进。

抵住，战不十合，黄景大败逃回。管效忠也不追赶，立马大叫道：“不服输的来比较吧，肯认输的本提督也不来逼你。”成功笑道：“一胜之后便如此得意。”说着，便叫罗孝德出马。管效忠接住便战，战了五十余合，不分胜败。成功又叫丁德俊、潘普两人出马，敌阵中也有二骑马驰出接住，对通过姓名，一个名叫恩寿，一个名吉祥。潘普便抵住吉祥，丁德俊便抵住恩寿，两边六骑马，如飞梭一般穿来穿去，大战了三十余合，恩寿却战丁德俊不过，被丁德俊一鞭打在头上，脑浆迸裂而死。丁德俊便来双战吉祥，吉祥哪里战得过，左支右撑，被丁德俊一鞭打在右臂上，右手疼痛，“啞啞”一声，刀已跌落。说时迟，那时快，吉祥正回马欲走，被潘普随后一刀砍在腿上，跌下马来，潘普叫人缚了带回阵去，然后两人一同策马竟奔管效忠而来。管效忠和罗孝德战得正酣，虽然看见自己人被人杀了，可不能分身往救，只好暗暗叫苦罢了。及潘普、丁德俊二人跑来，接住便战，无奈力敌三人，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刀之力，只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津，连忙虚砍一刀，拨马便走。三人不舍，紧紧追去。成功大喜，把鞭梢一挥，大军如排山倒海般掩杀过来。管效忠跑进城来，大军紧跟着也进了城，就要关也关不及了。管效忠见势头不好，拨马往东门便走。这里刘恭正在城楼上看战，忽见管效忠败回，敌兵掩入，慌忙下城，迎头正遇着一员将官，乃是黄景。刘恭走避不及，被黄景叫人赶上捉住，带往见成功。当下成功入城，至提督衙中歇下，见黄景献上刘恭来，成功问了几句，叫人把他斩了。接着罗孝德、丁德俊、潘普三人献上管效忠来，成功问了捉住情形，然后把管效忠提上。成功问道：“管提督，你为何替他死守？”管效忠连连磕头道：“罪将知罪了，情愿投降，为明朝出力，只求元帅饶恕。”成功听了，倒觉得诧异，随又问道：“你如投降了，为明朝也肯如此死守吗？”管效忠道：“不但如此死守，而且再不投降别人了。”成功本来见他人才可爱，还要收伏他，后来一见如此，心中倒犹豫道：“若说真的，这人气节可一点都没有了；若说假的，这人奸诈也可观。总而言之，‘不好’两字罢了，收他何用？”便命人且把他囚进去。当下出榜安民，收仓盘库，诸事已毕，成功便命记室做起一道檄文，飞传各处。其文曰：

为檄告天下者：神州大陆，本吾人角逐之场；赤县中原，为汉种生存之地。高皇受命，肇三百年远大之基；列圣递传，为四百兆人民之表。乃者神京沦陷，钟社邱墟；东人更乘乱夺人，择肥噬肉，北部既残于毒炬，南部又陷于凶锋。隆武以灰烬之余，惨遇汀城之变；永历处一隅之地，犹招云贵之围。君臣饮泣于天涯，主仆奔波于海上；痛虽生而莫报，恨实大而难忘。凡具人形，皆属含生负气；岂无敌气，宜有以荡耻湔羞矣。如本帅者，见外族之侵陵，睹中原之涂炭，为起东南之义旅，整我戈矛；夺回百二之山河，同其袍泽。拚将头项，换锦绣之乾坤；为把脑肝，洗膻腥之世界。想闻风而并起，应倒戟以前驱也。不然者，兵戈指处，玉石俱焚；师旅到时，我人同尽；又何苦为仇仇之奴隶，贼己族之同胞哉！此檄到时，其速早为故国之存留计，毋贻后日之悔。

这道檄文发出之后，远近哄传，人心摇动，处处都要反正，这是后话，不提。

记室——古代官名，似现代的秘书。

肇（zhào，音赵）——开始。

钟社——天所赋予的土地。

荡耻湔（jī n，音肩）羞——湔，洗涤。荡涤耻辱。

同其袍泽——袍、泽均为衣服。形容情谊深厚。

成功到了瓜州之后，起兵沿江而上，头站便是仪征县。却说那仪征知县姓田名文光，由举人出身，本是极有气节的人。他自从宏光帝手里便做仪征知县，后来因扬州破后，杀戮最惨，深怕仪征也受其毒，况且孤掌难鸣，只好忍耻屈节，保全数十万生灵，以图机罢了。及这回成功兵起时，心中私喜，但不晓得兵力如何，后来又见大兵所过，势如破竹，这才决意反正。此心还含而未发，就接成功的檄文，田文光大喜。便在县衙前集齐了缙绅耆老，亲自告诉了反正之意，又说了明朝许多不可忘的话，说到亲切之处，人人下泪。田文光晓得人心不忘故国，便写下了一封反正书，叫人去五十里外迎接大兵。恰好第一队兵马先到，张煌言接了之后，连忙叫人转送成功营中去，一面催兵前进。田文光也出城数里，前来迎接。张煌言延入船中，慰劳一番，然后问起他一向行止。田文光叹口气道：“下官自从国变以来，便已灰心世道，只为做人的责任未尽，虽去犹辱，是以暂留。若要和敌兵抗拒时，奈弹丸之地，孤立无援，又加着下官才浅，恐再蹈扬州的故辙，徒使数万生灵供敌人锋镝，于事何补？就因为这一念，欲留一块完全土，还我汉人，所以不惜屈身辱节。偏又世事多故，转眼间十余年，无一人可托的，下官只道今身无望，定将辱及身后，不意元帅起兵南下，使下官得见故国衣冠，下官心愿已足了。”说着，凄然欲泪，接着又道：“所以想失今不再反正，万一身死之后，此心无时可白，岂不留了身后恶名吗？如今谨将仪征所辖地图献上，钱粮户口等件请元帅派人前往交收，下官存心告退了。”张煌言听了，也觉凄然，只得劝慰道：“阁下苦心孤诣，足见精忠；但天下多事，正男儿立志之秋，阁下何必灰心退隐？如果誓志如此，倒显得阁下不当责任了。如今地图兄弟暂且收下，至于钱粮户口等事，且待元帅到时自有定夺，阁下且自防守仪征吧。”田文光点头，当下谈了一歇，田文光起身告辞而去。张煌言送了之后，成功到来，张煌言便把地图呈上。成功大喜，仍命田文光留守仪征，田文光本不愿意，无奈成功苦苦相留，只得暂且守下，不提。

却说成功和张煌言会师同攻镇江，四大队兵马，二千号大戈船，重重叠叠，排在江面，一到夜里，数十里内，刁斗之声不绝。一举麾时，各船鸣炮相应，二千号兵船同发，声闻数百里，江水为之沸腾，军声大振，远近惊恐。成功却领了四万骑兵、十万步卒上岸来攻镇江城，城中守将塔尔布叫知府苏兰秦、知县徐禄等守城，自己领了一万满兵到城外北固山上扎下了营，以与城中相犄角。成功见了，分兵五万，命甘辉领了攻城，自己领了五万攻山，留下四万守寨。成功吩咐甘辉道：“你围城时，不可一齐塞死，最好还要留下近山一面。”甘辉道：“这是何意？”成功道：“大凡敌兵胆壮，则宜示他必死，使他心寒；敌兵胆怯的，宜放他生路，使他心散。我们大军数十万，所到之地，人人胆落，今若四面围攻，示他必死，这是迫他战我了。常言道‘困兽犹斗’，况于人乎？至留近山一面，也是此意，城中兵败，必想逃出；山上兵败，必想入城，这是破他犄角的法子。但你虽缺一面，两旁却要多布侦探，万一山上兵败逃入时，你能乘机抢城，也是一策。”甘辉大喜，答应着去了。成功领兵杀上山来，塔尔布看见，也领了三千兵杀了下来，两下里大战了半个时辰。成功见不能取胜，把前面尽调作骑兵，直冲过去。塔尔布忙退了前军，换了大刀队，蹲在阵前，挥刀便砍马足，一霎间，前军倒了百余骑。成功大怒，退了一阵，命弓箭手每人带了一百支箭，夹着马齐进，逢人便射。那大刀队蹲在地下的，一时走避不及，大败了一阵，退上山去。成功兵马从后面赶来，塔尔布俯击，成功仰攻，看看渐要都退，成功命士卒去

马，步行如飞，杀上山来。山上把石块顺势放了下来，成功叫兵马避入林中，石块都格着树根，打不进来，待山上略歇，又乘势抢上，一连数次，才抢到山顶。塔尔布领兵抵住，两军大战了半日，成功的兵都陆续聚了上来，成功亲冒矢石督战，塔尔布大败，从山后逃了下去。成功领兵追杀一阵，杀伤五千余人，因怕有伏，不敢穷追，收兵上山，就敌人旧营歇下，不提。

却说塔尔布败下山来，只怨城中救兵不出，谁知城中早被甘辉攻得手忙脚乱，自顾不暇，正望山上的救兵，哪里还有工夫出兵救人。当下塔尔布见成功不追，便歇了歇，引兵回入城中。及至走到城下时，城中人方知败了，慌忙出兵迎接。谁晓得甘辉早已得了探马报信，私地带了五千轻骑，掩了过来。正是无巧不成书，城中兵正出来迎接，塔尔布、甘辉兵恰好走到，两下相见，便大战了起来，塔尔布被败一阵，正没处出气，见甘辉兵少，便传令城中再调兵出来，把甘辉重重围住。正在危急，却得成功从山上远远望见，忙引了三千铁骑飞奔到城下，拚命冲了进去。敌兵抵挡不住，后退了几步，阵势摇动。成功引兵四面击杀，敌兵大败，四散奔逃。甘辉和成功合兵随后掩杀，塔尔布退入城中去，成功紧逼着也冲了过去，城门掩闭不及，成功便直冲进去，塔尔布被乱兵杀死。成功引兵上城，杀退守城军士，斩开城门，放城外的兵马进来。徐禄、苏兰泰忙跑到成功马前叩首求降，成功一笑置过，出榜安民，秋毫无犯。百姓见明兵入城，个个欢喜，大家都改了明装，不提。

当下甘辉来见成功道：“元帅之意，先取何地？”成功道：“孝陵近在咫尺，安可不谒？本帅之意，先取金陵。”甘辉道：“末将愚见，不若先取扬州，扳塞山东救兵。一面分兵守住京口，断绝浙江的粮饷；一面溯江而上，分守各要害，使人传谕各郡县，南畿可不战自困。元帅以为如何？”成功不听，只遣人分巡镇江各属邑。正分派清楚，却有哨卒领着一投降人来见，成功问时，原来是送芜湖降书来的。成功看了大喜，连忙叫人去请张煌言入城相见了，成功便把芜湖降书给他看了，张煌言也大喜道：“芜湖地居上游，为东西的咽喉要害，如今来降也是天意。”成功道：“正是为此。我此去要往攻金陵，芜湖若不好生看守，江西、湖南的救兵一来，倒不好措手，这个重任非阁下不可，不知阁下肯替小弟一行吗？”张煌言道：“元帅之言差矣。小弟和元帅戮力天下，何分彼此，有何不肯。”成功道：“既然如此，就烦阁下一行吧。”张煌言答应着去了。

这里成功赏了哨卒和送信人，正要起兵时，忽见又有几个江浦降人和一队哨卒同来投降。原来江浦知县本不愿降，因为成功那一道檄文传到之后，全城哄动，人人都想着明朝，只望成功到来。恰好成功的哨卒七人到江浦探信，得了这个情形，有几个有识见的便假称作从镇江来的客人，自己在那里说镇江的事。众人听见，便渐渐聚了来问镇江大兵的消息，哨卒故意说道：“大兵不日就要来了。”众人道：“大兵来时是怎么样？”哨卒道：“若肯投降也不怎么样，这仪征便是个榜样了。”众人道：“我们这里知县老爷不如仪征知县老爷好，他不肯投降，如何呢？”哨卒道：“这也不要紧，百姓都要归明，难道还怕他知县一人吗？”众人称是。当下一人传十，十人传百，不一歇工夫，遍城中人都众口一声的投降，这信被江浦知县得知了，连忙把哨卒赶出城去。哨卒大怒，到得夜里，仍旧扒入城来，点了几个火把，遍街上大叫道：“郑元帅兵马已到，只在三十里外歇下。诸人有愿投降的，都跟

着我杀知县去！”众人听了，只道大兵真的到了，便都大喊着跟上哨卒来，一聚两聚，竟聚上了几千人，把知县衙门团团围起，大喊着叫知县出来打话。那知县无路可走，只得出来，众人逼着写了降书，内中几个喊道：“他降得不愿意，我们散了，他又来害了。我们索性把他杀了，横竖明朝叛贼，也不罪过。”众人一齐称是，大家发声喊，抢了进去。知县看见，慌忙下座逃走，被几个脚快的赶上擒住。大家拳头脚尖，不一歇工夫，早打得稀烂，然后再打进后衙，把知县的家眷也都杀死，就推了一个大缙绅暂管知县事。到得天亮，情愿去接大军，都跟着哨卒出城，走了数十里，并无一毫影响。众人忙问：“大军在哪里？”哨卒道：“实对你讲，我并不是什么客，实是郑元帅麾下的大将。元帅叫我来探虚实的，若民情凶恶的，大军来时便都杀了；如今你们既肯投降，就不用说了。”众人听了，面面相观，做不出声来。哨卒又劝慰了一番，这才欢喜，同来见成功。那时成功正在船上，哨卒说明了缘故，成功大喜，便叫赏了来人和哨卒，又把几个为首的哨卒升作虞侯，管领哨探事宜；一面叫人去江浦防守之后，这才起兵往金陵而去，不提。

却说张煌言引了一队兵马，来到芜湖歇下，一面分兵往攻徽、池各处，一面把成功的檄文再颁各处去。各处得了这檄文之后，又听得大军到了，一个个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大江南北，那投降书就日日不绝，如太平府、宁国府、池州府、徽州府，广德州、无为州和扬州，当涂县、芜湖县、繁昌县、宣城县、宁国县、南陵县、南陵县、太平县、旌德县、贵池县、铜陵县、东流县、建德县、石埭县、青阳县、湿县、巢县、含山县、舒城县、卢江县、高淳县、漂阳县、建平县、丹阳县等四府三州二十四县，数日间投降相继，下游各属旦夕待降，东南大震。正是：

男儿得意在何处？直抵黄龙痛饮时。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直抵黄龙痛饮时——黄龙，府名，在今吉林省境内。南宋初年抗金名将岳飞曾对部下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此处引该句，以表郑成功的节节胜利。

第十四回

中奸谋兵败白土山 遇故人师进台湾岛

诗曰：

兴事何须论成败，英雄从不畏艰难；

颠连正是天相眷，磨就雄才挽怒澜。

却说成功大兵往攻金陵，那时金陵城中总督郎廷佐、知府陈兴恩等一班人守住城池。成功分兵围住四门，在城外白土山扎营，连亘数里。那日成功正在分兵攻城，自己立马山上，忽闻城中号炮三声，中军纛下挂起一面红旗。成功道：“南门将出战了。”连忙引兵跑来救应，果然走到南门时，城中喇叭声响，城门大开，一员将官领一支兵马。杀攻南门的是第二队前军副将苏维国，当下看见，忙把兵马排开，遣第三队前营偏将王文龙出马。王文龙答应一声，领了自己本营兵马搦战，敌营就也遣出一员偏将出战，两下里通了姓名，两马相交，刀枪并举，战了数十合，不分胜败。苏维国一看见敌阵中兵越加厚，掠阵的将员也加多起来，心疑有计，忙叫第三队参将毕胜带了全队兵马上前助战，看看又战了十几合，两下只杀个平平，终不能取胜。毕胜大怒，叫左营偏将黄双礼出马帮助，敌营中也有一人出来抵住，又战了二十合左右，还不能取胜。毕胜把全队兵马掩杀过去，敌营也把掠阵兵马抵住大战，两下里人头乱滚，赤血横飞，兀自战个不了。看看约莫战了半个时辰，忽听得城中又响了三声号炮，成功在阵后登高一看，见中军纛下又挂起了一面黑旗，成功道：“不要紧，北门有甘辉在那里，可以抵他。”仍自立定观战。忽见城中又出了数千人马，成功向苏维国道：“将军可另调人马，把第三队换回。凡出战不怕兵少，只怕兵疲；他生力军敌我久战之兵，是我吃亏；我换军敌他不换，是我得利，就兵少也可以得胜，何况兵多！”苏维国答应着，派了第二队兵马出去，把第三队替回。正在换着，忽听得城中号炮又响了三声，成功道：“他难道还要出兵？”及一看时，挂的是一面青旗，忙道：“不好，东门没有大将镇守，不可叫他有失。”遂吩咐苏维国道：“将军自己留心吧！”苏维国答应着，成功自去了。这里苏维国果然照成功所说的，把四队兵马轮流不歇的接战，敌兵支持不住，大败了一阵，退入城中去了。苏维国仍旧围住攻打，不提。

却说成功撇了南门，转到东门来，只听远远的鼓声震地，喊杀连天，便晓得开了大战，连忙催兵前进。原来攻东门的是成功所领的后军副将王毅，他性如烈火，哪里顾得什么兵机，一见敌出城，还不等他阵势列定，便把所领的兵马一窝蜂也似的裹了将来，杀得敌兵大败，他却不肯放松，把兵马死命地围住。敌兵受围不过，只得拚命地死战。两下里正杀得没个开交处，却得郑成功兵马到来，一看这个神气，大惊道：“如此苦战，就杀得几个敌兵，若被他乘疲杀出，如何是好！”说声未了，早见城中兵马一大队杀了出来。王毅是久战的，如何挡得住这支生力军？又加上围中的兵见有生力军，越加死战。王毅兵马支持不住，纷纷倒退了下來。成功要想过去接应，见他来势过疾，只恐怕倒冲乱了自己的兵马；要不去接应，眼见得王毅要败了下來；正在为难，只见王毅愈退愈下，敌兵却要乘势追杀过来。成功大怒，得了一计，把兵马引到斜刺里，一声鼓起，从旁边横冲了过来。敌兵正在追赶，不提防这支兵马，一时措手不及，阵势大乱，纷纷四散奔逃。王毅一见有救兵，

胆也壮了，把兵马整了整，重新杀了转来。敌兵抵不住，只杀得尸填战垒，血染城壕，到得城时，十成中已不及三成了。当下成功收军，把王毅叫来责备一番，幸而不曾败，也记上一大过。原来北门的兵早已被甘辉杀回去了，成功大喜。从此日日攻打，虽一时不能攻下，但城中有出兵时，必败了回去。

一连攻了半个月，四面水泄不通，城中坚守不下。那日却有巡抚蒋国柱、总兵梁化凤救兵到来，成功解围一角，让他进去，仍旧合围。甘辉来见成功，便向成功说道：“城坚壁厚，一时攻他不下，未将之意，须要筑长围围住他，隔了内外。元帅以为如何？”成功听了，摇了摇头，却不作声。甘辉正要问时，中军官进来报道：“有一个不知是哪里哨卒，他自言从松江来的，要见元帅。”成功道：“叫他进来吧。”中军官答应着出去，不一歇，果然领了一个人进来。成功看时，见一身清朝打扮，年纪约在二十以外，走到成功跟前屈了一膝，半跪在地下。成功道：“你叫何名？从何处来？来此何事？”那人道：“小人在松江当差的，名叫王大，因为敝主人有信给元帅，所以差小人来的。”成功道：“你主人何人？名叫什么？信在哪里？拿上来。”王大道：“信在这里。小人的主人马逢知，苏松提督便是。”说着，中军官把信接来呈上。成功拆开一看，喜动形色，连忙叫中军官把来人带下，好生看待，一面叫记室作书回他。甘辉问道：“马逢知何事？莫不是他来投降吗？”成功道：“正是，但他只能向我说明，须要我去时，他方能把城献上。其中只有一件事：你此刻所说的筑围围他法，非不好，但未免旷日持久；本帅所以不言，正是防他这一路的救兵。如今他既然反正，就必定不来，你道可喜不可喜呢？”甘辉也点头称妙。

当下记室回复去了之后，次日成功便拨了四万名壮勇，分作四面筑起长围来；再拨八万精兵，分四围去护工，城内出兵毁城，便接住开战。分拨已定，即日兴工，挑土筑墙，忙个不了。城中大惊，一面慌忙商量出城毁墙，一面飞发文书往各处去催救兵。无奈那时的兵马都调往云贵去，各处都是一样空虚，就有几个残兵，也自顾不暇，焉能顾人？虽发文书，也是无益。那日看看长围要筑好，城中深怕塞死，便分兵从四门突出，一时措防不及，毁了数十丈而去。成功大怒，更命人加紧赶筑，一面留心提防。谁晓得那夜南门大开，又有数千兵马执着灯笼火把冲了出来，那日防守南门围墙正是第二队右军副将冯用，当下见敌兵出来毁墙，慌忙抵住，敌兵拚命的冲突，战了一歇，见实在防守严密，只得退回去了。从此日夜出兵交战，战了几日，成功心疑道：“他就要毁墙，也不如此笨法，必有奸计在内。”那日成功正来巡看墙工，忽听得地下有声，如放小花炮的乱响，成功大叫“不好”，忙叫人把锣往各处拚命敲起。众将不知究竟，只道营中有变，慌忙把兵撤回，连筑墙的壮勇也都带回。正忙乱时，只听见天崩地裂的一声响亮，地都震动了，个个立脚不住，及各人回头看时，原来围墙被炸药轰塌了数百丈，这才晓得收兵的缘故。当下各将慌忙都来见成功请罪，成功道：“他日日出兵，正是为叫你们听不出他的声音，这是本帅不早留心之过，与你们无干。但他此刻必乘乱出兵，你们快去防守去吧。”众将答应，忙带兵回来，果然城内只等烟焰略歇，便驱兵出来，看见有备才退回去了。成功把马一点时，共失去了防墙的兵一千余人，筑墙的三千余人，四面围墙都有崩塌，百余丈、十余丈不等，却都用不得了。成功大怒道：“他虽掘地道，但只一次，之后我岂不能防他？再有别法，就也不厉害了。”当下便拨了一万壮勇，在长围内掘濠，以阻地道。再拨四万壮勇，加紧的筑墙，限十日内完工。看看赶到第三日，

各门都筑好了数百丈，成功心喜。那日夜间，成功方在巡看各处，忽见黑暗中一人奔来，众人喝声：“拿下！”那人忙跪了下去，众人搜他身上，并无别物，只有封信，却是致成功的，晓得是送信的人，便把信接了，将人带回营中，然后把信拆开一看，却是总督郎廷佐的，上道是：

书致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麾下：延佐身居异朝，心怀故国，惟日惓惓 未尝少忘；奈绵薄 之力，不足以任重大之事，是以迟迟惭愧无地。比闻将军督师南下，喜慰莫名，本当即日倒戈，以还我本来面目。因属下众心不齐，动多掣肘，今者之困城中，鼠雀皆空，想亦足以寒若辈之胆。同是汉种，自相诛夷，未免贻他人之笑口，如能少缓其死，廷佐当从中力为居间，劝使投诚。想阁下至人，必不以多杀为快；即若辈之抗拒，亦无识之故，诚能谕以大义，定无不从，而阁下不血寸兵，奄有 江南，亦何不乐？鄙意如此，唯阁下其裁之。

成功看了，心下狐疑道：“他难道想来缓我的攻吗？只是怎么答他好呢？”忽见陈森、张洪德二人走了进来，成功便把信给他看了。陈森道：“元帅之意如何？”成功道：“本帅有点不信他。”张洪德道：“元帅不信他是什么缘故？”成功道：“郎廷佐这人素来无忠义之心，二则城中也未必十分穷困。”张洪德道：“末将看来不是如此，城中如果未困，他何必缓兵？二则就缓兵，此刻也无别路救兵可到，他就缓兵又何用呢？大约他本无气节的小人，见我们势盛，所以归顺了，倒是真的。”陈森也道：“他投降虽不出于忠心，但名为投降，也不得不另眼看待他了。”成功点头称是，便写了封信给郎廷佐，订期立盟，然后再议投降之事，叫了个人和送书的人同入城去。到次日来人把回书带了来，约定三日后东门相见订盟。成功大喜，当下把攻城筑围的兵勇都撤回遣到船上，只留下甘辉一队五万的兵马在白土山上扎下了大寨。

过了一日，到次日天黑，成功在营中和甘辉商量明日如何订盟法。甘辉道：“明日订盟须要全队兵马跟去，不然也要提防他劫盟之事。”成功迟疑着还未答应，忽听山下一营大乱了起来。哨马上报道：“敌兵来劫营了。”成功大怒道：“狗头，若有意投降，岂是如此？我悔不该撤兵了！”当下忙下令道：“各营有妄动者斩首！”然后向甘辉道：“劫营之事，全以虚声吓人，若不晓得，一乱就被他乘势杀入来了。将军可守住本帅麾盖，坚忍不动，就让他破了一、两营，总不能全乱。等本帅去江边把大兵调回来，以报此仇。”甘辉答应了。成功便领了几十名壮勇，飞奔江边去了。这里甘辉守住麾盖，不敢乱动，听山下的声音，果然乱了一歇就止住了。甘辉私喜道：“元帅识见不错，果然不乱可乘，他也要回去了。”谁知他这支兵是梁化凤头一阵来试探的，如今见破了一营，并无人来救，便回到城中，把大兵一齐起了来，分三路进兵，从山前山后四面杀了过来。甘辉在山上听见，只道又是劫营来了，便只守着成功军令，一步也不动。山下各营又不敢违了将令，又不奉到将令，只眼睁睁看着那边破了，也不敢往；及敌兵到面前时，还不知如何排布好，看看麾盖驻着，只道成功还在中军，直被梁化凤等逼得四面无路，这才发声喊，逃上山来。敌兵四面追杀了上来。甘辉在山上起先听见四面杀声，只道虚吓的，也不在意，后来听见越杀越厉害了，心下狐疑，正要叫人下去探听，忽听见自己兵马纷纷败上山来，敌兵跟在后面追杀，甘辉大惊，这才

惓（quán，音权）惓——诚恳、深切。

绵薄——比喻自身才力微薄，是自谦之辞。

奄有——奄：覆盖；包括。奄有：拥有。

晓得不好，忙欲整兵迎敌，无奈自己的阵都被败兵冲散了。敌兵又四面围了进来，看见元帅麾盖下一员大将，只道便是成功，拚命围了进来，死也不放。甘辉手下只有一千名兵勇，冲突几次，只杀不出去。看看手下兵马渐亡，只剩得三百余骑，甘辉晓得不好，便向众军道：“本总兵和你等跟着元帅血战十余年，未尝少挫，今天不幸中了奸人之计，败到如此！就偷生逃回，也无颜见故乡之人，不如生为忠义之人，死为忠义之鬼，少不免元帅总要来报仇的。你等愿去的，本总兵不敢留；愿死的，本总兵定当和你等同死。你等之意如何？”众人一齐大呼道：“愿死！愿死！”三百人异口同辞。甘辉大喜道：“既然如此，可各人只以杀敌为事，此外不用兼顾吧。”众人答应了，甘辉领着，直向左面冲了过去。敌人都只道釜底游魂了，不提防再鼓勇杀来时却如生狼饿虎一般，人人拚命，个个亡生，只杀得敌兵纷纷倒退。看看要败了，无奈敌人总只道是成功，是以拚命又围裹将来。甘辉领着三百骑兵马，左边杀来，右边杀去，杀了一歇，只杀得敌人叫苦连天。甘辉自己兵马也折损将尽，只剩有十余骑。甘辉仰天长叹一声，拔起刀来冲过去，又砍杀了三十余人，身中二十余箭，然后自刎而死。敌兵先前只道成功，所以要生擒，后来见实在英勇，无法捉得住，只得放箭。甘辉死后，所余十余骑也都战死，无一生降的，敌人叹服不止。及捉得成功逃兵一问时，才晓得是甘辉，更加敬服不止，这是后话，不提。

却说当时山上五万雄兵，一时尽丧，只剩下一千余人逃到江上，向成功哭诉了一遍。成功听了，只气得三尸神暴跳，七窍内生烟，大骂道：“可恶郎廷佐，本帅不幸中你诈降之计，你若被本帅捉住时，管教你身上肉不能成寸！”正欲上岸报仇，忽见后队船上火起，原来梁化凤早已领兵杀来，在后队船上放起一把火来，风狂火猛，一时扑救不及，一歇工夫，已烧了五百余号。成功只得领了余船，顺流出海，一面飞檄去调张煌言退兵。谁知张煌言正退回来，忽遇清朝征云贵得胜回来的大兵，大战了一场，全军覆没。张煌言只领了几十人从建德祁门山中逃入天台，后来被执，不屈而死，这是后话，表过不提。

却说成功乘流出海，正走之间，来到崇明县。成功一想，崇明是梁化凤镇地，不如把他攻破，也少报此仇。便叫众将攻城，城中竭力防守，攻了两日，梁化凤的救兵到了，成功恐怕腹背受敌，忙解围退出。梁化凤不舍，随后赶来。成功看见大笑道：“他要和本帅争衡海上，真是不自量了。”便叫人索性把篷张满，顺风而去。梁化凤也顺风赶来，两军相去不远，只能赶上。看看走了数十里，已到大洋面上，风声怒号，波涛山立，梁化凤兵马立脚不住，个个颠来摇去，成功却把船蓦地一转，都带往旁边。梁化凤的船素不习波涛，一时把持不住，倒驶过头了。成功占了上游，倒赶过去，顺着风，把火弩火箭一齐射去。梁化凤的船连烧了十余只，这才侧转舵来，往旁边逃走去了。成功也不追赶，顺着风走了数里，忽见后面又有一船如飞地赶了来。成功大怒道：“难道还有不怕死的又来了？”正要开炮时，只见那船头上一人高举着一面铜锣乱敲，顺着风“啁啁啁啁”地招呼。成功狐疑道：“既不是敌，却是何来？不可中了奸计。”便叫人把船拨转，侧着风驶去，慢腾腾走着。看看那船走近，船上人都穿着明朝的衣服，成功方才放心。及走近来时，成功把船挨过，两船相并，把挠钩搭住，用绳系住；只见那边舱中走出一个人来，头戴方巾，身穿青袍，一双俊眼，三缕长须。成功看见，不觉失声道：“蔡先生何来？”那人也向成功举手道：“郑官人久违了。”成功慌

忙迎过来。原来这人非别，乃是泉州府南安县人氏，姓蔡名宝文，自小和郑芝龙同里，常做一处的。当下大家见礼坐下，成功先开口问道：“蔡先生一别十余年，丰姿不改，可喜！一向可都好吗？”蔡宝文道：“托官人福，都好。官人和老相公都好？”成功却皱着眉头，道：“罢了，都好。”蔡宝文忽记起芝龙投降了，晓得成功不爱提起，便也不再问。成功又问道：“蔡先生一向在哪里？这回往何处？却如何得知我在这里呢？”蔡宝文道：“咳，说来话长了。小老自从崇祯八年起，老相公开垦台湾，小老就向相公说道：‘相公啊！可不可带小老同去呢？’老相公却说道：‘你不用去好，此刻台湾新开，生番极多，在那里住是不安稳的哟，而且那里除耕种之外，再没有别事，你去做什么好呢？’小老听说也就罢了。后来过了一年、两年之后，小老实在穷得无法了，只得又向老相公说道：‘相公啊，小老实在穷得没奈何了，相公只得带小老去吧。至于做什么，且等到那边再讲。生番，小老是不怕了。’谁晓得老相公总不以为然，倒赏了小老一百两银子，叫小老去做贸易，小老只得领了去。后来老相公也出去了，小老做了两年贸易，偏折了本了。那年贪心不死，一想，咳——总是台湾好，便也同人商量，收了店面，把资本做盘费，搭了客船，一溜烟的跑到台湾。谁知果然无事可做，只在一个相识家中住下半个月，后来还是几个同乡，在那里多年的，都认得那里红毛番，就把小老送到那里去，这才得了生路，一直到如今，还是在那里。今天是往他红毛国里去，路过此地，忽见远远的两群船逐了下来，后来那先来的一群又占了上风，放火烧了那后来的船，真是使船如马，使水如家，小老便暗暗佩服道：‘虽然都是战斗舰，其中也就大有好歹，那一群败北的，就究是洋面上功夫不到才如此。只不晓得得胜的是哪一个？’后来船上朋友用千里镜照了出来，向小老说道：‘那边船号是打着我们明朝的，也有写个郑字，不晓得是明朝哪一家的义旅？’小老心疑，便向众人说道：‘这里明朝义旅会洋面上功夫的，除了郑官人之外更有何人？这旗上分明又写着郑字，莫非郑官人和清兵开了战吧？’众人都道：‘我们久仰郑官人名字，你既和他同里，何不引我们去一见呢？’小老道：‘若果是郑官人，也无不可。’所以连忙赶了来，想不到果然遇见官人了。如今他们都要求见官人，官人可不可以见他呢？”成功道：“多谢众人雅意。我有何德能，敢劳众人如此盼望？既然这样，你不妨请来相见吧。”蔡宝文大喜，便去叫了众人来。成功也迎了起来，一一见礼，然后坐谈了一歇。成功便问起红毛国里作何事业，众人齐道：“元帅不可问了，我们在红毛人手下也都不愿意。堂堂中国人，去伺候番子，真是羞死。若不去时，又无谋生之路，真是没奈何罢了。”蔡宝文便道：“小老有一法可脱我们这苦海，官人也可以得利。”众人道：“莫非是请元帅入台湾吗？”蔡宝文道：“正是。”众人道：“计是不错，只不晓元帅肯不肯？”蔡宝文便向成功说道：“小老和众人都不愿意屈膝红毛之下，一向想请人入台湾逐了红毛，把台湾收归中国，只不得其人，如今凑巧遇官人。老相公从前不晓得费了多少精神，花了多少金银，这一块土原算是郑家的。官人若不取他，也未免可惜了。”成功大喜道：“我正嫌思明州单薄，既有此地，为何不取？但台湾形势如何，你可知其详吗？”蔡宝文道：“官人欲知其详，小老有一本精细地图，也是红毛人画的，别人把它注了出来，可拿给官人看吧。”说着，便命人去拿了来。成功看过，不觉点头叹道：

“桃源世界，别有洞天；扶余国王，不过如此，真是好所在罢了。”当下和众人约定，等南风时候便来取台湾。众人答应了，叮咛而别。然后成功顺风扬帆，不日到了思明州歇下，把兵马训练起。到了明年五月，南风大起，成功便挑了一千号大战舰，载了十万兵马，驾风纵帆，浩浩荡荡，直望澎湖进发。正是：

殖民事业飞天外，保国功劳树海滨。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败荷兰兵夺台湾岛 访隐逸礼聘陈永华

诗曰：

亡国孤臣，飘流无主；海上生涯，忽辟新土；

用以修文，用以经武；殖民事业，于焉千古。

却说台湾自从郑芝龙去后，就有荷兰国遣人到来，取了台湾，但他们荷兰人不征收田赋，只和耕种之人及山番贸易通商，并不害人，所以大家也相安无事。后来贸易越大，通到南洋吕宋各处，荷兰人便在台湾作了几处城池，派了一位王爵名华司德的守住。那日忽有人进来报说：“澎湖被中国人夺了，现在有千余号的大船，十几万的中国人，不日便要来了。”华司德大惊道：“我们这里人马，就连客商也都算人，还不满三千，如何抵得住他呢？”当下忙集齐了许多职员商人，会议抵御之策，有的道开战的，有的道逃生走的，有的道投降的，有的道纳币议和的，纷纷不一。后来有一个商人名康尔伦的便道：“各策都不好，只有死守最好。”华司德道：“还是守城呢？还是守口呢？”康尔伦道：“都不好，守城时粮易尽，守口时兵太少。他大军前来，其势正猛，这只能智取，不可以力敌。”华司德道：“如何叫作智取，如何叫作力敌？”康尔伦道：“和他一刀一枪、你来我往、我去你还，这个便叫作力敌。”华司德道：“智取呢？”康尔伦道：“智取吗，却不是这个样。王爷可去海口边鹿耳门地方，把一只大大的海船凿破了沉在下底。”华司德道：“那岂不把路塞了吗？”康尔伦道：“王爷要他进来吗？”华司德道：“明天他兵退之后，我们出路岂不塞断了。”康尔伦道：“我们要出去之时，不会把他拿开吗？”华司德大笑道：“我忘记了，妙计妙计，真是妙计！”当下忙叫人去带了两只大兵船来，在鹿耳门口“叮叮噹噹”一阵斧凿，沉了下去，然后大家躲入台湾城中静听消息，不提。

却说成功得了澎湖之后，进兵鹿耳门。原来鹿耳门是台湾全土口隘，平时潮来水深不满五尺，潮退水浅不上三尺，一向出入只可用小舟来往，就海船也不能进，何况战舰；又被沉了两只大船，论理是不能进去了。正是无巧不成书，——一半也是天意，成功的船正要进时，值潮涨时候，这次的潮与别次不同，只见滔滔滚滚，涨个不了，半日工夫，已涨到二丈余高，那凿沉的船也不知被潮冲到哪里去了。成功便命了船乘潮而入，一点也不难，竟自直抵台湾。成功带兵登岸攻城，华司德大惊道：“中国人莫非有神仙术，不然如何能入这口隘？”旁边一个名马尼的便接口道：“王爷不可信他，哪里有什么神仙，不过是被康尔伦骗去罢了。”华司德道：“如何见得？”马尼道：“王爷只想：康尔伦说我们要过去时便把船捞起，难道只有我们好捞，他不好捞起吗？”华司德大怒道：“不错，我被他骗了。”便叫人去把康尔伦叫来，大骂道：“你这该死的！你如何骗我口外沉船，敌人便不能入？如今敌人数十万都进来了，你却何说？！”康尔伦也大惊道：“敌人如何会进来？真奇怪了！”华司德道：“有什么奇怪，不过他把船捞起罢了。”康尔伦道：“他进来是如何神气呢？”华司德便说了一遍，康尔伦忙道：“不是，不是，一则捞船也不容易，我们虽然可以捞起，但他哪里晓得呢？就晓得也没有这许多工夫；二则王爷只想平常时候水浅水深都只不过渔船出入，那里能容他战船进来？这沉船之计，不过是代人守口，怕他小舟入来罢了。就让

他捞起来时，也不过小船入来罢了，如何大船也能进来呢？”华司德听了，呆了许久，才说道：“你言不差，但如今如何是好？”康尔伦道：“如今势已如此，只好守城罢了。”华司德点头称是，便点了二千人马上城防守。到得成功到时，一看除四门悬下国旗之外，并无一面旗帜，城上虽有人防守，但都往来不定，哪里有什么行列。成功暗笑道：“如此用兵，不死何待！”便传令攻城。城上也不慌张，只把脚立定不动。看看兵薄城下，不晓得是何军器一声响亮，城上大炮一齐往下打来。成功大败了一阵，折损了二千余人，晓得荷兰火炮厉害，非弓矢所能敌，便传命也改作火炮对打，无如炮力不及荷兰炮远，自己炮还未曾打到城上，却被敌炮打死无数。成功不乐，只得暂退，歇了一夜，心中想道：“蔡宝文不晓得在不在城中？如在城中时，是必有信来的。”到了次日，又去攻打，也不得下。一连几日，蔡宝文还未有信来，成功心中十分焦急，看看半月毫无影响，成功无奈，只得发狠叫人用大炮攻城，众人得令，把大炮都抬到城边，弹药装好，一声令下，轰天烈地的一声响，打了出去。谁知却是作怪，那炮打到城上时，只听“啞”的一声，倒震了起来，跌到地下去。成功心疑炮坏了，便亲自走到炮架边看过装好，打出去时，仍是如是，一连十几个，不能伤他分毫。成功大惊，只得乱攻了一阵，然后退下，慌忙叫军士去把土人寻了来。不一歇把土人寻到，成功便问道：“你晓得这城是什么土筑的吗？”土人道：“这城是乱石叠出，用火锻过，都变作红石灰，所以叫作赤嵌城。现在全座城已结成一块，听他们说，随便什么东西都攻他不破呢！”成功听了点头，命赏过土人放去。当下想了一策，传令军士，每人备柴草一束，水油四两，积在军中。到了次日，成功命把水油都泼入柴草中去，然后每人带了一束，走到城边，隔着濠丢了过去，都积在城下。荷兰人不晓得何意，都立在城上看着笑，成功命把爬城的翻梯备好，只等柴草堆齐了，一声弦响，火箭齐发，着在柴草上的，烈烈腾腾，登时烧了起来。城上大惊，忙把水泼了下来，谁知水油遇水，那火越高了起来。荷兰人害怕，束手无策，都往两旁边躲着看。成功乘势把翻梯推了过去，正要爬城时，城中军号又响，那炮弹如雨地向梯上打来，梯杆忽被打断了两架，那梯折了下来，压死跌死了无数。成功大惊，慌忙调回时，已打坏翻梯三架，死伤了兵勇千余人，心中好生不乐，想来想去，只有围死他一法。

到了次日，便传命分一万兵马围城，便一日一换，十日轮转，也不攻打，只不放他出来。果然围了月余，飞鸟不通，城中樵采路绝，只得夜间偷出城外砍柴。起先还是荷兰人自出，后来被成功捉住便杀，荷兰人害怕，只驱着中国人出来。成功笑道：“你想捉人替死，叫本帅来杀自己人吗？本帅岂上这当！”便传下一令，凡系荷兰人出城，捉住便杀；中国人出城，无论如何只留下所得的东西，便放入去，不许妄害一人。众军得令之后，荷兰人虽然驱着中国人出来，无如回去时只有中国人，自己人又不见了，而且回来时仍是赤手空拳，一丝也不能带入。又加着城中百姓多半是郑芝龙带来的，也不愿替荷兰人供役，所以有出来时只略砍些柴草，待走到城下，只待荷兰头目被杀之后，便把东西放下，竟自入城而去，习以为常，只算送给成功略助军用罢了。

闲话少提。起先荷兰人本想积点粮草为长守计，后来见是中国人都有回去，是荷兰人都不见回来，几次之后，便也晓得上当，不敢再出。看看围了半年，城中柴草渐尽，那日天黑，又驱了百余的中国人偷走出来。成功看见，故意不追，只叫人留心防守，等要天亮时，只见砍柴的人马都回来了，每人

背上都各背着一捆的柴草。成功领了一队兵马，一声断喝，众人弃了柴草便走。成功叫人认定荷兰人不可放过，果然认出一个荷兰人杂在众人之中逃走，被军士赶上前去，一把捉住，也不问长短，一刀杀了，然后把柴草收起来。有个军士忽得了一封书，忙呈上给成功看。成功看时，上写着“郑元帅”，开折下写着“陈永华”三字。成功狐疑，忙带回营中拆开，上面有两行字道：

赤嵌坚固，骤未易拔。元帅欲以围困之，虽足致命，然城中死守，尚非旦夕可下，旷日持久，计未为得。城东偏有水名赤溪者，城中所倚以为命者也；若塞其源，三日当告变矣。

成功看完，大喜道：“此计大妙！但不晓得陈永华何人，想来谅必总在城中，待破时倒要去访他去呢。”到了次日，成功领了百余骑兵到城东来巡看，果然有一条溪从西而东，长二三里，那水便流在城濠中，环城而入。成功依着溪旁的路行了数里，见是发源一座山中。当下回来，便调了三千兵马来溪旁，捡了一处水势稍慢的地方，筑起一道坝来，挑土打桩，不消一歇工夫，早已筑好，直高出水面一丈开外，成功见工程已毕，便命骁将李有德领三千兵马管住坝，以防敌兵偷决；一面自己仍旧回到城下，照常围住，又写了封信，射入城去，劝他投降，并说：“只要还我土地，汝所有贸易资本金银等一概不要，让汝带去。”城内荷兰人得了这封信，便忙呈与华司德。华司德便叫了通事来讲解一遍，心下狐疑未定，忽见有人来报道：“城中各处的水源一时都干了。现在只剩有各处池中一点水，眼见得也要尽了，不知是何缘故？”华司德大惊道：“不好，一定赤溪之水被他所阻；不然，永远不竭的水，如何会干呢？如今既如此，我可不得不投降了。”当下连忙上城，请成功打话。成功便也坦然而来，毫不疑忌。华司德便叫通事传语道：“小王有言：贵元帅如肯放松，小王情愿避去，将地让出；但金银财帛贵元帅应允过了，可以带回，那可不许中途拦截的。”成功道：“本帅言出于口，岂肯做此失信之事？不信时，本帅和你立誓吧。”通事传语过，华司德大喜，请成功立了誓，然后又叫通事传语道：“小王收拾各物，传会各人，一时也不容易清楚，请三日内避出。贵元帅可把水放出，免得城中缺水吧。”成功道：“放水不难，但三日内若不避出时如何？也要贵王立个誓来。”华司德听了，便也立下了誓。成功道：“既然如此，本帅暂把水放出。若三日内不避出时，贵王也不免要应誓，本帅也可以再把水拦住。”华司德答应了，当下别去。成功退兵十里，把坝也决开了，那水便滔滔滚滚的直流了下来。果然到了第二日，华司德领了一行人众，把所有积蓄一担担的挑了出去，倒都去尽了，华司德也来见成功，成功称谢了一番，然后别去。

成功进得城来，百姓家家结彩，户户燃灯，迎接大兵。成功一一慰谕了几句，随即进华司德的王府住下，只见有几个年老的百姓进来要求见，成功便叫了进来。这几个年老人叩见了起来，说起芝龙从前带他们来的恩德，个个都感激不已。成功也问了几句台湾的事体，然后每人赏了四两银子，众人叩谢去了。成功一查仓库时，原来都被荷兰人收拾得干干净净了，成功好笑道：“他倒真的收拾得清楚。”当下便叫人去访问蔡宝文和陈永华二人，众人齐道：“蔡宝文倒有这个人，先前在华司德衙当个通事，这几个月来不见这个人，听说往荷兰去了。陈永华倒没有人晓得。”成功因新得的台湾原是一块新土，各物空虚，事事都要创办起来，过了两日，便叫人往思明州把文武大小官员都移了来，只留下儿子郑锦守思明州；又把所有粮饷以及军械等

物都搬到台湾来，起衙署，安置百官，忙个不了。那日又想起陈永华这人来，心中自忖道：“他既肯写名字，必非忘世的一流人物，但我自寻不着他，所以他也耻于自荐罢了。但如何方能寻得着他呢？”想来想去，想出了一法，写了一道榜文，出榜招贤。谁知这里所有的人，除了芝龙带来的外，也都是这里做贸易的人，哪里有什么贤人，所以成功这道榜文虽然贴出，不但陈永华不能招来，一连招了几日，就连个报到的也没有。成功一想道：“我错了，他既是贤才，任是如何热心，也不肯自行投到，须是我自去访他去。但他在哪里，我如何得知呢？”想了一歇，忽然自笑道：“我为何忘记了他这信从哪里来的，就该从哪里想去了。”当下忙出了一道告示，只说从前出城砍柴的人，所砍来的柴都被本帅拦了，如今事定，如有砍过柴可都来投到，每人赏银一两。这告示出了之后，领赏的人纷纷不绝，都感元帅的厚恩，却哪里晓得成功的用意。原来成功于发赏的地方，写下几个大字道：“有能知陈永华之处者，赏银百两。”叫人在那里守着，凡来领赏的，便问他陈永华三字。果然，一日如此，两日如此，问了几日，那日就有跟人带了个乡人来向成功道：“他识得陈永华的。”成功大喜，忙问道：“你晓得陈永华在哪里呢？”乡人道：“在哪里不晓得，小人只晓得陈永华这个人罢了。”成功道：“既然晓得他这个人，何以在哪里会不晓得呢？”乡人道：“他这人原是去年来的，他虽不说出何事，看神气大约也是避乱来的。他初来时卖卜为生，所以小人晓得他的名字。后来又替人经理书记，人便只称他陈先生，所以他名字就少有人晓得了。但小人说虽如此说，这不过小人所认得的陈永华，至于是不是他，此外还有没有陈永华，小人可不晓得了。”成功道：“一定就是他了，哪里还有第二个呢？”乡人道：“若果是他，元帅爷不必写陈永华，只写‘顺德杂货铺书记陈先生’，倒有人晓得他，此刻虽不在那里，却也就容易寻了。但他只一个人，元帅爷却出一百两赏格寻他则甚呢？”成功道：“你不晓得，你留心去寻罢了，如能寻着时，自有重赏。”说着，叫人赏了乡人十两银子。乡人大喜，叩谢了出去，逢人便问，一人传十，十人传百，不两日工夫，早已有人来见成功，说明了所在。成功大喜，忙穿好礼服，坐了一乘轿，叫乡人引路，一直来到陈永华家里。原来陈永华他自己并没有家，所住的还是别人的住屋。当下成功到来时，只见土墙三尺，篷壁四围，低着头走了进来，那乡人便高叫道：“陈先生在家吗？”里面有人答应道：“是哪个？”乡人道：“陈先生，是我，新来的王爷在此寻你呢。”里面不作声，停了好久，才走出个人来。成功看时：头戴元色方巾，身穿二蓝长袍，足登一双旧云履；面如满月，五柳长须，两道浓眉，一双俊眼，映着人奕奕地乱动，看去约莫四十岁左右的人。成功走上前来，躬身一揖，道：“陈先生请了。”陈永华也忙回了一礼道：“元帅驾到，生员失迎，有负之至。”成功谦让了几句，然后分宾主坐下，众人都立在草堂外面听。成功先开口道：“此次凶夷抗固不下，小弟已无可奈何，幸得先生指教，才得破他。今日小弟特来致谢。”陈永华道：“元帅说哪里话了，天下之事，天下人共有其责。生员不才，不能尽天下之责任。元帅以独力任天下大事，实能为天下人赎罪。此次之事虽似为元帅尽力，其实也不过转了一转的尽责任罢了。元帅若必言谢，倒见得生员是为元帅一人尽力了，生员不愿受此言。”众人在堂外听了，一齐称奇，只听成功又道：“小弟失辞了，先生休怪。但先生既热心天下事，小弟正欲聘先生出山，不知先生肯应允吗？”陈永华道：“生员本欲致力于天下，但恨不得其人，独立不能支柱。及元帅一来，生员就想除却夷人，奈

彼众我寡，不能如愿。后来幸得出城之便，致书元帅处，果然除了夷人，及元帅进城来，生员本欲趋见，因为一则未知元帅性质如何，二则也形近于干进。如今既晓得元帅为人，生员还有不遵的吗？”成功大喜道：“先生既已应允过了，小弟明日自当来迎，但不知府上还有何人，小弟也好一齐预备。”陈永华叹口气道：“合家遭难，子身独逃，还有何人！”成功吃惊道：“先生向在何地？还有何人？何时遭难？”陈永华也不乐提，只约略说了几句，然后成功告辞起身，回来叫人照约赏了乡人一百两银子去，不提。

到了次日，成功命人把自己全副仪仗去迎接陈永华。及到了那里，陈永华看见，笑道：“区区微身，何劳元帅过礼，永华又不封王拜帅，如何用这许多仪仗。”便都辞了，只留下一乘轿，乘了到成功府中去。成功连忙接了进来，相见之后，大家坐下。成功便开言道：“先生不弃，肯辱教诲，小弟从此各事都仰仗着先生了。”陈永华道：“生员不才，辱蒙奖拔，自当有知必言；但此刻台湾，只一片土，百事空虚，都要从根基做起。元帅以为哪一样顶要紧，要最先办呢？”成功道：“先生指教。”陈永华道：“生员愚见只有两样，一措饷，一任人。措饷之事，台湾一地荒土既多，元帅兵马也不少，尽可使兵屯田，就百姓也是元帅先人带来的；那征收田赋一事也还容易，只要果不浪费，此地土地肥沃，就多征点也不妨。至于任人，却要分个名目，不可杂乱，生员记得元帅不是受过便宜封拜的诏书吗？”成功道：“是。”陈永华道：“如此便容易了。第一要分六部，然后事有专责。这六部之中，吏部可暂不设，改作农部，以管屯田各事。第二要分各镇，使各将带兵分地镇守，无事则使兵为农，有事又变农为兵；设欲出征，则齐挑选；设敌来攻，则各将各镇其地，各领其兵；春夏耕耘，秋冬讲武，兵不游惰，武不废弛，而饷源又视于此。”成功不觉拍手称妙起来。陈永华又道：“第三要兴学校，此地人才既少，读书又缓，所仗的元帅带来的几个人，但这几个人足济甚事？为今之计，宜速起太学，远近之人，闻有太学在，必定肯来，那时还怕没人才吗？至于太学既起之后，更宜多起馆舍，以便居住名人和朝廷旧臣来归的。此外，兴盐铁，制币帛，各种兴利使用之事，也都要次第举行，就法律也一定不可少的。这且等生员以后订定再讲吧。”成功道：“先生高见，自然不差，小弟即日就行吧。”当下又谈了一歇，陈永华言言中要，条理分明，成功大喜，到第二日，便拜陈永华内阁大学士，参议机密。陈永华辞道：“生员既无微功，又无重望，骤居显要，恐人心不悦。”成功道：“汉高祖之拜韩信，也是如此，何尝有甚重望微功？事虽不同，理实一也，先生休辞吧。况且小弟倚望先生将来办事，件件要先生经理，若无重职，如何作事呢？”陈永华听了，这才受了。

过了几时，陈永华便教成功把各文武选定，为六官七十二镇，每镇领兵数千不等，都自往各处开土地辟草莱去；又把赤嵌城改为承天府，置天兴、万年二县，把百姓户口编定；兴盐铁、定货币、铸军械，件件事体都办得井井有条，成功大悦。陈永华又劝成功把大船往漳、泉、惠、潮各处招百姓，果然心念故朝的百姓来归者何止数十百万，大家都蓄发复明的故装，在台湾做个遗民。不几时工夫，竟把荆棘丛莽的台湾也就装成了世界了。陈永华又向成功道：“百姓既来，阁下可要防有朝臣在内，若不急兴太学，不独无以安插遗才，且何以使人知景仰呢？”成功听了不错，便择日兴工，动起土木

来，到得太学馆竣之后，从前朝廷的遗臣故老、学士文人络绎不绝。成功益服陈永华之识，事事都更加委任了。

光阴似箭，转瞬冬初。各镇将都要把兵马操练过，成功便择了十二月望日，在赤嵌城会齐大阅。到了那日，各将都早已赶到，大操了一日的兵马。成功回到府中，便办了几十桌的酒席，请各将饮酒。到得夜深席散，成功忽觉得心胃疼痛，起先还强忍着，后来十分无奈，只得叫人去请郎中。陈永华闻知，连忙赶了进来看视。成功向陈永华说了一遍，陈永华也不晓得是何缘故，不一歇医生请了来，乃是崇祯帝手里做过太医院十三科医生胡天耀。成功叫了进来，诊过了脉，开了药方，大意是讲劳苦积郁所致。胡天耀去后，成功向陈永华道：“时候不早了，陈先生请回吧。”陈永华答应着，看成功服过了药，然后回去。当夜成功直痛得一夜不曾合眼，第二日一早，各文武官员都来问疾，成功一一谢了回去。跟人又报进来道：“各镇将军前来问疾。”成功记起各将还不曾回去，便一面叫人致谢了去，一面叫人去请陈永华来。不一歇陈永华来了，成功便向陈永华道：“各将都领有兵马，此处不便久留。烦先生传言，各回信地，小弟贱疾，不必挂念吧。”陈永华道：“阁下放心，诸事小弟自能担当罢了。”当下陈永华出来，向各将说了。各将领命，来府中传名辞了成功，然后回去，不提。

却说成功病了十余日不能起来，幸亏所有各事，都是陈永华一人经理；众官员来问疾时，成功好了一点，便也办了两件事。看看腊尽春回，到了元旦那日，百官都到府中来，一半贺喜，一半问疾。成功怕烦，都辞了去，独个人昏昏沉沉的睡在床上。正是：

世上难寻不死药，人间安得返魂香。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望日——阴历每月的十五日为望日。

信地——宿地。再宿为信。

第十六回

惊异梦赤嵌城立会 闻噩耗延平王归天

诗曰：

国破种犹在，身亡心不淆；

持将一片志，付与众同胞。

却说成功到了元旦那日，病还不好，文武官员来贺喜问疾的，都辞去不见，自己一人昏昏沉沉地睡在床上，到黄昏时候，耳边仿佛听见伺候的人在床前说话。成功张开眼看时，见跟人手中拿着一张名刺。成功道：“哪个又来，辞去了没有？”跟人道：“是于大人前来问病，所以不敢辞他。”成功道：“把名刺来给我看。”跟人听了，把名刺送到面前，成功看时，上写着“愚弟子谦顿首”，不觉失声道：“哎呀，他是我朝一大英雄，不可不见。”跟人道：“王爷这样神气，如何见得他？”成功道：“没奈何，你们且扶我起来看。”跟人无奈，只得扶了起来。成功觉得身上轻松点，便叫跟人伺候着把衣服穿好，要走下来。跟人道：“王爷身上有恙，如何可走？”成功道：“不妨，我此刻好点了。”跟人无奈，扶了下来，成功觉得身上大好了样子，便向跟人道：“我此刻大好了，不要你们扶我了。”说着，自己大踏步走了出来，跟人忙赶了上去。成功转了几个弯，来到大客厅上，只见于公红袍纱帽，足登粉底官靴，背着脸立在那边，旁边有个伺候的忙叫道：“郑大人出来了。”于公转过脸来，成功看时，方面大耳，满嘴胡须，看见成功走来，慌忙行礼，成功也忙还礼不及。当下两人分宾主坐下，成功先开言道：“不知老先生驾到，有失远迎，恕罪恕罪。”于公道：“我辈同是个中人，何必客套。就兄弟此来，岂不知阁下抱恙，特事出不得已，不得不来罢了。”成功道：“老先生所云不得已，乃指何事？”于公道：“这事非别，乃为阁下贵恙而来。”成功道：“莫非贱躯难保吗？”于公道：“虽不尽然，却也有点意思。”成功不乐道：“出师未捷，大仇未报，为之奈何？”于公道：“气数如此，这无可奈何。”成功笑道：“老先生至人，如何也言气数？”于公笑道：“非也，兄弟所言气数，并非和数家言一样据天象推五行的数，不过是讲原因结果而已。”成功道：“因果之理如何？学生愚鲁不明，此理尚祈指教。”于公道：“既阁下要闻，兄弟不得不说。大凡无论何事何物，既生于天地之间，就不能脱这‘因果’两字。譬如种树的，为因则开花，结实则为果；种何等树，则得何等果，这也一定不移之理。但这因果并不是天定，却都是人为，譬如造下一物，造得坚固的，自然用得长久；造得不坚固的，自然用得不长久，这全看自己当初造因如何，便自然生出那果来了。若到那因既造下之后，那果便一定不移，因为这果原是在这因中生出的，所以不造因，不能叫他生果；造下了因，也不能叫他不生果。且不独如此，造了恶因，不能叫他生出善果；造了善因，也不能叫他生出恶果，丝毫不能错过的。”成功道：“老先生妙论，固然不错，但学生还有不明的地方，譬如有一人欲办一事，先集资本，资本既足，然后办去，竟办不到；也有一人，不集资本，

名刺——即名帖，名片。

个中人——此中人，指曾亲历其境或深知其中道理的人。

数家——即术数家，指擅长天文历算、能推测人或国家气数命运的人。后世称术数者一般专指各种迷信。

随意办去，竟办得到，这不是因果之理不对了吗？”于公道：“不然，就如这事，也不是这样讲。这资本不过是办事的原因，并不是事之成败的原因，要看办事时如何。他办事有成败，必有所以会成会败的缘故，从这里寻去，方得成败的原因。若只言资本，譬如果系专用资本，别事万无可入的，难道有资本的倒不能成，没有资本的倒成了吗？就譬如若买一物，备了钱，自然可得，不备如何能得呢？”成功道：“虽然如此，但也有不然的，譬如造定原因，算定结果，当得十分，也有的不够十分，也有的不止十分，这是何故呢？”于公道：“这个果然有的，但这乃因果之变，非因果之常。譬如造定一物，造因之时，算定结果，当得十年，这不过照常理推，若期间用得省，或用得过勤，不中于理，不合于度，这便不是造因时所能预测的了。这叫作远因近因，犹如先天后天罢了。但这等还可以由近因而推知结果，还有一种旁因，更无从测出。譬如一事，照常行去，忽然间败了；一物照常用去，忽然间坏了，都是旁因。这事体之中的旁因还可以寻出，至于用物，忽然间坏了，更无可寻，如指作不谨慎是旁因，有的又实在谨慎而偶然失手的，但既有这偶然失手，就不得不指为旁因；假如并无偶然失手，这一物就到底不能不循着常因常果而行了。天下万事万物，莫不作如是观。阁下以为然吗？”成功点头道：“老先生之言至理，足发万物之机。学生有一事相问，不晓得老先生肯指教吗？”于公道：“未知何事？”成功道：“明朝气数还有可为吗？”于公听了，叹口气不做声。成功道：“是存是亡，何妨明示。”于公道：“咳，阁下既然要问，便说也不妨。我们明朝夺天下于外人 之手，原因未为不善，奈永乐一变之后，已夺原因而为近因；天顺复敝以来，又夺近因而为旁因；加着朝中畿外文贪武嬉，哪里有什么法度？勉强支持到如今，如油尽草枯，膏干脂竭的时候，正是明朝下场的结果，哪里还有什么可为不可为呢？如要可为，除非另外再造原因罢了。”成功道：“明朝虽亡，孤臣义旅不时起于海上的也是常有，既造下了这个原因，不晓得还可以结个善果吗？”于公道：“不能，他这个并不是造因，不过是结果罢了。明朝三百年天下，以忠义劝人，到下场时自然这果也要结出来，哪里有什么原因呢？”成功道：“据老先生这样说起来，为学生的也不过是明朝结果，将来也不免归于一尽吗？”于公道：“阁下聪明人，何用多说。阁下但自想：是明朝所结之果呢，还是自己所创之因呢？”成功低头想了一想，道：“实不瞒老先生说，学生自想，当是因果各一半。”于公道：“何以呢？”成功道：“老先生前不敢相欺，学生所抱想头，只有二样：一样为报故明，一样夺回失鹿。报明自报，夺国自夺，报明是为明的结果，夺国是学生另有怀抱。老先生看，这不是因果各一半吗？”于公点头道：“很好，这原因造得不错，但阁下报明一件已行了数十年，明朝结果，不过如此。阁下所造的原因却如何呢？”成功拈须叹道：“数十年来不避艰难，至于成败利钝，那要旁因之来如何了。”于公道：“非也，阁下之旁因不过一时之成败；至于原因，果造得深远，终久要结出这个果来。一时之成败，何足算呢？”成功点头道：“老先生至言，学生但有三寸气在，总要做到罢了。”于公摇头道：“谈何容易，此事非数年之功可成；况清人此刻原因早已造定，阁下原因方才造起，将来必要待清人的果结完之后，才结到阁下的果来，岂是阁下一身所能成就的吗？兄弟此来，也就为着此事，实说一句，阁下的结果也将次要到了，若不把阁下原因

再种深一点，日月长久，将来被旁因一击，只怕连果也结不出了。”成功道：“难道学生造因时只合至此而尽吗？”于公道：“知子莫如父，阁下令郎既如此，是诚难为。但子孙乃形质上之传遗，至于阁下这原因种子，不拘何人都可接受。”成功道：“若果能如愿，这果当于何时发现呢？”于公道：“兄弟有四句偈言，阁下记下便了。”说着，立起来仰天长吟道：

播来粒种遍区环，誓砺同心破百蛮；莫道太行山不动，看将三百去三三。

成功听了，又象解得出，又象解不出，正迟疑要问时，只见于公长啸一声，如猿啼，如鹤唳，悠悠扬扬，直冲霄汉。成功觉得恍恍惚惚好象睡在哪里一般，睁眼看时，不见了于公，也不是客厅，心中猜不出是何所在。再仔细一看，原来自己还睡在床上，却是一场大梦。桌上烛花长了寸余，伺候的人都在旁边瞌睡，远远的正敲三鼓，心中忐忑不定，回头一想，梦中的话历历在耳。心下自思了一遍，委决不下，只得咳嗽了一声，伺候的人惊醒，忙走到帐前张看。成功才开口问道：“外边人都睡了吗？”伺候的人忙答道：“也有不睡的。”成功道：“可传命陈先生来。”伺候人答应传了出去。不一歇，只见陈永华慌慌张张走了进来，一见成功面便问道：“阁下何事呼唤？”成功道：“陈先生，你且请坐下，小弟有事相告。”陈永华这才放心坐下。成功坐起来漱了口，然后把于公托梦一事向陈永华说了一遍，陈永华也嗟异不置。成功道：“别的且休论，只这四句偈言，却如何讲解呢？”陈永华低头想了半日，才说道：“第一句大约是说阁下这原因的种子要种大起来，如稻粟一样遍于天下；待遍天下都含有这夺国思想时，自然便要立誓鼓砺，同心合德，才可以造果了；第三句太行一定指清人无疑；只有第四句倒有点费解，不晓得是讲到结果时，有名‘三三’的人除去名‘三百’的人呢？还是讲要结果时，须要三百去了九年的年数，或去了三十年的年数？然而上句既有‘莫道’，下句又言‘看将’，这总是结果时候的话了。”成功道：“结果如何，且不及讲，只一粒微种要播遍区环，这岂不难吗？”陈永华道：“小弟有一法。”说着，便向成功使个眼色。成功会意，把跟人屏退了。陈永华便说道：“阁下晓得天下何物可传最久，最大而又最有力吗？”成功摇头道：“哪里寻这等物。”陈永华道：“老兄如何忘记了于公不是说火尽而薪传吗？又道这原因种子不论何人都可授受吗？这明明是叫阁下把这原因种子传于人，欲把这原因种子传于人，又要传得人多，阁下自想何物。”成功拍手道：“莫不是立会吗？”陈永华道：“不错，但立会非易，也须要主意立定，然后再把条例定好。会中人有会中私号，见面时可以识认；会中人有会中文字，分开后可以通密信；有会中的法律，才可以治会员；有会中的劝谕，才可以结会友；有会中的道德，才可以严分会内会外；有会中的信誓，才可以秘密会中会事；种种会规都要预定，然后才可以立会呢。”成功点头道：“事不宜迟，先生可即日办起，待小弟病好就行设立吧。”陈永华答应了道：“时候已深了，阁下好安歇了吧。”成功答应着，陈永华辞出，然后睡下。

过了几日，成功病也渐渐好了起来，等到二月初旬，已是大愈，便日日和陈永华同着，商量定了一会，用五色旗分会帜以克八旗。因偈言里有‘三百去三三’，所以会中私号都用‘三’字；又因有‘誓砺同心’，所以名为三合会；又因有一粒种子之言，所以又称为三点会；又因有一粒遍区环之言，所以总名为天地会。定十八誓二十四例，入会的人无论上下等，皆以兄弟相

偈(jì, 音季)——梵文中“偈陀”之省略，佛经中的唱词。

称，平等看待；无论南北，入会之后便如一家，不得存外省隔省之见。会中人除有职的人员，其余相见都只作揖平礼。又定下文字，字必以三点水或川字作旁，或爪字作盖，都不离三之意。会中人无事时便互相保护，引人入会；如有事时，无论何地，都以各式小旗来往。当下立定之后，成功和陈永华二人私地里把各文武镇将都劝入了会，然后一级一级劝了下去，一直劝到百姓；百姓又往各处转相劝引，不几时工夫，全台湾的人皆入了会。就连漳、泉、惠、潮等凡沿海地方，都先入了会。后来陈永华又改名陈近南，自往各地劝引，闽、浙、两江、湖南、湖北、两广，无不有会列行之。既久，二百余年，或越扬子江而北，或由江苏洋入山东、直隶，或由云贵一边流入川陕，以及中国人民流寓外洋的暹罗、新加坡、新旧金山、檀香岛、南北美洲，各处尽有大小会派，这是后话，表过不提。

却说成功自从这会立成了之后，稍为放心。光阴似箭，转瞬已到八月。那日成功正和陈永华二人在府中议事，忽见一个跟人慌慌张张的跑了进来，向成功前屈膝禀道：“王爷，不好了！”成功大惊，跳起来道：“什么事？”跟人道：“老相公在京，合家被害了。”成功睁目道：“真的吗？”跟人在怀中取出一张京报来呈上。成功看了一遍，大叫一声，望后便倒。众人忙扶住在椅上坐下，陈永华一面忙着叫唤，一面把京报拾起来一看，上有一行道：“七月二十一日斩逆父郑芝龙及逆族一百六十一人于西市。”陈永华看了，也不及细阅，忙把京报揣在怀里，呼唤了一歇，成功才悠悠醒转，指着北面大骂道：“该死的东西，我今生无力，将来有人……”说到这里，忽用手按住胸前，大叫道：“痛杀我也！”陈永华晓得他旧病又发作了，只得叫人伺候，一面自己劝道：“事虽难堪，但阁下也不可过急，须知大丈夫一身要担多少重任，岂可如此轻易便糟蹋了吗？”成功连连摇头，停了一歇，才开口道：“先生，小弟并非讲父亲等杀得可怜，这都是他们自作自受的，但只气不过清人耳。”陈永华道：“清人如何？”成功歇了歇道：“清人奸诈而已，当初劝诱我父亲时，高官厚禄，封伯封侯，虽是小弟和他如何争战，他总不敢奈何我父亲，所怕者我耳。到得小弟那年江南失利退回之后，他便无所忌惮，把父亲削爵治罪，徙往宁古塔。先生只想，若照逆父办起来，罪何止此？父亲又不是他世族勋臣，既治了罪，更有何顾悼会减轻了？这也不过怕小弟起兵相争，所以乘我兵新败，发了出来，试看小弟兵力如何，复仇不复仇。先生，父亲所作之事，小弟实不愿去报仇。但那时虽不报仇，却也想去迎了回来，虽不怎么样，也可使父亲悔悟小弟当初之言不错，而且也叫众人得知投降没好下场，仍旧要打回转来。后来一则新得台湾，诸事草创，忙个不了；二则也要叫父亲尝一点投降的滋味，所以一时未去迎接。谁晓得被李率泰这狗才去咬了几句，他就把父亲调回去囚了起来；因为小弟不出兵报仇，他便道兵力不足，到了此刻，便放出这毒手来。父亲果然自作自受，便还有这许多人却是何辜？小弟不能不归罪父亲了。但清人这一副狠手，你道我气得平吗？”陈永华只得劝道：“清人诚不好，但阁下此刻有病在身，且养着点吧。”成功点头，命人扶起，慢慢的扶到寝室中睡下，陈永华自己辞出。成功睡了一歇，觉得不好，忙叫人去请陈永华来，文武各大臣听了，也都忙来问疾。成功勉强着——致谢去，然后向陈永华道：“于公所言，我的结果只怕就是今番了。”陈永华只得宽慰道：“阁下小疾，几日便可好，何以忽出此不祥之言。”成功摇头道：“生死数也，数因果也。既有原因，自不免结出这果，生又何欢，死又何惧？”说着，命跟人把自己常用的一副衣甲取来。跟人不

敢违命，只得去取了来。成功觉得身上好了一点，命人扶下床来，陈永华道：“阁下有疾在身，却要穿衣甲何往？”成功摇了摇头，命人伺候着穿了起来，头戴一顶紫金盔双龙斗宝金抹额，身穿一领连环锁子黄金细叶鱼鳞甲，腰系着两片黄金细叶鱼鳞纹战裙，脚登护腿薄底战靴，走出外面，众人忙跟着伺候。成功叫人把常用的一支枪抬来，众人答应着，看着陈永华，陈永华不语，众人忙去取了来。成功接在手中，觉得有点沉重，便也不管，提着精神把枪呼呼地乱舞。舞了一回，把枪传给跟人，向陈永华道：“究竟不能了。”陈永华也道：“阁下有恙，哪能如平常呢？”成功点头，又命人去把自己一匹黄骠马带来，看了一遍，叹道：“别离不远，后会有期，好自去吧。”那马也似解人意，长嘶了两声。成功叫人带了下去，自己回来，脱去了盔甲，戴上郡王冠，身穿九龙戏水蟒袍，足登粉底乌靴，向堂前坐下。陈永华也陪着坐在旁边，成功把从人都屏退，然后向陈永华说些会中事体，陈永华一力承担。成功忽提起笔，写下两行字，陈永华看时，是自挽一对道：

独去独来，看粒种传遗，众生独立；主征主战，问藐躬何事？还我主权。

题毕掷笔，仰天长啸一声，口中一股白气冲门而出，直飞到空中，冉冉而没。陈永华正在惊异，一回头看时，成功已双眼低垂，阖然长逝了。时明永历十六年，清康熙元年，而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郑成功年三十九岁也。

看官，你道奇也不奇？自从郑成功有生以来，自少便以英姿雄略，名动一时；少年又深沉果毅，不轻吐露；壮年之后，受隆武之知遇，便倾身图报。后来芝龙投降，他却能独持大义，不为一人之私亲屈，树杀父报仇旗，出没海上。二十年中，无岁不兴师攻闽、浙、江、粤，虽不能得意，但东南半壁，全视他一人以为关系。清朝数次遣人割地议和，封爵招降，皆为所拒，其气节如何耶！及江南一举，大江南北，一时尽下，东南各省，指日待降；军报阻绝，致使九重天子为之震动，下议亲征。虽师溃金陵，不足为之玷也。况旋即辟地台湾，斩荆棘，辟草莱，礼遗臣，招远人，臻臻丕丕之中，俨然变成一小独立国。虽不久而薨，而一粒种子播于四方，二百余年来，数次震动，将来如何，犹未可知，百世之下，犹令人景慕风采，你道奇不奇呢？所以后人有诗赞道：

廿载飘零志未酬，百千心事空悠悠；
寸心常似狂涛怒，日月偏如逝水流。
海上衣冠存故国，中原鼙鼓战仇仇；
出师未捷身先死，留得同心遍九州。

臻臻丕丕——疑“榛榛”之误，草木丛杂，野兽出没之意。

薨（hōng，音轰）——君主时代称诸侯或大官死。

景慕——即景仰、仰慕。

鼙（pí，音皮）鼓——古代军中用的小鼓。

海上魂

第一回

贾似道丧师辱国 文天祥兴兵勤王

词曰：零丁洋里，我为问，底事夕阳呜咽？怒浪翻空，人道似，末路英雄热血。恨结冰天，泪凝雪海，身死心犹热。死灰余烬，一时多少豪杰！一夜风雨萧萧，魂兮归去也，赵家宫阙。禾黍离离，夜欲阑，几点残磷明灭。惨淡山河，上新亭痛哭，泪枯声绝。酒酣长啸，几回歌不成阙。

《大江东去》

咳，看官，古人有句话，说是“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这句话真真害人不浅。据我看起来，不过是成者王侯、败者盗贼罢了，有什么顺天逆天呢？若说是天意，试问：他何以就晓得天意向那个呢？他也不过是待成败既分，他便说那成者为顺天，败者为逆天罢了。若问他顺天逆天的凭据，他便说是天与之，民归之。咳，看官，这“民归之”三个字，是最不足为凭的。大凡我们中国的伦理，只有子死于父、臣死于君的义务，并没有民死于国的格言，所以弄得为民的视国之存亡毫不动心。无论奸臣篡位，异种窃居，他也俯首帖耳，做个顺天之民，随你朝秦暮楚，今日弑一王，明日立一君，我为民的总不失我为民的面目。看官啊，你道这样的民心，这“民归之”三个字还算得数吗？这样看起来，我只怕要别国“民归之”难，要我们中国——咳，说书的也是中国人，说到这里，我颜欲赤，我心则悲，我也说不下去了，只好让看官自己去理会吧。

如今且说“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这两句话害人的地方。看官，自古不是有“桀犬吠尧，各为其主”这句话吗？至“顺天”“逆天”这两句话一起，便把那各为其主的格言一概抹倒。凡死不降仇的忠臣，倒说他是妄逆天意，徒取灭亡；那卖国求荣的奸臣，反得借口说是知时顺天。看官，照这样说起来，岂不是要把我们中国普天下好男儿一点爱国心磨灭尽了吗？你道这两句话害人毒不毒呢？虽然黄帝有灵，终不使我们中国好男儿被他磨灭尽了，所以卖国求荣的只管卖国求荣，那舍死报国的却仍旧是舍死报国。有秦桧之奸，便有岳武穆之忠。作个照妖镜，奸雄的肺腑倒映在世界上，活灵活现的叫后人看了万世唾骂。到如今，试问三尺之童，哪个不晓得岳武穆的忠心赤胆呢？

如今待小子说一位舍死报国的英雄，那姓名虽未为妇孺所习知，那气魄却不减岳武穆之忠诚。看官若能不以其功之无成而灰雄心，只看其事之悲壮而增生气，那就不枉说书的一番饶饶不休、唇焦舌敝了。

话说宋朝自高宗南渡以来，国势日危，疆土日削，到理宗当朝，权奸在伍，忠臣凋丧，群小盈廷。那贾似道当朝秉政，欺君罔上，作威下民，那时天下已经成了土崩瓦解之势了。此时却来了一位舍死报国的英雄，这位英雄姓文名天祥，字宋瑞，一字履善，吉水人氏。秉性忠鯁，不避权奸。他因生在这南宋衰末之世，见天下丧乱，宗社危亡，每每唏嘘感慨，以恢复故物为

勤王——起兵救援王朝。

赵家宫阙——指宋氏王朝。

禾黍离离——禾黍指稻子和黍，此处为悲悼故国的荒凉。

新亭痛哭——东晋时诸多名士在江苏江宁县新亭饮宴，感叹国土沦丧，伤心流泪。此后以此比喻感时忧国。

罔——蒙蔽，欺骗。

忠鯁——忠诚鯁直。

己任。却奈权奸当朝，动辄掣肘，以此郁郁不得志。到得度宗皇帝咸淳六年，因事触了贾似道之怒，贾似道便叫御史诬他一款，把文天祥参了，后来又起为江西提刑，这文天祥从此便离了朝廷去江西了。

那贾似道便益发无忌，恣意横行。到得帝显德祐元年，那元兵已是四面压境而来，贾似道还是假扮太平，欺罔君上，满朝文武百官，人人危惧，却都怕贾似道的权势，没人敢说，可怜只把个宋王如蒙在鼓里一般，瞒得风雨不漏，那一天忽接到边警，报道鄂州失守，满朝大臣得了这个信息，只吓得目瞪口呆，没奈何大家商量了一回，硬着头皮去请贾似道面奏圣上去。贾似道此时也晓得事体重大，不敢隐瞒，只得会齐了文武百官，当时面圣去把此事奏了。帝显听了，登时面目失色，半晌道：“爱卿平日所奏，不过是边鄙小警，如何元兵忽然会竟入鄂州呢？势已至此，为之奈何！卿其速筹善策以救朕。”这一问不要紧，只把个卖国奸臣贾似道问得汗流浹背，跪在丹阶，一句话也说不出口。此时有一班三学生，平日痛恨贾似道蠹国殃民，却无法以除他，今见圣上要他筹策，便乘势奏道：“势危至此，不可终日，若再迟延，恐寇氛有警乘舆。然此事关系重大，若非师相亲督诸军出征，恐无以慰军士民之望；若师出无功，恐祸将不测。伏乞圣上察之！”贾似道听了，心中十分含恨，却无可奈何，也晓得自己若再不亲出，必招众怨，这禄位就也保不住了，只得舍了这条老命去拚一拚。当时不等圣上问他，便连忙奏道：“圣上勿忧，谅他元人有多少兵马，怎能猖獗。待老臣拼着这条老命，定把他杀个片甲不回，以报先帝养育之恩。”

看官须知，这帝显是个年幼无知的庸君，平日只信了贾似道一个人，便把军国大事一概都倚他为寄托。如今听说他自己肯亲自出师，似乎他若出去，有马到功成的神气，便十分欢喜道：“爱卿暮岁，又要勤劳鞍马，朕实不安。但宗社重忧，非爱卿无以解此，惟愿克奏肤功，朕当为卿郊外犒师便了。”贾似道只得叩头谢了恩，退下朝来，好不懊丧，归到家中，咳声叹气，毫无一策。

次日，内侍忽奉到一道诏书，贾似道跪接展诵毕，却是催他择吉出师的；又命各处兵马皆归他辖下，所用随员、参赞，任他调遣，一切军饷，不问出入，准其向户部支取。贾似道得了这道诏书，送出内侍之后，不得已便在临安开了都督府。贾似道无精打采的入了都督府，所谓的随营参赞人员皆先调后奏，又向户部支了黄金十万两、白银五十万两，以供都督府公用，又勒诸王侯捐助军钱谷。诸事停妥，贾似道却因要想挨延时日，便只推说是选择吉日，暗中却差了几个心腹去探听元人兵势。不一日，去探听的回来了，说是元人兵势颇盛，惟近日元军大将刘整新死，所以一时尚无进取之意。贾似道听说刘整死了，当时大喜道：“是天助我也。”当即选定吉日出师。原来贾似道的心思，以为刘整乃我国叛臣，所以熟习地利，元军全仗他为向导；如今刘整死了，彼元军虽强，不习地利，必无能为，所以便胆大起来。到得吉日，祭了帅旗，圣上赐了贾似道三杯御酒，以壮行色，又命文武百官送出郊

掣肘——比喻别人在做事的时候，从旁牵制。

丹阶——古时宫殿前的石阶涂成红色。指天子所居之地。

三学生——宋朝有外舍，内舍，上舍三舍之学生。

蠹（dù，音渡）——蛀。

肤功——大功。

外。贾似道便带着大小将官，领了十三万水陆军马，浩浩荡荡向芜湖进发。

一路上舳舻蔽江，旆旗映日，好不威风。不一日行进芜湖。前军探子报道：“前去五里，已有元军扎住江口了。”贾似道便下令安营扎寨。歇一回，贾似道带了孙虎臣、夏贵两员将官，登高远望，见敌人战舰排列江中，势如常山之蛇，好不严整。贾似道看了，又有点害怕起来，回到帐中，左思右想，进退两难，到晚上睡在床上，翻来复去，足足想了一夜，竟没有想出一个破敌的法子来。看官，你道他真个想破敌吗？原来他并不是想如何对阵，如何破敌的法子，却只管想如何禄位要失、如何禄位可保的法子，所以一夜想到大天亮，并没想出一个破敌的法子，倒想出一个保禄位的法子来：仍旧是想用那故智，向元人求和，回去却假报捷书，岂不两全其美？

次日，便写了一封求和的书，叫宋京拿着投向元军去求和。那宋京领了将令，连忙来到元军营前，军人高叫道：“来者何人？快报姓名，不然便要放箭了。”宋京高声应道：“我乃宋营下书使者宋京，有事要面见你元帅，快快去通报来。”军人听了，连忙进去通报。原来元军这位大元帅名叫巴延，是个久历战场、深娴韬略的名将，当时听说宋营有人来投书，还道是下战书的，便叫：“放他进来。”宋京进来，向巴延行了礼，便呈上贾似道求和的书。巴延拆开一看，登时拍案大怒道：“奸滑小贼，前次背盟失约，拘留国使，老夫心头余怒还未息。如今时迫势危，又想来弄这故智！你叫他不用起这妄想，准备着明日午后接战吧！本当将你斩首，以消我心头之恨，如今暂留下你这颗头颅作个报信，快呈去吧！”宋京听了，只吓得魂飞魄散，连忙抱头鼠窜而去。

却说此时贾似道正在帐中和各将官商议军情，忽见宋京神色惊慌匆忙地跑进来，便问道：“事体如何？”宋京摇头道：“罢了，罢了！”便将巴延的话叙了一遍。贾似道当着众人，听了这话，当时满面羞容，一语不发。此时早恼动了一员勇将，姓姜名才，出位大叫道：“元帅无故的未战而求和，至惹得人家奚落，丧尽国体。皇上如果要求和，只要命一介之使便可了事，又何必大兴兵马要元帅出征呢？”贾似道听了，羞恼变成怒，登时拍案大骂道：“本帅因不忍见士民涂炭，故甘为民受辱。你这无知小将，竟敢妄发狂言！军士们，将他推出辕门斩首！”左右军士答应了一声，便将姜才推出去。只见旁边又闪出一员大将，高叫道：“刀下留人！”贾似道看时，却是夏贵，便道：“将军为何叫刀下留人？难道这种狂徒将军还要保他吗？”夏贵道：“非是小将敢保他，只因此人素忠勇，颇得军心，若遽杀之，只恐军心有变，还请元帅三思而行。”贾似道见他说话时，脸上却带着三分怒色，也恐军心离叛，连忙转口道：“既然如此，看将军之面，饶他不死，罚他明日去当前锋，叫他立功赎罪便了。”便叫军士把姜才放了。当时大家散后，除了贾似道几个心腹之外，没一个不忿恨不平。

到次日，贾似道没奈何，只得传下将令，命孙虎臣领了精兵七万，屯于池州下流丁家洲地方；命夏贵领了二千五百艘战舰，横亘于江中；自己却领了后军，屯于鲁港，大家遵命去了。

却说巴延晓得贾似道是毫不知兵的，便令军中发竹结大筏数十，置薪刍其上，向着夏贵战舰顺流而下，阳为欲焚舟的神气；命大将阿珠领了数千艘

常山之蛇——常山蛇击之则首尾相应，故用来比喻善于用兵或行文。

薪刍——均指草。

划船，向孙虎臣一军而来，叫他首尾不敢相顾；自己却领着步骑，夹岸齐进。却说阿珠一军离虎臣不远，早见虎臣前军舰一字摆开，阿珠便下令将划船分作五队，扬旗擂鼓，向五处一齐冲将过去。原来孙虎臣前锋将正是姜才，他见元兵分五处冲来，便晓得他的用意，连忙下令军中曰：“凡敌舰所冲之处，大家各自为战，不必彼此相顾，敢有退后者斩！”说时迟，那时快，话犹未了，那敌舰早已冲到姜才军中，幸亏得了这个令，果然人自为战，一步不肯退后。阿珠见冲到一处，那处便竭力死战，一步不让，没有冲到的地方，那船便象没有开战的一样扎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却并不来相救。阿珠一看，便晓得此计不行，不能乱他的阵了。正在无可奈何之际，忽听得天崩地裂的一声响，原来是巴延的骑兵到了，开了一大炮，不左不右的正中了孙虎臣一军的中心。虎臣军中少动，阿珠见了，连忙命军士把战鼓擂得山摇地震，军士们呼声动天，乘着顺风，死命的又冲过来。姜才还是拚命的死战，正杀得阵云惨淡、日影凄凉的时候，忽见孙虎臣从自己舟中走过他姬妾所乘的舟上，军士们见了，大喊道：“步师逃走了！”军遂大乱。姜才也支持不住，渐渐退了下来。那夏贵便不战而走，自己乘了轻舟，从贾似道的帅船边掠过，大喊道：“众寡不敌，势不能支，军已乱矣。元帅宜自为计！”贾似道听了，惊愕失措，连忙下令鸣金收军。可怜此时这军如何还能收得住？那舳舻簸荡，乱杂杂的拥挤不开；阿珠却麾着战舰，横冲直撞，杀将过来。军士们逃上岸的，又被巴延的骑兵挤下水去，溺死者不计其数。贾似道见势不好，早带了几个心腹，乘了轻舟，先自逃走去了。那元军一直追了十余里，才鸣金收兵，大获全胜，得了战舰、器械无数。却说贾似道忙忙如丧家之犬，急急似漏网之鱼，没命的奔逃，逃到夜半，见元军真个没有追来了，才敢把船停住，问了军士们，才晓得此地名叫珠金沙，当时便叫过夏贵来问计。夏贵道：“诸军已经胆落，断不能再战了。师相惟有入扬州，集溃兵迎驾海上。末将当以死守淮西耳。”正商议间，忽见孙虎臣等一班都到了。原来夏贵平日因见孙虎臣好阿谀贾似道，所以与他不大辑睦，今见他来了，便辞出到自己船上去。那孙虎臣一见了贾似道，便捶胸顿足大哭道：“我将士无一人用命者，叫我兵败至此，何颜再生人世！”说罢，号哭不止。贾似道安慰了一番，便道：“如今且商议后计要紧。”因把夏贵的话叙了一遍，又叫军士去请夏贵过来。军士去了回来说道：“夏将军早已解舟向淮西去了。”贾似道顿足道：“为何不通知我一声呢？”踌躇了一回，无可奈何，只得和孙虎臣等逃向扬州去了。

次日，招集了些散卒，一面檄郡县调兵到海上迎驾，一面上疏请迁都。朝臣得了这信息，各各惊惶失措，连忙奏了圣上。那帝显满望贾似道这一去是马到成功，哪里晓得竟一败涂地，只吓得魂灵儿飞出九霄云外，半晌道：“这、这、这却如何是好？”当时知枢密院事大臣陈宜中便奏道：“贾似道奸臣误国，久失士民之心，如今又负陛下重托，丧师辱国，罪不容诛。为今之计，惟有斩奸臣之首以谢天下；然后下一尺之诏，募天下勤王之师，则士民谁不愿驰驱以效犬马之劳！否则民心一散，大事去矣。”帝显此时也晓得贾似道罪大，便道：“似道虽然有罪，但念彼勤劳三朝，朕安忍以一朝之过，遽杀先朝老臣。今其降彼为醴泉观使，罢平章都督，凡似道所行害民诸政，一切除去，以慰民心便了。”当时降了贾似道，又命侍臣草了一道诏书，诏

天下勤王。哪晓得诏书下了半个月之久，勤王的兵马一个也没有，元人兵势日迫一日，朝臣只急得仰屋而嗟。

却说此时文天祥在江西，早听说贾似道丧师辱国，只气得他三尸神暴躁，七窍里生烟，便立刻招兵买马，准备勤王。这一日，忽奉到这道诏书，文天祥跪接着，听内侍朗诵道：

诏曰：朕实不德，贻祸生灵，误用奸臣，倾危社稷。蹈轮台之覆辙，虽悔何追！睹赤县之沉沦，无颜望济。争奈渺躬罪重，死亦不能；念兹臣庶心忠，生皆有节。见侵陵于异族，虽秦越能不动心；当丧乱之中原，岂家国讵分轻重？数十万之黎民尚在，咸应视国如家；三百年之宗社苟延，何异绝而复续？若谓勤王之诏，非小子所敢称；至兴保国之师，惟诸君其自爱。钦此！

文天祥听完，那一股热泪不知不觉的扑簌簌掉下来，湿得满襟都是。当时送出内侍之后，便传令将校，把新招的兵马一概调齐。原来文天祥所新招的军士，都是郡中豪杰，已经招有六千八百余名。当下文天祥和泪捧着这道诏书，立在当中，众将校军士们两旁齐齐跪下，文天祥便慷慨流涕，把诏书诵了一遍。军士们听了，一个个悲壮淋漓地高叫道：“小卒们今日愿效死力，惟将军所命，虽蹈汤赴火不辞！”文天祥叹口气道：“你们虽然勇于赴义，但是你们乃无辜百姓，比不得我，乃食人之禄，自然要死人之事；况且你们各有爷娘妻子，若叫你们一个个都抛亲撇子，背井离乡，向那战场里去拚这九死一生，我也于心不忍。如今与你们约：凡有父母无兄弟者，留此以养亲；若无父母或有兄弟者，随我去；凡妻少子幼者，留以抚育妻子；若无妻或无子者，随我去；此外若别有隐情不愿去者听便。”军士们听了，越发感激流涕，一齐叫道：“我们今日皆出于心甘情愿，并没有什么另外隐情不愿去的。至于食禄不食禄，今日之事非所论。那元人野蛮异种，竟敢欺我中国到如此地步。小卒们虽然不肖，还有一点生气，断不肯受这异种的欺凌，定要洗这中国的耻辱！今日此去，并不是专为皇上有诏才去的，竟算是自己办自己的事罢了，不关于食禄不食禄。若说爷娘妻子，那更顾不得许多了，就使此去家门绝了嗣，祖宗有灵，也应含笑地下，断无埋怨子孙之理。”文天祥听了，不觉流下泪来，叹口气道：“难得你们都是义气干霄，叫我不胜钦佩。可恨那班没良心的猪狗，食禄万钟，还不如你们一介平民忠心报国。既然如此，你们且退去，等我筹备军饷，即日动身便了。”军士们如雷似的答应了一声，退下去了。

过了几日，文天祥又招了三千余名军士，凑成一万人马。文天祥又写了几封信，劝邻近各郡兴兵勤王。怎奈没一个人答应。文天祥无奈，只得收拾了军粮器械，也不择吉日，便带了大小将校，领着一万人马，无日无夜的奔向临安而来。

行了几日，忽前军探子报道：“前面去此半里多路，有一队人马扎在那里，不知是哪里来的。”文天祥把手一挥道：“再探再报。”探子去后，文

三尸神——为道家的语言，说人体内皆有三种尸虫，即上尸虫在人头中，中尸虫在人腹中，下尸虫在人足中，能记人的过失。

轮台——县名，在今广西内。汉时孝武帝末年，匈奴夺得轮台，孝武帝为此特发诏书，为“轮台诏”。在此即指此事。

渺躬——帝王的自谦称。

秦越——春秋时的二国名，这二国相距遥远，在此比喻疏远隔膜之意。

讵（jù，音巨）——岂，表示反问。

天祥便下令军中严整队伍，徐徐而进。正是：

欲将碧血冲霄汉，誓剖丹心照斗牛。

欲知这一队人马究竟是从何而来，且听下面分解。

斗牛——二十八宿中的斗宿和牛宿星，比喻南方之意。

第二回

张世杰焦山败绩 郑虎臣漳洲诛奸

诗曰：半壁江山几劫灰，一朝民贼岂无才？江南人物摧将尽，绝世英雄带泪来。碧血横飞天欲泣，奸雄授首雾重开。奈他已失中原鹿，竖尽长幡唤不回！

话说文天祥那日正行之间，忽闻探子报说前面有一队军马扎住，不知是哪里来的。正惊疑问，忽见探子又来报道：“探得前面军马系京湖都统张世杰，由鄂州到此来勤王的。”文天祥听了大喜，把手一摆，探子退下去了。天祥便下令叫军士加速前进，去会张世杰。原来这张世杰系范阳人氏，也是一位丹心赤胆、舍死报国的英雄，所以文天祥一听说是他，便非常欢喜，催着士卒火速前进。不一回军马到了张世杰营前，此时张世杰也早有探子报知文天祥来了，连忙大开营门，接了进去。到帐中两人行了礼，分宾主坐下，各叙了来意，又论了一番时势，都是感叹不已。当日文天祥的军马便在此处下寨了。次日黎明，三声炮响，鼓角齐鸣，两军会在一处，一齐拔寨启行。从此早行暮歇，不一日到了临城外，下了寨。那满朝文武得知勤王兵到，就如六月大旱里得了甘霖一般，好不欢喜。次日，文天祥、张世杰入朝见了圣上，不免是慰劳一番罢了。退下朝来，陈宜中接着他俩人，便邀到他衙中去商议国事。却说此时朝中正是陈宜中当权，他却为人多疑，凡是总要矫情独断，以此颇为人所疵议。当日文、张二人到他衙中议论了一回国事，那张世杰本是天生情性鲠直，说话不晓得检点的，却偏遇着这陈宜中多疑的人，是句话都有用意的。张世杰说话中间，不晓得哪一句话又被他听得起了疑心了，却又不敢说什么，因暗忖道：“我不如将他手下的兵马调到别处去，却把别处的兵马调到他辖下，那时就让他有异志，手下将校皆非心腹，他就也无能为了。”想定主意，便假着向张世杰笑道：“将军一片忠诚，远来勤王，锐锋未试，本不敢遽调麾下士卒；但目下禁城中实在空虚，想将军麾下定皆健卒，可否暂调到禁城里防备不虞？等别处兵马调到时，再将将军麾下调回，不知将军意下如何？”那张世杰是直性的人，哪里晓得有什么用意，便应声道：“防备禁城，乃一刻不可少之兵，有何不可；未将只要苟有所指挥，得驰驱于疆场，随便哪里的兵马都可以，又何必一定要把这支兵马调回呢？”宜中听了，正中下怀。次日，果然把张世杰的兵马一齐调到禁城里来，过两日却向别处去调了一支兵马，叫张世杰带领，又时时察张世杰的神色，见他毫不在意，这才略略放心些；却哪里晓得，只因他把兵马这一调，后来就误得大事不浅了。正是：

休疑志士怀心意，致误军前失指挥。

这是后话，不提。却说张世杰、文天祥到了临安，朝野上下，人心稍安。不久，张世杰又克复了饶州，陈宜中这才信他是赤心报国，倒悔从前不该疑心他，便在圣上前极力称赞张世杰的将才堪为大帅。帝显听了他的话，便命张世杰总都督府诸军事。张世杰得了兵权，便遣将分兵四出征讨，虽然也克复了几处城池，无如此时大势已去，元军四面压境而来，张世杰独力难支，顾此失彼，连日建康、常州、岳州、荆南等处相继失陷，边警日急。文天祥见时势不好，便上疏建策，大意谓：宜分境内为四镇，各建都统以统之；已

失之地就责四都统克复，那时地大力众，足以抗敌。彼备多力分，必疲于奔命，我以逸待劳，乘间而出，则敌不难却矣。这疏一上，那帝显是不晓得什么的，朝中大臣却都以为书生迂谈，付之一笑，置之不问。可惜文天祥一片丹心，竟被几个庸夫俗子付之东流。这倒罢了，不几日忽然降了一道诏书，命文天祥出知平江府事。这诏书一下，只吓得张世杰如半空中起个霹雳，不知从何而起，连忙想要去谏止，怎奈诏命已下，不可挽回。可怜辜负了文天祥一腔热血，忙忙地跑到临安来，未交一战，未杀一敌，朝廷却把他降出平江府去了。文天祥也晓得是朝臣忌他多言，没奈何，只得垂头丧气地辞了圣上，赴平江去了，这且按下不表。

却说此时国势日促，元兵已逼进扬州了。那勤王之师，却又来了庆远府姓仇的仇子真、淮东兵马钤辖姓阮的阮克己，两人各将兵入卫。张世杰见了好不欢喜，以为有了帮手了，便上疏请亲自出征，以解扬州之围。圣上便准了所奏，却又下一道诏书，命仇子真、阮克己、张世杰同了一位姓张的名叫张彦，四个人各带了五万雄师，分作四路，水陆并进，出御元师。

别的不表，单说那张世杰，是久已磨刀欲试，得了这道诏书，雄心勃勃，好不高兴，忙忙地准备好了粮饷，择吉祭旗，便辞了圣上，带领着五万雄师，浩浩荡荡杀奔元军而来。那一日，正走之间，探子报道：“此去离元军不远了，前面已有一小队元军在那里巡游，请元帅定夺。”张世杰听了，心里想道：“我不如且先把他杀了开开刀，一来杀他个下马威，二来也壮壮我们士气。”想定主意，先叫探子退去，便传前锋将军前来听令。原来这位前锋将军正是那临阵过妾舟的孙虎臣，当时听得元帅呼唤，连忙进帐向张世杰行了礼。张世杰便道：“如今前面有一队元人游兵，有劳将军带领前锋兵马火速前去，把他杀个片甲不回，回来记你大功一次，休得迟误，自干军法。”孙虎臣领令，带着前军飞奔前去了。张世杰便领着大军徐徐前进，作为后应，却叫探子一路上去随探随报。

却说孙虎臣领着前军，约走了二里多路，见前面果然有一队游兵，看过去不过只有七八百名的光景。孙虎臣看了，心中大喜道：“这可是天赐我这场功劳了。”便传令军士们偃旗息鼓，给他一个迅雷不及掩耳，冲将过去。那元兵果然猝不及防，被他这一冲，冲得七零八落，四散奔逃。孙虎臣看了，好不高兴，便拚命地追杀过去，追了三里多路，正杀得高兴，忽见尘头起处转出一支援军来，旌旗蔽日，剑戟如林，一望不知有多少兵马。孙虎臣一看，早吓得拨转马头就跑。军士们见孙虎臣一跑，便大家都抛枪弃甲，没命地逃生，背后元军也没命地追了来。此时探子早已报知，倒把张世杰吓了一跳，连忙传令后军将军刘师勇退后半里扎住阵脚，等元军到来，兜头拦住厮杀，自己却领着中军迎上前去。走不上半里路，早见败卒纷纷逃命而来，张世杰连忙下令把中军分作两支，左右排开，中间露出一条大路，让前锋败卒逃过。那元兵背后赶到，见宋军援兵已到，正想下令退兵，说时迟、那时快，张世杰那左右两支兵马早绕出元军背后，截住去路，由后面包将过来。元兵正想夺路逃走，忽见宋军那败卒再整旗鼓，重新又回转头来，把元兵前前后后围得风雨不透。元兵正困在重围里，眼巴巴只望有救兵来到，忽见西北角上一彪人马，从斜刺里杀将进来，元兵大喜道：“救兵到了！”连忙迎了上去。到得近前一看，一个个倒抽了一口凉气，原来不是救兵，正是宋人的后军又到了。那刘师勇因为见元兵没有来，等得急了，便违了将令，迎上前来，才晓得元帅已经把元兵围住了，便令军士从斜刺里杀将进去，东挥西指，横撞

直冲，可怜只杀得元兵人头滚地，号呼震天。那元军中将官晓得势头不好，不能等援兵来救了，因见东南上兵马稍薄，便舍死忘生地冲将过去，夺得一条血路，出来仅剩得百余名残兵，忙忙地逃走去了。张世杰也不追赶，便下令鸣金收军，点了一回兵马，才晓得折了步兵百余名、骑兵十余名，却杀伤了元兵三千余名。当时便扎下营寨，各将官都纷纷进帐来报功，张世杰命把功劳簿一一记了。此时只有刘师勇、孙虎臣两人却跪在那里请罪，张世杰先向刘师勇道：

“将军虽然违令，却是情有可原，今可将功赎罪。”刘师勇叩头谢了起来。张世杰却指着孙虎臣骂道：“你这该死东西，为何遇着这种小敌便不战而逃，若不是本帅亲自接应，岂不要丧师辱国？如今念你初次，姑饶死罪。军士们，将他重责三十棍。”只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孙虎臣“哎哟哟、哎哟哟”地磕了头，爬起来虽然抱怨，却也无可奈何，一步一颠地退下去了。当时大家散去，不在话下。

却说张世杰独自坐在帐中，默默想道：“看今天阵上的情形，军士们都是不肯出死力的，今天幸亏是小敌，所以还可以侥幸战胜；若遇着大敌，象这样神气却如何是好？难怪韩信说是驱市人而战之，非置之死地，使人自为战，则其力不可得而用。我如今没奈何，只得忍着心肠也学韩信的法子罢。”想定主意，次日便传令三军舍陆登舟，那战舰一连数千艘，向前进发。行到焦山地方，已离元军不远了，便下令抛锚下碇，却令十舟为一队，结成一方阵，排列江心，非有号令，敢擅发碇者斩，示军士以必死。

却说那元军中大将正是阿珠，昨日前军失利，正在懊丧，今见宋军十舟为一方阵，排得十分齐整。阿珠看了一回，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回到帐中，选了数千善射的健卒，乘了极大的战舰，命张弘范、董文炳二将领了，分作两翼，左右夹击，自己却领了大军居中而进。张世杰却不下令启碇，只叫军士们不可妄动，等他船近了再战。哪里晓得元军左右两翼的健卒却不近前来，只在远远里放火箭，射到处篷橹尽焚。张世杰见了大惊，方要下令启碇，将船只分开，说时迟，那时快，阿珠的大队军马早已压阵而来。此时，军士们只有救火之工，哪有还兵之力？正在血战之间，忽见有几枝火箭射到帅旗上，那面大旗竖在半空中被风吹得刮烈烈的响，一霎时烧得精光。军士们一见帅旗烧得没有了，那会水的便都“扑通、扑通”的跳下江中逃生去了。张世杰连忙令将校启了碇，整队而退，怎奈此时军心已乱，更兼着一启碇，那孙虎臣便领着先锋先遁，被他这一争先落后，那战舰就越发乱了。元军中张弘范、董文炳两人便率着两翼健卒横冲直撞过来，只撞得宋军战舰横七竖八，此时已是烧得满江通红，那断索残篷带着火焰，被风吹在空中纷飞乱舞，弄得满天都是火焰。可怜这一烧。只烧得山焦水沸，鬼哭神惊，好不凄惨。后人诗为证：

诗曰：隔岸阵云高，将军胆气豪。报君真赴火，为国敢辞劳。一炬天为赤，功成地不毛。至今江上水，余怒作波涛。

当下张世杰也不能再整队伍，只得任他乱纷纷的逃走，自己和刘师勇亲自断后。那阿珠追了几里，便鸣金收军，扑灭了江上余火，夺了战舰七百余艘，不在话下。

难怪韩信说句——语出《史记·淮阴侯列传》，略有改动。意为驱乌合之众打仗，非把军队置于死地，使每个人都自动地作战；否则，将士都逃脱了，怎么能用他们作战呢？

却说张世杰且战且走，退到圖山歇下，收集残兵一点，只剩得一万余名。还有一半是焦头烂额的。张世杰看了，好不伤心。次日，那逃命的败卒渐渐集了来，倒凑成有二万余名，却身上都没有受伤的。只有前锋一军的士卒，却没有一个回来，连孙虎臣都逃得无影无踪。张世杰此时才恨陈宜中无故把他麾下士卒调去，以致临阵指挥不灵，可见陈宜中当日无端那一疑心，就误得大事不浅了。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却说张世杰焦山败绩之后，便上疏自劾，又劾孙虎臣临阵脱逃的罪，然后请再济师以图后举，朝廷却置之不报，这且按下。

话分两头。却说那奸臣贾似道，自从罢了平章都督，便郁郁不得志，时出怨言。御史陈过等恐他党羽尚多，留在朝中，几为祸根，便联名上疏，请窜贾似道于远州，并治其党羽。帝显不准，只把贾似道几个党羽问罪，窜于远州。那三学生及台谏、侍从等见贾似道虽然降职，圣上却仍旧还是这般宠幸他，深恐他终为大祸，于是大家又联合上疏切谏，请诛贾似道，以正国法。帝显见了这疏，却只下诏命贾似道归越去守母丧。那贾似道也是恶贯满盈，死期到了，他奉诏之后，若赶紧回去守母丧，还可以终其天年，却逃到扬州游戏去了。当时朝臣得知，又上疏劾他“既不死忠，又不成孝，这种败类不可留于天地间，以贻毒天下。”贾似道得知这信息，才吓了一跳，忙忙如丧家之犬，连夜的逃向绍兴来。哪里晓得逃到绍兴，绍兴城却闭而不纳，说是“这种败类，我们乡党公议，驱逐他出去，不许他做绍兴人。”贾似道无奈，仍旧逃回扬州来。朝臣得知，又上疏说他“罪恶滔天，为四海臣民所不容，若不早诛，恐无以慰四海臣民之望，有阻勤王之师。”帝显听了，无可奈何，这才把贾似道窜于婺州，永不赦回。贾似道当下只得厚着脸面向婺州去了。

得到将至婺州，那婺州百姓听说贾似道要来了，便把黄纸写了贾似道的罪恶，贴得满街都是，说“他若来了，定要把他驱逐出境，免得贻害乡里。”地方官得知，连忙上禀，请上台出奏圣上。帝显得知，无奈，便把他改窜于福州建宁府。贾似道好不丧气，重新仆仆道途，又转到建宁府来。不日到了建宁府，贾似道便住在城南一个开元寺里，还住不到三日，那建宁府百姓又是议论沸腾，都要逐贾似道出境。地方官又上禀请奏圣上，将他改窜别处。帝显不得已，再把他改窜循州，却下了一道诏榜，说是无论臣民人等，有能监押贾似道到循州，劝得循州百姓不驱逐他，便赏金千两。诏下几日，无如人人都晓得贾似道是随便到那里都不能容身的，所以没有一个人肯来应诏。帝显正在忧愁之际，那日忽来了一个姓郑的，名叫郑虎臣，系现任会稽县尉，来应了诏。帝显大喜，便先赏了他百金作为盘费，叫他速速前去。那郑虎臣领了盘费，便欢欢喜喜地去了。旁人见了，没一个不替郑虎臣担忧，恐他劝循州百姓不住，这也不在话下。

却说郑虎臣不日到了建宁府，先到府中见了知府，然后便一直奔到开元寺来。走进寺门，见好一座大寺，工程浩大，殿宇玲珑，郑虎臣便一直走上正殿来。那方丈里和尚见虎臣是个官长模样，连忙接了出来。郑虎臣正要开口，忽听得一阵妇女嘻笑呼拳喝令的声音吹向耳边来，虎臣略一凝神，便猜到是贾似道在此胡闹了，却故意喝道：“你这和尚，为何不守清规，却敢偷

圖(chuí, 音垂)山——山名，在江苏镇江东。

窜——放逐。

婺(Wù, 音物)州——今浙江金华一带。

藏妇女，污秽佛地，该当何罪？”那和尚连忙陪笑道：“小僧怎敢如此放肆，这是故丞相贾某寄居在此，此刻和姬妾们饮酒，所以呼拳喝令。贵人休要错怪了。”郑虎臣便拍案大骂道：“什么故丞相不故丞相，那奸臣贾似道如今已是刺配的囚徒了，如何还敢这般无礼，污秽佛界清严之地！你快去把他叫出来，等我问他。”那和尚也不知虎臣是何等人物，只吓得屁滚尿流，连忙跑到那边房门口，把贾似道叫出来，和他低声说了一遍。那贾似道和姬妾们正饮得高兴，听了那和尚的话，正不知又是那位魔王到了，没奈何，忍气吞声走出来，见了虎臣，陪着笑脸，深深一揖道：“贵人息怒，下官因为羁旅无聊，所以此刻和侍妾们小饮几杯，不知贵人驾到，有失迎迓，万乞恕罪。”郑虎臣破口大骂道：“你这该死东西，犯了弥天大罪，万岁爷恩深似海，赦你不死，把你窜在远州，你还敢这般胡为，毫不改恶，如今你的死期可到了。你可认得我郑某吗？万岁爷有诏，命我押你去循州，你不用想再乐了。”贾似道听了，才晓得他是监押官，只吓得战战兢兢，千不是、万不是地赔不是。郑虎臣却气昂昂地坐在上头，一理也不理。到晚上，贾似道又备了一席极丰满的酒，请郑虎臣上坐，自己虚心下气地下面相陪。郑虎臣双眼朝天，冷笑道：“好个勇于改过的！早上饮酒姬妾满座，此刻就一个也没有了。”贾似道听了，又是怕又是恨，没奈何，便率性叫姬妾们一起都出来陪酒。原来贾似道此时随身姬妾还有三十余人，当下都出来陪酒，那绿鬓红颜，高歌低唱，绿衣劝酒，红袖擎杯，真是衣香人影，无那魂消。郑虎臣笑嘻嘻地左顾右盼，好不高兴。贾似道看了，又羞又气，却实在没奈何他。到次日，郑虎臣到府中领了公文，带了八个解差，毫不留情，押着贾似道就走，那三十余个姬妾，都送到建宁府官媒里发卖，一个也不许他带了走。那贾似道平生是不离过姬妾的，如今忽然只剩得自己一个人，好不零丁孤苦。那一路上受了郑虎臣百般磨折，还要向他陪笑脸，贾似道到此时是追悔也无及了。

这一日，走到漳州将近龙溪县境界，看看天色将黑了，却是一片旷野，绝无人烟。郑虎臣便叫解差们赶紧上有村落的地方去投宿，哪里晓得越走天越黑了，那路却越走越荒野了。大家正在发慌时，忽见前面有一座破庙，郑虎臣便道：“天色已黑，不能走了，我们且到那破庙里暂宿一夜吧。”大家都道：“正是。”便一齐奔向那座破庙来。到得庙前，见是一座荒凉古刹，此时天色已黑，那匾上的字也看不清楚了，两扇庙门却是倒了，大家进去一看，见神前有一张破桌，灰尘堆得有一寸来厚。解差们把灰尘拂了，放下包裹，拿出干粮来，大家胡乱吃了一顿。解差们把两扇破门扶起来，将就遮好了，便横七竖八都向阶上躺下。郑虎臣和贾似道却走进里面来一看，见正殿上摆着一张石桌；又向旁边破僧房里一看，见里头却有一张破榻。郑虎臣便叫贾似道到破榻上去睡，自己却向石桌上拂净了灰尘，把包裹放下做枕头，便也躺下去了。此时那贾似道躺在破榻上，如何睡得着？只见星斗满天，明月东上，阶前虫声啾啾，好不凄凉。看看挨到三更天气了，忽见黑秃秃一个人影走进来，只吓得贾似道根根汗毛倒竖，一骨碌爬起来，大声问道：“你是哪个？”只见那人应声：“是我！”早听得“飕”的一声，掣出一把明亮的钢刀，奔向前来。贾似道早吓得滚到榻前，还没有滚下来，口里却大叫道：“好汉饶命，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说时迟，那时快，话犹未了，

率性——此为干脆、索性之意。

官媒——亦称“官媒婆”，旧时官府批准以做媒为业的妇女，亦从事贩卖妇女等活动。

只听得“咔吃”一刀，“咕噜噜”人头落地，那鲜血直喷到阶前。那人杀死了贾似道，却回手一刀，直刺入自己胸前，登时热血奔出，也倒在阶上死了。正是：

持将白刃诛民害，剖出丹心示世人。
欲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觊 国势群臣逃亡 作后图二王出镇

诗曰：举目山河事已非，朝臣零落老臣稀。君王骨肉也离别，赢得羁魂梦里归。

话说那八个解差在外面睡着，忽听得贾似道大叫了几声，从睡梦中惊醒。大家静耳再听时，却又没有声音了，心中好不疑惑，便大叫道：“郑解官，郑解官！”叫了几声，并不见答应。大家没奈何，只得爬起来，乘着月色，走进来看时，只见正殿石桌上放着一个包裹；走到西边破房门口，伸头张了一张，却是黑洞洞的看得不大清楚；再走到东边破房来看时，此时正是十月中旬天气，那一轮斜月从破帘里照进来，照得东边房里前半间如同白昼，有一个解差抢前先走到房门口一看，只吓得“哎呀”一声，倒退了几步。众人也吃了一惊，停住脚步，问道：“怎么样？”那个解差道：“那姓贾的不晓得被哪个杀死了，尸首倒在地下，头却落在一边，满地都是鲜血，好不怕人。”众人听了，齐道：“我道什么，原来是姓贾的被人杀死了，这倒没什么可怕，我们且去看看。”说着，大家大着胆子走进去看时，果然见墙脚下搁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阶上却躺着一个尸首，胸前还斜插了一把明亮亮的钢刀，足有一尺多长。大家看了，不觉寒毛倒竖起来，有几个胆大点，便走过去把那颗人头踢转来一看，正是贾似道；再看那尸首时，颈上却还有一颗头颅，便大叫道：“这个尸首不是姓贾的，你看他颈上还有一颗头颅，只怕是郑解官哩。”有一个眼灵的便叫道：“不错，是郑解官了，你们不记得他穿的这衣服吗？”大家恍然大悟道：“不错，不错。”便走近前，蹲下身去细看时，正是郑虎臣。忽听得一个又叫道：“那榻上不是一个没头的尸首吗？”大家抬头看时，见榻上果然躺着一个没头尸首，正是贾似道。当下大家周围又看了一遍，便退出来，纷纷猜度，都想不出被什么人杀了，没奈何，只得把包裹等物拿进来，大家在正殿上席地围坐着，守到天亮，再去报官。此时大家才记起那角公文还在郑虎臣身边，不晓得有失没有，连忙把石桌上那个包裹打开来看时，幸亏公文还在里面。当下八个解差分四个人守着，叫四个拿了公文先去寻了本处地保，带着到龙溪县去报去了。那龙溪县知县听说是犯官故丞相贾似道和解官会稽县尉郑虎臣被贼杀了，这样一件大案情，把那知县官吓得魂不附体，连忙带了仵作人等打轿向那破庙里来验尸。到得庙前下轿，解差们接了进去，当下仵作验了伤痕，说那榻上的尸首是被人杀死的，那阶前的尸首象是自己刺死的，只有胸前一刀，此外并无伤痕，那知县官便问了解差们几句，说是郑虎臣平日与贾似道有仇没有？解差们却都不晓得。那知县官正在踌躇无策，忽见仵作向郑虎臣衣服里搜出一张纸来，染得血迹模糊，上头写着一行字。仵作呈了上来，那知县官接过来一看，见上面写着四句四言诗道：

为父复仇，为国诛奸。含笑一死，忠孝两全。

那知县官看完，大笑道：“果然不出我所料，原来是郑虎臣为父复仇，把贾似道杀了，自知罪重，便行自尽。如今既然有了这首诗，这案就容易了结了。”当时把这首诗藏好，却叫地保把两个尸身先行验入棺，便打道回衙。

觊(ch n, 音揆)——窥视；观测。

仵(w , 音五)作——旧时官府中检验尸体的役吏。

一面先复了一角公文，打发解差们回去；一面修了详禀，把那首诗也贴在禀后，连夜送了上去。上台接了这禀，见案情重大，当即上了一本奏疏，连那首诗也夹在里面奏了上去。那帝显见了这奏，吃惊不小，便问朝臣：“这郑虎臣之父与贾似道有什么深仇？”朝臣都不晓得。帝显只是叹息不已，怎奈郑虎臣已自尽身死，便也无可奈何，只下诏命龙溪县把贾似道灵柩送回他故乡罢了。那朝野臣民得知这个事情，没有一个不称痛快，却恨不晓得郑虎臣和他如何结下这深仇。此时只有朝中几个大臣，是贾似道旧时心腹的，晓得郑虎臣之父郑某从前系被贾似道诬了，把他窜在远州，后来竟死在异乡的，却不肯说出来。他们又见贾似道死了，未免兔死狐悲，却也不敢露出神色，恐被人得知，这也不在话下。

却说那张世杰自从焦山败绩之后，退屯圖山，上疏请续兵再举，朝中大臣却置之不问。那元军大将阿珠见宋军败去之后，并不兴师再来报复，晓得他已经丧了元气了，便放胆进军，来围扬州。那扬州守臣李庭芝是深娴将略的，他见元军来围城，便日夜守御，与士卒同甘苦，把个扬州城守得十分严密。阿珠攻了半个月之久，无缝可乘，好不焦急。此时城中已经食尽，死亡相继，看看破在旦夕，那阿珠正想筑长围以困之，忽然却被元军大帅巴延调了去，这扬州之围才侥幸解了。

却说那巴延招了阿珠前去，原来却大会诸路兵马，分为三道渡江东下，命阿楼罕、鄂罗齐两人领了右军十万人马，由建康出广德四安镇，趋独松关而来；董文炳、姜卫两人领了左军十万人马，出江渡海取道江阴，趋华亭而来；巴延自己和安塔海两人领了中军二十万人马，向常州杀来。先说巴延到了常州，那常州守将便连忙写下军书，飞向邻郡求救。此时文天祥正在平江，得了这紧急军书，便遣了两员勇将，一名尹玉，一名麻士龙，和陈宜中遣来的两员将官朱华、张全四个人，领了四千骁骑，火速去救常州。那四人领了将令，带领人马，星夜飞奔常州而来。不一日得了虞桥地方，早已遇见了元军，麻士龙便奋勇直前迎战，怎奈众寡不敌，麻士龙竟战死于军。那尹玉仍旧是舍死忘生的转战而前，一连战了数日，直进到五牧地方，前后也不知杀伤了多少元兵，自己手下却也只剩五百余残兵了，那元兵却越杀越多，四面重重围来。尹玉也晓得无济于事了，便收集了五百余名残兵，奋勇再斗，又血战了一夜，尹玉手刃了元兵数十名，才力竭而亡，那手下残兵也一个个都力战而死，没有一个投降。那朱华、张全两人，却是开战的时候就逃得不知去向了。可怜那常州军士眼巴巴的望了几日，不见一个救兵到来，便力竭城陷。巴延带了兵士进城，任意诛戮，只杀得鸡犬不留。那知常州事姚峇，自尽死节；通判陈炤，巷战而亡；都统王安节，被元军所执，骂贼不屈，遂被害。此时刘师勇原来也在常州，见城已破，便带了数骑冲出重围，逃向平江而来。见了文天祥，哭诉了一番。文天祥听说，连忙出令，吩咐将校小心守城，准备着元军要来了。那一日，文天祥忽奉到一道诏书，说是元将阿楼罕陷了广德军四安镇，召文天祥火速将兵入卫。文天祥虽然晓得元兵刻日要到平江，怎奈临安帝都要紧，只得舍了平江，带了刘师勇，领着兵马星夜奔驰临安而来。过了几日，巴延果然领了大军到平江城下，那平江通判王矩之、都统王邦杰两人，率性不等他围城，便开门迎降了。哪里晓得此时张世杰在圖山，因见时势日急，文天祥又入卫临安，元人大军却向平江杀来，深恐平

峇（yín，音银）。

江有失，便领了兵马星夜奔向平江来救。才走到半路，却听得平江通判已开门迎降了，只气得他怒发冲冠，恨恨而返，便也领了将士入卫临安去了。

此时抚州、华亭相继失守，元兵迫境，临安戒严，那一班没人心的朝臣见势不好，便都弃官逃走。那一夜，一连逃去了同知枢密院事曾渊子、右司谏潘事卿、右正言季可、两浙转运副使许自、浙东安抚王霖龙、侍从陈坚、何梦桂、曾希颜等数十人，朝廷为之萧条。还有那签书枢密院事文及翁、同签书院事倪普两人，故意叫御史上疏，自己以便去位逃走。那御史含糊答应了，弹章还没有上，他两人等得来不及，便也不等他弹章，却早逃出关外，不知去向了。此时朝中因为天下多事，帝显年幼，皇太后便临朝训政，却见了这般光景，不胜悲忿，便命侍臣写了一张诏榜，贴在朝堂上，以警戒百官，那诏榜上写云：

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大小臣未尝有出一言以救国者，方且表里合谋，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自谓，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生何面目对人，死亦何以见先帝？天命未改，国法尚在，其在朝文武官并转二资，其叛官而遁者，御史台其察觉以闻。

这张诏榜虽然贴出来，无如那一班没人心的东西性命要紧，也顾不得什么名誉了，宵遁的仍旧是纷纷相继，不能禁止。过了几日，那元兵到了独松关，独松关的守将张濡并不迎战，却弃官宵遁。元兵便长驱入关，所过郡县，那守宰都是望风先遁，剩得空城，元兵如入无人之境，一直进到无锡屯住。朝廷大震，群臣束手无策，文天祥便和张世杰商议道：“如今大江以南，无一坚城，惟有淮东尚坚壁未失，闽广尚全城无缺，但彼皆仅足自救，无能勤王者。如今临安危在旦夕，计城中尚有勤王之师三四万人，我与君当出死力背城血战，与敌决一胜负。万一幸得捷，则令淮东之师截敌归路，则国势犹可为也。”张世杰听了，大喜道：“妙计，妙计，除此之外，别无善策。”当下两人商议定了，便联名上疏请出兵。帝显看了这疏，心中不悦，以为宗庙安危在此一举，彼奈何徒恃血气之勇，欲将社稷孤注，万一失利，岂不一败涂地？便降诏说是：“王师宜出万全之策，不可轻举妄动，以冀侥幸。”遂不准所奏。文天祥、张世杰见了这诏，心中闷闷不乐，浩叹不已，可怜正是：

将军有报国之诚，英雄无用武之地。

过了几日，帝显却与陈宜中等商量定了一策，遣工部侍郎柳岳赴元军里求和。柳岳奉命去了几日，回来说是巴延一定不允。看这光景和议一定是不能成了，帝显无奈，复命柳岳再赴元军求封宋为小国，张世杰、文天祥泣谏不听。那柳岳行到高邮地方，却为盗所杀，满朝惊叹不已。正想再遣大臣赴元军，忽丞相府报道：“左丞相刘梦炎不知去向。”帝显听了，又惊又恨。相继着参知政事陈文龙、签书枢密院事黄镛，都弃官宵遁。帝显无奈，下诏命吴坚为左丞相，夏士林为签书枢密院事，常楙为参知政事。诏下之日，那夏士林、常楙两人不奉诏书倒罢了，当日奉了这道诏书，便连夜逃得无影无踪去了。

次日，帝显临朝慈元殿，文班大臣只剩得六人，大家看了，好不伤心，帝显忍不住失声痛哭道：“朕何负于诸大夫，诸大夫奈何皆舍朕而去？无事

弹章——弹劾官吏的奏章。

宵遁——乘夜逃跑。

转二资——晋升二级。

尸位 食禄，有事弃官而逃，诸大夫自问于心，其能安乎？”群臣莫不呜咽流涕。文天祥便奏道：“圣上既不欲率师轻出，以图侥幸，如今时迫势危，外面又无勤王之师，却死守着临安这孤城，倘万一临安有不讳，奈宗庙社稷何？臣意欲请圣上速命吉王、信王出镇闽、广，那时就使宗庙有警，二王尚在闽、广，犹可以再图恢复。伏乞圣上俯如所请，则宗庙幸甚，天下幸甚！”帝显听了，涕泣不知所对。太后却呜咽道：“嗣君失德，使宗庙不安；二王年幼，更何忍使彼遽离左右，远涉重洋。倘左右守获有失，嗣君之罪益重，何以见先帝于地下？”文天祥泣道：“圣虑虽然周到，但为社稷计，莫如忍慈割爱，使二王出镇，犹得延宗庙于一线，否则虽骨肉同死，社稷也无济于事。圣人云：‘小不忍则乱大谋’。伏乞圣虑三思而行。”此时各宗亲大臣都从旁极力劝太后遣二王出镇，太后无奈，只得道：“且从缓再议。”

当日退下朝来，文天祥又约齐张世杰和宗亲大臣等联名上疏，说是“城亡旦夕，社稷计重，二王出镇之策，不可再延，伏乞圣衷速决”等语。太后和帝显看了，左右为难。原来这吉王名昉，乃度宗皇帝长子，系杨淑妃所出；信王名昺，度宗皇帝第三子，系俞修容所出。两人均甚年幼，太后想：要他出镇，却实在放心不下；若不叫他出镇，却奈城破只在旦夕，徒死也是无益。辗转想了一夜，到后来想到城破之日，大家一定是拚着一死殉社稷了，这二王也是活不成了，但是他两个小小年纪，却叫他受这刀兵之惨，岂不可怜吗？不如命他出镇，就使不幸路上风翻舟覆，葬身大洋中，也死得个痛快，何况若侥幸挨得到闽、广，不但可以免死，连恢复宗社还有可望哩！又安知非天意未绝我宋室，故留下这两个小孩子作个再造宋室的圣主呢？想到这里，又觉得二王一定要出镇才是哩。于是决定主意，次日便叫二王到面前，把这话向他说了一遍，说完又忍不住泪如雨下。那二王虽然年幼，因平日太后待他爱如己子，便也极恋恋于太后，当下听说要叫他离了宫廷，到那么远地方去，便伏在太后怀里呜呜咽咽地哭道：“我不要去。”太后哽咽着劝了一番，说道：“你不用啼哭，我叫你母亲和你同去便了。”那二王只不答应，还是呜呜咽咽的哽咽个不住。太后无奈，只得忍着泪别了二王去上朝了。当下太后和泪命侍臣草了一道诏书，进封吉王昉为益王，出镇福州；信王昺为广王，出镇泉州；命驸马都尉杨镇及杨淑妃之弟杨亮节、俞修容之弟俞如珪等，保护二王出镇，便兼领二王府事，即日准备车马，明日启行出关。当下各大臣得了这道诏书，又是欢喜，又是悲切，便连夜收拾车马，准备明日二王出镇，不提。

却说宫中那二王听说诏书已下，明日就要出镇，好不伤心，只哭得二目尽肿。那俞修容早已死了，只有杨淑妃，听说明日要随二王出镇，念平日太后待他的恩德，一时也不忍分离，悲悲切切哭个不住。可怜这一夜大家足足哭别了一夜，连宫嫔们听了都流泪不止。次日太后早朝下来，便命文武百官都在午门外候着，送二王出关，进来却催着杨淑妃等上车。杨淑妃无奈，只得带了二王和几个宫嫔，痛哭拜别了太后和帝显，当时忍泪上车，出了宫门，

尸位——谓居其位而不尽其职。

不讳——死的婉辞，此处指城的沦陷。

俯如——如，顺从，依照；俯是对上级尊长的敬词。

昉（xià，音夏）。

昺（bǐng，音丙）。

杨镇等护着车马。此时张世杰早派了统制张全，领着一千兵马，护送二王出镇。当下一行人众，如飞的出了嘉会门，那文武百官一直送到关前，才痛哭而回，不提。

却说张全等护着二王早行夜宿，走不到两日，早为元军所知。那巴延便遣大将范文虎，带了数千铁骑，星夜飞奔出来。杨镇得报，大惊道：“我们这一千老弱残兵，若被他们大军追到，那还了得！没奈何，我须拚着一死去把他挡住，且他缓几日追来也好。你们须小心护着车驾，火速前进，不可再被他们追着。”说完，带了五百骑兵，也不禀命，飞奔向旧路去了。张全等连忙报知杨淑妃，杨淑妃大惊道：“哎呀，不好了！杨都尉此去，一定有死无生，有劳那位将军赶紧带着兵马去救他才好。”张全等齐道：“这点兵马，若再带了去，车驾何人保护呢？”杨淑妃道：“这不要紧，此去前面并没有元军足迹，还怕哪个敢拦住去路？所虑的不过是后面的追兵，那位将军若能把追兵杀退，把杨都尉救回最好；若不能杀退追兵，就把他挡住几日，度我们去远了，你们就带着杨都尉向别处逃生去吧，也不必再赶来了。”张全道：“既然如此，待末将去救便了。”说完，便领着四百骑兵，也飞奔去了。这里只剩得一百骑兵，和杨亮节等保护着车驾星夜前进。那日天色将黑了，走到一个山脚下，忽遇着一队强寇，约有三四百人，拦住去路，幸亏这一百骑兵拚命的杀开一条血路，落荒而走，不觉却奔进那座山上来，还喜得那强寇没有追到。从此大家一见天色不早，就不敢走了。

却说这座山原来非常高峻，里面山重山，山套山，越走那山越深，一连走了七日，这其间风声鹤唳，虎啸猿啼，受得不少惊恐。好不容易逃出山来，正走到山脚下，忽见后面尘头起处又来了一彪人马，由山上飞奔下来，只吓得杨淑妃大叫道：“我命休矣！”正是：

弦声易觉惊弓鸟，帆影偏惊脱网鱼。

欲知来的是何处人马，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杀卞彪世杰入海 骂余庆天祥留元

诗曰：杀奸亡海上，骂贼作楚囚。丹心照霄汉，两地共悠悠。

话说杨淑妃等颠沛流离逃出山来，正走到山脚下，忽见山上一彪人马如飞的追了下来，只吓得杨淑妃面如土灰。杨亮节连忙叫俞如珪领了一半人马，护着车驾飞奔前进，自己领着一半人马殿后，却徐徐而行。看看追兵已临近了，只听得后面高声叫道：“前面可是二王车驾吗？”杨亮节听了，连忙叫军士拨转马头，一字摆开，自己横枪出马，大叫道：“前面正是车驾。来者何人，快快报上名来。”此时杨亮节才留心细看那敌军，见也不过有几十骑的光景。当先一员大将，远远地看见杨亮节，便跳下马来，打了一躬，叫道：“杨将军请了，车驾可安吗？”杨亮节细细认了一认，连忙抛枪下马，还了一礼，大笑道：“原来是张统制！我道是元兵又来了，倒把车驾吓了一跳。”便叫军士们火速先去通报，免得车驾担忧，自己却和张全两人，从新跨鞍上马，并辔而行；便问起杨镇为甚没来？死生如何？张全叹口气道：“不用说起了，我自从那日辞了车驾，那晚就追着杨都尉。他见我来了，却埋怨我抛撇车驾，不去保护。后来我说是杨淑妃命我来的，他就也没得话说了，当晚二人合在一处，行了一夜，次日就遇见元军了。一连战了七八次，怎奈众寡不敌，有退无进，军士已伤了不少。那一天，幸亏退进一座山里，那山口形颇险恶，我们便屯在这座山里，把山口守住。那元兵见我们兵马扎住了，却又不敢越境而过，恐怕我们由背后攻他，便也扎住了，却拚命来攻这山口。我们死守了五六日，那一天晚上，风高月暗，杨都尉便约了我同去劫寨，哪里晓得元人有备，中了他的伏兵，黑暗中军士们不晓得死了多少。我连忙退进山口，却不见了杨都尉，我问了军士们，才晓得杨都尉被元兵执了。我一看军士只剩得这几十名，晓得无济于事了，便就那天晚上，乘着元人不备，星夜逃了来。一路上问着居人，说是车驾那天遇了贼，跑进这山里来，我便连忙赶了来，幸亏车驾还无恙。”说着，已望见车驾停在前面了。张全连忙跳下马来，走近车前，见了杨淑妃和二王，行了礼，先谢了丧师的罪，然后将前头的事叙了一遍。杨淑妃听了，流泪道：“杨都尉既然被执，一定不能生还了。只为了奴母子三人，却伤了许多军士，还要害了杨都尉的性命，奴自问于心何安呢？”说罢，呜咽不止。众人劝解了一回，因商量道：“元人如此舍命相追，只怕还要来呢。我们不如先逃到温州歇下，再作计议吧！”于是催动人马，一齐投向温州去了，这且按下不表。

却说朝中自遣二王出镇之后，不日元军进次皋亭山，阿楼罕、董文炳诸路大兵皆至，游骑已至临安北阙。太后临朝，痛哭问计，群臣束手无策。张世杰、文天祥两人慷慨唏嘘，请移三宫入海，自己率众背城一战，以决胜负，怎奈右丞相陈宜中不许。退下朝来，只气得张世杰怒发冲冠，便向文天祥道：“既不肯走，又不能战，守着这危城，难道我们也跟了他束手待毙吗？我就是死，我这头颅也没有这么贱，白白地死了，总要杀得元人的颈血，染得临安城外这一片战场里草木皆红，我才死得瞑目。若不幸而败，我和你就死在战场上，也要杀个心满意足才肯放手。那时临安城就破了，也不是我们害了他；我们就不战，这临安城总是要破的。与其破在元人手里，倒不如我们自己破坏了，也杀得个痛快，你道好吗？”文天祥不等说完，大叫道：“好呀，

大丈夫生不能报国，死不可使骸骨得归故乡！我和你就去吧。”说着立起来，正要去调将士，忽见刘师勇匆匆地跑进来，大叫道：“不好了，陈丞相已经和太后定义，遣监察御史杨应奎奉传国玺，赴元军投降去了。”张世杰听了，咆哮如雷，大骂道：“这样庸臣当国，怪道这国是要破灭！如今他们虽降，我们却不降。我们就乘此时元人在议降，必不设备，我们却去杀他个马仰人翻，就死也不负先帝于地下。”话犹未了，文天祥连忙拦道：“不可，不可，虽然是庸臣误国，但迎降之使既赴元军，此计就万不可行了。你杀伤了元军，在你固然是为国忘身，虽死何惧；但试思圣上既已遣使迎降于元，你却又带了兵马去杀他，元人岂不疑是圣上用假降计吗？那时你是死了，不管事了，元人却向圣上作起难来，谁来替圣上解难呢？倘圣上因此见辱于元人，苟有肤寸之伤，你这罪恶还可赎得吗？”说得张世杰一腔欲涌的热血，当时冰冷了下去，心中忖道：“我若凭着血气做去，这罪恶真个不浅，幸亏他提醒了一句，免得受了万世的唾骂，那冤枉还没处去诉呢。但是要我投降，固然是不能，就是叫我不杀一元人而死，我这股恶气总不出。”独自低头想了一回，忽然向刘师勇道：“你且到我帐中去，我有话和你说。”当下拖着刘师勇，别了文天祥去了。

文天祥见他默默想了一回，忽然拖着刘师勇走了，心中暗忖道：“他一定是打算走了，但不晓得他打算走向哪里去？为何又不肯对我说呢？”因想自己也要去寻二王，去再图后举，正想着，忽接连的来了朝中几位文臣，都是来报这迎降信息的，一直闹到天黑才散尽了。到晚上，文天祥正想写信去约张世杰同去投二王，以图兴复，忽见亲随报道：“内侍到了。”文天祥接了进来。那内侍神色匆忙的传口诏道：“万岁爷有诏，传文枢密速速进宫商议大事。”文天祥听了忖道：“既然迎降了，还有什么事这般紧急呢！”当时便整了衣冠，随着内侍连夜入宫来见圣上，只见太后和帝显都在便殿里，文天祥行了君臣之礼，太后便道：“文卿可晓得右丞相陈宜中弃官逃走了吗？”文天祥吃惊道：“陈丞相不是已经建议遣使去迎降了吗？为何又逃走了？”太后垂泪道：“他正因杨应奎赴元军回来，传说那巴延一定要他去议降事，他听说就怕得逃走了。大臣如此，国家复何所倚赖？老妇惟有等元兵进城时，拚着一死以殉社稷罢了。嗣君生死惟文卿是赖，但愿能保得嗣君免受这一刀之苦，老妇就死也瞑目了。”说罢，泪如雨下。可怜此时北风飒飒，夜漏沉沉，宫灯欲暗，宫女依稀，活显出一个亡国的景象。就是铁石人，处此也要流下泪来，何况文天祥是丹心似血、义胆欲焚的人！当时听了太后这篇话，只觉得一股辛酸从鼻孔里钻进去，直透彻肺腑，把那如泉的热泪一起提了出来，只落得满襟前都湿透了，却勉强忍住，哽咽说道：“圣怀不可过伤，事虽急迫，总须从长计议。微臣受国厚恩，誓必以死保圣躬无恙，但不知目前之计，圣上之意欲何？”太后叹口气道：“咳，嗣君年幼无知，还想烦文卿赴元军去议降哩。老妇晓得文卿的精忠，一定不受元人这屈辱，所以不肯下这诏，明日只得且另派大臣去议降，再看如何便了。”那文天祥本来是一点屈节不肯受的，如今却处了这样凄惨情形，冲起他义忿来，便觉得生死名誉都不足惜，只要保得圣上无恙，于心才安，便愤然道：“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有什么屈辱不可受得？圣上若不以臣为不才，微臣明日便誓死一行，总要争还国体，保得圣躬无恙才肯回来。”太后和帝显听了，喜出望外，

肤寸——古代的长度单位，一指为寸，一肤等于四寸。在此比喻长度极有限。

太后便道：“若是文卿肯去，老妇母子或可保得残生。既然如此，夜深了，文卿且先回营，明日不必再来早朝，径赴元军去议降，一切事宜，文卿便宜从事便了。”文天祥答应着退了下来，回到营中已是三更将尽了。文天祥兀自气忿忿地坐在帐中呆想，忽见随人呈上一封信来，文天祥接过来一看，见那封面下底写着“张世杰缄”四字，吃了一惊，便晓得有异。看官莫急，说书的一张嘴不能说两下里话，如今等小子补叙转来便了。

原来那张世杰这日拖了刘师勇回到帐中，便问刘师勇道：“你的意思如何？”刘师勇道：“小将正没有主见，主帅如有用得着小将处，小将就蹈汤赴火，死也不辞。”张世杰道：“死倒且慢点，我想带了士卒逃走到海中，等那贼人回军时候，我们半路上掩其不备，杀他一个落花流水。那时我们气已出了，再投海而死，又清静，又痛快，你道好吗？”刘师勇叫道：“妙呀，如此我们今夜就去，但是须去约文将军同走才是呀。”张世杰道：“不必去约他，他虽然也是存舍死报国的心思，却各人有各人的死法。我晓得他的死法一定和我不同，若去约了他，倘被他又说了一篇大道理出来，那时走又不是，不走又不是，岂不讨厌！只要临去时候，写封信去通知他一声便了。”刘师勇听了，也点头笑了笑，当下两人便将自己部下兵马调齐，只说有紧急军情，今天晚上就要出关。到得晚上一更天气，张世杰叫进了一个随人，交了他一封信，叫他等到三更时分送到文天祥营里去。那随人答应了退下去，张世杰便带了部下士卒，和刘师勇两个人连夜里逃出关外去了。却说文天祥当下接着这封信，吃惊不小，连忙拆开一看，却哪里是信，原来只写了八句四言的诗。文天祥细看时，见那诗道：

不能救国，生无颜生。未杀大仇，死不肯死。亡魂海上，誓图再举。聊寄寸言，以报知己。

文天祥看了，叹口气道：“咳，他倒先行其志了。我如今却弄得要走不能，只好等明天降事议定之后，那时总算无负于嗣君了，我却再去投奔二王，以图后举，也不为迟。”想定主意，当晚无话。

次日，文天祥起来，匆匆整了衣冠，正要赴元军去议降，忽报左丞相吴坚到了。天祥连忙迎了进来，相见之下，才晓得吴坚是奉诏来会文天祥同去议降的。当下文天祥门下有十二个壮客，见文天祥此去只恐凶多吉少，便皆请从行。文天祥答应了，当下便带着十二个壮客，同了吴坚经赴元军而来。不一会，到了元军营门，军士们传进去，巴延命大开营门，迎接到帐中，两下见了礼。那文天祥虽说是发于忠忿，甘受屈辱来议降，怎奈他那天生的骨格是倔强惯的，所以到得元军，见了巴延，说是议降，却如议和一般，一点不肯叫国家吃亏。那巴延见他这气概，晓得此人若在朝中，降事终不可定，当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假说是从长计议，却把文天祥稽留在营中，叫几个伴住他，这边却暗暗遣吴坚回去，叫朝廷另遣别人来议降。太后听说文天祥被留了，没奈何，连忙遣了贾余庆为右丞相，同了刘崑等赴元军来议降，吩咐他无论如何总要把文天祥救回来才可以答应他。原来这贾余庆是个极凶狡残忍的小人，他到了元军，见着巴延，便放出那狐媚的手段，就无论把国家吃亏到怎么样，他都不管。可怜象这样的议降，还有什么不成呢？不日朝廷命刘崑奉了降表赴元军迎降。那元军便长驱入城，无非是抢财帛，掳妇女，

便宜从事——因事势的紧急，来不及请命，按具体情况而相机行事。

兀（Wù，音误）自——仍然；还是。

崑（jié，音节）。

那亡国的凄惨，说书的也不忍说了。

却说巴延最看重宋朝的人物，就是文天祥和张世杰两个人，当时进城见张世杰已经逃走了，便连忙遣临安都统卞彪去追他，劝他投降，这边仍旧把文天祥留在营中，不使他与太后相见。却说那卞彪本是个没廉耻的小人，正是新降元军的，领了这令好不欢喜，心想就把这功劳做个进见礼，有何不妙？便忙忙地骑了一匹快马，追奔而来，一气追了两日两夜，果然见前面有一彪人马扎住。卞彪举目一看，见那大纛上写着“大宋都督张”五个字，卞彪连忙离鞍下马，走近营前，叩军门求见。军士们报进去，张世杰听说，还道他是不肯降元也来投他的，心中大喜，连忙吩咐大开营门迎接，一面命军士杀牛宰马，置酒款待。当下刘师勇也和卞彪相见了，卞彪便将元兵已入城的话说了一遍，只恨得刘师勇痛哭流涕，那张世杰却跳起来拍案咆哮，指天画地骂个不住，只吓得卞彪连话也不敢说。还是刘师勇先把张世杰劝住了，然后便将张世杰要入海图后举的话向卞彪说了一遍，卞彪只是唯唯不敢答应。到得入席之后，酒酣耳热之际，卞彪见他两人气稍平了，又端详了一回，才含笑问：“都督可晓得小将此番来意吗？”张世杰道：“这不过是同我一样心肠罢了，有什么不晓得？”卞彪笑道：“都督猜错了，都督虽然忠勇可嘉，怎奈天心已去宋室。自古道‘识时务者为俊杰’，都督不可徒恃血气之勇，自取死亡，却是何苦呢？”张世杰听了，圆睁怪目，正要发话，刘师勇连忙向他使了眼色，却笑问卞彪道：“正是我们智识浅陋，想不出甚么好计。将军如有善策，何妨赐教一二呢？”卞彪饮得有几分醉态，也不觉得他们使眼色，便道：“据小将看起来，自古无不亡之国，天命既去，人力何能为？况且那巴延待士以礼，所以小将也投降了他。他却极敬重都督，所以特遣小将来劝都督——”话犹未了，那张世杰早已怒气冲霄，按捺不住，双手一翻，只把一席酒连杯盘连桌子一齐翻出七八步以外。卞彪立起来，正想逃走，刘师勇早跳起来，飞起右脚，把卞彪踢倒在地，喝令军士们捆起来。张世杰指着卞彪大骂道：“你这异族的奴隶，敢来老夫面前饶舌。军士们，先把他这烂舌头割下来，然后再取他的狗命。”军士们答应一声，毫不容情的一个把卞彪口张开，一个伸进两个指头，把舌头扯住，一手拿把小小尖刀，伸进去只一下，把个三寸不烂之舌取了出来。卞彪满口流血，当时晕倒在地，半晌醒转来，眼睁睁地看着张世杰，张开血口，一句话说不出来。张世杰大笑道：“妙呀，看你还会替贼人游说不会？”说完，叫军士把他推出营门斩首，把尸首抛在荒山饲饿虎去。当下张世杰杀了卞彪，只怕元军还有人追来，便和刘师勇带了人马，舍陆登舟，逃向海中去了。

却说巴延遣卞彪去后，等了十余日，杳无音信，急遣人去探听了，才晓得张世杰杀了卞彪，逃入海中，巴延也料到他是不肯投降了，却想来劝文天祥。那一日，便大会文武百官，凡宋朝降臣都在坐。巴延便请出文天祥来，向他说道：“如今你皇上都奉表称臣了，你还不肯投降，这孤忠却要替谁守节呢？”文天祥道：“士各有志，圣上可降，我不可降。我生为中国人，终不肯向你这异族低头求活。我这节不必替君上守，君上既降，我这节就替中国守。君上可降，中国不可降！中国那没人心的败类可降，中国这有节气的男子终不可降！我这节不但是替中国守，就说是替我自己守，也无不可。你要想降我，万万不能，要杀便杀，不必多言。”此时旁边那一班降臣，被他

骂得一个个置身无地。那贾余庆本来是最奸猾便佞的，便说道：“你既然这样肯舍死报国，如今国已破了，你为何却迟迟不死？难道一定要等别人来杀你吗？”文天祥睁目大骂道：“你这卖国求荣、狐媚异族的奸贼，亏你还敢觑颜，在这里饶舌！我的怀抱不说谅你也不晓得，我生为中国人，终不肯叫中国被异族安安静静地得了去；苟生有三寸气在，总要还我故物，就使天不从人，我也要翻个天崩地塌，叫这异族不遑盬食。我虽迟迟未死，总不学你孽孽求生。”贾余庆被他骂得汗流浹背，却强颜道：“你这气魄我固然是钦佩之至，但‘卖国求荣’这句话我却不服，我乃奉诏议降，何为卖国？身未受元朝的爵位，何为求荣？”文天祥听了，怒发冲冠，指着余庆大骂道：“该死东西，呼异族为某朝，你这肝胆就如见，此言出于口，身已为臣妾，更何待身受爵位？况且你这未授爵位，并非不受，正所谓未受耳。若一旦伪诏授你爵位，你将跪迎不暇了！你若果无求荣之心，天下之大，何处无忠臣立身之地？你说我迟迟不死，我倒问你迟迟不去，是何意思？”只骂得贾余庆哑口无言，满头是汗。只听文天祥又说道：“至于圣上既肯迎降，本无可议之事，所以必议而后降者，正为要争些国体，留些圣上容身的地步。我试问你：议降争得哪些国体？留得何等地步安置圣上呢？”大家听了，心里也有感叹的，也有暗暗自愧的，却没有一个说他骂得错。此时贾余庆虽然厚颜，当着众人却也不好意思，满面飞红，勉强道：“我不和你强辩，大家且看以后便了。”文天祥冷笑道：“谅你也不敢再辩下去了。”巴延晓得文天祥断不肯降，便叫人把他仍旧送到一间空房里，叫几个人把他伴着，这里大家也就散去了。那晚贾余庆却背着人独自来见巴延，劝他把文天祥杀了，以绝后患。巴延笑而不答，等贾余庆去后，却独自想道：“文天祥他如此精忠，是断断杀不得的，但是放了他，他总要作祸。我不如明天把他带了还朝，也不杀他，也不放他，岂不是好。”正是：

鹰隼入笼非可驯，蛟龙归海总生波。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便佞（piánìng，音骈泞）——善于用言辞取媚于人；花言巧语。

觑颜——觑即腆，厚颜。

遑——闲暇。

盬（gū，音干<去声>）食——盬，晚。因心忧事繁而延迟到晚上才吃饭。

孽孽——衣饰华贵的样子。此有追求荣华富贵之意。

第五回

壮客同心救主将 天祥冒死求二王

诗曰：恨结冰天冻，魂销雪窖寒；雄心灰不冷，热血欲流丹。梦绕江湖阔，魂归故国难；穷途无别策，誓死起波澜。

话说文天祥自从那日骂了贾余庆，回到房中，还是气忿忿的，因想：他如今被我骂得没处出气，一定要到巴延那里去进谗言；但他若果然叫巴延把我杀了，我这颗头颅倒是不怕痛的，只怕他尽管把我这样拘在这里，生又不生，死又不死，我这雄心可是最怕闷的。况且他若既然拘了我，那贼人回师时候，一定要把我带去，那时身陷贼地，眼睁睁地看着海外英雄举事业，我的雄心岂不是活泼泼地要闷死了吗？我如今要替中国争这口气，也顾不得圣上了，“三十六着，走为上策”，不可让他们着了先鞭。于是日夜地留心，看机会想要逃走，怎奈巴延日夜轮流着派宾客来把文天祥伴住。文天祥身边那十二个壮客，却也日夜守护着，只恐文天祥有失。

那一日晚上，有个宾客正睡不着，忽听得文天祥在睡梦中连声叫他壮客的名字道：“杜浒，杜浒。”那宾客无意中戏应道：“做什么？”只听得文天祥道：“杜浒，我们快点走罢！”那宾客暗暗惊异，便假应道：“走到哪里去？”文天祥却含含糊糊地说了几句，也听不清楚，只听得仿佛有“二王”两字，那宾客再问时，却不见答应了。次日，那宾客便将这话告诉了巴延，巴延道：“我早也晓得他有此志了，但是我想挨到班师，把他带回去就不要紧了，哪里晓得他就如此亟谋，如今却等不得班师了。”当时便命四员将官，调了一千步兵，备了一个囚笼在营门外等候。这里叫人把文天祥请了出来，向他道：“我皇上久仰将军盛名，愿见颜色。如今我派将士送将军到上都去，无奈何路上要暂委屈将军几日了。”说着，叫军士们把木笼抬进来，当时不由分说，把文天祥囚了起来。文天祥晓得是走漏了风声了，只得垂头丧气听他们去囚去，心中想道：我须如何想个法子把十二个壮客带了去才好，或者还是路上有好机会哩。正想着，猛回头忽见那十二个壮客早已如飞地跑到了。原来那十二个壮客凡遇巴延有请文天祥，他便不放心，总要叫几个到营前不时来探听的。这回来探听的正是杜浒、金应两人，当时得了这信息，如飞地跑回去，报知众人。众壮客听了，一齐大叫道：“今日是我们死期了，去吧！”说罢“哄”的一声，十二个壮客一齐奔向营前来，军士们也拦他不住，一直抢进大帐中，正见文天祥囚在那里，一个个怒发冲冠，一齐跑到木笼旁边立住，大家向腰间拔出刀来，大叫道：“哪个不怕死的滚过来，先尝尝老夫的刀。”旁边将士们见了，也一齐拔出刀来。正要向前动手，巴延连忙喝住了众将士，却向那壮客道：“众壮士且请息怒，老夫非敢有辱文将军，只因我皇帝久仰文将军大名，定欲一见颜色，老夫又因文将军盛名过大，恐路上有失，故不得不暂屈将军几日。老夫已经吩咐将校们路上小心服侍，众壮士请放心吧。”文天祥也深恐壮士有失，连忙拦道：“你们不必如此，我此去虽然生死未卜，但我生亦何欢，死亦何惧？你们皆有为之士，天下事业正多，不可因我一人误了你们正事业。”众壮客道：“将军虽然肯死，我们却不肯叫将军死，要死须我们先死，那就不能管将军死不死了。”说罢，向巴延道：“你不必假仁假义了，尽管让他们来和我杀个你死我活，要想当我生前屈辱文将军，万万不能！”两旁将校听了，一个个怒目横眉，眼睁睁看着巴延，

只想等号令一下，便好动手。只见巴延却向众壮客道：“壮士，非是老夫不能杀你，老夫实在敬你义气如云。你既然不信老夫的话，只恐老夫加害文将军，如今就叫你随着文将军同去，这可放心了吗？”文天祥听了，正中下怀，却听众壮客道：“如此虽好，但这木笼总不许用。”巴延听说，皱眉不答。文天祥只恐又闹翻了，连忙向众壮客使了眼色，却叱道：“你们为何把我看得这么轻，我死且不怕，难道还怕坐这几日囚笼吗？”众壮客见他使眼色，不晓得什么意思，只得答道：“既然如此，我们须顷刻不离将军左右，才能放心。”巴延笑道：“既叫你随去，自然不叫你离开文将军。你请放心，就如此去吧。”当下六个壮客连忙跑回去，匆匆收拾了两挑行李，却暗中把短兵刃藏了不少，连文天祥平日用的一双雌雄剑，也收藏好了，自己挑着回转来，会齐了众人。巴延又吩咐了那四员将官路上小心的话。那四员将官答应了退下来，当下领着一千人马，那十二个壮客都紧紧护着文天祥的囚笼，一行人众出了临安城门，一直向大路投奔开平府而来。

这一日晚上，扎下营寨。那四员将官是受过巴延吩咐的，好不殷勤地来侍候文天祥的酒饭，文天祥却高高兴兴地饮个酩酊大醉，便坐在木笼里睡着了。那十二个壮客，便在木笼旁边铺下席子，大家围坐着窃窃议论。到三更多天，才见文天祥醒转来，杜浒连忙斟茶来叫文天祥吃了。文天祥问道：“此刻什么时候了？”杜浒道：“已是三更多天了。”文天祥道：“这么迟了，你们为何还没有睡呢？”杜浒道：“我们正在议论这事哩。”文天祥道：“什么事？”杜浒道：“我们想救将军逃走。”文天祥连忙低声道：“且住！”便叫金应道：“你去外面看看，有人没有？”金应答应着出来看了一回，进来道：“没有人。”文天祥才低声道：“你道我真醉了吗？我正因为此事，故假装做这神气。你们以后说话须要小心，不可尽管窃窃不休，倘被他们看出这情形，那就不好走了。此事总要慢慢而来，这两日他们一定守得极严，万不要想逃走，等过几日，他们守备稍懈，那时我自有法子，临时再吩咐你们吧。”壮客们答应了，当晚无话。

次日，仍旧拔队起行。文天祥从此天天总要吃酒，而且还要吃得尽醉方休。从此早行夜宿，饥餐渴饮。行了几日，文天祥见他们守备果然没有起先那么严，壮客们随便都可以出入了。这日行到镇江，文天祥便假装作有病，却故意向那四员将官要了两个亲随来侍候，好叫他不留心一点。到晚上，文天祥和壮客们早已商议停妥了，文天祥只推说有病，酒也不饮了，那十二个壮客却轮流着来劝那两个亲随饮酒。那两个亲随这几日在营中正禁得喉咙发痒，当下见着酒，便不管好歹，拼命的喝。原来他两个虽然好酒，量却并不大，还喝不上两壶酒，早已喝得酩酊大醉了，却一步一颠的走过来，想来侍候文天祥；哪里晓得一立起来，头重脚轻，登时又坐下去了。金应便道：“你两位醉了，且去睡吧，今天晚上我替你侍候便了。”那两个亲随只应一声“得罪了”，便躺在地下呼呼地睡去了。金应见了大喜，看看剩下的酒还不少，便拿了一壶酒和半盘牛肉，暗暗跑到营门口，见着两个守门小卒，便把酒肉放下，笑向那小卒道：“小哥们辛苦了，今日无事，请小饮两杯吧。我等回有点事情要到营外去，辛苦两位小哥等等营门哩。”却遇着那两个小卒正是酒鬼，当下非常欢喜，连忙称谢了。金应回转来走了几步，却听得一个小卒道：“好是好，只可惜太少了一点；若能再弄得一壶来，就将就够我们两个吃了。”金应心中暗笑道：“原来他却有这好酒量，等我回头来再送他两壶，率性叫他做个醉鬼吧。”想着不觉已走进帐里来，便低声向杜浒道：“我们

两个先走吧。”杜浒点了点头，便摸了两把尖刀，藏在身里。金应也拣了一把腰刀，挂在身边。两人又各收拾了一个大包裹，提在手中，便低声向文天祥道：“将军三更时分准来吧，我们就在前面那松林里等着。”文天祥点头答应了。金应回转身来，又把那残酒一起倒拢来，约有两壶光景，便叫杜浒拿了一壶，自己也拿着一壶，两个悄悄地走出来。到营门口，见那两个小卒正在那里饮得高兴，见他两人来了，便笑道：“将军要出去吗？”金应点头道：“正是，我看你两个酒量很好，这两壶酒率性也请你吃了吧。”说着，和杜浒两人一齐把酒送过去。那两个小卒欢天喜地，千恩万谢地接去了。当下两人出了营门，一直奔到前面一座大松林里来坐地等着，不在话下。

却说文天祥和那十个壮客，眼睁睁地等到三更天气，听得营中更鼓敲过了，那十个壮客便一齐拔出刀来，先把那两个亲随一人一刀结果了性命，回转身便把那木笼轻轻地击开了。文天祥跳出来，略略舒展了手足，便提了那双雌雄剑，和十个壮客一齐奔向营门来。只见那两个营门小卒已是烂醉如泥，躺在地下，睡得如死人一般。文天祥和壮客先奔过去，一个一刀，一个一剑，把他两个都结果了性命，可笑那两个小卒真是醉生梦死了。当时文天祥当先斫开了营门，和十个壮客如飞的离了营门，跑了一箭之地，早见杜浒、金应两个从松林里迎了出来。此时正是二月中旬天气，月明如画。当下大家会齐了，一行十三人，如脱网惊鱼一般，连夜逃走了。到得营中晓得，他们已逃得不知去向了。那四员将官追了一回，毫无踪迹，只得垂头丧气，次日便回转旧途，向巴延前去请罪罢了，不提。

却说文天祥等十三人当日连夜逃走，足不停步地跑了一夜，次日才略略定了神，大家商议定了，便奔真州而来。晓行夜宿，不日到了真州。却说这真州守臣姓苗名再成，前两日正接到扬州守臣李庭芝的公文，说是民间谣传元人已遣宋大臣一人来劝降，今探闻有故枢密使文天祥行赴真州，恐即其人，如有至真，其速杀之，以绝游说等语。苗再成看了，将信将疑。这一日忽门上报进来，说有故枢密使文天祥在衙门外求见，请令定夺。苗再成听了，忖道：“他果然来了，一定是来说降了。等我且叫他进来，看他如何说法，然后再杀他不迟。”想定主意，便传命请他进来。少顷，文天祥进来，见着苗再成，两下行了礼，分宾主坐下。苗再成却一语不发，只想等文天祥说出劝降的话来，便要杀他。文天祥却把自己议降被留元军和刻下逃走至此的话，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苗再成一听不象说降神气，而且见他言语忠诚，意气慷慨，一时也不敢决他是忠是奸。当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请文天祥在客厅上少待，自己却进去叫了两个心腹裨将，吩咐了他几句言语，叫他送文天祥到城外营中去安歇。那两个裨将领命出来，向文天祥道：“主将今日有事，不暇细谈。请枢密使且到营中安歇一夜，明日再晤谈。”说罢，便送文天祥到城外来。到得营中，那两个裨将当晚便和文天祥慢慢谈心起来，探他的口气；谈到后来，那两个裨将才晓得文天祥果然是忠诚报国，因问道：“枢密使此来，可有什么成见呢？”文天祥道：“我一来是想劝你们主将兴义师，二来要探听二王的信息，去投奔他。”那裨将道：“原来如此！二王车驾现在还驻在温州哩。至于兴义师，我们主将不用等枢密使来劝的，我如今率性把实话告诉你吧。”因把李庭芝所说的民间谣言告诉了一遍，又把那角公文拿出来给文天祥看。文天祥看了，笑道：“如今你主将之意若何？”那裨

将道：“我们主将是要杀那来劝降的，如今枢密使既然是来劝兴义师的，难道我们主将还肯加害吗？就是那李将军，也是误听谣言所致。据小将愚见，枢密使既要去投二王，明天不如先到扬州去见李将军，把来意说明白了，岂不更好？”文天祥点头道：“不错，我也是这么想，等我明天就去便了。”当晚无话。

次日，文天祥只叫那裨将去传说一声，也不进城去别苗再成了，当时带着十二个壮客离了真州，一直奔向扬州来见李庭芝。一路无话。不日到了扬州，刚走进城门，见路旁坐着两个看城门的营卒，指手划脚在那里高谈，仿佛有说“文天祥”三个字。大家听了，惊疑不定，便缓了足步；再留心细听时，只听得一个营卒高声说道：“我最喜欢李将军这个法子，他说文天祥若来了，不等他说话，不和他相见，便把他杀了，叫他虽有能言巧舌，也无从施用。”大家听说，吃了一惊。金应便向众人丢了眼色，大家一齐回转脚步，重新走出城来。到得无人地方，金应才道：“那营卒的话你们可听到吗？”众人齐道：“如何不听见！”金应便向文天祥道：“他若果然这样蛮做起来，我们却犯不着死在这里。我们如今不必去见他吧，且去投二王做我们的事业去，忠奸日后自见，何必我们自己和他去辩呢？”文天祥点头道：“不错，我们就此去吧。”当下十三人重新离了扬州，一直奔向温州而来。可怜文天祥等自从脱离了元军，便一直奔波到如今，还是不能少息，这路上的晓霜残月，沐雨栉风，真是焦劳尽瘁。幸亏他十三人都是绝世雄心，百折不挫，所以还不觉辛苦。如今又投向温州来，这一路上只听得人民纷纷传说元人大军已从临安旋师，带着皇上、皇后及各大臣等北归，只有太后因病暂留临安。文天祥听说，好不凄惨，登时那报仇的心越发如焚，恨不能立刻飞到温州才好，从此便格外早行暮宿。这一日，正走之间，忽见迎面来了一彪人马，刀枪雪亮，旌旗鲜明。文天祥细细一看，正是元人兵马，也不晓得是哪来的，只吓得回转头就跑，众壮客也随着一齐跑。这一跑却被元兵的探马看出他行迹蹊跷，连忙跑回营中报知主将。那主将问了他面貌服色，便猜到是文天祥，连忙下令军士如飞地追了来。文天祥等从小路里落荒而逃，那元军却望影而追，一直追了十余里路，追来追去，却把文天祥等追入一座深山里去了。元军见天色将黑了，便也不追进去，只在山口扎下营寨。那文天祥等逃入山中，见天色已黑，不辨路径，便一齐奔入一座深林中歇下。到得夜深，却听得元军营中更鼓频敲，便晓得他在山口安下营了，当下众人便在这深林中歇了一夜。次日走出林来，登高向山口看时，只见杀气冲天，晓得元军未退，大家也不敢再出山口来，只得向树林上寻些果实来先充了饥，然后大家向山后来寻出路。怎奈走了半天，都是怪峰绝径，寻不出一条路来。文天祥便向众壮客道：“我看象这样寻出路，只怕就寻十天也寻不出哩。我如今想出一个法子来了，你们随我来吧。”说着，便向一座高峰里走上去，众壮客随着，也不知他是什么意思。只见文天祥越过了一层高峰，又是一层，只管向上走去，也不知越过多少层高峰了。有一个壮客便叫道：“将军寻出路为何却寻向高峰上头去？难道要寻上天的路吗？”文天祥笑道：“你且跟我到了前面那座峰顶，自然会寻出一条出路给你看便了。”众壮客只得跟着，又走了两三里路，才上了那座峰顶。文天祥举目向四下里一望，见眼前并没有再高的山峰了，便道：“这里就可以寻出路了，你们且坐下歇歇吧。”当下大家一齐坐下，文天祥却向四下里留心，细看时，只见西北两面一望过去都是高山峻岭，遮天极目；那南边山脚下，炊烟缕缕，看去是一定有出路的，却似颇近的神

气，心中忖道：这一定便是昨天走进来的那个山口了。再看那西边时，眼前都是松林，一望无际，那山势却是越远越低下去的神气；再看那极远极远地方，只见如镜般一片平地，也辨不出是田是水。文天祥便指示众壮客道：“你们看，这西边一定是出路了。”众壮客举目看时，一齐叫道：“这边一定有出路了，我们等刻只要一直向正西走去，自然会寻得出路来。”文天祥笑道：“好呀，你们此刻也晓得我的用意了，若不是这样先看明白，却晓得向哪方走去有出路呢？”众壮客笑道：“真的，我们起先却想不到这里，如今可不怕没有出路了。但是此刻日已过午了，我们腹中也有点饥饿，不如先寻些果实吃饱了再走吧。”文天祥点头称善。众壮客便向四下里去各人寻了些果实来，大家饱吃了一顿，便一齐奔下山来。此刻众人却不象先前那样东张西看了，只一直的向正西跑了来，一气跑了六七十里路，天色又黑了，却还不能走出山来。众人无奈，只得又寻了一座深林歇下，此时天色已黑，也无处去寻果实，只得忍饥饿了一夜。

次日，众人出得林来，吃了些果实，向正西又走了约七八里路，却见迎面来了一个樵夫，看见众人惊异道：“你们是从哪里来？为何这么早却从这深山里走出来？难道不怕大虫吗？”金应道：“我们是被贼赶进这山里来的，在这山里已经过了两夜了，倒没有遇见什么大虫。”那樵者听了，把舌头伸了一伸道：“你们真侥幸，你们真侥幸，这座山是有名出虎豹的呢！从此处再进去十里，就白日都没有人敢走了。”说罢，看着众人啧啧不已。金应便问：“老丈，此去山下还有多少路？”那樵者道：“此走近了，不过十几里路了。”因又指示了一条小径道：“你若从此处下去，不过不好走一点，路却近得多了，只有五六里路。”众人向樵者称谢了，便一齐奔向小路里来，果然走不上五六里路，便到山脚下，众人这才算逃出这场大难。

当下，众人出得山来，便寻了一间饭店，大家饱餐了一顿，问了店小二赴温州的路程，才晓得越过这重山来，离温州的路却远了，无奈只得认个晦气，问明了路径，重新打着大转弯，又奔向温州而来。走到次日午后三点钟时候，忽见迎面一道大河拦住去路，众人沿河走了半里多路，才见那里有一道板桥，阔还不到二尺，长却有六七丈。文天祥等走上桥来，下望河流，好不危险！正在战战兢兢踏着八字脚慢慢地走，忽听得背后喊声大震，众人回头看时，见又是一彪人马追了来。文天祥却认得那旗色，正是前日那队元军，也不晓得他从哪里又追来了，只吓得心惊胆落，当时也顾不得什么危险，如飞地跑过桥来。一望前面，却是一条坦坦平途，并无歧路，两旁的芦苇却长得比人还高，文天祥和十二个壮客便一齐钻入芦苇里逃走。那元军追过桥来，不见了文天祥和众人的踪迹，便向两旁一看，见左边那芦苇中间有一块不住地摇动。那主将硬叫军士拨开芦苇追进去，只看芦苇摇动地方，便追了来。文天祥等听得后面芦苇大响起来，晓得元兵追进来了，便舍命地狂奔。此时十三个人也撒得东两个西三个了，怎奈奔到处芦苇总是摇动，元兵总要追来。也不知追了多少工夫，幸亏起了一阵大风，把芦苇吹得一起乱摇起来，那元兵才看不出他们逃的方向。到得风定，文天祥等已逃得远了，这元军没奈何，也只得回转去了，不在话下。

却说文天祥一人先逃出芦苇来，举目一看，见前面一片都是田，并无路径，便独自一个立在那里等了一回，见众壮客陆续都逃出来了，却不见了杜浒、金应两人。大家惊疑不定，又等了一回，看看天色将黑了，还不见杜浒、金应两人出来，正是：

风吹草动惊蛇走，雨打芦花失雁群。
欲知杜许、金应两人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夺故主姜才陷阵 立新君秀夫却邪

诗曰：留赵氏一块肉，成海外小朝廷；延宗社于将绝，岂亡国其无人？

话说文天祥和那十个壮客一直等到天黑，还不见杜浒、金应两个人来，文天祥焦急道：“你看天色已黑，他们还不见来，前面又是一片田，这黑暗的却如何好走呢？我们不如率性到芦苇里去等他一夜，到明日天亮再说。你看如何？”众壮客道：“没奈何，只得如此吧。”于是众人重新又向那芦苇浅处钻进去，把当中一块芦苇推倒踏成平地，大家团团坐下等着。只见半轮明月渐渐东上，照得芦花如雪，文天祥等趁着月色，从芦苇缝里四下张望了一回，忽一个壮客低声道：“你们看，那边芦苇不是在摇动吗？”众人急低头向下张望时，果觉那边芦苇瑟瑟有声，象似有人在那里的光景。那个壮客又道：“看这光景，一定是有人在那里行走，但不知是元兵还是他两人？倒弄得我们叫又不是，不叫又不是，这却如何是好？”说着，只见那芦苇一直摇动过来，渐渐近了。有一个壮客看出仿佛是两个人的光景，便猜到多半是杜浒、金应了，却想出一个法子来试试看，是不是他两人，因拾了一块小石片，向着那边丢过去。只见那人回转身便跑，此时脚步声大，却听出是两个人的脚声。文天祥也晓得一定是他两人了，便高声叫道：“杜浒、金应，快点回来吧，我们在这里等着呢！”只听那边停了脚步，问道：“前面可是文将军吗？”文天祥高声应道：“正是我。”那杜浒、金应不觉好笑起来，道：“我正道此刻还有元兵在这里哩。”说着，走出来大家相见了。文天祥忙问道：“你两个为何到此刻才来？”杜浒道：“我两个正走之间，背后忽伸出一把挠钩，把我搭住了。金应走过来正想替我解脱，却也被搭住了。当时走过五个小卒来，把我两人捆住，幸亏金应会说话，被他说了一番，只拿了十两银子给他，他就放我们回来了，所以弄到这时候。”大家听说，也是好笑。文天祥也把因为天黑所以大家在这里等他的话说了一遍，于是大家就在芦苇里坐了一夜。次日，走出芦苇，便向田中走来，向田夫借问了路途，便一直奔向大路来。从此又是早行夜宿，辗转至高邮，由通州泛海到温州，投奔二王去了。这且按下慢表。

却说那真州守将苗再成，自从文天祥去后，得了那两个心腹裨将的回报，便连忙作函通知李庭芝，且保文天祥的精忠。李庭芝得了这信，才晓得从前错疑了他，后来见文天祥并没有来，便把此事也丢开了。这日，民间忽纷纷传说元人大军已由临安旋师，带着皇上等北归去了。李庭芝便连忙叫探子四出探听。过了几日，探子探得确实，是元军已经起行了。李庭芝听说，便连夜移了一角公文向真州，叫苗再成火速兴兵来扬州会齐，想半路上去劫回銮舆。苗再成接了这角公文，当时调齐了五万人马，带了十员勇将，星夜飞奔扬州而来，一路无话。不日到了扬州，此时李庭芝早已调齐了六万人马，带着十余员勇将，在城外扎下营寨，专等苗再成来到。当下两军相会，李庭芝便大会将校，商议出师。李庭芝先开言道：“今日此举，乃社稷存亡所关。诸将军最要紧的是合力同心，不可此疑彼忌，就使平日有睚眦小隙，到今日

銮舆——皇帝的车驾，用作帝王的代称。

睚眦——瞪眼睛；怒目而视。引申为小怨小忿。

之下也须以国事为重，不可徒以小忿不能忍，致乱大谋。”两旁将校听了，如雷的答应了一声。只听李庭芝又说道：“我想瓜州乃贼人必由之路，意欲大军径趋瓜州，绝其归路。不知众将军以为然否？”众将校齐道：“小将唯将军之命是听。”苗再成便道：“大军出征，不可无帅以统之。今日之事，当推李将军为元帅，众将军均不得有异议，李将军亦不得推辞。”众将校齐道：“小将们愿受指挥！”李庭芝听了，便说道：“今日此举乃为国事，既承诸位将军错爱，以大任见委，我也不敢推辞，但是军法如山，诸将军切须自爱。我如今便要发令了。”说罢，便下命令：姜才领四千兵马为先锋，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朱焕领二万兵马为前军；孙贵领二万兵马为左翼；胡惟孝领二万兵马为右翼；苗再成领二万兵马为合后，押运粮饷；李庭芝自己领了二万六千兵马为中军。当下众将官领令退去，整齐了队伍，三声炮响，拔队起行，十一万大军浩浩荡荡杀奔瓜州而来。一路上晓行夜宿，无话可叙。

不一日，大军行抵瓜州，前军探子报道：“元人大军已入瓜州城了，今尚有一半留屯城外，以为犄角。请元帅定夺。”李庭芝听说，连忙下令安营扎寨。军士们方掘壕筑垒乱纷纷之际，忽听得敌军鼓角齐鸣，营门大开，飞出一彪人马，旌旗皆赤，当先两员大将：一个使方天画戟，一个使三尖两刃刀，好不凶猛，冲将过来。先锋姜才见了，叫声：“不好！”也不等将令，便带了四千兵马，自己挺着双枪，当先一马迎将上去。到得两阵对圆，射住阵脚，两下通了姓名，姜才才晓得那使戟的名叫巴罕，使刀的叫哈雅。姜才便舞动双枪来战两人，只见姜才那两支枪如雪舞梨花一般上下翻飞，真个神出鬼没，好不利害，不慌不忙地敌住两员猛将。那巴罕、哈雅两人却如走马灯一般把姜才围在当中，战了五六十合，不分胜负。那巴罕见战姜才不下，便心生一计，拨转马头就走，姜才把坐下马一夹，便如飞地追去。那哈雅见了，便也推坐下马，从姜才背后追了来。姜才见哈雅追得近了，便拨转马头来战哈雅。那哈雅却不和他战，拨转马头就走。姜才再追了来，那巴罕却又从背后来追姜才。姜才一看，早知是计，姜才却将计就计，故意把坐下马推得慢了，只管向前跑。那巴罕看看追到临近，见姜才并不回战他，他便对准姜才后心，尽力一戟刺来。姜才眼明手快，把身向右一歪，那戟早刺空了。姜才左手往下一夹，把戟夹住；巴罕正想用力来挣脱，只见姜才扭转身躯，右手一枪迎面刺了来，只吓得巴罕魂不附体。连忙放了戟，将身向后便倒卧在鞍上，拨转马头就走。姜才也丢了戟，拨转马头追下来。哈雅见了，连忙推马绕到姜才面前，把姜才接住厮杀。那巴罕跑到阵前换了兵刃，重新出来，却令三军一齐杀上前来，想来围姜才。姜才见了，早把马一勒，脚下用力一夹，那马便托地跳出圈外，姜才向自己阵前把枪梢一挥，那四千兵马便如潮一般涌了上来。两下里兵对兵，将对将，混战了一回，正杀得难解难分之际，此时李庭芝早已安好营寨，向苗再成、朱焕、孙贵、胡惟孝等各各受了计策，命前后左右四军，急急分头去了。

先说那朱焕领了将令，前来接应姜才。那姜才正和元军酣战之际，得了接应，勇气百倍，一齐拥杀过去。那元军已战得筋疲力尽，如何挡得这支生力军？登时纷纷退了下去，且战且走，约退有一里多路。忽然，后面喊声大震，巴罕、哈雅两人回头看时，只见从背后又来了两彪兵马，截住去路。原来这两支人马正是李庭芝遣的孙贵、胡惟孝领了左右两翼兵马，从小道绕到元军背后来截他归路。此时元军首尾不能相顾，只杀得四分五落，四窜逃走。正在危急之际，忽见孙贵、胡惟孝二军豁的分作两行，从中间杀进一彪人马，

原来是元人营中援兵到了。此时巴罕早被姜才一枪刺死马下，只剩得哈雅死里逃生，连忙迎了上来，合做一处，向归路逃走。那孙贵、胡惟孝两支兵马并不追赶，只从两旁夹着乱杀，姜才和朱焕却从后面追来。那元兵此时只顾逃生，无心接战，却被孙贵、胡惟孝两军杀得尸骸遍野，血流成渠，元兵拼命地逃出两军之间，落荒而走。那孙贵、胡惟孝却合了姜才、朱焕，四员大将领着大军一齐追来。

却说那元人的援军中一员大将名叫勒多，带了残兵，当先匹马，奔向营前来；到得营前，便大叫：“开门！”一声未了，只见营门开处，飞出一彪人马，当先一员大将手执大刀，勒多推马迎上前去。两马相交，只听勒多大叫一声：“不好了！”说时迟，那时快，那员大将早已手起刀落，勒多头颅落地，那无首的尸身便从马上倒撞下来，只剩得一匹空马回转头跑开去了。原来这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苗再成领了李庭芝将令从小道绕到元军营前，正值元人援军已出，只剩得老弱兵丁守着空营，苗再成便砍开营门，夺了营寨，如今杀了勒多。那哈雅见了，早已拨转马头，带着数十残兵向城中逃走去了。这里苗再成接着姜才等，便也不再追了，大家入了元人营中歇下，等候李庭芝大军。不一回，李庭芝得了全胜之信，便率了大军，拔队来到元人营前，将大军仍旧分作前、后、左、右、中，扎下五个大营。众将校进帐各各报了功，当下埋锅造饭，众三军饱餐了一顿。李庭芝便下令，命前、后、左、右四军分作四门攻城，命姜才领了四千骑兵往来作为游骑，自己督着中军擂鼓助战。当下四面驾起云梯，将士奋勇齐进，怎奈此时元人大军皆在城中，竭力守御，城上矢石如雨点一般打下来，苗再成等四员大将督着军士死不肯退，一直攻到黄昏时候。那元人却把瓜州城守得非常坚固，城垛随缺随修。李庭芝看看天黑了，无奈，下令鸣金收军。当夜李庭芝想道：“我此来乃为欲夺回銮舆，并非欲得瓜州；何必这样呆攻城池，却几时能攻得破呢？”因想了一策，便传命各将校进帐听令。当时众将校进帐谒了元帅，分立两旁，李庭芝便道：“明日攻城，只要苗将军、孙将军、胡将军三位分兵攻其东、西、南三面，留出北门不攻，让他逃走。姜将军和朱将军今夜三更时分速带四万人马，偃旗息鼓，绕道过北门去，离北门三十里外扎住，截其归路，邀击銮舆，休得有误。”众人领令退去，那姜才和朱焕自然是去依计而行，不必说了。

次日黎明，三声炮响，鼓角齐鸣，众三军一齐奋勇攻城。苗再成等却教军士声声喊道：“快送銮舆出来！不然城破之日，玉石俱焚，悔之无及！”三军齐声大喊，呼声震天，攻了一早晨，才鸣金收军。用了午饭之后，仍旧是大喊攻城。那元军大帅巴延，在城中听宋军声声喊叫要还他銮舆，却又留出北门不攻，早已猜破李庭芝的用意，便想了一策，将计就计，把大军留下一半在瓜州守城，自己带了车驾，领着四万人马，故意暗暗地开了北门，装作逃走的神气，向大路奔来；却命大将阿珠领了六万兵马，偃旗息鼓，从山径小路里奔到浦子市旁边一个山里埋伏着。

却说巴延带领人马出了北门，走有三十多里路，果见有一队兵马拦住去路。旗门开处，当先两员大将横刀出马，正是姜才、朱焕两人。巴延见了，把鞭梢向左边一指，登时飞出一员大将手舞大刀，带着一队人马杀将过来，朱焕连忙接住迎战；巴延见了，把鞭梢向右边一指，从右边里又飞出一员大将，手挺长枪，带着一队人马杀将过来，姜才却接住迎战；巴延又把鞭梢一挥，那三军便一齐拥过来。姜才和朱焕彼此不能相顾，那元兵却早从当中杀

开一条血路，那两员将官也弃了朱焕、姜才，一齐逃走去了。姜才、朱焕连忙合了兵马，如飞地追下来，看看追了五六里，正到浦子市地方，只见那元军却向左边转弯去了。姜才和朱焕正赶到转弯地方，忽见从山坳里猛飞出一彪军马，他两人猝不及防，早被那彪兵马围得匝匝密密，风雨不漏。姜才、朱焕两人大惊，心知中计，连忙令军士结了一个大方阵，四面向外抵御。那阿珠却立在山峰上大叫道：“两位将军，此时不降，更待何时？”姜才抬头看见，便破口大骂，阿珠却笑而不答，手拿着令旗，左右指挥，见姜才等杀到那边，便把令旗指向那边，那军士便围向那边来。姜才和朱焕困在重围里，真是无可奈何，可怜那四万军士，从未时一直战到戌时，天又黑，腹又饥，真是精疲力尽，看看军士已死伤得一半了。正在危急之际，忽见东南上人马大乱，姜才、朱焕便带着将士杀上前去，正遇见一彪援军，原来是李庭芝因见他们天黑了还没有回来，心中焦急，便亲自领着中军赶来接应，果见姜才等被元军围住，便从东南上杀了进来。当下大家相见了。那元军见援兵来了，早如云收雾卷一般退进山坳，追上巴延大军，逍逍遥遥地竟回大都去了，不提。

却说李庭芝当下见着姜才、朱焕，便问道：“你们为何倒会被他围住？銮舆向哪里去了？”姜才、朱焕两人把始末原由细细叙了一遍，又向李庭芝请罪。李庭芝听说，才晓得銮舆已去得远，不能追着了，顿足大恨道：“咳，这都是我该死失计了，致令不能夺回銮舆，却与二将军何罪呢？如今既然如此，没奈何只得且回去再图后举吧。”当下整齐了队伍，回到瓜州城下，会齐了苗再成等，次日便一齐拔队起行，也不攻瓜州城，竟投向归路去了。不日，李庭芝回到扬州，苗再成自投向真州去了，不在话下。

却说那二王车驾，自从那日会着张全，便一齐投奔温州而来。到得温州，杨淑妃因晓得从前高宗南渡时候，曾到过温州，驻跸在一个江心寺里，到如今还留下一把高宗的御座供在寺中。杨淑妃便叫杨亮节吩咐军士探听了江心寺所在，便把车马一齐推到寺中来。到得寺里，杨淑妃和二王群臣等见了那御座，一齐哭拜了一回，于是便歇在江心寺中，探听朝中信息。那一日，忽见陈宜中跑进寺来，见着杨淑妃和二王，跪倒痛哭不已；杨淑妃也是流泪，问了一回朝中情形，才晓得已经迎降了。众人听说，皆十分伤感。过了几日，那朝中大臣陆秀夫、苏刘义等和秀王与^榘都陆续逃到温州，见了二王，说是元兵已入临安了。杨淑妃等好不伤心，又问太后和圣上的安。杨亮节等便和陆秀夫商议趋福州图兴复之计，陆秀夫道：“如今张世杰手下尚有强兵数万，现逃在定海，而且此人将略非凡，欲图兴复大计，非召此人来不可。”杨淑妃道：“既然如此，却如何能够召得此人来呢。”杨亮节道：“这个容易，此人素来忠义，只要哪个替二王写一道手谕去召他，他断无不来之理。”杨淑妃听了大喜，当时便命陆秀夫替二王写了一道手谕，向定海去召张世杰了。

却说张世杰自从入海之后，那刘师勇不久便一病身亡，只剩下张世杰和手下几员将官，带着数万水师在定海等元兵旋师。正等得焦急，那日忽奉到这道手谕，张世杰看了，心中忖道：“既然如此，我与其在此呆等，不如辅二王向福州去建事业，将来还怕没处杀贼人吗？”当下想定主意，便连夜领着水师奔温州而来。到得温州海口，张世杰把战舰一齐泊定了，命手下将官守着，自己独自一个上岸来，奔到江心寺中，见了二王，哭拜了一回，起来

驻跸（bì，音必）——帝王出行时沿途停留暂住。

忽见陈宜中立在那边，便怒目横眉大骂道：“你这东西，都是你阻战议降，辱君误国，如今还敢逃到这里来！难道还要误二王吗？”只骂得陈宜中股栗汗下，连忙赔罪道：“老夫老昏失计，悔已无及，如今只能来投二王图后举，以冀赎罪于万一，祈将军容恕之。”杨淑妃和群臣等因陈宜中乃老臣，熟习朝中典故，便连忙替他向张世杰劝解了一回。张世杰还是忿忿不已，杨亮节没办法，劝陈宜中向二王叩头谢罪，请了赦，张世杰才勉强罢了。当下陆秀夫便和张世杰商量兴复之计，张世杰道：“我的意思：先推益王为都元帅，广王为副都元帅，便率领大军经趋福州，以后事业，到得福州再议。你道如何？”陆秀夫道：“正宜如此，但是我想：须先命秀王为福建察访使，先到闽中抚吏民、谕百姓，檄召诸路忠义，同谋兴复。二王迟两日再行，免得车驾到彼，临时匆忙。不知此策善否？”张世杰道：“这样也好，但须以速为妙，叫秀王明日就去吧。”陆秀夫点头称是。当下大家商议停妥，张世杰道：“既然如此，我先到舟中去等候车驾，请秀王和我同去吧。”秀王与桀答应了，当下便和张世杰两人拜别了二王，经赴战舰。

次日黎明，张世杰派了二十只战舰，八千水军，叫秀王带着径赴福州去了。这里二王和群臣等到第四日，才登舟起行，一路上冲风破浪，杨淑妃和二王好不惊恐。不日到了福州，那秀王早已把诸事办得停妥，把大都督府改为二王的宫殿，当时率同福州各官吏迎接出城来。当下大众一齐入了城，只有战舰和军士屯在长门。此时二王进了宫，草草把群臣暂安置于各官吏衙中。

次日，群臣率领各官吏入宫朝见了二王，众人正在商议兴复大计，忽内侍传报文天祥在宫门外求见。二王和群臣听说文天祥来了，皆各大喜，连忙传命召文天祥进见。当下文天祥进来见了二王和杨淑妃，在阶下痛哭流涕，把贾余庆如何误国，自己如何被执逃走，和路上探听得圣上已随元军北去的话说了一遍，后来自己和壮客逃到温州，值车驾已起行数日，便驾了轻舟连夜追来，所以此刻才到此地。杨淑妃和二王及群臣听到圣上北去，早已哭得不成声了。此时群臣已把杨淑妃和二王劝住了，众人便商议道：“如今圣上既已北去，天下不可一日无君，须请益王速正大位。”杨淑妃道：“嗣子幼冲，何堪当宗社重任？”群臣力请不已，杨淑妃无奈，只得答应了。便命择了吉日，把大都督府正堂改为垂拱殿，便厅改为延和殿。到得吉日，群臣朝服上殿，各大臣因益王年幼，便请杨淑妃垂帘训政，上杨淑妃尊号为皇太妃，改元为景炎元年。那益王昷，便登上御座，即了大位。群臣当阶三呼才毕，忽闻殿中一声巨响，又不象雷震，又不象房屋倒了，这一声好不凶猛，把群臣吓得一个个伏在阶下不敢动。皇太妃在帘内，只吓得三十六个牙齿打得如鼓板一般响，幸亏有众宫嫔护着。那帝昷年幼，早吓得哭出声来。此时只有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三人面不改色，连忙跑到御座旁边护住帝昷。少顷声止，群臣惊定，皇太妃哭道：“这定是嗣子福薄，不堪正大位，故上天降此凶兆为惊戒了。”群臣惊疑莫敢对，陆秀夫却正色厉声道：“天道难知，事在人为，安得有什么福命兆头！若一定说凡事皆有兆，这一声又安知非除旧布新的吉兆呢？总是太妃万不可以存此疑惧，有阻臣下雄心。”皇太妃和群臣听了这话，才把惊疑之心稍定了。当下内侍便朗诵诏书，大封群臣，以陈宜中为左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陈文龙和刘黻参知政事，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签书枢密院

事，苏刘义为主管殿前司，杨亮节、俞如珪、张全三人皆仍旧官。进封广王禹为卫王，秀王仍旧。升福州为福安府，以王刚中知福安府事，其余官吏皆仍旧职，各小臣进级有差。当下群臣皆叩头谢了恩，只见文天祥并不谢恩，却跪在当阶奏道：“微臣有言上奏，伏乞皇太妃、皇上圣鉴。”正是：

君子小人本冰炭，出将入相皆生涯。

欲知文天祥所奏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没心肝投降相继 有意气殉难如林

诗曰：降者自降，死者自死；死降相继，方见君子。

话说文天祥因见仍旧是陈宜中独揽朝权，心中恨恨不已，自己实在不愿与他为伍，便跪奏道：“微臣才薄，不胜丞相之任，愿出臣于边疆，外讨寇仇，内蔽帝都，是臣所愿也。”皇太妃因深知文天祥系文武全才，方欲倚他为长城，一时如何肯放他出去，便固留不已。怎奈文天祥死不奉诏，皇太妃无奈，只得道：“边疆之任，须待斟酌定了何处边疆紧要，再当命卿出守。今暂屈卿为枢密使同都督，卿其不可再辞了。”文天祥无奈，只得叩头奉诏，谢了恩。当时群臣退朝之后，宫中却下诏召李庭芝入都为右丞相，以姜才为保康军承宣使，这也不在话下。

却说文天祥退朝之后，因想我如今须亲练几营强兵，以供将来疆场上之驰驱，但福州人民皆懦弱不足有为，浙东惟温州民气慍悍可用，乃命壮客杜浒往温州募兵去了。过了几时，接得杜浒来函，说是温州人民颇忠勇，应募者甚多，如今已募得将及一万名了。文天祥得信，便上疏请出抚温州。皇太妃还想留他，陈宜中却想自己要倚着张世杰恢复浙东，以洗从前恶名，深恐皇太妃准了文天祥之请，便连忙上疏，劝皇太妃遣文天祥开都督府于南剑州，命其经略江西。皇太妃便依陈宜中所言而行。那文天祥是只以恢复故物为己任，温州、南剑州倒也都不在意，便辞了帝昞，先向温州调了杜浒和所募的兵，趋南剑州而来。到得南剑州，便把那壮客杜浒、金应、刘毅、王鏐、陈国先、张超、刘琨、马自成、黄进、吕武、吴永常、陈光十二人都举为裨将，从此文天祥便在南剑州练兵选将了，不提。

却说自文天祥去后，朝中百事草创，礼仪疏略，皇太妃临朝训政，犹自称为“奴”。此时只有陆秀夫忠直老成，每在朝必执笏正立，未尝稍怠，以此张世杰与陆秀夫两性情颇相合，便日见亲密，有事两人必相商而后行。这日，张世杰又和陆秀夫商议定了，上疏请命将出征。帝昞下诏准其所奏，便命陈宜中、陆秀夫、张世杰三人会议出师事宜。那陈宜中是毫不知兵的，会议时只得听陆秀夫、张世杰两人议定罢了。到得议定，乃命赵溍为江西制置使，进兵邵武；吴浚为江西招谕使，由海道至淮，与赵溍之师相会；谢枋得进兵饶州，傅卓、翟国秀等分兵出为斥堠，兼经略旁郡。当下议定了，便先上疏奏明了帝昞，然后择吉出师。那受命的群臣自然是纷纷调兵将，备军装，忙个不了。到得吉日，一齐宰马祭旗，辞别帝昞，领了大军，纷纷四向出师去了，这且按下慢表。

却说那元人听说宋臣复立帝昞于福州，命诸将率师四出，深恐后患无穷，便真个不遑盬食地连忙也遣派大臣分兵四出，以阿楼罕为都元帅，董文炳为副都元帅，同督诸路兵马，来侵闽、广、江西等处。那阿楼罕、董文炳两人奉了命，便定议命李恒为陆军大将，以吕师夔副之，领了四万人马，向江西

长城——在此比喻为国家的栋梁。

溍（jìn，音进）。

斥堠——侦察；候望。

夔（kuí，音奎）。

进兵；调达春率所部兵马赶赴李恒、吕师夔麾下，听受调遣；命阿尔哈雅为步军大将，领了二万人马，向广西进兵；调阿珠为骑军大将，领了三万人马，向扬州进发；命索多为水军大将，以蒙固岱副之，领了八万水军，阿楼罕、董文炳两人自己督着这一军，由明州向福州进发。当下四道齐出，看官，说书的不是说过，一张嘴难说两下里话，何况如今两下里又是四五道分兵齐出，叫说书的从何处说起呢？没奈何只得要费看官一点脑筋，留心记着才不会乱，等说书的将一处处慢慢说来便了。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先说那江西制置使赵溍，自从离了福州，带着大军向邵武进发，不日行近东莞县境界，扎下营寨，忽见管营门的小卒进来报道：“营门外有一人身体雄壮，自称东莞人氏，姓熊名飞，说是带了三千民兵要来投将军麾下，愿为向导。请令定夺。”赵溍听说大喜，连忙叫军士去请了进来。赵溍举目一看，见约有三十多岁一个壮士，身材长大，状貌魁伟，果然一表人物，当下十分欢喜。那熊飞见了赵溍，跪下磕头，叙了来意。赵溍连忙亲手扶起，命他坐了，开言道：“蒙壮士不弃，屈驾下顾，敝寨生辉，但不知壮士计将安出？”熊飞道：“将军欲趋邵武，必先破广州，始免后顾之忧。然欲破广州，非先破韶州不可。那韶州守将姓梁名雄飞，勇而善战，攻之颇不易，但此人性极疏略。此处有一山径可通韶州，小人愿为向导，将军至彼，须以夜半袭城，攻其无备，则城可立破。至于广州守臣李性道，乃一介庸夫，懦而无谋，只要至彼，看机而行，可以计取也。”赵溍听了，大喜道：“此真天助我也！壮士如不见弃，便暂屈壮士挂个先锋印，不知壮士意下如何？”熊飞连忙称谢了。当日熊飞便挂了先锋印，领了部下三千兵马，在前引路，赵溍带着大军从山径小路向韶州进发。不日到了韶州城下，正是三更时候，那城中将士睡得正熟，毫不知觉。赵溍暗暗传令。命熊飞领着那三千兵马四面架起云梯，一涌而上，砍开城门，放下吊桥，赵溍大军大喊杀入。那城中将士从睡梦中惊醒，睡眼朦胧地跑出来，碰着刀人头落地，挨着枪血雨横飞，真是血满城渠，声达四野。那梁雄飞在梦中听得号声震耳，一骨碌爬起来，心知有变，忙欲传令时，那左右将校早逃得一个也没有了。梁雄飞晓得事不可为，也不披甲，便匹马单枪冲出西门，众军士拦他不住，只得让他逃走去了。赵溍见梁雄飞已走，忙下令三军不许杀戮人民。次日，便出榜安民，下令休兵三日。

这日赵溍正和熊飞商议进取广州之策，忽军士报道：“刻有新会县县令曾逢龙，率师来助战，在营外求见。”熊飞听说，拍掌笑道：“有了，有了。”便向赵溍附耳低言了一回。赵溍听罢大喜，忙令军士请了曾逢龙进来，当下大家相见，叙了寒暄。曾逢龙问了取韶州情形，便称赞熊飞的功劳，熊飞笑道：“区区小计，何足挂齿。明日公取广州，那功劳才赫赫哩。”曾逢龙谦让道：“谅我曾某无才，何能取得广州？这功劳还是让将军的妙算吧。”熊飞却正色道：“小将此言非信口妄发，实因现在一计，欲取广州非公不可。”曾逢龙忙问道：“计将安出？”熊飞道：“那李性道不是与公有旧吗？从这旧交上便可以生计了，但不知公能为国卖友否？”曾逢龙道：“某虽不肖，苟有益于国家，虽妻子不敢顾，莫说卖友。况且那李性道虽然与我有旧交，如今彼既叛国降贼，我便和他割袍断义了，哪里还算得卖友呢？只怕他也晓得我和他已割袍断义，便不敢来和我论旧交，那就让将军有妙算如神，也无

计可施了。”赵潘道：“这倒不妨，我们已经商议定了，只须如此如此，不怕他不入我计中。”曾逢龙大笑道：“妙哉，妙哉！有此好计，何不早说呢？”当下又谈了一回，曾逢龙立起来道：“兵贵神速，我就此去依计而行，将军明日就来吧。”赵潘点头答应了。曾逢龙便别了赵潘、熊飞，来到城外，领了自己部下五千兵马，竟向广州去了。次日，赵潘和熊飞也带了兵马向广州进发，一路上赵潘连得了几个捷报，才晓得那江西招谕使吴浚已经进军，连克了南丰、宜黄、宁都三城。赵潘得报，好不欢喜，心中想道：“我与他受命分道出师，约至淮相会。如今他已克了三城，我须火速进取，不可倒被他先到淮来等我。”想到这里，恨不能立刻飞到广州，克了城池才好，不提。

却说那曾逢龙领着兵马，一路上叫军士谣传说是去救广州去。不日到得广州，离城十里，曾逢龙又遣了一员小将飞马去通报李性道。原来这李性道极昏庸无知，他自闻韶州失守，早吓得胆战心惊，便叫探子四出探听，只恐宋军来到。过了几日，探子回来都说探得新会县县令亲自率师救广州，李性道听说是他旧友曾逢龙来了，好不欢喜。这日忽得了曾逢龙的飞报，心中十分感激曾逢龙，便连忙带了几个亲随出城来迎接。那曾逢龙到得离城三里，便安下营寨。李性道一直来到营中相见了，李性道不住地向曾逢龙道劳，曾逢龙却毫无德色，只向他殷勤话旧，说得好不入情。李性道见了，越发相信他。谈到午初时候，曾逢龙便设筵款待李性道，李性道笑道：“今日应该是我替你接风，如何反来吃你的酒了？”曾逢龙道：“我和你忘形之交，何必拘此俗套。”当下两人携手入席，杯酬交错。酒至半酣，曾逢龙假装作醉态，把残酒向阶前一洒，连酒杯都摔在地下，登时从帐后奔出十余个军士，乱兵齐下，先把李性道砍死了，又把那几个亲随也杀得一个不留。曾逢龙忙下令拔营进城，此时背后赵潘大军也赶到了，当下会齐，一拥进城。那城中将士猝不及防，早已四散奔逃。熊飞连忙传赵潘的令，叫三军不许杀一人民。那赵潘便居然不折一矢，破了广州城池，好不欢喜。

次日，赵潘便想叫曾逢龙守广州，熊飞守韶州，自己进军邵武。正商议间，忽接到一封军书，说是吴浚兵败，逃走汀州，所得三城复失。赵潘见了大惊，正向熊飞等议论此事，接着又是一个探子报道：“元人已分兵四出，如今陆军大将李恒、吕师夔等已领大军越过梅岭，向广州来了。”赵潘听说，惊慌失措，只叫道：“这，这，这却如何是好！”熊飞道：“如今将军且慢赴邵武，须商量退敌之策。南雄为广州要害之区，须先遣兵保守。但彼此来兵力必厚，如今广州兵微将寡，却怎奈何呢？”曾逢龙道：“我的愚见，我和熊将军带着精兵先趋南雄，赵将军在此守城。苟南雄不失，广州兵虽少亦不妨；南雄若失，就把这些精兵都留在此守城也是不够。”熊飞道：“不错，正宜如此。救兵如救火，须立刻前去才好。”赵潘无奈，只得依了他的计。当下曾逢龙、熊飞两人立刻领了精兵飞奔前去，行到离南雄还有三里路，南雄城池早已失了。曾逢了。曾逢龙、得报大惊，连忙催军前进，到得城下，只见城门开放，放下吊桥，飞出一彪人马，正是李恒和吕师夔带着八员勇将、一万雄师杀奔前来。曾逢龙、熊飞两人连忙传令扎住阵脚，两下里也不答话，接着就战。那曾、熊两人虽然勇猛，却如何挡得住这一万雄师八员勇将？只杀得汗流浃背，气喘嘘嘘，战到四点钟之久，兵马已被他杀得将尽了。曾逢龙身中十余枪，力竭被杀。熊飞见曾逢龙已死，也无心恋战，便领了残兵，

落荒而走。那元兵却拼命追来，熊飞因想广州兵少，便不敢逃归，却一直逃向韶州来。进得韶州城，那元兵已追到城下，登时将城围起来，熊飞好不焦急。到得晚上，那韶州守将刘自立却暗暗迎降，开了城门，引元兵进来。熊飞得信，心知势去，便率了自己部下数十名战士巷战死斗，到得数十名战士死尽，熊飞便也逃到一个荷池里投水而亡。

却说赵潛在广州得了这个信息，原来他也是个不中用东西，起先靠着曾逢龙、熊飞两人，所以连破二城，如今听说他两人都死了，只吓得魂飞魄散；又见自己手下精兵俱尽，便也不顾广州城池，连夜开了城门，逃得不知去向。那元兵到得广州，赵潛手下那些将校自然是开门迎降，不必说了。这广州自从此次失陷，后来还克复了好几次，不过皆是随得随失罢了。那赵潛后来竟是没有出现，不知下落。只有那吴浚逃到汀州之后，是和汀州守臣黄去疾两人献城降元的，后来吴浚又到漳州去劝文天祥投降，被文天祥杀了，这是后事，不表。

如今且说那谢枋得，自从受命率师趋饶州，行到半路就被元军杀得大败，亏输逃回福州来。那傅卓、翟国秀两人出师以来，起先所过郡县，倒颇有民间志士起兵开城相应的，后来一遇着元军，交了一战，也是一败涂地。翟国秀还能引兵逃归，那傅卓便率性奔到江西投降元人去了。这几处兵马皆无可叙。

如今且说元人那步军大将阿尔哈雅，自领了都元帅阿楼罕的令，率师向广西而来。这广西都统姓马名壁，此人忠勇善战，当初临安危急时候，便率兵要入卫临安，后来才行到静江，临安城已破了，马壁从此便留在静江训练兵马。如今听说元兵要来侵广西，便传令将士分守要害，自己却领了三千精兵来守严关。原来这严关乃广西咽喉，第一天险。那元军到了关前，自然是舍命要来夺这座关，怎奈马壁守御有方，元军一连攻了半个月，徒丧了数千兵马，也不能攻陷严关一缺，只急得阿尔哈雅日夜焦思，便想出一计：命了两员勇将布哈、李德辉领了六千骑兵，从小径去袭了平乐郡，又攻破临桂县，便带领兵马出了严关，背后来夹攻马壁。马壁见平乐、临桂两城已失，自己腹背受敌，知不可守，没奈何便弃了严关，退保静江。那阿尔哈雅虽然得了严关，却丧了五六千兵马，一员勇将，心中想道：“若象这样得城池，只怕要取广西，就再添二万人马还不够死哩。那马壁勇而多谋，智力均不能屈他，若能劝得此人投降，取这广西就易如反掌了。”想定主意，便遣了一员能言将士名叫达开，命他去劝马壁投降，许马壁为江西大都督。那达开领令到得城下，便高叫“请马都统答话。”军士传命进去，马壁便登上敌楼，只见那达开见了马壁，便指手画脚，议论滔滔，都是说那顺天者存，逆天者亡的话。马壁听了，晓得他来是来劝降了，只气得怒发冲冠，不等他说完，便开弓搭箭大叫道：“不必多言，且看哪个先亡。”说罢一箭射去，正中达开胸前，登时倒地身死。那元兵连忙抢了尸首回去，阿尔哈雅见说他不下，自己倒伤了一员将官，便又想了一个法子：停兵不战，却飞书回去请巴延，叫宋王帝显亲写一道手诏，遣一个使臣来叫马壁投降。不日那使臣到了城下，马壁因见是帝显的使臣，便接进城中，马壁跪读了手诏，不但不动心，却登时大怒起来，把使臣也杀了，手诏也焚了，仍旧命军士登城严守，把砍下那使臣的

亏输——损伤失败。

壁（xì，音细）。

头颅掷出城外，叫元人看。阿尔哈雅见了，十分无奈，只得命三军进兵攻城。马壁却与士卒同甘苦，自己夜不解甲地守御城池，一连被围了三个月，外面无一救兵，城中食尽，士卒皆罗雀掘鼠，争愿效死，无一离心。看看将士死亡殆尽，阿尔哈雅又把城外大阳、小溶二江筑起堰来，将上流之水遏住，登时城中水源断绝，渐渐地井干河竭，军士皆饥渴垂毙，卧不能战。元兵四面登城，任意杀戮。马壁誓死不肯逃走，奋勇巷战，怎奈马壁此时也是已饿了两日，饿得筋疲骨软，左臂又为敌将所伤，遂被执。那阿尔哈雅是恨他入骨髓，当时马壁遂被害。那马壁头已落地，犹奋然立起，双手握拳，逾时始仆。那阿尔哈雅自破了静江，便乘势而下，所过郡县，皆迎风而降，势如破竹，这且按下不表。

却说元人那骑军大将阿珠，自从领令来攻扬州，他晓得扬州守臣就是那击驾的李庭芝，便叫宋太后和帝显各写了手诏，命李庭芝投降，遣了几个使臣，随着大军奔向扬州而来。到得扬州城下，那李庭芝早已有准备了。阿珠先命众使臣奉着手诏，到城下来劝降，李庭芝在敌楼上大叫道：“我但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况且人君无谕臣下降敌之理。就使有诏，我也不奉！”那使臣还是劝谕不已，劝得李庭芝怒起来，便放了一箭，射死一个使臣，其余那几个才吓得抱头鼠窜，回去报了阿珠。阿珠道：“我也晓得他来到时迫势穷，终不肯降。等我且绝了他的生路，再来劝他投降便了。”因下令叫三军围城，却不肯十分攻他，只把他围得匝匝密密。另外又遣了两员将官董士元、乌尔罕带了四千兵马，分道去把高邮、宝应两处守住，以绝扬州饷道；又命沙格、吕良、哈雅三将领了六千兵马，分道去攻淮安、盱眙、泗州三城，以翦扬州羽翼。这里只管把扬州围住，要坐困他。一连围了四十余日，那淮安、盱眙、泗州三城皆以食尽，相继迎降。这三城一降，那扬州真是粮尽援绝，毫无生路。李庭芝却舍死坚守，军士皆忍饥效力，士卒竟有自杀其子以食者，并无一人离心。这日李庭芝探得高邮运米将至，便令大将姜才带五千骑兵去接应。姜才领令，便带着兵马，大开城门，放下吊桥，姜才当先匹马冲过吊桥来，舞动那双枪，真是神出鬼没，无人敢当。当下杀开一条血路，冲出重围，便奔向高邮来。行至夜半，到得丁村地方，却遇着董士元带了二千兵马排开阵势，拦住去路。姜才便不由分说，挥动兵马，一齐冲杀过去。董士元却也死命相抵，毫不肯退，两军夺勇，血战了一夜，那阵云惨惨，杀气腾腾，有赞为证：

一声鼙鼓，东海潮来；万马奔腾，北山风吼。旗开日月，空中之云影翻飞；阵演龙蛇，大地之风雷奔走。舞碎刀头月色，电闪光寒；吹残塞上悲笳，楚歌声死。马蹄霜重，连天塞草如烟；足底风高，匝地阵云不散。为问将军战铠，流几许颈血染成？试看民族伟人，钟多少山灵造就！争存祖国，唤魂归来；掷尽头颅，化磷飞去。垒垒荒丘白骨，我拜英雄；莹莹原上青磷，谁招魂魄？

那姜才和董士元一直战到天亮，姜才的兵马也丧了不少，那董士元二千兵士，却只剩得数十名伤残败卒了。董士元见势不好，正想逃走，早被姜才手起一枪刺死马下。姜才便整顿队伍，正想前进，忽见迎面又来了一彪援军，原来阿珠见姜才出城之后，竟奔向高邮去，阿珠深恐董士元非姜才敌手，便遣了一员有名的勇将，名叫巴延彻尔，又调了自己麾下五千精兵，叫他带着来救董士元。那姜才士卒当下见了这支兵马，一来是认得他的旗帜，晓得阿

鼙（pí，音皮）鼓——古代军队中用的小鼓。

笳——古管乐器。

珠麾下士卒皆非常勇猛；二来是战了一夜，已筋疲力尽，实在不能再战，以此当下吓得四散奔走。姜才也不能禁止，只得带着败兵奔逃回来，到得城下，仍旧是仗着两枝枪冲进重围；到得城中，见了李庭芝，请罪说明原由。李庭芝也晓得他实在是因士卒力竭，不能再战，便也无可奈何。却说那阿珠见姜才不曾接着粮食便败回去了，心中忖道：“我此刻可以去劝他投降了。”因叫起先那几个使臣奉了帝显手诏，再去劝降。李庭芝此时正困得没出气处，见那使臣又来劝降，便把他一齐诳进城来，挪到城上一起杀了，将一个个头颅掷向城外去，又把那手诏拿到城上，当着元军烧了。那阿珠见了，还不死心，以为李庭芝是因为前回射死一个使臣，惧罪不敢投降，所以此番率性一不做二不休，杀个痛快。因又飞书回去，叫帝显再写了一道手诏，来赦他杀使焚诏之罪，叫他速速投降。李庭芝被他弄得厌烦起来，便也不去理他了。

且住——看官，说书的说了半天，说得头昏眼花，几乎要说出破绽来了。那文天祥辞相的时候，帝显是不是下诏召李庭芝入都为右丞相，召姜才为保康军承宣使吗？为何他两人此刻还在扬州呢？看官，须知这不是说书的挂漏，这就是一张嘴难说两下里话。原来李庭芝奉到这诏书之日，正是元兵至扬州之日，李庭芝守城要紧，所以一直耽搁到如今。今见城中食尽，外无救兵，看看势已危急，因想我不如与姜才两人冲出重围，一来去请救兵，二来便奉诏入都，岂不胜似在这里死守孤城吗？想定主意，便向朱焕说知此计，叫他留心在此再耐守两日，等候救兵，自己和姜才等到夜半时分，领了一千兵马，暗暗开了城门，放下吊桥，冲将出去。这一阵元兵无备，倒被他冲得个马仰人翻，阿珠眼睁睁地看着他俩逃走去了，没处出气，便连夜叫三军一齐奋勇攻城。那朱焕倒顺时知命，次日便开门迎降，也不等救兵了。李庭芝正走得不远，当时得了这信息，只气得目眦尽裂。那阿珠得了扬州，只分兵一半，叫几员大将守着，自己并不入城，却领着军士连夜来追李庭芝。李庭芝被他追得急了，便逃入泰州城中，暂避寇锋。那阿珠也追到城下，把城围了起来。此时姜才背上忽生一个大疽，十分利害，终日卧帐中，不能复战。李庭芝见了，越发着急，偏又遇着这泰州裨将正是孙贵、胡惟孝他俩人，是和朱焕一样的脚色，当晚竟偷开了北门，迎元兵入城。李庭芝得知，晓得无处可逃，便连忙扶了姜才，一齐跳入莲池中自尽，偏又被元兵得知，登时赶到，把他两人捞起来救醒了。李庭芝和姜才见了阿珠，睁目大骂，那阿珠还是忍气吞声。劝了一回，怎奈他两人心如铁石，死不肯降，阿珠没奈何，只得把他两人杀了。从此阿珠便乘胜直下，势如破竹，不日真州也失守了。那真州守臣便是苗再成，和那守将赵孟锦两人皆殉国死节，这都不在话下。

如今要说那都元帅阿楼罕、董文炳的大军侵福州了，原来他这大军究竟与众不同，先声足以夺人，所过郡县，皆望风奔溃。阿楼罕便兵不血刃，一直破了婺州、衢州，来到处州。朝中得信，方才大惊，连忙命秀王与榘带领大军出御元师。无如此时元兵锐势正盛，锋不可当，那秀王去了几日，忽边警报道：“处州府知府李珣、瑞安府知府方洪，皆献城降元。秀王与榘战败身死，元兵已破处州。进兵攻建宁府了。”皇太妃和帝显得报不胜惊痛，流涕问计，群臣皆束手无策。张世杰此时真急了，便欲亲自出御元师。正是：

灰犹未死终难冷，地剩立锥总有为。

欲知张世杰果出师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张世杰奉王入海 王积翁背主献城

诗曰：一夜城头画角哀，戎马如飞卷地来；阵云惨淡天无色，晓雾昏沉蔽不开。雾黑云昏争战烈，受降城外霜如雪；鼙鼓声中挂白旗，刀枪影里飞红血。血雨腥风唱凯歌，拔山力尽奈虞何；君王乘得扁舟去，从此斜阳荒草泣铜驼。

话说张世杰见元兵已至建宁府，时势日迫，便请亲自出兵以御元师，群臣皆莫敢言。陆秀夫独以为福州空虚，劝张世杰留以安静民心，辅卫两宫，皇太妃亦以为不可。张世杰无奈，只得罢了。过了几日，又飞到紧急军书，说是建宁府失守，元兵将进军来攻兴化了。只急得皇太妃和帝昀终日哭泣，命群臣速筹善策，各大臣焦思无计，都来和张世杰、陆秀夫商议。这日，张世杰便大集朝臣，会议了一回。张世杰见众人多半是唯唯诺诺、鲜有建议者，不觉看得气起来，便怒道：“今日之事，诸君既无善策，我看也不必多议，总不外这三条路了：能战则出战；不能战则坚守以待敌；不能守则死以殉社稷。请诸君自己决议，行哪条路

吧。”群臣听了，也有说宜出战以决雌雄的，也有说宜持重坚守的，仍旧是议论纷纷不决。陆秀夫听了，发恨道：“诸君请想个可行的实计吧，不必高谈空论了。我试问诸君：欲出战的，谁堪任大将之选？主坚守的，意中望何处援兵？苟乏将才出战，亦徒取丧亡；既无援兵，坚守惟苟延岁月，却何救于国之危亡呢？”张世杰大叫道：“是呀，计议总要说得出，做得到，才算得计议呀！”众人道：“张枢密岂不堪大将之任吗？如今文都督尚在南剑州练兵，便可以望他来救了。”陆秀夫笑道：“诸君原来也是倚他两人，却不知今日之势，非他两人所能胜任了，等我说给诸君听吧。张枢密虽然才胜大将，但他是要留辅两宫，刻不能离左右的，他若走得开，他早出师去了，还等得到今日哩！文都督虽然可以为援，但从来望援的皆以城中兵少，故望大军来援，如今城中兵将虽少，若与文都督部下相较，却还多得几倍哩！单靠着文都督来援，何济于事？若说下诏劝各处勤王，如今江淮、浙东各处皆是元兵逼境，却谁能分身来勤王呢？就是战守并行，留张枢密守城，诏文都督出师御敌，这固然可以暂救一时，我所虑者，江淮等处元兵若四面齐至，那却如何是好？”众人听了，默默半晌，忽然问道：“然则枢密之意若何呢？难道就是以死殉社稷吗？”陆秀夫道：“死虽然可以死，但我总要到时势万无可为才肯死哩。如今我有一策，虽然不好，却还说得出，做得到，此计若能成，则天下事尚有可为，成败未能逆料也。”众人忙问道：“什么计呢？”陆秀夫道：“我的意思，如今既不能战，又不能守，不如迁都，则事犹可为。”陈宜中道：“迁都虽好，但我能往，寇亦能往，却迁到哪里去呢？”陆秀夫道：“我的意思并不定都于何处，只是乘舟航海，以到处为行在，到一形胜可守的地方，便屯在那里。敌兵若追到时，那时两宫行在在那里，不怕那地方的将士不出来勤王。再不然我们就走了，也有那地方的将士替我们阻挡道

画角——古管乐器。

铜驼——铜铸的骆驼，此为“铜驼荆棘”的省略，比喻天下之乱。

逆料——事先预料。

行在——指皇帝行幸所在的地方。

兵。到得敌人再追来，我们却又先占了形胜的地利了；敌人若不追来，我们仍旧可以命将出师，攻取沿海郡县。况且两宫既离了福州，或者敌人转不注意福州，福州反得保全也未可知。我们一面再诏文都督搜罗海内英雄与义兵攻城池，到得势可立足，那时再选形胜建都邑，这岂不胜似出战与坚守吗？”陈宜中点头道：“也不错，此计虽未十分妥当，但如今时迫势危，只有此计还可行得了。”陆秀夫道：“我却还虑一件，这福州沿海多半都有敌人水军，万一遇着时，这重关却不为破。”张世杰道：“这不要紧，等我独任保驾之责便了。我们如今就此联名上疏，哪个有不愿书名的快快说明了吧。”此时众人也不敢说了，便齐应道：“愿附疏末。”当时陆秀夫便先回去修奏稿，众人也陆续都散了。

次日早朝，皇太妃和帝昷见了这疏，起先也疑此计不妥，后来听陆秀夫、张世杰两人愴切陈明这福州战守两难的情形，没奈何才答应了，因问道：“此去航海，须先向哪里去呢？”张世杰道：“此去须先向泉州一带进发，彼处港湾颇多，随处可以驻守。”当下皇太妃便和陆秀夫商量去后事宜，因命张世杰为水军都督，先赴长门预备战舰。次日便下诏命福建招抚使王积翁出知南剑州，却命文天祥移屯漳州，命知福安府王刚中留守城池。到得张世杰战舰备齐，帝昷便奉了皇太妃，带着卫王昷及大小群臣、宫嫔、内侍等，领了四十万兵马，一齐出城登舟。那福州臣民没有一个不流涕相送，真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慨，正是：

亡国歌声听不得，旧京归路梦魂飞。

当下君臣登舟之后，皇太妃、帝昷、卫王昷和宫嫔、内侍等坐了二十只大船，群臣坐了十只大船，此外战舰尚有八千余艘，众将官领着，皆受张世杰节制。当日顺风齐下，帆影蔽天，才行了两日，这日清晨，忽然海上起了大雾，二十余里以内咫尺不能相见。少顷，怪风怒号，那波浪就排山倒海而来，只吓得皇太妃和帝昷惊号“停泊”。张世杰正欲下令抛锚下碇，此时那惊涛怒浪之中，忽荡悠悠地飘过一只小船来，正飘到张世杰的战舰旁边，还离四五尺远，那小船上的人早已抛过铁锚来，把战舰搭住；那船上的人便一齐缘着铁链逃上战舰来，大叫道：“元帅在哪里？不好了！”此时张世杰正在船头，便高声应道：“怎么了？”那几个人才跑过来，一齐道：“元帅，我们一队的巡游舰，都被怒浪翻入海中去了，幸亏我们这只船侥幸还逃得回来。如今大军不可向东南上去，前面有一队元人大军，不晓得是哪里来的，也是被风浪打得东倒西歪，如今已停泊在那里屯扎住了。”张世杰听说，才晓得巡游舰遭风覆没了，又听得前面有元军，当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心中盘算道：“我本来也要停泊，如今既然前面有敌兵，我若停泊，等到雾开，两军相见，不免又有一场恶战。我不如乘雾偷渡，倘若他不知觉，不但免了这场战斗，而且他既然不晓得我们偷渡，自然也不会来追了，我们便可从容前去，岂不是这场大雾倒作成了我们吗？”想定主意，因又忖道：“但是此乃铤而走险之计，只怕两宫胆小，晓得了要惊慌，我不如且犯一遭欺君之罪吧。”于是，走过大船来见了皇太妃和帝昷，便奏道：“此处水深不能泊舰，尚须前进数里方有港湾可泊。幸亏今日波浪虽狂，却不是逆风，所以不妨前进。臣今命军士将大船十只为一连，把铁链锁住，可以加稳一点，请圣上不必惊恐。”那皇太妃和帝昷晓得什么水深水浅，还只道再耐一刻惊恐就可以

停泊，便点头答应了。哪晓得张世杰退出来，叫军士把帝昶和群臣的大船十只一连锁好了，便率性下令挂起篷来，多派军士留心把住船舵，便冲风破浪，飞向前来，借着那涛声雾影，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元军旁边掠过去了。一直走了约三十余里，忽然雾开天见，原来已逃出了大雾以外了。可怜那皇太妃和帝昶、卫王昺，此时早已摔得头晕脑昏，躺在御榻上如醉了酒一般，幸亏此时风浪略减了些，有几个宫嫔头不晕的，便轮流着服侍，又进了许多水果，皇太妃和帝昶、卫王昺吃了水果，才渐渐地清爽过来。那张世杰虽然出了大雾，却还恐元军得知追了来，又见此时风浪也渐减了，便率性也不停泊，只把篷下了两道，挂着一道的篷，慢慢向前进发。到得晚上泊定了船，那风浪也平静了，张世杰才走过大船来，见了皇太妃和帝昶便跪倒叩头请罪，因把那趁雾偷渡的缘故说明了。皇太妃叹口气道：“非卿有此胆识，怎能逃出这场大险，却怎说有罪呢？以后倘再遇着有急变时候，卿尽可便宜施行，事后再奏吧。”张世杰叩头谢了恩退出来，到战舰上还恐元人过后得知追了来，吩咐众士卒留心巡逻探看，自己一夜不敢安眠。到得次日，才放了心，下令三军起碇前进，从此早行夜泊，一路无话。

不日到了泉州，那泉州招抚使蒲寿庚便率领水师来到泉州港口，把战舰排开队伍，迎接两宫，帝昶便招他进见。蒲寿庚原来在泉州已经有三十年之久了，这泉州一带的水军皆归他管领，以此颇有兵权，此时有几个大臣晓得他这情形的，便暗暗劝张世杰不要放他回去，带着他同走，这泉州一带的战舰就不必诏命，自己会随着他来，岂不大增兵力。张世杰却以为人家诚心来迎驾的，如何可行这诡计呢？将来被人晓得，岂不是连两宫都没人敢来迎接了吗？以此便送蒲寿庚回城。

次日，张世杰因嫌自己战舰太少，便致函与蒲寿庚，问他借一千艘战舰。那蒲寿庚因重惜那战舰都是自己历年造下来的，却把勤王之心变轻了，便不肯答应。张世杰无奈，只得请帝昶下了一道手谕，向他调一千艘战舰。那蒲寿庚得诏，却不谅情，反怪张世杰借着帝昶手诏要来硬借，当时因怪成忿，因忿成仇，便和知泉州事田子真两人商量定了，叛宋降元，登时把城门闭了，竖起元人旗号。帝昶得知大惊，想要遣使去劝谕他。张世杰听说却大怒，便奏道：“此人谅来早已有反心，不然断不致因此小事遽背国降贼。如今劝谕他也是无益了。但彼既与贼人一气，我若攻他，贼人一定来相救，那时圣上在此，恐受惊慌，如今臣欲先送圣上到潮州驻蹕，那时臣再回师来把这泉州攻破，拿住那背国贼子，碎尸万断，以正国法，岂不痛快！”帝昶点头准了所奏，当时便下令起碇前进，竟投向潮州去了，这且按下慢表。

却说那福建招抚使王积翁，自从受命出知南剑州，心中就不大舒服，实在是迫于诏命不得已。到了南剑州，日夜提心吊胆，只恐元兵来到，勉强支持了半个月，如坐针毡，好不担忧。这一日晚上，酒后无聊，独自一个在房里又触起他这心事来，因想仍旧逃回福州去，却又恐元兵总要到福州；心想我不如率性拼着受个恶名，把福州献与元人，投降他去，也乐得受个下半世快活，岂不胜似这样担惊受恐吗？”继又失笑道：“呆了，我既肯献城求荣，又何必逃回福州去，多这一周折？我就把这南剑州献了元人，难道他会嫌我城小不欢喜吗？”想到这里，正在高兴，忽然又转念道：“不可，不可，我乃奉诏来此守城的，如何好反把城池献与元人？这个恶名如果只受一时倒也罢了，我只怕要千古不灭哩！况且我身为中国人，却背了中国去求媚那异族，只怕被他看出，我这行为连异族也要看轻我哩！那时恶名倒买了一个，荣禄

却仍旧求不到，岂不冤枉吗？”想到这里，不觉又大愁起来，不知这担惊受恐的苦境要受到何时才算了；越想越苦，越苦越怕，想到苦极怕极之时，重新又把那怕恶名的心思丢开去，依旧把好荣禄的心思兜转来，却另外又想出一个两全万妥的法子来。他想到：“我不如竟行起先那个呆法子吧，不在南剑州投降，却跑到福州去投降。那福州守臣王刚中与我颇相好，我凭着这三寸不烂之舌，去劝他献城，他断无不允之理。那时人家不晓得，总以为是王刚中自己献城求荣，便把我王某的名字不放在心里；或者史官纪事时忽略了，只记道：‘某年、某月、某日，宋知福安府王刚中开城降元’，把我王某的名字忘记写上去，那时我岂不是免了这千古恶名吗？再者，那元人若是欢喜人投降的，我又是个劝降的功臣，也不怕不得厚赏。此所谓取之左右逢其源，真算得个独绝无二的计策了。”想到这里，便躺上床去睡去，也不再往下想了。

看官，你道那王刚中和王积翁是怎么颇相好呢？原来这王刚中也是个贪生怕死、求荣恋禄的小人，所以平日与王积翁最为情投意合；他两人又因是同姓，率性结盟作了兄弟。不过那王刚中为人却没有王积翁的奸猾精灵，所以王积翁想把他做个藤牌，替自己抵这个恶名，便把那结盟的交情丢在九霄云外了，只以“颇相好”三字了之。可见小人眼孔中，只认得一个“利”字，此外是一概不顾的。

闲话少提，言归正传。却说王积翁自从那晚决定这逃回福州的主意，次日便假说有事，要赴福州和王刚中商议，把南剑州的事胡乱交给一个姓刘的代理，自己连夜跑到福州来。进了福州城，便一直奔到王刚中衙中来。当时王刚中得知，连忙迎接出来相见了，便笑道：“老兄为何这般清闲，却老远的跑回福州来与故人相会？”王积翁正色道：“休得说这太平话，我此来正是为贤弟性命的关系哩！”王刚中惊问道：“为什么事竟会关系到小弟的性命了？”王积翁道：“你可晓得元兵即日要到福州了吗？贤弟，我试问你，可有想出什么好计抵御他没有？此事成败，死生间不容发，岂不是有关系贤弟性命吗？”王刚中听了，登时满面愁容，道：“这事我也早已担忧了，却究竟想不出一个法子来。老兄今日既惠然肯来，定有善策，若肯赐教小弟，虽结草衔环不敢忘德。”王积翁道：“贤弟，你和我何必说这客套话呢？如今你且莫问别的，我先问你：性命与声名，你说那件要紧？”王刚中低头，半晌道：“似乎性命要紧些，声名究竟空虚一点。”王积翁道：“是呀，究竟英雄所见略同。你既然晓得这个道理，如今大兵压境，孤城无援，当此死亡无日之际，要想保住性命，是用什么法子？贤弟，你是聪明人，也不必等我说了。”王刚中惊疑道：“老兄难道就是教小弟开城投降吗？这却有点难了。小弟乃奉诏守城，如何好反去献城？岂不是要受万世唾骂吗？”王积翁笑道：“贤弟，你又来了，你既然性命要紧，自然就顾不得声名了。若有两全之策，千古哪里还有降臣呢？”王刚中皱着眉，低头不答。王积翁见了，便假作也皱眉，半晌忽然问道：“贤弟，你真个不肯受这恶名吗？”王刚中皱眉道：“小弟一时也不能决断，等明日慢慢再想着吧。”王积翁又故意叹口气道：“咳，究竟少年火气未退，不能忍耐，如今势已燃眉，还容得你慢慢想哩。既然如此，没奈何只有这个法子，我替你受这恶名吧。”王刚中忙问道：“这却如何好替呢？”王积翁道：“这个何难，只要外面去传说是我

开门投降，你被我执住，不得已屈节了，这样你的恶名岂不轻得多了吗？”王刚中大喜道：“这样叫老兄受这冤枉，小弟于心何安呢？”王积翁道：“这个何妨，我和你情同手足，这点恶名难道都不能代受吗？”王刚中当下惟有连连称谢而已。

次日，王积翁还恐王刚中会退悔，便暗暗遣了一个心腹，叫他一路迎上元军，请他速速引兵先到福州，自己愿为内应等语。那心腹去了之后，王积翁才把此事向王刚中说知，王刚中惊道：“为何也不通知小弟一声？”王积翁道：“贤弟，你真想不通了，我原是要替你受这恶名，所以这样做，外面人终会疑是我迎降；不然却怎样去传说呢？”王刚中不晓得自己已入了他的计中，还以为王积翁果然是为自己受恶名，当下连连称谢不迭，真个感激到刻骨铭心了，不提。

却说那元军都元帅阿楼罕带着大军，一路破竹而下，迤迤过了建宁府。这日，大军正走到半路上，忽接到王积翁所遣来那个心腹的报信，登时大喜，便令三军火速转向福州进发。不日到得福州，王积翁和王刚中自然是开门迎降，不必说了。那阿楼罕竟兵不血刃地得了福州，入得城来，见着那二王，十分慰劳他两人。王积翁见阿楼罕并不以迎降看轻他两人，他便慢慢放出那狐媚手段，阿楼罕果然渐渐就宠幸起他来。他又要去讨阿楼罕的好，便想去劝那知兴化军事陈文龙，叫他以兴化来降，自己又怕旁人议论，却来劝王刚中去办这件事。王刚中也晓得此事要遭人议论的，却实在被王积翁劝不过，只得答应他，遣个心腹去劝降，自己却也晓得来讨好，便先将此事向阿楼罕说知。阿楼罕自然是欢喜了，便许他事成之后，谢他高官厚禄。王刚中这才遣了一个心腹，教了他的言语，叫他投向兴化去劝降，不提。

却说那知兴化军事陈文龙，这两日正探听得王刚中迎降，阿楼罕入了福州，元兵即日要到兴化了，便传令将士登城守备，另外又招了民兵数千助守。这日军士忽报道：“今有福州来的使者，在城外求见。”陈文龙便吩咐开城放他进来。原来这个使者正是王刚中遣的心腹，当下入得城来，见了陈文龙，先将来意说明，然后把王刚中所教的言语叙了一遍。陈文龙大笑道：“他自己投降，难道还嫌没有陪伴吗？却要想来劝我哩！”那使者连忙把王刚中是被王积翁劝降的话又说了一遍。陈文龙笑道：“不必说了，你回去对你主人说，你说我深感他现身说法来救我苦海中人，但恨我命薄福浅，自甘受苦如饴，所以不能随他去享这富贵荣华。我如今既承他厚爱，无以为报，只有两句口头禅赠他去参吧。你问他为何王积翁劝得他降，他却不能劝得我降呢？只要参得透这个禅机，放下屠刀，立地就可以成佛了。”这几句话不要紧，只说得连那使者都满面飞红，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了，登时含羞别了陈文龙，如飞地跑出城来，奔回福州去了。正是：

目光如炬照肝胆，舌剑新磨刺腹心。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饴——糖，在此有受苦也甜之意。

参——考虑，谋度。

第九回

天祥聚兵雩 都县 时赏大战赣州城

诗曰：成败几古今，沧海又成陆；世事本纷纷，世人何逐逐！我为举世号，我为中原哭；中原若有人，谁能争失鹿？遍地涂肝脑，人民皆鱼肉；问苍苍者天，何为多杀戮？愿我为牺牲，为我同胞祝；祝我后来者，生生增幸福。

话说那使者当日逃回福州来，将这话向王刚中说知了，王刚中也羞得无地可容，既而羞恼变成怒，便忖道：“他既然不中抬举，等我叫他受苦便了。”于是便跑来见阿楼罕，向他说是陈文龙不肯投降他，还说元帅这点兵马不足挡他一阵的杀哩。阿楼罕听了，登时大怒，便传令将校整顿队伍，自己当日便出了城，带着三军杀向兴化而来。陈文龙得了这信，连忙命军士小心守城，又遣部将林华领了三千兵马出城去，到十里以外扎住要路，且挡他几日，使敌兵一时不能遽临城下，这边好飞传军书，向各处去求救兵。

哪里晓得这林华正是王积翁一流人物，他领了兵马出城来，并不屯守要路，却一直迎上元人军前来投降，便反作了元兵的向导，引他到城下来围城。

陈文龙得知了，只气得怒火冲天，便跑上敌楼大叫道：“背国的赋子，快快出来见我！”那林华却躲在元人军中不敢出来。陈文龙正在叫骂之际，忽听得城中大乱起来，人民号呼震天，四处逃走。陈文龙心知有变，连忙下城楼来看时，原来是兴化城中又出了一个王刚中的对手，是通判曹澄孙偷开了北门，迎元兵入城。当下，陈文龙刚走入市中，早遇着元兵，登时被他执去了。那阿楼罕入城安民之后，便把陈文龙上了囚笼，械送往杭州去。陈文龙却从这日起便一粒饭不入口，饿了七八日，到半路上便魂魄悠悠，忠魂杳杳，一命归阴去了，不提。

却说那元人朝中自从出师以来，见诸将所向有功，纷纷报捷，便也时常下诏慰劳将士，劝将士们努力前进，待大功告成之日，自有厚赏。这日，忽下一诏，命诸将一齐火速班师，只叫蒙古岱、索多两人留镇福州，以王积翁副之；又以李恒为江西宣慰使，与吕师夔率所部兵留取江西未下州县。原来是元人诸王作乱于北方，于是诸将皆纷纷率师北归，这中原一时就没有元人的大军了，这且按下不表。

如今却说那文天祥自从出屯南剑州，便日日的练兵训将，准备为国复仇。后来奉到诏书，命他移镇漳州，招集英雄豪杰，兴复已失城池，文天祥才晓得两宫已弃闽航海去了。当下便移师漳州，仍旧是日日招军买马，积草屯粮，誓欲兴复山河，杀尽异种，却恨自己如孤峰独立，毫无倚助，仗着自己一人心力，虽弄到心碎血干，总难周顾全局，以此王师迟迟未出。如今见元人大军皆已退回，因想：我欲号集志士，同举国旗，此时正是一个好机会，但只恐此际人心未必有这热血哩！既而转念道：虽然如此，事在人为，虽知其不成也，总要做去，且等我做起一篇檄文来吧。因凝思了一回，提笔写道：

天生民族，惟我独尊；地劈中原，是谁无责？江山有警，铜驼向志士悲鸣；天地无心，时势在英雄自造。清四方之兽迹，剩有头颅；荡万里之蛮氛，岂无热血！忍见腥风血雨，寸土皆污；可怜剩

雩（yú，音娱）。

逐逐——急于得利的样子。

遽（jù，音巨）——匆忙；急。

水残山，大地无主。春城草木，生气犹存；破国山河，死灰未冷。衣冠故我，莫谓亡国无人；风景依然，休向新亭洒泪。映日之义旗高竖，举国皆兵；摩天之巨刃横挥，何敌不克！乾坤再转，日月重明，会看夺目之光辉，请认国旗之颜色。

文天祥写完，自己又看了一回，便叫拿去刻起来。次日印了万余张，分到各处郡县去贴去，果然不上一个月，各处义兵纷纷云集。

先是文天祥檄文方到了淮西，淮西人张德兴家资颇富，平日最好拳勇，自幼便请了名师在家学习枪棒，到得年纪渐长，晓得一点世情，因见天下丧乱，心想：我自幼没读什么书，如今天下多事，做人不可无才，我靠着幼小时学的那点枪棒是不中用的，我不如去学兵法吧！因此，便到处搜罗兵书，终日研究那练兵排阵的法子。

却说他有一个表兄弟，姓刘名叫刘源，家中真是富埒王侯，却并无父母兄弟，只有他夫妻两人。那刘源平日与张德兴最为情投意合，朝夕往来。他因见张德兴读兵书，却也高兴了便随着张德兴学兵法，从此两人朝夕研讨讨论，颇有心得。到了这两年，他两人便早有起义勤王的心思了。

这日两人无事，正走到市上闲玩，忽见墙上贴一张字，有十几个人围在那里看，他两人便也走过去，挨进来看时，见正是文天祥号召义兵的檄文。他两人看了一遍，只气得刘源忠愤勃发，热血欲焚；那张德兴看了，虽然不能深解此中字义，却觉得满纸悲壮淋漓，看了心中又是凄惨，又是愤怒。当下两人回到家中，便决计起义勤王。两人商议定了，大家都把家资尽散出来，铸刀枪、造旗帜，买战马，备粮饷。

那军士却不向外面去招，只在村中劝谕各户出丁编军。原来刘源所居这一村，村名叫作刘家村，村中无论大小户口一概姓刘，这村却推刘源为第一富户，只因刘源平日为人慷慨好施，又最喜欢替人排难解纷，所以村中无人不尊敬他。如今刘源来劝他们出丁，又是慷慨流涕，说得人心中不知不觉会忠义愤发，以此无人不甘愿出丁编军。刘源却与众人约定：兄弟两人者抽一人，独子不抽，兄弟有四人者抽两人，有五人六人者抽三人。不上十日工夫，便集了二千五百人，编成五营陆军，推张德兴统领五营兵马，日日训练阵法，刘源自己却在旁边帮他指点传令。张德兴又请了从前请过的一个名师来教军士刀枪藤牌等法。

却说离这刘家村十里有一座大山，相传这座山从前哪一朝，有个司空弃官归隐在这山里，后来得道成了仙了，所以土人相沿便叫这山为司空山。那山旁有一家居民，姓傅名叫傅高，平日也和张德兴、刘源两人相识，这日忽跑来见他两人，说是他和乡人也结了有四五百人起义，要投在这里结做一处；又劝张德兴把兵马移屯司空山上，那里草多便于养马，山下又有一片极大的空地可以作校场。张德兴和刘源听了大喜，登时答应了。次日，便带领了五营兵马移到司空山上屯扎，和傅高所集的那四五百人合在一处，日日到山下那大空地里操练兵马。一面上表帝呈请奉景炎年号，一面上书与文天祥说是愿投麾下，只等队伍练齐，便前来投奔。文天祥得书大喜。

过了几日，接连着又由衡山来了五千兵马，是一个姓赵的名叫赵璠为首；由抚州来了八千人马，为首的姓何名叫何时；由江西来了七千人马，为首的名叫刘沫；已而又有时赏、巩信等，皆由各处将兵来会。此外尚有那草野英雄，单身来投营的还不少。

埒 (liè, 音列) ——相当，等于。

文天祥看看也集有四万多的兵马，连自己所训练的已有十万人马了，却不见张德兴那支军来到。文天祥等得焦急，便接连的叫探马去探听。歇了几日，头一起的探马来报道：原来是元人遣湖北宣慰使郑鼎将兵把他截住了。文天祥正在日夜焦急之际，又接到第二起的探马来报道：张德兴等已经战败元兵，杀了郑鼎，克复了黄州城。文天祥听了，又是一喜。再过几日，忽见第三起探马回来报道：元人遣了淮西宣慰使昂吉尔等杀败了张德兴，复陷了黄州城，如今已把司空山围住了。文天祥闻报，吃惊不小，正想遣兵去救他，接着第四起探马又到了，报说司空山寨已为元兵所破，张德兴、刘源等和众士卒皆血战而死。文天祥听了，不觉滴下几点英雄泪来，叹口气道：“英雄无命，出师未捷，颈血已飞，叫我有好心人怎能不恨天无语呢？”既而转念道：“胜败军家常事，天道无知，事在人为。我明日便出师，先向江西去攻取城池吧。”于是，当时下令众将官：明日五更调齐兵马，齐到校场听令。

次日才交五更，那将士便陆续都到齐了，校场上将士如云，旌旗映日。少顷，文天祥带着一队亲随壮客到了校场，那十万军士，数百将校，如雁阵一般排列作两行，齐齐跪下迎接。只见文天祥一队人马从中间一条大路上，如飞地进了校场。少顷，三声大炮，将台上竖起一面大纛，此时正是旭日初升，射到那大纛上，金碧交辉，光夺人目。

文天祥登上将台，头戴一顶得胜盔，身披黄金锁子甲，足下登着一双薄底战靴，腰间挂着一对雌雄剑，右手按着剑鞘，左手执着令旗，只一挥，两旁将士一齐立起来。只听得传令官高叫道：“有令赵时赏为中军将，速速前来接令。”赵时赏高应一声，跑到台前打了一躬，只见将台上掷下一面小黄旗，赵时赏接住了，又打了一躬退下来，便领了一万黄旗黄甲的兵马，面朝外扎在中央。次是何时，闻令跑到台前，接了一面小红旗退下来，便领了八千红旗红甲的兵马，来到赵时赏前面扎住。次是巩信，接了一面小青旗，便领着八千青旗青甲的兵马，扎住在赵时赏的左边。次是刘沫，接了一面白旗，便领着八千白旗白甲的兵马，向右边扎住。次是赵藩，接了一面小黑旗，便领着八千黑旗黑甲的兵马，扎住在赵时赏后面。当下五营兵马分遣已定，文天祥又命杜浒为左先锋，金应为右先锋，各领四千兵马，当先开路，自己领了三万兵马为后队，大军留下二万人马屯守漳州。

是日午正，祭了大纛，九声大炮，众三军离了校场，浩浩荡荡杀奔江西而来。一路上还来了不少的草野英雄，也有就在所过的郡县中为内应，开城迎师，以此所过郡县，势如破竹，迎刃而解。由梅州出来，一连克复了海州、会昌、临洪等郡县，一直来到兴国县。

那邻近郡县皆举兵相应，只有赣州守臣是元人亲信大臣叶特密什，和守将达春两人聚兵固守不肯下。文天祥便命前军将何时同左军将巩信、右军将刘沫三人，领了前、左、右三军去攻城，却哪里晓得他三人都被达春杀得大败而回。文天祥大怒，便欲亲领大军前去攻城，赵时赏在旁道：“割鸡焉用牛刀？等小将代劳吧。”文天祥道：“达春那小贼，你休要看轻他，他也颇知兵法，诡计多端；况且赣州城池十分坚固，你既然要去，等我率性命前、后、左、右四营和你一齐去吧。”赵时赏领令退下来。文天祥当时便传令何时、巩信、刘沫、赵藩四员大将，领着前、后、左、右四营兵马，当下随着赵时赏中军，一齐杀向赣州而来。

纛（dào，音到）——古代军队里的大旗。

却说那赣州守将达春，自从杀败何时、巩信、刘沫以后，晓得文天祥一定要兴大军来围城，一面便飞书与江西宣慰使李恒请救兵，一面自己带着哈雅、吕良、高兴、罗秀春四员大将，领着三万人马，在城外离城三里一排扎下，五个营寨却也是分着青、黄、赤、黑、白五方旗色。那赵时赏带着兵马到得赣州，便将大军依着前、后、左、右、中扎下五个大寨。安营以定，赵时赏便骑着马，带了几员将官，出营来偷看元军营寨。周围巡视了一回，因见元军旗色也是按着五方五行的颜色，与自己的旗色颇相似，只有旗边的颜色稍为各异。当下回到帐中心生一计，便写了一封战书投到元军，约他今夜就战。达春答应了，却疑有计，便与哈雅等商议定了，到晚上须将五营兵马每营皆分作三队：一队迎战，一队接应，一队守营。商议定了，这且按下。

却说赵时赏见达春答应了今夜会战，便传集了众将官，传令每营皆仅留二千兵马守营，命何时、刘沫、巩信、赵璠四员大将各领本营兵马三千，照着元军的旗色，红对红白对白的去迎战，留着中军一路自己迎战；又令陈光领着一千五百名白旗兵马来接应赵璠，却叫张超领一千五百名黑旗兵马来紧跟着陈光背后；令黄进领着一千五百名黄旗兵马来接应巩信，却叫刘毅领一千五百名青旗兵马来紧跟着黄进背后；令吴永常领着一千五百名黑旗兵马来接应刘沫，却叫刘琨领着一千五百名白旗兵马来紧跟着吴永常背后；令马自成领着一千五百名青旗兵马来接应何时，却叫陈国先领一千五百名红旗兵马来紧跟着马自成背后；令吕武领着一千五百名红旗兵马来接应自己，却叫王鏊领一千五百名黄旗兵马来紧跟着吕武背后。当下分遣已定，又各各暗受了计策。

到得晚上，两军战鼓齐鸣，营门开处，一边各飞出五彪人马，两阵对圆，射住阵脚；两下里灯笼火炬齐明，照得如同白昼，只见两军旌旗皆分五色，红对红、白对白，好不鲜明。赵时赏等五员大将全身盔甲，皆是照着那旗的颜色分配，当时五匹马飞出阵前，大叫道：“来将何人？快快报上名来！老夫刀下不死无名之鬼。”那边达春等五员大将登时也一齐飞马出来，正好达春也是黄盔黄甲，对着赵时赏；哈雅是红盔红甲，正对着何时；还有那吕良、高兴、罗秀春三人，正对着巩信、赵璠、刘沫三人的盔甲，皆是一样颜色，真是好看煞人。当下十员大将各通了姓名，刀枪并举，剑戟齐挥，四十只马蹄来回乱转，二十杆兵刃此往彼来，两边战鼓擂得山摇地震地助战。那十员大将正杀得难解难分之际，赵时赏和四员大将忽然一齐拨转马头便走。达春心知是计，便止住旁边四员大将，一齐立住马，不来追赶；果见赵时赏等跑了十余步，见没有人追来，便把枪一挥，重新拨转马头奔来，那五队兵马来如潮一般涌过来。达春见了大惊，连忙也把大刀一挥，那元军便也一齐涌上前来。两下里接着，兵对兵，将对将，乱杀了一阵，只杀得天昏地黑，鬼哭神号。忽然赵时赏军中一声鸣金，那五员大将登时带着兵马，如潮涌一般退向归路飞奔去了，那队伍却非常齐整，一些不乱。达春心中想道：“这东西鬼头鬼脑，不晓得又用什么诡计了。但我也非无能之辈，岂肯来怕他么？”便传令众将推动大军，一齐追了下来。还没追上半里路，忽见赵时赏的五队兵马豁地分作两边，一边三队，一边二队，从斜刺里逃奔去了。达春见了，好不惊疑，正想拼命再追时，早见迎面如飞地又来了五队兵马。达春忙令军士严整队伍，扎住阵脚，不许妄动，却远远看去，那军的旗帜仍旧是分作五色鲜明，转瞬已来到阵前。众人留心细看时，才觉得有点心慌起来。原来那旗色虽然仍旧是青、黄、赤、黑、白五队一排，却排得与起先不同，两军相对起来，却不是红对红、白对白了。此时达春的黄旗兵马，却对着吕武一军，

是红色旗帜；哈雅的红旗兵马，却对着马自成一军，是青色旗帜；吕良的青旗兵马，却对着黄进一军，是黄色旗帜；高兴的黑旗兵马，却对着陈光一军，是白色旗帜；罗秀春的白旗兵马，却对着吴永常一军，是黑色旗帜。当下元军众士卒战得许久，眼中已经认熟了敌人旗帜，如今见宋军旗色忽然一变，变得参差交错，眼中这一生，不免有点手忙脚乱起来。那吕武等五族兵马，又是接着就战，并不答话，幸亏达春有见识，早已把阵脚扎定，所以还不会乱。众将士又拚命地严守着队伍，不肯离乱，以此战了许久，才略略地眼也认熟了，心也定了。忽然那吕武军中一声号炮冲天，把元军众将士吓了一跳。那宋军将士得了号炮，却登时五队大军一齐死命地冲进阵来，也并不排列队伍，只是十人结做一队，东捣西窜，南冲北撞，并不见相顾，竟是人自为战。此时元军阵脚早已大乱，也不能守住队伍了。那元兵一个个眼花缭乱，只觉得满眼都是五色的旗帜穿来穿去，也不认得哪队是敌人，哪队是自己兵马，也有见着敌人反道是自己兵马，并不迎战，到得认真了，却措手不及，早被宋兵如杀瞎子的一般杀了；也有见着自己的兵马认作敌人，如杀仇敌一般的乱杀。那宋兵却原来旌旗服色都暗暗做有记号，凡旗帜盔甲的边，无论是何颜色，中间都夹着一带绿色，所以大家一看就认得是自己的兵马，却只拣没有这一带绿色的便杀。元兵却如何晓得他有这暗号呢？可怜不上半点钟工夫，早被宋军杀得七零八落，已丧了五六千兵马，那阵也不成阵了。正在危急之际，幸亏背后援军已到，好得达春又是有见识的，他虽见兵马已乱，自己却硬把心神拿定，连忙遣一个心腹小将，领着自己的令，飞马到援军中传令，命他把兵马分作两队，从左右围上前来。刚才围住了宋军，要想痛杀报仇，忽见前面鼓角齐鸣，又是一排的五色旗如飞的赶到，原来正是王鏐、刘毅、陈国先、张超、刘琨的五队兵马来。达春无奈，只得又要分一半军士来迎敌前面兵马。此时达春却留心来看宋军五色的旗帜如何排法，想要把自己将士调转来也照他的排法，战时才好红对红，白对白地厮杀，军心不至忙乱。及留心细看时，才晓得此时宋军五色的旗帜却与第一起赵时赏那五队兵马一样排法，正与自己旗色相对，并不用调转。当下宋军早已来到阵前，两军接着又是一场大战，只见刀过处腥风掠颈，枪来时血雨横飞，两下里正杀得兴酣气壮，达春后面那一半兵马却围不住吕武等那五族强兵勇将了，早被他从左右两边杀开两条血路，冲出重围，向两下里逃得无影无踪去了，只冤枉了自己的兵马倒死伤了不少。众将校因见前面尚有大敌，便也不去追他，却一齐拥上前来，助着达春来战王鏐等那五队兵马。达春见吕武等虽然逃去，气不过，自己却得了后军这一助，登时士卒就勇气百倍，一往直前，有进无退；看看要抢上风了，忽的背后喊声大震，鼓角齐鸣，原来是赵时赏一军不晓得从哪里又来到了。达春连忙命后军面朝外，死命抵挡；忽听得左右两下里喊声又起，巩信一军从左边杀来，刘沫一军从右边杀来，登时四面八队兵马，把达春五营的将士一齐困在重围里。达春此时方悔卤莽，心知中计，却令军士排个四方阵死命拒战。无如此时军士已无心恋战，只想逃生，向四下里乱奔乱窜，却怎奈奔到处刀枪并举，窜来时剑戟齐挥，拚着刀骨断筋折，挨着枪腹贯心穿，可怜转瞬间已是尸绊马蹄，血染战铠，那元兵也不知死了多少。达春见势不好，便弃了王鏐，奔到后面来战赵时赏，想要窜围逃走。达春那旁边四员大将见达春走了，心中一慌，吕良早被刘毅一刀杀死马下；

高兴正回转马来，却被张超由背后一枪刺来，正中后心，登时倒撞下马，张超便跳下马来取了首级。此时只有哈雅骑的是一匹千里马，早已如飞地逃向后面和达春两人来双战赵时赏。这边只剩得罗秀春一人，却被陈国先等五匹马、五员大将围在当中，当下刀枪并下，剑戟齐挥，早已砍得臂断头落，腹破心穿，身死马下。于是五员大将飞马前来，正遇着巩信、刘沫两人，当下七匹马一齐飞上前去，来捉达春。那达春和哈雅两人双战赵时赏，战了十余合，见战他不下，早已拨转马头，达春在前，哈雅在后，向兵马少处拚命地冲将出来，只剩得残兵数百人落荒而逃。赵时赏便下令一齐追上前去，要生擒达春，不可伤他性命，却叫军士一路大喊道：“前面就是达春，有能生捉住者，赏金千斤。”达春听了，连忙把盔甲都脱下来丢了，恐怕人认得他的盔甲。哈雅见了，却连忙跳下马来，把达春的盔甲披起来，仍旧上了马，飞奔向归路，赶上了达春。两人约跑了二里之遥，忽见迎面又是一彪兵马，排开阵势，旌旗鲜明，分作红、黑二色，原来是何时、赵播两支兵马截住去路。哈雅叫声：“不好！”叫达春从小路逃走。达春便独自一匹马落荒而走，幸亏黑暗里人不看见，便从小路逃命去了。

这里哈雅前有敌人，后有追兵，两下里围了上来。那十员猛将见哈雅穿着那盔甲，还道是达春，便一齐围近前来；留心一看，才晓得中了他的计，却是哈雅假装作达春。众将见了大怒，便一齐刀枪乱下，那哈雅一个人如何挡得住这十员猛将？早被他剁成肉酱，连那匹千里马都砍死了。当下赵时赏怒气未消，便令三军整队再追。

却说达春一个人单枪匹马，从小路逃向营前来，心中却疑道：“我战了大半夜，为何营中并没有动静？也不再遣兵将来接应呢？”只因这一疑，便来自己营前留心细认那灯笼、旗色，却分毫不错，这才放心大叫开门，只见中军营里如雷地答应了一声，营门大开，灯火齐明。达春匹马飞到营门前，心中忽悟道：“我此刻乃黑暗里独自一个人叫门，为何他也不问口号便把营门开了？”心中这一悟，早已看出营门里面那队兵马不是自己的旗帜，当时就拨转马头，如飞地跑转来。原来那营中的旗帜果是黄进的兵马，他因和陈光、吕武、吴永常、马自成五人皆受了赵时赏的暗令，自从元军中窜出重围，便一齐奔向元营来，却并不整齐队伍，那旗帜仍旧是乱纷纷的五色错杂，一边跑一边高叫开门接应。那元营中守营将官见五色旗帜纷杂而来，正是自己的败兵，便连忙各各大开了营门出来接应，却被黄进等五员大将杀个迅雷不及掩耳，四散奔逃。那残兵败将要想到阵前去通信，走到半路却又被何时、赵播两支军杀回来，只得连夜逃奔入城中去了。那黄进等夺了五个大寨，便各人照着自己的旗色占住营寨，领红旗的占红旗营寨，领白旗的占白旗营寨，却仍旧把元人的灯笼、旗帜点插得一些不乱，专等达春等败回来诱他入营。

当下那领黄旗开中军营门诱达春的正是黄进，因见达春跑到营门前忽回马逃走去了，心知计破，便连忙率领兵马也追出营来，正值前面那十员大将的兵马也追到了，两下里重新又把达春围入千军万马之中。赵时赏却下令将士定要生擒达春，不要死的，那十员勇将领令，便一齐来围捉达春。赵时赏便领了自己一队兵马，先入元人营中去守寨去了。这里达春虽然勇猛，却怎挡得那十员勇将如车轮一般围住厮杀？自己身上又没有盔甲，两臂上早已着了数枪，自是必死了，便拚命奋勇死斗。那十员勇将若是要杀他，却早已杀了，只因要生擒活捉，所以一时尚未能得手；又见达春满身是血，只恐他伤重身死，便不敢再去伤他，只要等他筋疲力尽，便好下手生擒。看看达春

那把大刀渐渐挥动不灵，已经要受擒了，忽听得西北上喊声震天，鼙鼓动地，从外面杀进一彪大军来，宋兵纷纷避易。正是：

战垒千年磷火碧，将军一夜战袍红。

欲知达春能否逃出重围，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兴国县天祥败北 方石岭巩信施威

诗曰：没奈何，没奈何，没奈何兮我欲歌。我歌中原皆黑暗，我叹世人尽蹉跎。君不见四千余年独立国，几朝成败几千戈？入世风云多变态，过江人物易消磨。山嵯嵯，云峨峨，风吹荆棘见铜驼。

话说赣州守臣叶特密什在城中见城外火光烛天，喊声震地，晓得是大战了，却不知胜败如何，以此惊疑莫定，不敢去睡，便亲率将士登陴守城，以备不虞。看看守到四更将尽了，忽见南门外有数百残兵跑到城下来叫门，叶特密什叫军士察视真切了是自己兵马，才令开门放下吊桥。那残兵跑进城来，便向叶特密什将失营的情形细细叙了一遍，又说是不知达将军在前面胜败如何。叶特密什听说，吃惊不小，大叫道：“达将军一定被围了，但不知生死如何？此时不救，更待何时！”当下连忙亲领了三万雄师，十员猛将，登时杀出城来。转瞬来到营前，早见宋军围住达春正在血战，叶特密什便令将士从西北上大呼杀入。

那宋兵血战了一夜，筋疲力尽，如何挡得住这支生力大军？登时皆纷纷避易。叶特密什大军窜进重围，正见达春被何时、巩信等围住厮杀，叶特密什忙令那十员猛将一齐飞马上前，把何时等十人敌住，达春这才跳出圈外来，已杀得遍体伤痕了。叶特密什便飞马迎上前来，拖着达春的手，一齐飞马窜出重围来。那十员猛将也且战且走，退出围来已丧了两员猛将，这边何时、赵播两人也为敌将刺死马下。当下两军又混杀了一回，赵时赏因见将士力战了一夜，已十分辛苦，又见元兵已逃出重围了，便传令鸣金收军，让那元兵逃入城中去了。

这里众军一齐入营，查点人马，也丧了四千余名，却杀了元兵二万六千余人；杀大将六员，裨将四十余员，自己却也丧了何时、赵播两员大将，赵时赏好不伤感，看看天色已大亮了，自己营中那守营将士此时也得了信息，一齐都到元营中会齐了。赵时赏便下令齐集将士在中军帐里，赵时赏升了帐，命众将士各各报了功，记上功劳簿，然后下令杀牛宰马，大犒三军，今日且休息一日，明日再攻城。众将士欢呼称谢了，当日无话。

次日，赵时赏下令攻城。却说那达春自从那夜大战之后，逃入城中，遍体皆疮，已不能复战，便劝叶特密什死守待救，不可出战。叶特密什依了他的话，便令将士死力抵御。赵时赏一连攻了数日，怎奈那赣州城池十分坚固，赵时赏好不焦急。

这日正攻之间，忽探子报道：“前面有一队大军到了，想是元人救兵，请令定夺。”赵时赏听了，连忙下令三军退归营寨。原来来的那队元兵，正是李恒遣吕师夔率领三万雄师来援赣州的。当下到得城外，将大军安好了营寨，吕师夔便入城来，见了叶特密什，问了近日交战情形，才晓得被宋军夺去营寨，丧兵折将，大伤元气。吕师夔大怒道：“等我今日便去夺回营寨，也要杀他一个马仰人翻，以报此仇！”当下便吩咐叶特密什小心守城，自己出得城来，便领了三军向宋营奔来。到得营前，赵时赏也开了营门，率领三军出来。两军混战了一回，战到天黑，两军各有死伤，不分胜负。大家鸣金收军，当晚无话。

陴（pí，音皮）——即城上短垣。

次日，赵时赏正想出营大战，以决雌雄，忽接得探马报道：“李恒亲率雄师五万，勇将数十员，奔向兴国县去攻文天祥了。”赵时赏听说大惊，心中忖道：“他此计分明叫我首尾不能相顾。我如今须先回去和大军会在一处，且杀退了李恒，然后再来攻赣州不迟。”想定主意，当下便假写了一封战书，去约吕师夔明日午后决雌雄。吕师夔接了战书，信以为真，当日便按甲休兵不动，等候明日决战。这里赵时赏却暗暗吩咐将士，秣马蓐食，准备夜间冲围出走。各将士领令，皆纷纷去整顿兵马，不在话下。

到得晚上三更时分，赵时赏令三军人衔枚、马摘铃，悄悄出了营门，来到元军营前大呼杀人，一齐窜进中军大营。那元兵从睡梦中惊醒，人不及甲，马不到鞍，四散奔逃。吕师夔急带了随身几员勇将，杀出营来，连忙调齐左右两营将士，想要来围宋军。赵时赏却早带了大军从营后杀出，奔向兴国县去了。

吕师夔见了，才晓得他原来不是劫营，却是冲营逃走。吕师夔因夜深恐有伏兵，便不去追赶，却查点了一回将士，幸亏仅丧了数百士卒，将校并无损丧。当夜仍旧安下营寨，守了一夜。次日天明，吕师夔才率了三军来追赵时赏。

却说赵时赏自从冲出元营，便连夜奔向兴国县而来，到得兴国县，正值李恒带着大军把兴国县围住了。赵时赏一声令下，鼓角齐鸣，三军奋勇冲入重围，且战且前，一直进到城下。赵时赏便匹马飞到吊桥边大叫开门。文天祥此时正在敌楼上督着将士守御，忽见赵时赏带着大军到了，连忙下令大开城门，放下吊桥。赵时赏令士卒先走，自己和十余员勇将当后，慢慢地退进城，登时把吊桥竖起，闭了城门。

赵时赏和众将见着文天祥，便将赣州交战情形叙了一回。文天祥听说丧了何时、赵璠两员大将，感叹不已，固问赵时赏道：“吕师夔追来没有？”赵时赏道：“他那日想是因为夜深，所以不敢追来，后来遣探马探听得他到次日才追来，如今想也要快到了。”文天祥皱眉道：“这却如何是好？我起初还道是乘破竹之势，量他这赣州城池有多少坚固，总要攻破他。哪晓得他救兵来得这般快，如今倒弄得我们被他围困在这里了。我想此回失计是将兵马屯在城中，所以才会被困。现在城中兵将虽多，怎奈粮道已为敌人所绝，兵多粮少，最为可忧。我意欲弃了这座城池，再向别处去立事业，况且这兴国县又非要害之区，就弃了也不足惜。苟能想个法子攻破赣州，就不怕这兴国县不归附了。”赵时赏道：“此计虽好，但如今到处皆是敌境，一时却走向哪里去呢？”文天祥道：“我已探听得永丰有义民数万起兵报国，为首的一个姓邹名夔。我们不如奔到他那里，和他商议分兵四出，攻略城池，叫李恒一人东西不能相顾。你道如何？”众将皆连连称善。文天祥道：“事不宜迟，我们就是今天晚上冲出城去吧。”当下商议定了。等到三更时分，文天祥暗传号令，命张超、刘毅、刘琨、陈国先、王铿、黄进、马自成七员大将，随着赵时赏，领了一半人马，从南门杀出；自己带着巩信、刘沫、陈光、吴永常、吕武、杜浒、金应七员大将，领一半人马，从北门杀出；大家冲出重围之后，再会齐奔向永丰去，吩咐已定，当时两下里暗暗开了城门，放下吊桥，一齐冲向元军而来。

秣（mò，音磨）马蓐（rù，音入）食——秣马，喂饱战马；蓐，草。指做好作战准备。

衔枚——枚，形如筷子，两端有带，可系于颈上，古代进军袭击敌人时，士兵衔在口中，以防喧哗。

那元军果然猝不及防，皆纷纷避易。先说那赵时赏，领着将士向南门冲出，杀开一条血路，逃出重围，便拚命向前奔来；约跑了一里之遥，忽见前面来了一支兵马，赵时赏还道是文天祥的兵马来相会，便迎上前来，到得临近一看，却是元军旗帜。赵时赏大惊道：“不好了，中了元人的伏兵了。”连忙传令将士道：“今日进有生机，退无归路，众三军欲要性命的，须奋勇杀向前去，休得退后寻死路。”众将士如雷的答应了一声，一齐奋勇前进。原来前面这支兵马并非元人伏兵，却正是吕师夔由赣州追来。当下两军相近，看得真切，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明。吕师夔便令军士一字排开，摆成长蛇阵整队而进，要想来围赵时赏。赵时赏见了，连忙传令，叫军士摆成燕尾阵以抵敌。吕师夔见了，也知这阵利害，一时不敢围过来。当下两军扎住厮杀，这且按下慢表。

却说文天祥带着将士出了北门。杀透重围，便一直向南飞奔前来；约走了八九里路，却见前面有一队人马，也是向前飞奔而去，文天祥还道是赵时赏的军马，便拚命追来，看看赶上了，来得临近，文天祥却认得是元军旗帜，才晓得原来是李恒去追赵时赏。文天祥便令军士偃旗息鼓地追来，追到切近，众三军大呼杀入。那李恒的兵马却只顾向前追人，哪里晓得后面有人追己，当下被宋军杀得马仰人翻。李恒忙传令叫军士分向两旁，中间让出一条大路。文天祥晓得赵时赏等一定在前面，因急欲赶上，便没命地从中间那条大路冲出来，却被元兵从两旁杀丧了数百名士卒。

文天祥逃出元军，向前飞奔而来，约走了二里多路，正见赵时赏和吕师夔两军杀得难解难分。文天祥便催动三军，大呼向前助战。赵时赏等见文天祥兵马到了，正是士气百倍，奋勇厮杀。紧接着后面李恒兵马也追到了，当下和吕师夔前后两军围拢来，这才把文天祥、赵时赏等一齐困入重围。

文天祥等在重围中东奔西窜，怎奈元兵越杀越多，直血战了一夜，只杀得积尸没膝，血浸马蹄，战到天色微明，才看出东角上元兵稀少，旗帜倚斜。文天祥等便一齐奔向东角上杀来，果然兵马无多，众将士奋勇齐进，登时杀开一条血路，逃出重围。众将士不敢停留，仍旧是向前奔走，一直走到日影已高，约走了八九里路，文天祥才下令歇住人马。查点三军，却不见了黄进、吴永常、马自成、刘琨、陈国先五员大将，想来是昨夜丧在元军中了，文天祥伤感不已。再查点一回士卒，却丧了一万多名人马。文天祥好不丧气，没奈何，传令三军暂且安下营寨，埋锅造饭。早餐才毕，忽探子报道：“前面又来了一支兵马，却不是元人旗号，不晓得是哪里来的。”文天祥忙令三军严整队伍，却命探子再去细探。少顷，探子探得明白，回来报道：“探得前面军马系邹沅闻兴国有急，率师来援的。”文天祥叹口气道：“可惜太迟了。”便传令三军拔寨起行，迎上前去。少顷，两军相会，文天祥等和邹沅相见了，大家叙了来意，邹沅感叹不已，因和文天祥商议后策。正在会议之际，忽探子报道：“元兵又追到了。”邹沅怒道：“文将军且请退后，等小将去杀他一阵。”说罢，便领了自己部下兵马，如飞地迎上前去。当下两军相遇，战鼓齐鸣，接着就战。哪里晓得邹沅部下的将士，皆是初经训练，未见过大敌的，以此战未数合，见元兵十分凶猛，便纷纷退走。邹沅起先还勉强禁止，到后来逃的多了，邹沅也禁止不住，看看势已不支，没奈何便传令三军整队而退。这令一下，那军士哪里还顾得什么整队，早已乱纷纷地四散奔逃，自相残踏，死者不计其数。

邹沅带着乱兵，逃到文天祥军中，倒把文天祥的兵马都冲乱了，一时也

支持不住，兼着后面元兵又紧紧追来，当下大家一齐乱窜奔逃。逃到方石岭地方，看看元兵要追到了，声声只喊要捉文天祥，此时恼动了一员勇将巩信，大怒道：“可恶元贼，这般无礼！文将军且请先行，等小将拚了这条命去杀他个马仰人翻。”说罢，领了五百名死士，如飞地迎上前去，文天祥要拦阻也来不及了。那巩信带着死士飞奔前来，看看与元军相近了，巩信便立住马脚，叫五百名死士一字排开。巩信当先匹马飞出阵前，大叫道：“哪个不怕死的狗贼，快快过来受死！”

却说此时元人的追兵，当先两匹马正是李恒和吕师夔两人。当下听得巩信这一声大喊，倒把他两人吓了一跳，勒住马缰，定睛一看，见前面那员大将只带着数百军士，却在那里叫骂百端，心中惊疑道：“他莫非有诈吗？为何只这数百军士便敢来挡大军呢？”正疑虑间，那边巩信见他两人勒住马不追过来，却等得急了，便把大刀一挥，登时和五百死士一齐冲杀过来。李恒旁边正跑出两员将官，要想来迎战巩信，巩信早赶到面前，斜挥大刀劈来，那员将官措手不及，早被巩信连肩带臂劈下马来，登时身死。那一员将官见了，早已魂不附体，拨转马头跑回阵中去了。巩信正赶上前来，吕师夔旁边忽飞出四匹马，四员大将一齐挡住巩信厮杀。来回战了十余合，巩信战得不耐烦了，便运动神力，舞得那把大刀如雪洒梨花，上下翻飞，寒光咄咄逼人，早杀得那四员大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兵之力。李恒和吕师夔见了，啧啧惊叹，便又遣了两员大将出马助战。巩信一个人敌住六员大将，毫无惧色，来回又战了二十余合，巩信一面迎战，一面暗忖道：“我不可和他在此久战，须冲进他阵中，杀他个马仰人翻才是。”正思想间，忽值一员大将冲到马前，举大刀迎面砍来。巩信不慌不忙，斜挥大刀，隔开了他的刀，却顺势将刀向右一挥，那员大将要想逃也来不及，早已人头落地，身死马下。说时迟，那时快，紧接着巩信马后又是一员大将，手挺长枪向巩信后心刺来，巩信急将身向左一歪，右臂上早着了一枪。巩信气起来，拨转刀头一连几刀，只听得“叮叮当当”兵刃相拚，把那五般兵刃挡得东斜西歪，那五员大将不住的往后退。巩信见了，连忙弃了那五员大将，把两脚用力一夹，那坐下马便如飞的奔向元军阵前来。

转眼已到李恒面前，巩信便举起大刀，向李恒迎面劈来，只吓得李恒和吕师夔两人连忙双枪并举，挡住了这一刀。这一下真有千斤之力，只震得李恒和吕夔两人虎口皆裂，登时拨转马头拖着枪，没命地逃入阵中去了。巩信便催动五百死士，也杀入阵中，来追李恒、吕师夔，只见他两人向旗门里钻进去，转了几弯，早不知去向了。巩信大怒，便带着死士四向冲杀，挥动那把大刀，真是神出鬼没，无人敢近。巩信和五百死士从东杀到西，又由南冲到北，只杀得元军马仰人翻，迎风避易。从巳初一直战到未末，那五百名死士也死得将尽了，只剩得十余名残卒。巩信身上也中了十余枪，流血遍体，自知筋力已尽，不能再战了，便率领那十余名残卒，冲出阵来，向旧路逃走。约走了五六十步以外，巩信见满身疮口，流血不止，自己忽觉一阵头晕眼花，几乎撞下马来，连忙提起精神，离鞍下马，拖着大刀，走到一块大石旁边，便倚刀坐下。此时那十余名残卒也是遍体流血，见巩信下了马，便也一齐跳下马来，走到巩信身旁，团团围住坐下，一个个双手按膝，怒目横眉。那元兵追到，见了这光景，吓得一齐停住马蹄，不敢前进，却叫人去报知李恒。李恒和吕师夔听了，便一齐出马，来到阵前看时，见了这光景，也是惊疑不定。吕师夔道：“难道又是什么诡计吗？”李恒默默不语，心中忖道：“不

管他有没有计，我只不来上他的当便了。”便传令军士一齐放箭。只见箭到他身上，他却如不觉得一般，仍旧坐在那里，分毫不动。射了一回，巩信和那十余名死士身上早已插满了箭。李恒下令停射，便向吕师夔道：“这却古怪了，难道还不死吗？”吕师夔道：“眼见得他满身是箭，哪有不死之理。”李恒道：“死了为何尸首却不倒呢？只怕他有什么邪法哩。”吕师夔道：“他有邪法就应该箭射不入他的身体，如今眼见得他箭集满身；人是肉做的，哪有箭射不死的道理？”正疑虑间，旁边一员小将出马请令道：“等小将上前一看便明白了。”李恒点头道：“很好。”那小将领会，便飞马上前，来到临近。那小将晓得巩信总是死了，便跳下马来，走到巩信身旁，弯下腰，低着头，先看那十余名军士，是皆死了；再看巩信时，口中大叫道：“死了！”一声未了，只见巩信的尸首“扑”的倒下来，那把大刀斜倒过来，不左不右，正靠在那小将的颈上，他那项颈偏又生得不牢，禁不得他这一靠，早已头颅落地，连刀连身一齐倒下来，跌到军士身上，那军士的尸首便也纷纷倒下去了。李恒和吕师夔见了，不胜惊异，感叹了一回，便传令军士仍旧催马前进，来追文天祥。

却说文天祥自见巩信去后，实在放心不下，一面奔逃，一面叫探子去探听信息。到最后的探子回来说了这般情形，文天祥听了，不胜悲痛，怎奈元兵又要追到了，没奈何只得仍旧没命地奔逃，那一路上军士又逃亡了不少。到得晚上，文天祥便下令三军少歇，匆匆地将干粮饱餐了一顿，仍旧拔队起行。

走到夜深，忽听得后面喊声大震，鼓角齐鸣，元兵已追到了。可怜文天祥等拚命再逃了六七里路，文天祥的妻子皆为元兵所执，那将士逃亡的逃亡，被杀的被杀，被执的被执，也不知死亡了多少；文天祥身边只剩得赵时赏、吕武、陈光、张超、王铿、杜浒、金应、邹颯八员大将和千余残兵。看看元兵已临近了，声声只叫要捉文天祥，赵时赏见势不好，便向文天祥道：“事急了，将军快走！等小将冒将军之名，去替将军一死，且缓他追兵吧。”文天祥拖住赵时赏的手，大叫道：“我所以逃生者，未忍弃天下事耳。即有不幸，生死当与将军共之，安有独自逃生之理！”赵时赏道：“将军既知天下事为重，便不可顾这些小仁义。如今天下事非将军无以任之，将军请快走吧！”说罢洒脱了手，便飞马迎上元军去了。

文天祥见赵时赏已去，没奈何，只得洒泪和众将逃到一个深山中伏了一夜。幸亏元军没有寻到，次日便和众将从小路一直投奔循州而来，一路上收集残兵，到得循州，也渐渐集了有一万余人。文天祥见了这衰残景象，不觉大恸道：“我辛辛苦苦费了一年心血，才集得这些兵将，如今一旦弄到如此地步！苍天、苍天，你就不助宋室，也要助我中国；你苟不把中国送与异族蛮夷，仍旧楚弓楚得，我就也不来与你抵抗了。”说罢，不胜悲痛。众将劝解了一回，文天祥当时雄心又壮，便和众将商议定了，带领军士，一齐奔向惠州图再举去了，这且按下不表。

却说赵时赏自别了文天祥，便迎上元军来，到得临近，便勒马大叫道：“我便是姓文，哪个不怕死的快点过来送死吧！”那元军听说是文天祥，便一拥齐上，把赵时赏围住。赵时赏还想奋勇杀个痛快，怎奈四下里绊马索齐

楚弓楚得——语出《吕氏春秋·贵公》：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后以此比喻自己的东西显然失去，而获得者也不是外人。

举，早把赵时赏的坐下马绊翻了，赵时赏跌下马来，登时飞过数十把挠钩，将赵时赏搭住了捆起来。众将士好不欢喜，以为拿住文天祥了，便也不再追赶，登时如飞地回转来，迎着大军向李恒报功去了。李恒听说拿住文天祥，便先下令三军安下营寨，然后命军士将文天祥带进来。军士们答应了一声，推进赵时赏来。吕师夔一看，便大叫道：“不好了，中了他的计了！此人乃赵时赏，为何说是文天祥？”李恒一看，果然不是文天祥，便大怒骂道：“你这东西，为何敢假冒文天祥？”赵时赏睁目大骂道：“你这该死的东西，要想见文将军吗？你且小心等着吧！总有一日，文将军要亲来取你这首级哩。”李恒听了大怒，登时命军士将他推出营门斩首。当下宋将被执的还有刘毅、刘洙等，和裨将凡数十人皆被害。李恒此时也晓得文天祥已逃远了，也不追赶，次日便拔队回师。

那文天祥幼子二人被执在军中，皆死于道。李恒便另派两员小将，将文天祥之妻欧阳氏囚送往大都去了，不在话下。

却说李恒等回到赣州，那文天祥所克复的郡县重新皆纷纷叛降元人去了。这日李恒在赣州忽奉到元朝的诏书，又命他出师。正是：

纷纷天下何时定，滚滚中原到处兵。

欲知李恒奉诏出师向何处去，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元兵救泉袭浅湾 宋主溺水成惊疾

诗曰：子曰水哉水哉，鱼鳖不可胜食。所仰望以终身，王曰寡人有疾。

话说李恒这日在赣州奉到诏书，命达春、吕师夔出师取未下州县，一面命索多、蒙固岱由福州出师来相会。李恒得了诏书，便调兵选将，择吉出师，又上疏请以叶特密什自随。元朝中准了所请，便另遣别人去守赣州，不在话下。

却说达春此时的箭疮是早已好了，到得吉日，便和叶特密什、吕师夔等随着李恒大军离了赣州城，竟向福州而来。一路上旌旗招展，刁斗传声，早行夜驻。这日正越过了大庾岭，忽前军探子报道：“索多大军已由福州来相会，刻已在前面，相去不过数里了。”李恒便下令安营扎寨，等候索多来相会，一面叫达春领了一小队兵马迎上前去。

却说那索多也是奉命出师来会李恒的，这日将走到大庾岭，早有探子报明，说是李恒大军已过大庾岭来了。索多便催动三军火速前进，看看离李恒大军仅有里许，已望见李恒的营寨了，索多便也传令扎下营寨。筑垒初定，正值达春已到了营前，军士传报进来，索多忙传令大开营门迎接。达春来到帐中，两下相见了，叙了寒暄，达春便道了主将命他来迎接的意思，索多连忙称谢了。当下便留达春在帐中午宴，酒后达春因急于欲回寨复命，索多也不敢久延，便带了蒙固岱和数员裨将，同了达春一齐奔向李恒营前来。到得营门，达春先进去传报了，李恒连忙传令大开营门迎接。索多和蒙固岱等进了营门，李恒亲自迎出帐外，两人见了礼，携手入帐中。当下蒙固岱、吕师夔、叶特密什等大家又纷纷见了一回礼，然后两旁分宾主坐下。

索多开言先问道：“将军一路远来，可闻得有什么新信息吗？”李恒道：“一路上并无所闻，那泉州被围是在赣州便闻得了。只有前几日听说邵武军失守，此信尚未知确否？”索多道：“不错，此信已确了。我前日接到由福州转来的一封军书，说是邵武军失守，蒲寿庚在泉州被张世杰围得甚急，向我求援。我因未会着将军，所以未能分身去救他，然已答应他即日遣兵来援了。如今将军有何高见能救得泉州呢？”李恒道：“我们乃奉命出师，取未下州县。如今未克一州，未下一县，却何暇去救他呢？”索多笑道：“将军差矣！自古命将出师，专决阃外之任，将军何必拘泥于诏书；况且诏书并未言明叫将军宜先攻何州，先取何县，是分明任将军自决机宜。如今泉州危在旦夕，若弃而不顾，只恐未下之州县未克，已得之城池先亡，那岂不悔之无及吗？”李恒听了，默默半晌道：“然则据将军之意若何？”索多道：“据我愚见：将军既重攻城，我们率性分兵为两道，我去援泉州，将军便去攻取未下州县，将军以为如何？”李恒大笑道：“此计大妙，就是依此而行吧。”蒙固岱便问道：“将军既去攻略城池，却意若从哪一路进兵呢？”李恒尚未答应，达春便道：“两位将军，小将有一计，不知可行与否？请两位将军定夺。”李恒和索多齐问道：“什么计呢？”达春道：“小将愚见，以为李将军大军宜向惠州进发，一面攻取未下州县，一面声言要向潮州去袭宋帝。那

刁斗——古行军用具，铜质，有柄，能容纳一斗。白天用以煮饭，晚上击以巡夜。

阃处——郭门之外。此指军事职务。

时张世杰得了这信息，恐朝中无人，自然要回潮州去护帝昷了。但那张世杰一定不肯弃舍泉州而去，定要留一半兵马仍旧死围泉州，那时索将军到彼，不怕不能杀退他这一半兵马，而且索将军此去不但可援泉州，便可顺取邵武。到得克了邵武，救了泉州，索将军便可率师来惠州与李将军相会，然后大军再齐向潮州进发，去袭宋帝。不知将军以为然否？”李恒大叫道：“妙计，妙计！我们就如此分头去吧。”索多点头道：“很好，但是我意欲向将军请一员大将同行，以助我一臂之力，不知将军能依允否？”李恒道：“这个有何不可，但问他们哪个愿去的，便叫他随将军同去便了。”因回头问道：“你们哪个可有愿随索将军同去的吗？”叶特密什在旁应道：“末将愿往。”索多称谢道：“如此有劳将军了。”当下商议已毕，约定明日一齐起行。此时天色已晚，索多便立起身来，别了李恒和众人，回营去了。这里叶特密什当时也带了自己部下兵马，辞了李恒，便随着索多去了。

索多到得营中，便和叶特密什约定，叫叶特密什领了一半兵马去取邵武，自己领了一半兵马去援泉州，商议定了，当晚无话。次日三声炮响，两支大军各拔队起行，分道去了。这且按下慢表。

却说张世杰自从送帝昷到了潮州之后，便将船只一齐泊在浅湾形胜地方，吩咐群臣小心守护着，自己便带领大军别了帝昷来攻泉州了。到得泉州，张世杰命诸将先把城池围住，且缓攻城，自己却领了一半人马去先攻邵武，以翦其羽翼。到得邵武城下，却说那邵武的守将姓张名才，为人极昏庸胆小，当下听说张世杰大军已到城下，只吓得魂飞魄散，连忙命将士登城守御，自己却躲在府中不敢出来。那将士是蛇无头不行，他见张才自己都不敢出来，他却何苦来拚这性命？以此登上城来，也不过是张旗擂鼓，虚作声势罢了。张世杰见了这光景，心中大喜，便下令三军奋勇攻城，尽今日定要破此城池，自己亲挝战鼓，以助士气。众三军见主帅亲挝战鼓，一个个勇气百倍，登时四面架起云梯，众将士冒着矢石奋勇争先。那城上士卒见宋军来得凶猛，才跳上四五个宋兵，那元兵早已四散奔逃，宋军便鱼贯而登。当时砍开城门，放下吊桥，城外宋军一拥齐入，城内人民一阵大乱，号呼震天。那张才听了，知事不好耳，吓得奔逃无路，便和妻子一齐跳入府中莲池里死了。张世杰入得城来，便连忙下令军士不许妄杀人民，一面出榜安民，一面遣几员裨将领了一小队人马，竟入府中去捉张才和他的眷属。不一回，那裨将回来，说是张才和妻子皆投池身死了。张世杰听说，便也罢了。当下张世杰见马到功成，心中十分欢喜，便派定林起鳌、刘黻两人留守城池。次日张世杰并不停留，仍旧率领大军杀向泉州来了。

却说张世杰留下那一半将士，日日围住泉州，并不攻打。蒲寿庚被他困在城中好不焦急，几回遣将出城，想要冲围出去求救兵，却皆被宋军杀退回来。那一日忽来了漳州剧盗陈吊眼，领了数千兵马，来投宋军麾下请助战，那宋军诸将便矫令收了他。到得这日，张世杰由邵武回营，众将迎入帐中，先贺了克邵武之捷，然后便将矫令收了陈吊眼的话说了一遍。张世杰听说，登时便传令招陈吊眼进见。却说那陈吊眼本来是海中大盗，生得非常凶恶，当下闻令，便进帐来见张世杰，磕了头，立起来站在旁边；偷眼看那张世杰：龙眉凤目，虎头燕颌，紫黑脸膛，一部长须飘摆胸前，坐在那虎皮交椅

挝（zhu，音抓）——敲；打。

矫令——假托别人之命令。

上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好不威严，陈吊眼那熊心豹胆到此际见了也有点害怕起来。张世杰见陈吊眼状貌魁伟，倒象个有为人物，便着实劝勉了一番，陈吊眼只是唯唯而已。张世杰又慰劳了众将一回，便道：“诸位将军且退，今日暂息一日，准备着明天要攻城了。”众将答应了一声，便一齐退下，当晚无话。

次日黎明，传餐已毕，张世杰一声令下，三军鼓角齐鸣，登时四面攻城。蒲寿庚在城中却守得十分严密，一连攻了数日，毫无破绽可乘。张世杰又叫将士在城下百般叫骂，诱他出战，蒲寿庚却如耳聋了一般，假装作不听见，死也不肯开城出战。张世杰无奈，只得仍旧是云梯地道，百般攻城，又分将士为两班，日夜轮流着不息地攻打，只忙得蒲寿庚和知府田子真、水军之帅刘深三人日夜不敢安眠，只在那城上跑个不住，东门看看，西门巡巡，日夜督着将士守城。这一回猛攻，一连又攻了十余日，有几回城垛陷了，宋兵几已登城，怎奈蒲寿庚等亲督着将士，一面死力抵御，一面随缺随修，以此又被他支持了十余日，两军互有死伤。张世杰固然是发指眦裂，蒲寿庚等三人却也困得力竭心碎，血干发白。看看城中粮草将尽，外面却不能去通一信求个救兵，只急得蒲寿庚终日搔头抓耳。

这日，张世杰因见将士实在辛苦，便下令今夜且休息一夜，明日再攻。到得次日攻城，到黄昏时候，城中忽由南门冲出一支兵马，竟被他杀出重围，奔向福州去求救兵了。张世杰顿足大恨道：“罢了，罢了！如此小小一队人马，何至竟被他冲出重围去了！”当下便传令招围攻南门的大将陈吊眼进帐，张世杰拍案忿骂，痛责了一番。陈吊眼低首无言，忿忿而退。张世杰因见他退出去时面上带着几分怒色，心中转疑道：“他平日颇勇敢善战，有几回也曾杀退城中出来的兵马，为何今日竟会被这一小队兵马杀出去呢？”越想那形迹越可疑，于是便下令今夜仍旧不攻城，再休息一夜。到得晚上，张世杰却叫一个心腹小将到陈吊眼营前暗暗去探听，看有形迹可疑之事便来通报。那小将领会去了，到得三更多天才回来。张世杰便先屏退左右，然后问那小将道：“你可探听得什么信息吗？”那小将道：“小将已探听得水落石出了。原来昨夜城中遣了一个说客到陈吊眼营中去劝他投降，陈吊眼一时未允，那说客便也不劝他投降了。只叫他明日阵前故意假败，放出城中一支兵马来请救兵，许谢他十万银子。那陈吊眼贼心未改，见利忘义，便答应了他，所以今日放出这支兵马。此刻小将回来正遇见城中缩下十几个人来，还挑着十几担东西，投向陈吊眼营中，想是送银子去了。”张世杰听了只气得怒发冲冠，当下勉强忍住，便叫那小将且退去，明日候赏。那小将退去了，张世杰独自一个人坐在帐中越想越气，一直坐到四更将尽才去安歇，略略朦胧一觉，天色已微明了。张世杰连忙起来整了盔甲开帐，众将齐集参见了。张世杰便指着陈吊眼，睁目大骂道：“该死囚徒，你可知罪吗？还不快快跪下！”陈吊眼被他这一喝，只吓得面目改色，连忙跪下道：“小将无罪”。张世杰拍案叱道：“你此刻还想欺谁？你可晓得这临阵受贿，私放敌人，军法是该当何罪吗？”陈吊眼听了，晓得事已败露，无可强辩了，便如捣蒜一般磕头求饶。张世杰军法如山，如何肯恕，登时命军士将他推出辕门斩首；又令一员裨将去传告陈吊眼部下将士，叫他愿留者留，不愿留者去。当时陈吊眼部下将士也有去的，也有留的，去的自不必说，留的张世杰便将他分散在各将校部下管领。

从此又是日夜的死命攻城，一连又攻了二十余日，那城中已经是死亡相

藉，看看破在旦夕了。这日张世杰一连忽得了三个警报：头一警报是李恒兵马已至惠州，要向潮州来袭宋帝了；第二个警报是邵武复失，林起鳌、刘黻皆死节；第三个警报是索多领兵来援泉州了。张世杰得了这三个警报，顿足大恨道：“罢了，罢了，总是我有眼无珠，会收了陈吊眼这狼子野心的东西，以致事败垂成。如今两宫有急，却不能再顾泉州了。”当晚，没奈何只得恨恨退兵，率领三军竟奔回浅湾去护驾了。

这里蒲寿庚等见大困已解，自然是喜出望外了。过了几日，索多到得泉州，见张世杰大军已退，又晓得叶特密什已克了邵武，心中好不欢喜，便入城来和蒲寿庚商议，叫蒲寿庚、刘深两人随自己同往惠州去会李恒大军，这里只留田子真守城。当下两人答应了，次日便一齐出城来，领了大军，浩浩荡荡向惠州进发。

不日到了惠州境界，早遇见李恒大军，当下两军相会，蒲寿庚等和李恒皆相见了。索多因问李恒一路上交战的情形，李恒道：“路上并没有什么大战，那州县多半是望风投降，只有这惠州，有文天祥在那里助守城池，所以一时攻他不下。我想不如先去潮州袭宋帝，所以来至此处等候你。”索多道：“既然如此，不必迟延，我们明日就起行吧。”李恒点头答应了，当晚无话。

次日大军会齐，三声炮响，一齐向潮州进发，一路无话。不日到了潮州，仍旧将大军分为两道：李恒和索多、吕师夔、达春等将兵攻潮州；刘深和蒲寿庚、蒙固岱等将舟师来袭浅湾。

话分两头。却说张世杰自从泉州归到浅湾，便商议将舟师移屯他处。皇太妃因久在海中，屡惊波涛之险，意欲择一坚城为行在。陆秀夫便奏道：“如今各处城池皆随克随失，不足久恃。只有占城坚定无缺，进退可守，可驻车驾，但不知彼处民心如何？须遣大臣先往谕意，探得民心真诚可靠，然后车驾才可往。”皇太妃道：“这位大臣须遣何人呢？”陈宜中便奏道：“老臣不才，愿往一行。”皇太妃道：“丞相位高名重，正堪此任。但愿此去路上风波无恙，早去早归吧！”当下商议定了。次日，陈宜中便带了几个心腹随员，拜别了皇太妃和帝昷，驾着轻舟，竟向占城去了。陈宜中自从这一去到得占城，因见占城民气不纯，便欲归来复奏。那时正值刘深大战张世杰于海中，帝昷奔波无定，陈宜中得了这信息，吓得不敢归来；后来又听得帝昷登遐的信息，陈宜中便率性竟留在占城永不归朝了，这是后事，不必提。

如今且说皇太妃和帝昷君臣等，自从陈宜中去后，便日夜眼巴巴地望他信息，哪里晓得等来等去，等得眼都望穿了，他却雁杳鸾空，毫无音信。这一日张世杰便奏道：“如今元兵即日要来攻浅湾了，臣意欲请圣驾先往广州新会县南崖山去驻蹕，不知圣意若何？”皇太妃道：“势已燃眉，只得先顾眼前了。”张世杰道：“既然如此，明日就要起行才好。”皇太妃点头答应了。张世杰退出来，便下令三军修整篷缆，准备明日起碇。三军得令，登时便纷纷修试篷缆，忙个不了，一直乱到四更多天，忽听得一片炮声震天，前面战舰如排山倒海般拥近来了。原来刘深的舟师早已到了，却隐在港湾中，等到夜深才来袭取浅湾。当下皇太妃和帝昷君臣等只吓得魂飞魄散，相顾失色。张世杰连忙下令三军一齐起碇，将最高大的战舰团团结成一个大圈，把帝昷和群臣的船只连那巡游小舰等一齐围在里面护住了，然后一声令下，鼓角齐鸣，那一大队战舰登时如飞地冲出来。到得临近一看，原来那元人的战

舰皆比宋军战舰低有一二尺，张世杰一看大喜，便下令登时挂起三道大篷，乘风冲将过来。那元军的小舰如何挡得住？当下前面数只早已被宋军战舰冲沉了。刘深在中军得信大惊，连忙下令将战舰向左右分开，要想从两旁来夹攻。怎奈宋军四围战舰皆高过数尺，元兵仰攻本已吃亏了，又加宋军四面箭如雨点般射下来，倒把元军射得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兵之力，不知不觉的已把战舰退出数十步以外，不敢拢近来，眼睁睁地看着宋军战舰逍逍遥遥冲出重围去了。刘深看了气不过，便下令军士把战舰摇拢来，结成阵势，重新又追了来。

张世杰因恐帝昷受惊，便也不敢恋战，只顾向前奔逃，一直逃到井澳地方，忽然天清风静，那六只战舰一没了风，便走不动了。军士们用尽平生气力，拚命的摇着橹，摇了半天还走不上半里路。此时元军的小舰却占了便宜，当下摇起八只桨如飞地追了来，看看已临近了。张世杰一看不好，连忙叫群臣奉着两宫上小舟，带着数百只小战舰先走，自己殿后迎战。

却说此时皇太妃和帝昷等早吓得战战兢兢，当下皇太妃和众宫嫔先下了小舟，次是帝昷两个内侍扶着走上搭板。可怜那帝昷何曾走过这般危险的路，当下一跨上搭板，早已浑身发抖，勉强走了几步，忽觉脚底下搭板一摇，原来是那小船稍为漾了一漾，帝昷早已立脚不住，一个跟斗翻入海中去了。那两个内侍因为牵着帝昷的手不敢放，一齐也随入海中去了。群臣立在船上见了，只吓得目瞪口呆，做声不得。说时迟，那时快，当下小船上的水卒见了，不待令下，早已“扑通扑通”一个个跳入海中去了。少顷，只见十余个水卒捧着帝昷和两个内侍浮上水来，那帝昷和内侍三个人还是手牵着手不曾放。当下小舟上众水卒见了，连忙七手八脚的把帝昷和两个内侍拉上小舟来，那十余水卒也一齐跳上小舟。只见帝昷和两个内侍早已吃得满腹是水，昏迷不省了。皇太妃见了，只是流泪悲泣，不知所措。众水卒连忙叫过三个内侍，教他弯着腰伏在舱上。众水卒便扶着帝昷和那两个落水的内侍，一人一个伏在内侍背上，伏了一回，果然口中“哇哇哇”地一阵吐出许多海水来。众水卒见吐了一回已经没有水了，便把姜汤灌进去。那两个内侍灌了姜汤，自然是登时好了；帝昷饮了姜汤，少顷便也悠悠气转，哼了两声。皇太妃见了，非常欢喜，那众水卒自然是有厚赏不必说了。当下皇太妃连忙叫几个宫嫔扶着帝昷进内舱来，把上下湿衣一齐换了，然后扶帝昷上床卧下。皇太妃坐在床前，手抚着帝昷的胸，一面叫，一面问。只见帝昷睁着两眼，呆呆地看着皇太妃，并不答应。皇太妃叫问了一回，忽见帝昷满口胡言乱语起来，所答非所问。原来帝昷今年才十一岁，当下因受了这一大惊，登时成了惊疾。皇太妃见了，只急得满眼流泪，怎奈此时后面张世杰已和元军接战了，群臣也都过小舟来了。皇太妃只得听军士们开船出了大舰的围外，向前奔逃去了。可怜这一路上皇太妃废寝忘食地日夜守着帝昷，见他忽而悲啼，忽而惊号，皇太妃只是呆呆相对着流泪。那宫嫔们也是日夜轮流着服侍，群臣们虽是一日几十遍的进舱来看视，却也束手无策，这且按下慢表。

却说张世杰挡住刘深的水师接战，幸亏张世杰战舰高大，刘深究竟不敢十分冲撞，一直战到日色西斜，元兵才退了八九里外下碇泊住。张世杰便也下令将战舰摇到水浅处抛锚下碇。到得四更将尽，那海面上才起了点风。次日黎明，张世杰正想起碇去追两宫，不和他久战，忽见元军战舰皆纷纷起碇，向归路去了。正是：

旗翻云雾如飞去，舟破波涛作浪归。

欲知刘深因何回师，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奔波里幼主登遐 患难中新君即位

歌曰：乐乐乐，世事如棋争一着，苦苦苦，颠沛之中丧幼主；生生生，眼见中原又有人；死死死，誓死为君雪国耻；原来第一大伟大，无苦无乐无死生。

话说刘深舟师和张世杰战了一日，未分胜负，次日正想起碇再战，忽接到一角军书，原来是李恒等已克了潮州，因军中瘟疫，死丧了数千兵马，以此奉诏命大军一齐班师，俟明年乘机再举。刘深接了这军书，心中因晓得张世杰非旦夕所能破灭的，便率性也不再战，当时便扬帆起碇，向归路回去，会了李恒，一齐班师去了。

当下张世杰见了这情形，一时却猜不出他是什么意思，但是张世杰此时早已晓得帝昞昨日溺水成疾的情形了。于是也不管元军有计没有计，便下令起碇挂篷，回舟来追两宫。好得今日是乘着顺风，挂起三道大篷，那船就如箭的一般飞去了，追到谢女峡地方，早已赶上两宫的小船了。张世杰连忙下了小舟来见帝昞，进得舱来，只见锦帐低垂，帝昞睡在床中，含含糊糊地满口说乱话，两旁宫嫔侍立着，静悄悄的鸦雀无声，皇太妃坐在那边低头垂泪。张世杰见了这光景，好不伤心，便连忙走过来先见了皇太妃。皇太妃见张世杰回来了，只问得一句“敌兵如何了？”便呜咽不成声。张世杰见了，也是十分伤感，却勉强忍住泪道：“敌兵已退了，圣怀不必忧虑，但不知万岁圣体如何了？”皇太妃哽咽着也不答应，只叫宫嫔把锦帐挂起半边，叫张世杰自己去看去。张世杰领命，便走近前来，跪在床边，叫了几声“皇上”。帝昞只是闭着眼，满口胡言乱语，并不答应。张世杰正欲大声叫时，忽见帝昞睁开眼来看了张世杰一眼，便突的坐起来大叫道：“吓杀我也，吓杀我也！你们都到哪里去了？”此时皇太妃早已跑过来坐在床边，双手揽住帝昞，大声问道：“为什么了？为什么了？有我在，不必惊慌。”此时张世杰才晓得帝昞是成了惊疾，便连忙立起来站得远点，恐自己面孔凶恶，帝昞见了要害怕。当下皇太妃抚慰了一回，仍旧扶帝昞睡下，叫宫嫔放下锦帐，然后才走到这边坐下，皱眉向张世杰道：“似此情形，如之奈何？”张世杰道：“微臣愚见，此去只有碇洲最近，不如先奔到碇洲，奉皇上登陆暂驻，以养圣躬，待圣体平和再作后计吧。”皇太妃点头无语。张世杰便退出舱外，又见了各大臣说知此意，各大臣皆点头称善。张世杰便连忙下令三军，扯满了三道大篷，乘着顺风，向碇洲进发。

原来这碇洲是在高州府吴川县南，屹立在海中，十分险峻。张世杰的舟师到得碇洲，那碇洲的守臣等自然是出郊迎接，不必说了。张世杰却因入城路远，圣驾若驻蹕城中，自己却要领着舟师防屯海口，不能朝夕应侍左右，而且万一若被元兵得知，暗暗遣兵来袭城池，那时连逃走都来不及。以此便将此意奏明皇太妃，请在城外扎个极严密的御营，请皇上驻蹕。皇太妃准了所奏。张世杰便同了陆秀夫和几个大臣一齐登岸，先相了地宜，然后命数千军士一齐下手掘濠筑垒，登时筑起一座极大的御营来。张世杰便派了一万军士守营，又叫文臣皆住在营中守护皇上。吩咐已毕，张世杰便离了营门，奔上战舰来请皇太妃升舆登陆。皇太妃便先上了肩舆，却叫宫嫔抱着帝昞也上

碇（náo，音挠）洲——岛名，在广东。

自己舆中，皇太妃双手揽住帝昶并坐舆中。军士们抬起肩舆，舍舟登陆，一直奔向御营而来；随后是卫王和宫嫔等也陆续升舆登岸，众内侍跟随着一齐奔向御营去了。这里只剩下张世杰和众将校领着大小战舰守护海口，不在话下。

却说皇太妃等到得御营前，那群臣和众军士皆齐齐跪着迎接。皇太妃连忙命内侍传诏，叫他们起来，然后那乘肩舆才慢慢地进了营门，一直抬到大帐中歇下。此时卫王和宫嫔等乘的小肩舆是早已到了，当下旁边早走过几个宫嫔，先把帝昶抱下舆来，一直到帐后御榻上，安置帝昶卧下。皇太妃下得肩舆，宫嫔扶着来到帐后，见帝昶卧在床中，仍旧是昏昏熟睡，皇太妃见了，心中好不凄惨。从此便日日的御医诊脉进药，宫嫔们日夜服侍，群臣也不时的进帐来看视，张世杰是早晚都要来问安的。如此一连歇下了一个多月，帝昶的惊疾虽然好了些，人也清醒了，却转成了虚弱之症，从此只是两日轻些，两日重些。可怜此时皇太妃的心绪，真是一刻千端，那御营中的凄惨景象令人不忍闻见。正是：

寒草无情随意绿，宫花有泪不能啼。

看看又延了两个多月，那病势是日重一日了，帝昶也自知不起。这日清晨醒来，忽觉得清爽了些，皇太妃等见了，皆颇欢喜。帝昶却垂泪向皇太妃道：“臣儿今日恐要永别母亲了。”说罢，呜咽不已。皇太妃听了，心中无限悲伤，却不敢十分痛苦，只是哽咽着安慰了一回。正值张世杰、陆秀夫和各大臣皆进来问圣安，帝昶便叫过张世杰、陆秀夫两人问道：“朕死之后，天下事犹有可为吗？”当下两人一齐跪在床前垂泪道：“圣上些须微恙，何必过虑。即使万有不讳，卫王尚在，臣下安敢离心。”帝昶道：“朕非疑卿等离心，朕实恐天下多事，卫王年幼，不足以当大任。朕今既以年幼无知妄承大统，累卿等数年心力，徒以朕故，致奔波于海上，迄今未获寸效。抚今思昔，追悔何及！故愿朕死之后，卿等好自为之，不必以卫王为念也。”群臣听了，一齐跪下哭道：“臣等受国厚恩，当此国步艰难之际，正臣等鞠躬尽瘁之时。臣等安敢舍卫王而之他呢？”帝昶听了，叹口气道：“咳，卿等虽然丹心为国，可惜却想差念头了。朕所痛恨者，非宗社之灭亡，朕实不忍见中原衣冠沦于断发文身之异族，此所以死不瞑目也。卿等既知舍死报国，便当为中国出死力，但能杀尽异族，救中国人民于涂炭，完中国土地于无缺，便算得为国尽忠了。那时无论鹿死谁手，只要不为异族所得，朕皆含笑九泉了。况且还有一层道理。卿等未曾想透：朝秦暮楚，汉之晋替，自古无不亡之社稷，所不亡者中国耳。中国所以不亡者，盖皆楚弓楚得，以中国归中国人，故社稷虽亡，中国终不亡。如今中国若被异族得去，那时中国可要真亡了。卿等试思救中国要紧呢？还是救朕社稷要紧呢？”群臣听了，垂泪不能答。陆秀夫道：“圣上垂 虽然是种族大义，然臣等正为欲诛异族，非奉卫王不可。盖如今四海臣民义旗所举，莫非勤王之师。万一圣上一旦不讳，臣等复弃卫王而不奉，则四海人心将土崩瓦解，谁复愿供驰驱，效死中原为种族之竞争呢？”帝昶听了，默默半晌，叹口气道：“咳，听卿等好自为之吧。”

些须——少许。

文身——纹身。

鹿死谁手——比喻天下不知归谁所掌握。

垂——敬辞，以示对方高于或长于自己。

若卫王可奉，固甚善；苟不足为，愿卿等无忘朕言吧。”群臣听了，皆呜咽不能对。

已而帝昶忽觉得一阵头昏眼花，当时晕过去了。只吓得皇太妃和宫嫔等一齐上前喊救，群臣见了只得暂退出来。这里皇太妃和宫嫔等足足喊叫了有半个时辰，帝昶才悠悠气转，哼了一声，微睁双眼，把皇太妃看了一眼，又闭下去了。皇太妃垂泪问道：“你此时身上觉得怎么样了？”帝昶闭目皱眉，把手摇了两摇，似乎不爱说话的光景。皇太妃无奈，只得又叫进两个御医来，诊了脉。那两个御医都晓得帝昶的病体是不中用了，却不敢说出来，只得勉强斟酌了一张方，无非是人参等物，强提精神罢了。到得午后，帝昶已晕了五六次了。群臣再进来问安时，帝昶已是不能说话了，只呆呆睁看着张世杰、陆秀夫两人，不住的流泪而已。张世杰垂泪道：“圣上放心，不必忧念。微臣一日命在，终不任那虎狼肆毒中原便了。”帝昶听了，微微点了点头，遂闭了双目，半晌毫无声息。皇太妃见了，心中十分惊疑，便一连叫了几声，只见帝昶紧闭双目，如不听见一般。皇太妃急走过来，向帝昶脸上一摸，原来早已气绝了。皇太妃登时抱头大哭，群臣也一齐跪在床前痛哭了一回。张世杰便向陆秀夫道：“大事要紧，我们休得只管哭。”当下群臣一齐退出来，张世杰便和陆秀夫分头去料理丧事。可怜此时虽然是皇帝登遐，却还没有那富贵王侯的气象，只见宫车寂寂，宫女守灵，百官举哀，三军服素而已。

当下含殓已毕，张世杰、陆秀夫两人便大会群臣，议立新君。张世杰先叫群臣各说了自己意见，然后好酌议。哪里晓得群臣多半是贪生畏死的，他起初奉立帝昶时候，一来是逃生福建，故暂依帝昶，以搏爵禄；二来是冀望文天祥、张世杰两人能够恢复故物，自己也得占个麒麟阁上的末座。如今见文天祥、张世杰两人师出数年，毫无寸效，便也灰了这奢望；而且这数年来奔波海上，受了多少艰难颠险，以此便也不恋爵禄，倒愿做个一介平民，还得逍遥快乐，修养天年，于是便皆纷纷告退。也有辞说年老无才的，有辞说多病不胜任的；有几个稍具人心不敢怛然告退的，不是说将少兵微恐不足用，便是说卫王年幼须另择长君。张世杰听了，大怒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且你们皆身受爵禄，奈何当此国步艰难之际，都想卸任而逃？你说是多病不胜任，你早就该辞职了，为何到今日才想卸任呢？若说是年老无才，你当初就不该奔往福州、应命受职才是呀！你既受了爵禄，今日便非你修养天年之时了，无论你怎么老病，如何无才，都要舍死报国才是呀！你是身受重爵厚禄的，若临难而逃，那些士卒们又当如何呢？那些平民起义的更当如何呢？”说得群臣默默不敢作声。只听得陆秀夫又说道：“诸君虑兵微将寡，岂不知古人有以一旅一族成中兴的吗？况且师克在和不在众，诸君苟能同心协力，何愁大事不济呢？卫王虽然年幼，乃度宗皇帝之子，名正言顺，正自当立，诸君奈何欲另择长君？况且如今诸王已尽，更有何人当立？即使有人，又当置皇太妃、卫王于何地呢？”群臣听了，默默无言。张世杰却立起来大叫道：“今日之事，已无可议，惟有大家奉立卫王，同心协力，共雪国耻。敢有不用命者，请受吾刃！”说罢，左手按着腰间宝剑，怒目而视。群臣见了，只吓得一个个俯首股栗，诺诺连声。当下张世杰、陆秀夫两人便领着各

肆毒——肆虐。

含殓——古人死后入殓时，口里放入珠、玉等物，故称含殓。

麒麟阁——汉代阁名，汉宣帝时曾画霍光等十一功臣像于阁上。后以此表示卓越的功勋和最高荣誉。

大臣进帐来见皇太妃，请奉卫王正大位。

却说皇太妃此时正坐在那里对着宫嫔悲泣，那卫王此时才八岁，也立在皇太妃身旁垂泪。群臣见了皇太妃，陆秀夫便奏道：“天下不可一日无君，请卫王速正大位，以安人心。”皇太妃垂泪叹口气道：“罢了，罢了，想我宋室气运已尽了，卿等速速各自为计吧。”张世杰厉声道：“太妃奈何屡以‘气运’两字阻臣下的雄心？天若果有知要亡我中国，为何不速将微臣性命取去？那时就听他把中国灭亡，微臣也不能管了。今侥幸微臣三寸之气未绝，终不信天能灭亡我中国！况且太妃不见文丞相檄书到处义旗四起吗？志士苟未死，天命何能为？那怕他把中原灭尽，草泽英雄揭竿而起，如陈胜、吴广之徒，犹能灭秦于天下已定。何况如今中原未尽，志士犹多，以志士之热血，足与老天抗衡。天纵欲亡中国，其如志士死不尽何？太妃命臣等速自为计，臣等计之已熟，惟有奉立卫王最为得计。请太妃不可信那天命，被‘气运’两字缚住雄心，辜负了四海志士的热血，岂不可惜吗？”皇太妃默然半晌道：“虽然如此，但卫王年幼，一误不可再误，卿等不闻亡君帝昺之言吗？卿等既然欲为国复仇，须另立长君才有济于事啊！”陆秀夫道：“但须臣下同心，何论君年长幼。汉高祖为一代之英主，他若无三杰，安能得天下呢？况且若果度宗皇帝子孙俱尽，那时臣等为中国计，只得要为中国求英明长君而立之。如今既有卫王尚在，臣下断无舍卫王而他求之理。请太妃不必再推了！”当下群臣皆坚请不已。皇太妃无奈，只得道：“既然如此，但卫王若立，既无助于卿，亦不可使有累于卿。卿等必欲立卫王，须择一可守之地以安置卫王，阃内之事陆卿主之，阃外之事张卿主之。那时无论帝都有如何紧急之事，陆卿须独任其责，张卿只顾在阃外立功，不必内顾国忧，致阻中原事业。”群臣听了，一齐叩头称善，便定了明日奉卫王正位。当下群臣退出来，陆秀夫奉了皇太妃之命便草诏，布告天下国丧，并告以奉皇太妃之命奉立卫王昺统承大位，这也不在话下。

却说次日黎明，群臣朝服齐集大帐中，便以大帐暂为垂拱殿。当下设了御座，众内侍奉着卫王穿了吉服，抱上御座即位。大赦，改元祥兴元年，升碣洲为翔龙县，仍旧请皇太妃垂帘训政。当下群臣齐齐跪在帐前，三呼已毕，立起来分作文东武西排列两旁。皇太妃开言道：“今赖卿等奉立嗣君，同心协力，共济国难，固我社稷之福，但嗣君年幼，恐累卿等保护，有阻中原事业，昨天所议定都之计，须以速为妙。如今陈丞相往占城已数月，音讯毫无，却如何是好？”张世杰便跪奏道：“陈丞相贪生畏死小人，本不足恃。前者弃德祐皇帝而逃在温州之时，臣便面斥其为人，彼时蒙太妃重念先朝老臣，不忍将他废弃，仍旧任以重职。臣以为彼当感恩改过，尽忠报国，哪晓得他这没人心的小人依旧昧良负恩，不恤国忧。如今往占城已数月，纵使民心不静，事不可成，也须速速早归，以慰圣心悬望。奈何竟无一疏相报，此其心已可见。彼分明见国势日危，便借着出使为脱身之计，仍旧向他处逃生去了。太妃还要等他的回报吗？依臣愚见，不如便往崖山去吧。彼处虽不足为帝都，但有奇石山与崖山相对峙，屹立巨海中，天险可守，若以为行宫，诚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车驾若驻在此，臣实放心，可免内顾之忧，不知圣意若何？”皇太妃道：“既有如此险固，便暂作行宫有何不可。如此便速速定期起行吧！”张世杰领命，当下和群臣退出来，陆秀夫便去选择吉日，张世

杰却到战舰上修整篷缆，收拾船只，准备起行，不在话下。

这日营中忽接到一道表，原来是文天祥自从江西兵败，逃往惠州屯了数月，四处义师复集，兵势稍振，后来又杀退了李恒的兵马，保住了惠州，到得李恒等班师之后，文天祥便奉了老母曾夫人和胞弟文璧率师复出，行至海丰县，便把老母和弟文璧皆安置在海丰城中，自己却带了兵马舍陆登舟。师出丽江浦停了泊，便商议先往攻取那一路，正商议间，忽奉到一封诏书，文天祥和众将跪读毕，才晓得帝昷登遐，群臣已复奉卫王昺即位了。当时文天祥号啕痛哭了一回，便率众将南向焚香再拜了一回，然后上表帝昺，自劾江西兵败之罪，并请入朝朝见新君。当下帝昺接了这表，便奉与皇太妃看了。皇太妃便下了一诏，命文天祥不必入朝，速速出师征取郡县，且加文天祥为少保，封信国公；因也封张世杰为越国公，不在话下。

却说陆秀夫择定吉日，奉两宫起行。到得吉日，正是：

头颅未断心不死，山河虽破国犹存。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造行宫崖山驻蹕 乘国丧元人兴师

歌曰：三军伐木造行宫暂住，舟师下碇大洋中死路；元兵一夜乘潮来无数，军士纷纷没处逃苦处。

话说陆秀夫择了吉日，奉两宫起行。到得吉日，御营中九声大炮，声响震天，只见营门大开，鼓乐齐作，先是五千步兵，五人为伍，两伍一排，一对对鼓角齐鸣，摆队而出。次是数队细乐，引着六十四名军士，抬着帝昺梓宫，两旁尚有数十名内侍护着，后面随着便是大小群臣。随后才是两乘銮舆：第一乘是帝昺坐着，第二乘便是皇太妃了，后面尚有数十乘小车，皆是宫嫔们坐着。车过后又是五千骑兵，一对对摆队而出。行了半晌，才来到海边沙地上。前面那五千兵士分作两旁，齐齐立住，战舰上炮声震天，只见张世杰带领着大小将官和军士们一齐跪在船上迎接。当下鼓乐大作，那六十四名军士抬着梓宫上了大船，将梓宫升入中舱，安置停妥；然后帝昺和皇太妃及宫嫔人等陆续皆上了船，随后那文武群臣和军士等也一齐舍陆登舟。只听得战舰上又是九声大炮，震得海覆潮翻，登时万余只大小战舰一齐挂起篷来，只见舳舻千里，旌旗蔽天，浩浩荡荡竟奔向崖山去了。从此冲风破浪，晓行夜宿，一路无话。

不日到了崖山。原来这崖山一名崖门山，在新会县南大海中，与奇石山相对，壁立海中，如天生就两扇海门一般，中间相离不过二三丈远，山形十分险恶。张世杰便下令三军将战舰分作两行，四只一排，鱼贯而入，一直行到次日清晨，那万余只战舰才一齐入了这海口。到得里面，只见凶涛巨浪，朝夕翻腾，海风山谷，号呼相应，只隔了这重山，海口以内和海口以外的天地便大不相同了。夜深漏断，风涌潮来，只打得那船只东掉西歪，七上八落。幸亏此时皇太妃和帝昺等皆久在海中经惯了，倒也不觉得怎样。

次日黎明，张世杰便同了陆秀夫，带着数员大臣和百余名士卒，一齐登岸来相地宜。原来这崖山的北面便是新会县，离崖山二十里地方有一个大乡村，村中大小户口也有一万余家，此处人民皆刚强尚气节。当下张世杰等便在这村中择了一块大空地，那空地旁边尚有十余间民房，张世杰也向民间买了来，当时令军士把那房屋一概拆平了，遂成了四四方方一块大平地，作为造行宫的地基。

相定地宜，张世杰等便一齐回到舟中，奏明了帝昺和皇太妃。然后退出来和各大臣也说知了，又闲话了一回，张世杰才晓得原来此时新会县的文武官吏已到舟中朝见过了帝昺和皇太妃，且请两宫车驾入城驻蹕，后来却是皇太妃辞了他，这也不在话下。

却说张世杰和陆秀夫两人回到自己舟中，便商议造行宫的图式，陆秀夫是深悉朝中典故的，当晚便斟酌了方向、殿式、宫图，不奢不俭地商定了一张图式。次日，张世杰便命数千兵士到崖山中去伐取木料，准备造行宫，一面请帝昺命苏刘义监工。帝昺准了所奏。次日，苏刘义奉了这诏书，便领了数千兵丁舍舟登陆，向那乡村中居住去了。

过了几日，众军士已把木料取齐。陆秀夫又命苏刘义便在行宫旁近地方

梓宫——帝王的棺木，因以梓木为之，故名。

再择一块空地，另造百余间大屋，准备群臣居住。苏刘义因那行宫地基旁近并无空地，只得又向民间买了数十间大小房屋，将那大的房屋留着不拆，只要修饰修饰，那小的却一概拆平了，准备兴造。当时苏刘义择地已定，便命众军士一齐动手，鸠材量木，琢石筑基。苏刘义日日亲自监着军士们兴工，因见那村中乡民时常农事之暇也来帮着军士们筑土琢石，苏刘义见了，心中十分欢喜，便时时亲自慰劳他们，有时便赏他们酒食。那些乡民见苏刘义如此谦恭和蔼，好不高兴，越发出力来相助了，这却不在话下。

却说皇太妃在舟中对着那山光水色，心绪百端。这日群臣早朝之后，皇太妃便和张世杰等商议出师之事，张世杰道：“臣自碣洲起行之日，便想定出师之期须待三件大事皆毕，然后可以出师。第一件须待行宫造成，太妃和圣上安置已定，臣才放心。第二件须先请太妃择地，将梓宫安葬了，才免后虑。第三件臣尚须添造战舰器械，方能出师。有此三事，臣故迟迟未议出师。如今行宫已兴工，即日可成，须速议梓宫安葬之事了。”皇太妃道：“此事固然不可缓，但如今处此天涯海角、山穷水僻之乡，却哪里有可以安葬梓宫的地方呢？”陆秀夫道：“这却何妨，死者以入土为安，但得数尺干净土，便可以安葬梓宫了，何至没有地方呢？况且处此乱世，到处干戈，圣上又未有定都，不能长为守护；梓宫若葬在别处，倘有不虞，蛮氛到处，草木皆受摧残，万一陵寝有惊，岂不大可虑吗？若安葬在此处，圣上行宫驻此，固可长为守护，车驾即移驻他处，此地穷山僻水，兵戈罕至，陵寝正可保无虞，却何必嫌其幽僻呢？”皇太妃默然半晌道：“果然不错，而且奴看就这座崖山也颇峻秀，象个发祥之地，奴意就此山便可以安葬梓宫了。但须哪个先去看看了吉利方向，然后再选吉日才好。”张世杰听了叹道：“咳，祸福自在人为，哪有什么方向吉凶能移人兴废呢？若果如此，自古帝王陵寝皆选吉方吉日，就应该有兴无废了，为何却也有废的呢？据臣愚见，连时日都可以不必选择了。”皇太妃听了，默默不语，似乎不以为然的光景。当下陆秀夫又愷切解释了一回，皇太妃却只答应了不拣方向，时日是总要选择的。张世杰等无奈，只得领命退出来。陆秀夫先和张世杰斟定了丧仪葬具，张世杰便依议去制办仪具，又亲到崖山中拣了一块平坦之地，命数百军士赶着修筑陵寝。陆秀夫却择了一个最近的吉日，次日奏明了帝昺和皇太妃，不在话下。

却说到得吉日，皇太妃和帝昺便令了数十名宫嫔，素衣白裳，在一只大船上守着梓宫；四面围着十余只小舟，皆内侍及鼓乐人等住在里面；后面又是十余只大船，里面坐着文武群臣，也都是白冠白袍。此时张世杰却派了一千只战舰，前后排队护送，那军士一概都是白盔白甲，战舰上的旗帜如雪般一片，连篷都是白的。当下九声大炮，细乐齐作，那一队战舰便摇摇荡荡，迤迤向崖山进发。不一会，船到山前，一齐在山脚下泊住了，众军士皆舍舟登山。当下十余部鼓吹和数十名内侍拥着，六十四名军士抬着梓宫，慢慢地登上山来。原来那山路非常崎岖难行，皇太妃、帝昺和宫嫔等皆坐着肩舆登山，只有那群臣没奈何要步行跟随了，踉踉跄跄挨了七八里路，才到了陵寝之前，众人一齐歇下。那军士等到得吉时已至，便升起梓宫，当下放了九声大炮，震得山谷皆应，左右细乐齐作，帝昺领着群臣内侍和宫嫔军士等一齐跪在陵寝之前，举哀痛哭，皇太妃却坐在肩舆中哀哀悲泣。只见那六十四名

鸠材——聚集材料。

迤（y，音乙）迤——曲折连绵。

军士登时将梓宫入土盖封，不一会安葬已毕，陵寝前竖起一块大碑，众内侍摆起祭筵，陆秀夫、张世杰两人便在陵寝前分左右跪着，朗诵祭文。帝昺领着群臣拈香哭拜了一回，群臣又依次序一一祭奠了一番，然后皇太妃、帝昺以下一齐换了吉服，反道下山。到得舟中，内侍奉进午膳，群臣和军士等也一齐用了午餐，然后才起碇归来。到得大队战舰停泊的地方，皇太妃、帝昺及群臣的船只仍旧到中军下碇泊住，此时已是日影西斜了，当晚无话。

次日，张世杰便奏明帝昺要举办那第三件事了。帝昺准了所奏，张世杰当日便命军士入崖山斫木伐竹，制造船只；一面又派将官四出买办钢铁，锻炼器械，这且不表。

却说那苏刘义自从奉诏监造行宫，到如今已是一个多月，那群臣的房屋是早已造好，这日行宫也落成了，里面宫殿妃房也有数百间，虽无玲珑台阁，却也堂皇，宫殿巍巍壮观。苏刘义见行宫已落成了，便分赏了众军士，另外又重赏了那些帮助建筑的村中乡民，然后才带了军士回到舟中复命。皇太妃听说行宫落成，好不欢喜，当即选了进宫的吉日。前数日，陆秀夫先带着百余内侍到宫中去修饰一切应御用的物件，到得吉期，陆秀夫早已修饰齐备了。皇太妃和帝昺便舍舟登岸，乘了銮舆，后面随着群臣及宫嫔内侍等数百辆小车，一齐奔向行宫而来。不一会到了宫前，只听得三声炮响，宫门重重大开，里面细乐齐奏，陆秀夫领着众内侍齐到宫门前跪着迎接。当下銮舆进了宫门，众宫嫔内侍众皆下车随着，銮舆一直进了宫中歇下，众宫嫔忙扶着皇太妃和帝昺下舆步入慈元殿。这慈元殿便是皇太妃居住的地方了，当下安置已毕，内侍出来传帝昺的命，说是今日无事，不必再见，叫群臣各回寓安歇去。群臣领命，便一齐到那新修的房屋居住去了。次日早朝之后，张世杰便辞了帝昺，到舟中去监督着军士们修造战舰去了，这且按下慢表。

话分两头。却说那元人朝中，起先听说帝昺登遐，朝中群臣皆欢喜称贺；后来听得帝昺复立，闽、广等处颇有起兵应宋者，那元世祖听了大惊，便商议要兴大兵去灭宋。元大学士许衡谏阻道：“陛下师出当以正，岂可乘人之丧？即使出师有功，也要被后世讥笑；倘万一师徒有亏，名实两败，岂不悔之无及！”元祖不听，当日便下诏命张弘范为蒙古汉军都元帅，兴师攻宋；又命诸路兵马皆归张弘范麾下，听其调遣；又赐张弘范上方宝剑一把，专决军事，诸将有不用命者，先斩后奏。张弘范奉诏，当即入朝谢恩，又请以李恒为副。元世祖准了所奏，次日早朝时，元世祖便下诏命李恒为副都元帅。当下李恒叩头谢了恩，和群臣退下朝来。

张弘范便遣数员小将领令四出，命各处兵马皆到扬州会齐；一面和李恒到校场上选了二万精兵，数十员将校，当即择吉祭旗，辞了元世祖，领着三军竟奔向扬州而来。一路无语，不日到得扬州，将兵马屯住，等了几日，那各处的兵马也陆续都到齐了。张弘范见各处兵马都已到齐，连自己带来的那二万精兵，一总有十五万人马，都是兵强马壮，旗帜鲜明的。

这日，张弘范便和李恒商议道：“如今兵马已齐，即日可以出师了。但宋人终年飘泊海上，行止无定。他帝昺死的时候，我晓得他是驻在硃洲的，如今却不晓得还在硃洲没有？倘若大军辛辛苦苦地跋涉到硃洲，他却早已迁到别处去了，我们大军岂不是白费了心力吗？我想最好是先遣个人去探听明白了，然后大军再起行才妥当。但是有一件不便，别人出师皆只要遇敌便战，胜负立分，如今我们出师却先要寻着了敌人的巢穴才能接战，岂不是一件大难之事吗？”李恒道：“这却不要紧，宋人虽然飘泊无定，他也总要据形胜

而居，断没有随处可驻、朝更夕改的道理。即使如今他已不在碣洲，我们到得碣洲自然总探听得出他的驻扎地方了。况且他迁来迁去，总不过在闽、广两处沿海的港湾罢了，谅他会逃到哪里去呢？我所虑者，却有一个人不死总为后顾之忧。”张弘范忙问道：“你怕哪个能为后患？”李恒道：“便是文天祥。”张弘范道：“文天祥虽然厉害，但是此人近年来已寂寂无闻，并没有什么大举动，想是受了几回挫折，丧了他那股英雄的气概，所以也不能有为了。我看倒是张世杰那股百折不挫的气概有点可怕哩。”李恒道：“咳，元帅猜错了。你不晓得，文天祥的气魄哪里会逊张世杰，他两人正是一样的心思，都是百折不回的，不过性情不同些，所以做出事来便觉得他两人行径各异。其实张世杰的深谋远虑还不及文天祥总筹全局，思虑周密，所以张世杰出师是到一处攻一处，随败随起，骤失骤得，他的意思是存得寸进寸、得尺进尺之心。文天祥却不然，他每次出师一次，总要厚集兵力，广布义声，团结民心，总筹全局，故师未出而先声已布，破一城而邻郡瓦解。从前他在漳州时，屯兵岁余，大军一出，四处响应，江西为之震动。幸亏饶国家之福，我和吕师夔等费了多少心力，才将他杀败，夺回城池，他却逃入惠州，休兵不出，如今正有一年了。我却探听得他又大举出师，水军皆屯在丽江浦，不晓得他又要从哪一路大举来侵了。我们大军若竟去追寻宋帝，倘他带领了大兵在我们背后作起患来，岂不可大虑吗？”张弘范听了，点头连声道：“不错，不错，但既如此，却如何是好？我想：我先带十万兵马来攻宋帝，留下五万兵马来带着挡住文天祥，这样就不怕他为后患了。”李恒连连摇头道：“不妥，不妥，张世杰那里兵马尚多，元帅若只带十万兵马来，兵力一定太薄，不足相敌。况且这里五万兵马，若与文天祥相敌，固然尽够，若要阻他不为后患，只怕不能。挡住这里，他向那里去了，却如何能够禁得住他呢？”张弘范皱眉道：“我也虑到这一层，这样看起来，除非要先把文天祥擒住，才能永绝后患了。但要擒文天祥，一定要大军水陆齐进，或者还可以侥幸捉得住他。但我乃奉诏追擒宋帝，并没有受命去捉文天祥，却如何好违诏专行呢？”李恒道：“这倒不妨，自古道：‘将出外，君命有所不受’。苟有益于国家，虽违诏可也。况且圣上命元帅出师时，原是委元帅得专决军事呀，哪里能够件件军事皆须奉了诏书然后才可行呢？”张弘范听了，点头称善，便道：“既然如此，我们明日便分头去吧！”当下商议定了，张弘即便下令三军将士明日五鼓齐集大校场听令，一面命扬州守臣把战舰备齐了。

到得次日五鼓初尽，张弘范和李恒两人各骑着一匹雕鞍骏马，前后百余名亲兵各执刀枪拥护着，竟奔大校场而来。到得校场，正是东方发白时候，此时那十五万将士早已齐集校场。当下三声炮响，两员大帅并马进了校场，众将士两旁齐齐跪下迎接，只见那百余名亲兵随着两匹骏马，如飞地到了将台前，两员大帅离鞍下马，登了将台。当下又是三声大炮，张弘范把令旗一挥，众将士一齐立起来。少顷，只见一个传令官骑着快马，飞到校场当中勒住马，左手高举令旗，大叫道：“张弘正何在？速速到台前听令！”张弘正应声道：“有！”那传令官便回马奔回台前去了。张弘正来到台前，打了一千，唱了名，只听得张弘范高声道：“张将军，我今命你为先锋将，带领一万骑兵，由陆路向海丰县进发。你须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勇往前进，以图立功受赏，休得退缩致干军法。”说罢，掷下一面小将旗来。张弘正接了将

旗，又打了一千，道声：“得令！”便退下去了。

那传令官又飞马到校场中传了吕师夔到台前行了礼，张弘范便命他为前军将军，带领二万骑兵，也是由陆路起行。吕师夔接了将令，也打了一千，唱声：“得令！”退下去了。次是传阿尔哈雅到台前，张弘范命他为后军将军，也领二万骑兵，由陆路起行。阿尔哈雅领令退下去。接连又传了索多，命他为左军将军，带领二万水师，向丽江浦进发。随后又传了蒙固岱，命他为右军将军，领二万舟师，由水路起行。当下分派已定，却留下六万兵马为中军：叫李恒领三万骑兵为陆军中军，向海丰县进发，去挡住文天祥去路；自己领三万兵马为水军中军，向丽江浦进发，去攻文天祥，准于海丰县相会。于是两员大帅下了将台，当时宰马祭旗，两员大帅亲自各奠了三杯血酒。然后三声炮响，十五万大军出了校场，两员大帅分作水陆两路，分头起行去了。

先说那张弘范带着左右两军上了战舰，当日挂帆起碇，浩浩荡荡竟奔丽江浦而来。一路上冲风破浪，晓行夜泊。这日正走到将近潮阳地方，忽见前面来了百余只战舰，战舰上一齐挂着降旗。张弘范见了，却疑有诈，忙下令三军将船只一齐排开，列成阵势，又传令教军士一齐高叫道：“前面若是投降的，快快叫那为主的先过来见元帅，余船不必近前。不然便要放箭了！”那边船上的人听见了，果然把船一齐停住了。只见一个彪形大汉跳过一只小船上，立在船头，把手一指，那小船便如飞的奔向前来。看看离元军战舰还有一丈多远，那个大汉便一跃跳过这船上，正跳在张弘范的帅船上。两旁军士早已把他两手执住，向他身上搜了一回，见并没有暗器，这才带他进舱来见元帅。那大汉见了张弘范，双膝跪下道：“小人陈懿叩见，意欲投元帅麾下，愿为前驱，不知元帅肯收留否？”张弘范道：“承壮士不弃，肯来相助，本帅喜之不尽，哪有不收留之理。”因命军士叫他起来，命他一旁坐下了，然后慢慢地盘问了一回，才晓得这陈懿原来是江中剧盗，他还有一个同行名叫刘兴，是近日新被文天祥杀死的，这陈懿也是被文天祥杀得无处逃生，恰好闻得元兵来了，所以前来投降的。张弘范听了，十分欢喜，登时便命陈懿挂了副先锋的印。此时天色已不早了，张弘范又听得陈懿说是文天祥已把舟师移屯在潮阳了，因命陈懿把部下的船只一齐招过来，和大军会在一处，一齐停了泊，待明日再进军潮阳。正是：

引贼入门攻祖国，倒戈相向杀同胞。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天祥被执五坡岭 弘范大破崖门山

歌曰：天地崩兮梁木颓，狂澜起兮挽不回；挽不回兮血冷心灰，拔剑砍地兮慷慨徘徊；登高四望兮悲从中来，白云迷故国兮有魂梦而难归。

话说文天祥自从奉了老母曾夫人到海丰之后，过了数月，会值瘟疫大起，军士中士卒死亡数千。已而，曾夫人亦染疫逝世，文天祥连夜上表，告丁母忧，不等诏至，便把军事皆付与邹沅管理，自己连夜奔回海丰城中，哀毁成礼，从此便在家守母丧了。不料过了十余日，瘟疫愈甚，文天祥长子和弟文璧相继染疫身亡，可怜文天祥此时兄弟妻子俱尽，一门中只剩得文天祥孤零丁一个人。文天祥瞻前思后，好不伤心，终日在家，百无聊赖中想起那舍死报国的念头，转觉得我从此以后便可以毫无牵挂，专心誓志去复国仇了。

这日，忽由邹沅那里转奉到一道诏书，文天祥连忙整理衣冠，跪接读毕，原来是起复文天祥仍为原职，命文天祥不必终守母丧，当以国事为急，速速出兵征元。文天祥奉了这诏书，心中想道：“礼以节文，本是盛世之事，所以防人心之浇薄、丧德败义，故以礼为之范围。如今我苟德义无亏，就守质而不守文，也有何不可？况且礼者宜也，以合于义为当。如今国势颠危，岌岌不可终日，我若徒守礼之节文，终丧三年，这国事还有可为吗？那才叫作弃义背礼呢！空守着这终丧三年之节文，不过徒为后之君子所讥笑罢了。”想到这里，便决计奉诏出师，当下叫过众家丁来，吩咐他们道：“你们在此小心守护着老夫人灵柩，我如今奉诏要出师去了。但此处也非久安之地，你们若探听得广东一带兵乱稍静，行客可走，你们便速速奉着老夫人灵柩还乡安葬。倘广东路上一时不好走，我去之后，此处若有贼兵来时，你须将老夫人灵柩先移到别处幽僻地方暂住，等广东平静可走时，再奉柩还乡便了。”说罢，拿出两千两白金，交与众家丁道：“这些白金就留给你们一切使用吧。我如今此去，非夺回中国山河，总无生还之日；老夫人的灵柩惟你们是托了！”说罢，深深打了一躬。众家丁连忙一齐跪下，垂泪道：“小人们受主人厚恩，誓死总要保得老夫人灵柩无恙，归葬故乡。主人只管放心前去便了。”文天祥听了，又深深打了一躬道：“如此我也深感你们的恩了，你们且起来吧。”众家丁一齐立起来，文天祥又叫他们去办了一席祭筵，在老夫人灵前摆好了。文天祥便点起香烛，跪在灵前，含泪祷告道：“母亲阴灵不远，再受为儿这一祭吧！儿今欲为国出师，不能长守母亲之灵了，但儿此去死生未卜，今幸有众义仆同心誓志，愿奉母亲灵柩归葬故乡。母亲阴魂有灵，须保护众义仆路上无恙，使灵柩得安葬故乡，便减为儿不孝之罪了。儿此去若侥幸大仇得复，中国重兴，那时儿再还乡守母亲之坟墓，以终残生；若大仇莫复，儿只有魂归故乡，伴母亲阴灵于九泉之下吧。”说罢，哭拜了一回。众家丁跪在两旁，和泪烧了纸钱。文天祥忍泪拜别了曾夫人灵柩出来，便叫众家丁备好了马。文天祥来到门前，家丁牵过马来，文天祥接鞭上马，回首向众家丁道：“有劳你们担此重任了。”说罢，双手一拱，挥起丝鞭，如飞地去了。众家丁见文天祥去远了，便回身进门来，从此只在家中守护曾夫人灵柩了，不在

哀毁——因居丧悲哀而致瘦损。

节文——节制人的情感，从而保持一种礼敬的态度。

话下。

却说文天祥飞马来到了丽江浦岸旁，到得那舟师屯驻的地方，便离鞍下马，众将士见了，连忙报知邹沔，邹沔便遣了一只小舟，一直到岸旁来迎接文天祥。文天祥上了小舟，自有那军士把马牵上舟来，那小舟便一直摇到中军大战舰旁。文天祥上了大战舰，那小舟自带着文天祥的马列后军中去养了。

文天祥到得战舰上，进了中舱，众将士都来参见，问了起居，文天祥便把奉诏带服出师的原由说明了。邹沔此时早把兵符令箭等交上来了，文天祥接过来，因慰劳了邹沔一番，便问道：“近日军中如何情形了？瘟疫可好了些吗？”邹沔摇头道：“不但不差，而且还有更盛之势，近日军中又丧了二千多名士卒，这却如何是好呢？”文天祥听了，皱眉半晌，道：“我看不如速速出师吧，或者到别处，这瘟疫还会好些也讲不定。”邹沔道：“小将也是这样想。但是昨日军中已探听得元人命张弘范、李恒两人为大元帅，大出舟师去追两宫，我们如今出师须向哪里去才好呢？况且此去前面潮阳地方有两个剧盗，一名刘兴，一名陈懿，此两人带有数百战舰，手下也有数千人马，横行江上，颇为阻隘。我们若要出师，还要先把这两个贼人殄灭了才免后患呢！”文天祥听了吃惊道：“原来元人又大出兵马了！既然如此，我的出师倒决定了主意了。我们便去跟在敌兵背后攻打，截断了他的归路；一面再飞书往朝中，叫张世杰火速率师前来，把敌人困在海中厮杀。但是潮阳这两个小贼，倒不可不先去殄灭了他，以免后患。”当下便下令众将把战舰调齐，准备明日起行。众将领令退下去了，当晚无话。

次日黎明，三声炮响，众战舰一齐起碇挂篷，竟奔向潮阳而来。到得潮阳，果见那刘兴、陈懿的一队战舰泊在那里，望去也有三百多只光景，文天祥便下令舟师一齐奔向前来。那刘兴、陈懿在舟中见是文天祥大军来了，如何还敢迎敌？连忙起碇逃走，怎奈起得碇来，文天祥的舟师已赶到了。刘兴、陈懿率领群盗且战且走，文天祥在后面紧紧追杀，一直战到黄昏时候，那刘兴被文天祥军中一员新投营的将官刘子俊取了首级，其余群盗也死丧了千余人。文天祥夺得百余只战舰，因见天色已黑，便下令鸣金收军，把战舰一齐泊住了。那陈懿带着余盗一直向西逃命去了。次日，文天祥便令巡游小舰四出探听陈懿的下落，一连探了几日，并无踪迹。文天祥心中好不焦急，更兼军中瘟疫日盛一日，军士又死了一千余人，还有那带着病的还不少。文天祥心想：再探两日，若无下落，便要出师了。

这日傍晚，忽然有一只巡游舰回报：顷见陈懿领着百余只战舰向东飞奔去了，看那光景象有什么紧急事情一般。文天祥正惊疑间，接连着又是一只巡游舰如飞的奔回来报道：“不好了！元人已遣大帅张弘范领了七万舟师到了，现在三十里外屯住船只，那陈懿也投入元营去了。”文天祥听说，顿足大惊道：“这却如何是好？我这回出师，一盘打算又要成空了！”邹沔在旁便道：“张弘范是出师去追两宫的，为何会到这里来？或者是别处的兵马，他们探听错了吧？”文天祥道：“哪得有探错之理，军机一日千变，哪里讲得定他不来这里。况且我们想得到的计策，安知他们不也虑得到吗？我想他此来一定也是怕我为他后患，所以想先来除了我，然后他便可安然去追两宫了。但是我们此刻军士多半有病，不能与他迎战，我想不如先回海丰城中养兵。他若一定要追来围城，我便和他且支持岁月，一面飞书去催张世杰速速

出师；他若不来围城，我们探听得他果然去了，然后再出师来袭他后军。你道此计如何？”邹夔连连称善。

当下文天祥便传令舟师连夜起碇，向归路进发，行到次日午后，到丽江浦岸旁，众战舰一齐泊住了。文天祥便分兵一半，命邹夔领着守护船只，自己领着一半人马舍舟登岸，竟奔向海丰城来。行到天色将黑，才走到海丰城北五坡岭地方，文天祥便下令三军扎下营寨，吃了晚饭再走。三军领令，当时便扎下营寨，众军士皆纷纷去埋锅造饭。到得初更天气，可怜黄粱初熟，猛听得如霹雳一声，鼓角齐鸣，喊声四起，原来是元军陆路先锋张弘正兵马到了。他因探得文天祥刚才扎下营寨，晓得一定是传晚餐了，所以偃旗息鼓地潜到文天祥营前才大喊起来，四面一齐杀入。文天祥和众将士真是迅雷不及掩耳，当下人不及甲，马不及鞍，乱纷纷四下逃走，却哪里逃得出去？那元兵围得如铁桶相似，顷刻间士卒已不知死了多少了。文天祥和众将东奔西撞，杀到二更天气，看看兵马越杀越少了，那元兵却又添了，陆路前军将军吕师夔的兵马也到了，当下又添了一重厚围。文天祥知事不好，便奋勇死战，杀到三更多天，文天祥身边数员大将战死的战死，被执的被执，只剩得文天祥一人，浑身是血，犹挥着双枪竭力死战。忽然，那坐下马被绊马索绊翻了，文天祥跌下马来，登时十余把挠钩齐下，把文天祥搭住了。众军士走过来，将文天祥捆起来载在马上。那残兵败卒见主将被执，便一齐抛枪投降。张弘正见了，十分欢喜，当下便令军士扎下营寨。张弘正和吕师夔一齐升了大帐，叫军士将文天祥等一齐绑进帐来。军士答应一声，当时推进六员大将，却是文天祥、刘子俊、陈光、吕武、杜浒、金应。六人见了吕师夔、张弘正，皆直立不跪。两旁军士齐叱道：“还不快快跪下！”刘子俊睁目大骂道：“该死的东西，你不认得我文天祥吗？我文天祥头可断，膝不可屈！你这该死的东西，快快闭口，休得多言。”文天祥也大叫道：“我乃文天祥，你们休得错认了别人。快快把我杀了，不必多言。”张弘正听了，倒弄得一时不知所措。吕师夔道：“我救赣州时虽然和他大军接过战，却也不曾会过他的面。如今只得把他且绑下去，等元帅到来，自然认得了。”张弘正点头称是，当下叫军士把他六人仍旧推下去小心守护着。到得次日黎明，李恒的中军和后军也都到齐，各安下营寨。张弘正便进中军大帐参见了李恒，报了这场大功。李恒听说擒住文天祥，非常欢喜，当时便叫军士把他六人带进来。文天祥等六人进帐见了李恒，仍旧是直立不跪。那刘子俊不晓得李恒是会过文天祥的，一进帐来还是口口声声假冒文天祥。李恒听了，大笑道：“你想欺谁来，你道我不曾见过文天祥吗？谅你这无名小将，也何足假冒文天祥，我也不要闻你的真姓名了。”当下便令军士将刘子俊、陈光、吕武、杜浒、金应五人推出营门斩了，只留下文天祥，命军士将他绑下去小心守护着；一面令军士用了早餐，拔队起行，竟奔向丽江浦而来。

话分两头。却说张弘范自从这日得了陈懿，次日才起碇前进，到得潮阳，才晓得文天祥早已奔回海丰去了。张弘范便下令舟师一齐追向丽江浦而来。到得丽江浦，夜已深了，张弘范远远望见邹夔的舟师泊在岸边，灯影辉煌，还道是文天祥的大军，一时也不敢追近来，便下令把船只泊住了，等明日再战。原来此时正是文天祥被困五坡岭的时候，邹夔在舟中隐隐听得远远里一片杀声，心知不好，却不晓得是哪里兵马到了，正想遣兵去接应，忽见江上远远的灯火连天，渐渐近前来。邹夔晓得是张弘范水师到了，便不敢分兵去接应文天祥，两下里相守了一夜。次日，邹夔下令舟师摆齐阵势，那边张弘

范的战舰早已如排山倒海一般涌过来了。邹夙的军士见了，早已心慌，两军相近，正要接战，忽听得岸上一片声喊，原来是李恒兵马到了。那将士口口声声齐喊道：“你们文丞相已经被擒了，你们还不快快投降，等候何时？”邹夙手下众军士听见了，只吓得魂飞魄散，登时上岸入水，四散奔逃。少顷，水陆两军渐渐围近来夹攻，邹夙一军如何当得住两面大军，腹背受敌？邹夙率着将士血战了一回，看看将士已死亡将尽，邹夙知事有不可为，便自刎身死。众将校见了，也都跳入水中死了，无一人肯投降的。

当下元人得了文天祥这数千战舰，正好将李恒那三队陆军一齐移到舟中来，李恒的兵马却与张弘范合起来作为中军。当下李恒和张弘范相见了，各叙了路上进军的情形，张弘范晓得已擒住文天祥，好不欢喜。少顷，叫军士把文天祥带进来，张弘范连忙亲自替他解了缚，请他上坐，因慢慢的来劝文天祥投降。文天祥低头不应，只求速死。张弘范见他不肯降，便拿了文房四宝来，求他写封劝降书去劝张世杰。文天祥却如何肯写？张弘范只是在旁边苦苦哀求不已。文天祥气起来，便提笔挥了一首七律，原来是文天祥当初过零丁洋时候在舟中做的，那末两句有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弘范看了，笑道：“好、好、好，丞相之志，总算不可屈，小将钦佩之至。如今也不敢相强了，丞相且请去休息吧。”当下便叫过八员心腹小将，叫他们带着文天祥到一只大船上去安歇。那船上派了二百名军士，便令那八员小将领着，专管守护文天祥，不可被他寻了自尽，要等到班师时候，带着他一齐还朝会见元世祖去，这且按下慢表。

却说张弘范当日下令休兵一日。次日，大军一齐起碇向硃洲进发。刚才出了东海口，只见前面有一堆大石壁立海旁，那石壁上琢有六十甲子的字样，因此此处名为甲子门。石堆上有一个烽火台，有一员小将和数十名老弱兵丁守护着，原来此处便是海丰县东面的斥堠。当下那员小将见张弘范大军到了，只吓得连忙乘了一只小舟飞奔逃走。此时张弘正正领着巡游舰在前先行，见那小将乘舟逃走，张弘正便带了数只巡游舰如飞地追了来，追了五六里，早被张弘正追到，搭住了那只小舟。众军士跳过船来，把那员小将擒住了，便一齐跳回来，放了那只小舟，让那老弱兵丁逃走去了。张弘正擒住了那员小将回转来，径到中军大舰上，带着那小将进舰来见张弘范说明来由。张弘范便问那小将道：“你姓甚名谁？”那小将跪在下面，战战兢兢答道：“小将姓薛名基，求元帅饶小将狗命，小将愿执鞭蹬效犬马之劳。”张弘范笑道：“你要我饶你性命可以。我问你：张世杰的舟师如今还在硃洲没有？你从实说来，我便饶你性命。”薛基道：“张世杰早已奉着两宫向别处去，不在硃洲了。”张弘范道：“他到哪里去呢？”薛基道：“他去的地方小将实在不晓得，求元帅恕小将未能探明之罪。”张弘范哼了一声，道：“你不说却不行！”薛基叩头道：“小将怎敢不说，实在是未曾探听明白，求元帅恕罪。”张弘范不由分说，便喝令军士将他推出斩首。薛基听了，吓得连连叩头不迭，口中叫道：“元帅饶命！小将说便是了。”张弘范催道：“快快说来！”薛基此时自己性命要紧，便将张世杰舟师移屯崖山，两宫造行宫于崖山旁的话说了一遍。张弘范听了，大喜道：“如此承教了。”便命军士仍旧将他推出斩首，把尸首投入海中去，然后下令舟师一齐转舵向崖山进发，这且按下慢表。

斥堠——斥，远；堠，侦察；斥堠即放哨，也指侦察敌情的士兵。

却说张世杰此时正在监造战舰，尚未竣工，忽得了这个凶信，便连忙来到行宫，将此事奏知帝昺。那皇太妃听说文天祥被执，大惊道：“文丞相如何会被执？这是老天有意丧吾右臂了。”说罢，垂泪不已。当下群臣便建议两宫仍旧暂驻舟中，命张世杰守住海口以御敌人，若幸而战胜，固国之福；即不幸而败，犹可西走。张世杰因恐久在海中，士卒离心，大军一走，则士卒必散，乃建议道：“频年航海，何时已呼？今须与敌死战决胜负，成败如掷孤注，在此一举。但两宫车驾不可不移驻舟中，否则首尾不能相顾。”此时皇太妃因见外无一援，也知大势已危，只得与敌决死战了，于是便从了张世杰所议，登时命后宫收拾珠宝。群臣便备好了銮舆，当下仍旧是数十辆大舆小车，群臣宫嫔等随着銮舆重新奔向舟中而来。张世杰见两宫起行后，便命手下亲兵围着行宫，四面放起火来，忽忽烈烈，登时把个行宫烧得干干净净，成了一片瓦砾之场，然后才回到舟中。此时两宫早已到了中军大舰上，张世杰便进舱来见了帝昺。此时群臣俱在舱中，见了张世杰，皆惊问道：“你为何把行宫烧了？”张世杰却从容答道：“不烧留之何为？此次战胜，则前驱直进，不虑无行宫；不胜则此处且不可守，这行宫难道还可驻蹕吗？况且不烧则将士之心不死，安能与敌决死战呢？”群臣听了，皆佩服张世杰的见识。当下张世杰退出来，便下令三军将战舰一齐移到海中，然后分五百只战舰为一排，结连成一字阵，下碇海中，一连排了二十排的一字阵，四围战舰皆用铁链连锁贯结起来，结得十分坚固；四面战舰上皆造有楼棚，如城堞一般坚牢可守，帝昺和文臣等皆居在中间。为死守计，又令一千巡游舰终日在围外巡游，还有一千只中等战舰守住海口。原来这海口因为过于狭窄，所以潮势到此，非常凶猛，战舰皆不能当口而守，只好在两旁山脚下依山泊住防守，这且不表。

却说张弘范舟师自从甲子门转舵向崖山而来，一路无话。不日到了崖山口，张弘范也知这海口利害，便令张弘正领了三十只小舟先进口去探听。张弘正领令去了，少顷，逃出来只剩得六七只小舟，其余都被崖山背后的守兵连船连人截去了。张弘正夺路逃回中军，见了张弘范，先请了罪，然后将里面情形细细说了一回。张弘范听了，低头半晌，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传令三军将战舰摆成燕尾阵，在崖山外面泊定了，又向各军中皆暗暗传了号令。等到三更时分潮水初兴的时候，只听得一声号炮，两行战舰乘着潮势，如鱼贯一般冲进海口来。那里面守海口的战舰见元军来势凶猛，便一拥齐上，舍命来接战。无如此时元军是顺着潮势，宋军逆潮而战，本已吃亏；那元军一进口来，又不肯直和宋军接战，却将船只分作两旁，向左右冲去。那战舰进得口来，却变成人字阵，把宋军那守海口的战舰一齐包进来，裹在重围中血战了半夜，把宋军杀得干干净净，无一生存者，那一千战舰便皆归入元军去了。

原来此时张世杰因为大军结得十分坚固，不便出来救应，又见元军已经大破了崖门山，战舰一齐入了海口，便也只得随他去了，却令军士严守，不可少动。次日黎明，张弘范才进军来攻宋军。那张世杰的大军果然十分坚固，张弘范一连攻了数日，自己倒丧了数千兵马，竟不能动得他分毫。这日晚上，张世杰暗暗遣了都统张达，领着一千战舰乘潮来袭张弘范，却值元军有备，计不成而还。这晚张弘范因细细察了潮势高低上落，便想了一策。正是：

暗设机关逞鬼蜮，安排香饵钓鳌鱼。
欲知张弘范想出什么计策来，且听下回分解。

鬼蜮——比喻用心险恶，暗中伤人的人。

第十五回

陆秀夫负主投海 张世杰殉国亡身

诗曰：更听萧萧风雨哀，古来争战几人回；出师未捷身先死，一寸相思一寸灰。

话说张弘范当晚想了一计，心中忖道：“我不如且如此如此，看他肯降不肯降。他若果然不肯降时，我再用此计破他便了。”想定主意，次日便下令把舟师一齐退出十余里以外来，然后将大军分作两路，命李恒领着左右两军为一路，去崖山北面守住，以绝宋军汲水之路；自己领着前后两军守住海口，以绝宋军运粮之路；却日日命军中开宴大饮，细乐齐奏，似乎不把这军事放在心里一样，不时又遣一队小军鸣金擂鼓的冲过来，宋军急准备接战时，他却又回转去了，如此一连相持了二十余日。张世杰在舟中见了这光景，心知是计了，却想不出法子来破他。原来这崖山北面有几个港湾，一直可通到里面乡村的小河，以此山脚下海水皆淡而可饮，张世杰军中所吃的水皆取于此。自从李恒屯住崖山北面，张世杰军中便不能来此取水了，此时张世杰兵马尚有十二万余，舟中藏水无多，勉强能支持了十余日，舟中粮虽未尽，那淡水却没有了，只剩得中军还留有十余船淡水，以供皇太妃、帝昺和各大臣等饮食。张弘范此时晓得张世杰已经受困了，便遣了使者来劝张世杰投降，无如张世杰心如铁石，死不可转，那使者一连来了三次，皆被张世杰骂回去。张弘范无奈，只得仍旧守住海口不战，以困宋军。张世杰困军士无水吃，便亲自与士卒同吃干粮。那军士见元帅与自己同甘苦，便也苦而无怨，皆乐吃干粮。无如吃了三四日之后，众将士一个个口渴欲死，没办法，只得大家都汲起海水来饮。那海水是非常之咸，如何饮得？众将士皱着眉勉强饮了下去，多半皆当时连水连干粮仍旧吐出来；那一半侥幸不吐的，腹中却也非常难过。如此又勉强支持了两三日，那饮过海水不吐出来的众军士，一个个皆腹中疼痛，登时大泻起来。无日无夜的泻了两日，只泻得众士卒一个个筋疲骨软，气力毫无，只急得张世杰走投无路，看看众将士已躺下一半了，中军的淡水却也没有了。

这日，皇太妃、帝昺及各大臣也吃了一日干粮。到晚上，张世杰无奈，正想遣将率小舟偷到北山下去取水，忽见一个军士飞奔来报道：“元帅，好了！如今有崖山旁村民送了百余船的水到了。”原来崖山旁的村民皆非常忠勇，他们这日因无意中探听得宋军被困无水，当晚便冒死偷载了百余船的水，暗渡出港湾，径送到张世杰军前来。当下张世杰得了这信息，喜出望外，连忙令众士卒去挑水，自己跑到船头向各村民称谢。不一回，军士挑完了水，那村民竟自回舟归去了。张世杰得了这水，真如甘露一般爱惜，没办法只得先给中军多藏了些，其余的便按着船只各分给了。次日，众军士仍旧吃干粮，不过将这水来解渴罢了。到得晚上，那水早又吃尽了，张世杰重新又愁起来，心中忖道：“他若能再送我三四百船的水，军中可以支持得三四日，等众将士病好了，我便可以去夺回北山港湾了。”正在呆想之际，忽见军士又来报道：“村民又送水来了。”张世杰听说，连忙跑到船头来看时，果见众军士已经纷纷在那里挑水了。张世杰又向众村民称谢了一回，便道：“你们明日晚上能否再多载百余船来？我军中可以支持两日之用，等众将士病好了，我便可以去夺回北山港湾了。”众村民一齐答应了，当下众军士挑完了水，那村民仍旧回归旧路去了。

次日无话。到得晚上，张世杰和众军士皆在船头坐着，呆等那村民送水来。哪里晓得偏是有意等他，却等来等去只管等不到，急得张世杰满腹狐疑。看看等到四更尽，才见那村民果然载了有三百余船的水到了。张世杰见了，非常欢喜，连连称谢不迭。那众村民却也没有说什么话，只等军士挑完了水，依旧如常的回去了。

看官，你道那村民这晚送水为何这么迟才到呢？这便是说书的一支笔难写两下里事的明证了。原来那村民一连两夜偷渡港湾，送水到宋军，却早为元兵探知这信息了。这日晚上，正是第三夜，众村民把村中大小船只收尽了，得了三百余只，又集了合村少壮之人，载了这三百余船的水，便暗暗渡出港湾来。刚走有一里多路，忽见迎面来了一军拦住去路，大叫道：“好大胆的东西，你送水到哪里去？”众村民手无寸铁，只吓得回舟就走。才逃到港湾，早见那港口已有元兵截住去路，众村民心知不好，一齐大叫道：“我们率性随他去吧，看他将我们拿去怎么样？”当下众村民一个个垂手听着元兵生擒活捉去了。那元兵便把众村民一齐带到中军大舰上来，见了李恒，众村民皆直立不跪。李恒因他是无知小民，便也随他去，因问道：“你们还是无知还是有意？为何敢犯我军令，偷送水与敌人？”当时众村民中有一个口齿伶俐的，便连忙高声应道：“送水有禁？元帅这军令是几时发的？我们并未奉到。我们乃大宋子民，送水于宋军，何谓敌人？”李恒听了，点头微笑道：“很好，你们可不愧为中原民族了。但如今你们文丞相已被擒，陈丞相又逃走了，宋人大势已去，靠你们这点心力也何济于事？我看不如早早投降了我吧！”那村民中又有一个乖巧的，便故意道：“如今我们张元帅尚在，安见大势已去？元帅若能破得我们张元帅，我们便甘愿投降。”李恒听了，哈哈大笑道：“可以，你看我十日之内，管教宋军无一人生存便了。”那个村民却也冷笑道：“元帅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纵不能与人斗力，也斗智也，奈何却死守在这里不敢出战？徒欲以绝断水道坐困宋军，不用说宋军会移师他处，不致为元帅所困；即使宋军不肯走，被元帅困死，象这样战胜，非大丈夫所肯为，我们也是不心服的！”李恒被他这篇话倒说得无言可答，因强口道：“不战而胜，本来也可算是斗智；但你既说非大丈夫所为，我明日便离了北山，让他来取水便了，我另有法子破他。你们如今且回去吧！”那村民道：“元帅既然放我们回去，我们便要送水去了。”李恒只得道：“我明日还要让他们来取水，难道还怕你们送水去吗？你们只管去便了。”众村民只叫一声：“好！”便一哄而散，去送水去了，所以到得宋军前已是四更将尽了，这且不提。

却说李恒自众村民去后，心中想来想去，却左右为难，便连夜乘了一只小舟，径到张弘范营中来，和张弘范商量。当下两人相见了，李恒便把众村民的情形细细说了一遍，张弘范笑道：“原来如此。不要紧，你明日便把舟师移来这里，我自有计策破他便了。”李恒答应着，也不再谈，当时便乘了小舟径回到自己军中去了。

次日黎明，李恒果然把舟师一齐移向海口来，张弘范便传令把大军分为四队：吕师夔与阿尔哈雅前后两军合为一队，为东路兵马；索多与蒙固岱左右两军合为一队，为北路兵马；李恒合张弘正舟师为一军，为西路兵马；自己与陈懿战舰合为一军，为南路兵马。当下分派已定，又各各受了暗令，然后三声炮响，鼓角齐鸣，四路舟师四向齐进。张世杰在舟中见了大惊，看看那新病初愈的众士卒，一个个神凋气丧，骨软筋疲，坐在那里还是头晕眼花，

却如何好叫他去接战呢？没奈何，只得督着那无病的士卒，四面鸣金擂鼓，准备迎战。少顷，两军相近，只见元军那南北两队战舰离宋军还有一里之遥，便一齐停了泊，只在那里擂鼓助战，那东西两路舟师便直薄宋军接战。张世杰、苏刘义、方兴、张达等亲率众将士前后迎敌，两军擂鼓血战了一回，一直战到巳未午初时候，两军各有死伤。忽听得元军中一声鸣金，东西两军齐齐整队而退。那李恒是由西边退到北边，与索多合为一军；东边是吕师夔率了舟师退下来，径到南边与张弘范这军相合，登时四队兵马变成两路大军。张世杰也恐元军还要来攻，便忙令军士速速传午餐，一面留心防元军乘午餐无备来攻围。少顷，午正潮生，猛听得张弘范军中细乐齐奏，张世杰心神这才一松。众军士也是听惯了，晓得是张弘范午宴了，便大家放心吃午饭。

且慢——看官，你道张弘范他真个当此战士军前半死生的时候，还有心开午宴奏细乐吗？原来他一连开了二十余日午宴，奏了二十余日细乐，正为今日要将这细乐作为号令之用。当下宋军听见这细乐，正好放心吃午饭。那元军众将士听见这细乐，却是得了号令了，登时南北两路大军乘潮齐进，只听得一片笙箫嘹亮，忽变成两军鼙鼓声高。可怜宋军众将士只慌得抛碗掷箸，摸刀索枪来迎战，无如此番元军的来势，却比前凶猛得多了，那军士皆冲锋冒刃，纷纷舍命跳过宋军战舰来。宋兵只顾得迎战自己舰上的元兵，那敌舰上的元兵又是接连不断的跳过来，眼见得越来越多了。此时只有张世杰和苏刘义率着众将士在北面死命抵杀了许久，那舰上的元兵才渐渐杀尽了，自己的兵士却也死了不少。那南面大将是方兴、张达等，抵挡不住元兵的凶猛，转眼满战舰上已皆是元兵了。此时宋军中幸亏将士同心，那些新病初愈的众士卒见元兵凶猛，便一齐皆强提精神，跑到南面战舰上来擂鼓助战。起先那擂鼓的众士卒便抛了鼓槌，摸了兵刃，一拥齐上，也有到船头拦住敌舰上元兵接战的，也有在舟中迎战元兵的。少顷，宋军中的兵马也有一半陆续都奔到前面来助战。可怜那南面战舰上直杀了两三点钟之久，只杀得血流满舱，尸盈船旁。那宋舰上的元兵虽然尚未杀尽，却也剩得无多了。此时元军南北两面战舰上，也皆有无数宋兵跳过去厮杀了。这一场恶战，真杀得天昏地黑，鬼哭神号。直战到黄昏时候，宋军中鼓声暂缓，原来是那些擂鼓士卒新病初愈，擂了这几点钟的战鼓，早已精疲力尽，所以那鼓声就暂低缓了。看官，须知这战鼓乃军中最要紧的东西，士气盛衰全视鼓声高低缓急为依凭。所以那韩世忠大破金人于黄天荡时候，梁夫人就会以桴鼓出名；还有那《左传》上曹刿论战时有说过的，他说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便是这个缘故了。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却说当下宋军中鼓声一低一缓，那士卒的勇气果然消了一半。张世杰急命一队生力军士去替代那病卒擂鼓时，忽然天昏地黑，海风大作，怒浪翻空，只打得那战舰东斜西歪，乍浮乍沉，两军将士皆奋勇死战不肯退。俄而，宋军中有一只战舰前面和中间两杆樯桅皆被风打折了，那船登时前高后低，海水打入，满舱都是。幸亏是两旁战舰有铁链锁住这船，所以一时还不会沉下去，那船上的将士皆纷纷逃上两旁战舰来。正在忙乱之际，紧接着又是一阵恶风从东南上猛打来。那元军战舰是散的，被风打了，不过是东斜西歪的乱撞，有时不好也不过撞沉了两三只罢了。那宋军战舰是

桴鼓——以桴击鼓，以鼓士气。

曹刿（guì，音贵）——春秋时鲁国武士。

用铁链四围贯锁得非常坚固，以此无论如何大风，那船总不摇动。只是一排列着与风硬抵。当下那一阵恶风从东南上猛打来，宋军东南上一排战舰前面的樯桅皆被风硬打断了，也有连当中的樯桅都折了，那一排战舰登时皆船首朝天，波浪滚滚打进后舱来。那一排战舰受了水，船多力重，渐渐要沉下去了，连那两旁的战舰皆被他牵歪了。众军士纷纷向两旁战舰上逃生，张世杰连忙下令将铁锁打开，铁链烧断，那一排战舰登时便沉下去了。

那战舰一解开，那元军便不顾生死一拥齐进，竟冲入中军来了。张世杰见势不好，忙领了精兵，也奔回中军来救护。那元军却早已冲到中军，将士皆纷纷跳过宋军舰上来，口口声声大喊道：“你们张元帅已死了，你们还不投降，等待何时？”宋军将士听了，不知虚实，只吓得魂飞魄散，措手不及，皆被元兵纷纷杀死海中去了，也有胆小的便自己投海身死。

却说帝昺和各文臣的大舟正在中军前面，原来只有皇太妃和宫嫔的大舟是在中军的后队。当下陆秀夫见元兵已逼近帝昺的大舟，那大舟偏又是一排五百只连锁住，一时解不开，要逃走也来不及。陆秀夫没奈何，只得连忙先把自己妻子皆迫她跳入海中死了，自己却两步作一步地跑上帝舟，抢进中舱，只见帝昺躺在床上，已吓得如死人一般昏过去了。陆秀夫见了帝昺，也不暇行礼，便大叫道：“陛下，不好了，大事去了！德祐皇帝为元人所执，辱国已甚，陛下不可再为所辱！”那帝昺被他一声大喊倒醒转来，微微睁眼一看，只叫得一声：“谁来救朕？”陆秀夫早抢到床前高应道：“微臣在此！”说罢，抱起帝昺跑出舱来，只见船尾上已跳上七八个元兵，奔向前来抢帝昺。说时迟，那时快，陆秀夫只大叫一声：“不好！”便抱着帝昺极力向空中一跃，只听得“扑通”一声，君臣一齐投入海中去了。那内侍和群臣手脚快的都纷纷投海身死，迟了一步的便被元兵所害了。

紧接着张世杰也赶到了，见帝舟上已立满了元兵，张世杰一看，知事不好，眼见离帝舟还有一丈多远，张世杰急了，便一跃跳过来，挥动大刀，把元兵如砍瓜切菜一般，转眼间已杀得干干净净。张世杰便抢进舱中，见还有两三个内侍战战兢兢地伏在那里，张世杰大声问道：“圣上在哪里？”那内侍抬起头来见是张世杰，便一齐哭道：“元帅来迟了！陆枢密因恐圣上为元兵所辱，已抱着圣上投海殉社稷了。”张世杰听了，大叫一声：“罢了！”登时“哇”的吐出一口血，昏倒舱中。那两三个内侍正在惊慌失措，忽见苏刘义带着几员将官慌慌张张跑进舱来，见了这光景，大惊道：“怎么样了？”那内侍哭诉了一遍，众人连忙把张世杰扶着坐起来，喊救了一回，张世杰才慢慢醒转来。当下睁开双目，并不理众人，却仰天睁目切齿骂道：“老天，老天！你就瞎了眼也不该起这阵大风，助那异种肆虐，却来与我作对！我如今偏要与你抵抗了！”说罢，跳起来拿了大刀，跑出舱来，大叫道：“你们随我来吧！”众人一齐随出来，跳过战舰上。当下张世杰便领千余精兵、十余只战舰，一路杀出来，直杀出崖山海口。忽遇一小队宋军，张世杰急催舟向前相会时，原来是方兴、张达等奉了皇太妃逃走到这里。

当下两军相会合在一处，张世杰等便过舟来见了皇太妃。皇太妃忙问道：“嗣君在哪里了？”张世杰便将陆秀夫负主投海的情形哭诉了一遍。皇太妃听了，失声痛哭道：“奴所以数年忍死飘流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尚在耳，今无望矣！”说罢，号陶大哭。众宫嫔和群臣含泪劝解了一回，皇太妃却也想定主意，便止住哭，等群臣退去之后，乘宫嫔不留心时，忽地跑出舱外，向海中一跃；众宫嫔急奔出舱外呼救时，却早已来不及，那皇太妃竟随波逐

浪殉国去了。众宫嫔见皇太妃已死，便也一齐投海而死。过了几日，只有皇太妃的尸首浮出水来，流到岸旁，那大宋百姓看见便把她收葬了。这是后事，不提。

却说当下苏刘义等见帝昺和皇太妃都死了，大家都没有主意，便齐向张世杰问计。张世杰叹口气道：“我为赵氏尽力亦已至矣，奈天欲绝赵氏何！我如今想到占城去劝占城百姓起义，再寻一个姓赵的，只说是宋室之后，我们便奉以为主；或者天下志士未尽，闻风而起，再和那异种争胜负也未可知。”苏刘义等无计可思，只得点头称是。当时便下令众战舰一齐向占城进发。哪里晓得无日无夜、辛辛苦苦奔到占城，却正值占城百姓在议降元人的时候，张世杰得了这信息，只气得头昏眼花。正是：

天下由来皆奴隶，中原底事乏英雄。

当下张世杰没奈何，因想：“广东民气忠勇，我不如再到广东去吧。”看官，原来此时广州的元兵早已班师回去了，却是说书的这支笔不好，不能双管齐下，所以一时写不到这段事迹，只得等下回再写吧。

如今且说那张世杰，当时想定主意，便令众战舰重新回转旧路来。才走到海阳县境界，忽然天昏地黑，飓风大作，惊涛怒号，只吓得众将士一个个叫苦不迭。苏刘义便劝张世杰移舟泊岸，张世杰摇头道：“不必，不必，这点风浪就害怕，何时才能到得广东呢？”苏刘义也点头称是。当下便冒死前进，走有半点钟之久，那风势越紧起来，吹得怒浪翻空，一个个浪头接连着从船尾打来，只打得那把舵的兵士浑身淋漓如落水的鸡一般，却死命把住舵不敢放松。此时海面上是黑茫茫的，咫尺不能相见，也辨不出东西南北，那船只趁春风势如箭地飞去。众将士呆坐在船上，毫无一策，也不知此刻是什么时候了。约略走有五六点钟之久，那战舰早已沉了十余只了，风势却有增无减，那浪头左一个，右一个，只打得船身东倒西歪，众士卒一个不留心便要被他摔下海去。张世杰见势不好，便登上舵楼，仰天长叹道：“苍天，苍天！你若有心灭中国、助异族，你便率性把这战舰一齐翻入海中，不必留我这残生吧！你若苟留我三寸气在，我是总要扶助中国，诛灭异族的。苍天，苍天！你要中国或兴或败，早早决定主意吧！”说罢，独自一个坐在舵楼上长叹不已。少顷，果然风浪愈甚，登时又翻了十余只战舰，张世杰坐的那只战舰也翻入海中，可怜把个百折不回的英雄，竟送入惊涛怒浪之中作波臣去了。此时只听得风鸣浪吼，鬼哭神号，还剩下那十余只战舰如断线的风筝一般，在那怒涛中飘飘荡荡，一直飘到次日天明，那风浪才稍静了。众士卒拼命地拢到岸边泊定了，大家一看，只剩得十三只战舰，五六百名士卒，大将中只剩得苏刘义一个人，还有几员小将官。那苏刘义此时才晓得张世杰、方兴、张达等昨夜皆翻入海中去了。自己一想，剩下自己一个人也是无济于事了，当时大叫一声，也投海而死。剩下那几个没廉耻的小将官，便劝了众士卒一齐投奔元朝，投降去了。正是：

成败安能笑志士，死生最易误聪明。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勇天祥慷慨就刑 惊博罗忠魂显圣

歌曰：大风萧萧，卷沙成潮；天地晦暝，林木惊号。神耶鬼耶？悲耶怒耶？横空澎湃，其神来耶？四野惨暗，其鬼来耶？阴阴切切，其悲鸣耶？汹汹滔滔，其怒号耶？阴风起而飒飒，其魂兮之归来耶？

看官，这回紧接着前回，本来是应该要说那几个小将官带着众士卒投奔元朝以后的情形了。但是此等之人，此等之事，不惟说书的不爱说；就是说来，无非是献媚异种，耻辱中国，这种情形说来看官也是不愿听的，不如撇开去吧！

如今且说前回未曾交代清楚的那元军班师以后情形。原来崖山那回大战，自帝昺投海，张世杰等出走之后，剩下那些将士降的降，死的死，登时俱尽；剩下有八千余只战舰，皆为元军所得。只喜得张弘范手舞足蹈，当下便传檄各处未下州县，劝他投降。咳，看官，你看偌大一个中国，人民不下数百兆，当下只听得“皇帝死了”四个字，便皆纷纷争迎异族，高挂降旗，那旗上还写着“大某顺民”四个大字。象这样的举动，在他的心思，不过是说皇帝已死，事无可为，所以投降。岂知你若果有志气，何必一定要有皇帝才可以有为？皇帝虽死，你但尽你的力，做你的事，替中国争体面，难道人敢笑你无知妄为吗？这是断没有这个道理的。况且你若人人存了此心，皇帝虽死，中国不死，总要与异种决个我存你亡，那时无论如何凶悍的蛮族，虎狼的异种，我只怕也要闻风宵遁，望影奔逃哩！据这样看起来，文天祥、张世杰两人做的事业非不可成，是你们不能继其志，所以才不成了。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却说张弘范当日得了各处降书，眼见中原已平，心中十分欢喜，这日便在军中大开筵宴，命军士皆得尽醉。张弘范却请出文天祥来，殷勤请他上座，自己下席相陪。文天祥此时哪里还有心吃酒，坐在那里，低头不语，却自己想自己的心事。他想到：“帝昺是死了，中原是亡了。天下茫茫，只有一个张世杰是我知己。他的心思一定是和我一样，不肯灰心去寻死的，但不知他又逃到哪里去立事业了？我如今是被困在舟中，自然不能逃走了，但不知他明日送我至燕之后，把我安置在怎么样一个所在？不晓得守护严不严，能否脱身逃走？”想到这里，忽念想当年那十二个壮客和自己在患难之中，全仗他十二个人救我逃出罗网，到如今数载艰辛，憔悴国事，他们十二个人是皆竭尽心力，以身殉国了；只有我心力未竭，还留下这余生尚在，壮志未酬，将来至燕之后，却哪里再去寻这些人来救我呢？正想到山穷水尽之际，猛听得两旁笙歌嘹亮，鼓吹声高，那隔船上将士欢呼歌唱，击箸论功。文天祥听了，不觉凄然泪下。张弘范见了，晓得他是触景伤情，便劝道：“丞相不必悲伤，如今国亡君死，丞相忠孝已尽。丞相若能以事宋之心改事今上皇帝，将不失仍为宰相之职。即不然，丞相耻事二君，小将愿奏明圣上，奉丞相于名山胜水之乡，不问世事，隐居以乐天年，做个故宋遗民，丞相也就算不屈节了。难道一定要以死殉国，才算得忠臣吗？”这一篇话说得婉转多情。文天祥听了这篇话，那想逃走图再举的念头虽然不为

兆——数的单位。此处泛指众多。

击箸论功——敲着筷子，议论功劳。

所动，却也总感他这一片热心，替自己筹躇后计，便凄然答道：“深感将军厚爱，但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亡国之臣，亦安敢不念亡国之伤，安然自乐天年呢？今日别无他望，惟求将军速赐一死，便感将军厚恩了。”说罢，长叹一声，便低下头去。张弘范见了，心中十分敬重他的为人，便也不忍再劝他了。文天祥席终无语，仍旧回到自己舟中去了。这里张弘即便传令三军明日班师，当晚无话。

次日黎明，三军用了早餐，只听得中军里三声大炮冲天，震得山摇水沸，万余只战舰一齐跋碇扬帆，整队出了崖山海口。众三军吹打着得胜军的鼓角，意气扬扬，迤迤向大都进发，一路上真是：

阵云生喜气，旗影闪祥光。剑敲兰棹响，人唱凯歌还。

那班师的行程是不定的，一日或走五十里，或走三十里，还有好几日好行哩。

如今且说崖山，自从元军班师以后，那海上浮出的尸首一日总有数千，几乎要把海口都塞住了。这尸首都是那崖山旁义民把他捞起来，在崖山上起了一个极大极大的大坟，把他一齐安葬了。最后一日才捞起帝昺的尸首，却是面色如生，众义民见了，十分伤感，便在帝昺坟旁仍旧用皇帝的礼把帝昺安葬了。可怜一代帝王，便这样冷冷清清地葬在这深山幽谷里，每到禁烟时节，并无飞灰蝴蝶，只有泣血杜鹃。后人诗以吊之，诗曰：

海上孤鸿山上猿，夜深啼断帝王魂；年年春草坟头绿，谁奠君王酒一樽？

前文已毕，撇开不提。却说张弘范班师还朝，一路无话，不日到了大兴府大都，那元世祖便命文武百官出城迎接。张弘范当下和众将带着文天祥一齐入得城来，径到午门外，先把文天祥交卫卒看守了，自己和众将便进了午门，来到朝房等候朝见。此时满朝文武百官也齐集朝房，准备朝贺。那元世祖便当时升了正殿，群臣依着次序鱼贯入朝。三呼已毕，群臣皆叩头称贺，那元世祖也笑吟吟地命群臣立起来，却因要细问张弘范征战的情形，便命内侍设了一座，命张弘范坐下，然后细细问了一番争战情形。张弘范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元世祖听了非常欢喜，当下便命内侍在偏殿设宴，大宴群臣。张弘范却记挂着文天祥，便连忙奏道：“今有宋故丞相文天祥，臣因恐圣上要招见此入，故命他在午门外候着，请旨定夺。”那元世祖本来是久仰文天祥、张世杰两人的名望，起先听张弘范说，探闻得张世杰已死在海中，元世祖心中还十分痛惜，当下又听得张弘范所奏，便道：“朕今日要与卿等欢饮，不暇招见，明日再带他来见朕吧。”因命内侍把文天祥送到使馆中好好安置他，须吩咐馆人小心守护着，不可有失。内侍领旨，传诏出来，那卫卒们便派人把文天祥送到使馆中安置去了。这里，君臣在偏殿中会宴欢饮，群臣皆进觞称贺，只乐得那元世祖眉开目笑，雄饮高谈。张弘范在筵前因又说起文天祥那忠诚可敬的气概，元世祖赞叹不已，群臣听了也皆十分仰慕，恨不得登时就去会会面。只有那右丞相名叫博罗性成的，最忌才嫉能，他听元世祖只管赞赏文天祥，心中暗暗不服，想道：“难道我们自己朝中这许多朝臣就没一个及得上文天祥吗？何至去称赞那宋朝亡臣。况且他们所说的也不过是赞他的忠诚罢了，等我明日如此如此，面驳他一番，看他忠诚何在。”博罗独自

兰棹（zhào，音赵）——即兰舟，木兰所造的船，这里泛指战舰。

禁烟节——寒食节别称，即清明前一天（或说二天）。相传起于晋文公悼念介之推事，以介之推抱木焚死，就定于是日禁烟火，寒食。

一个在那里腹里打算盘，那旁边群臣却各自高谈欢饮，也不理会得。当日席终，群臣各谢恩退朝去了，元世祖随下诏大封赏那有功群臣，又把那十余万雄师调到各要害处去防守了，不提。

却说次日群臣早朝之后，那受封赏的群臣皆谢了恩，此时张弘范已将文天祥带来在午门外候着。当下便奏明了元世祖，元世祖忙命内侍去招他进见。少顷，内侍引着文天祥来到阶下，文天祥长揖不拜。元世祖留心细看时，果见他人物轩昂，英姿潇洒，面如满月，目若朗星，五柳长须，飘摆胸前，那一股英爽气概现于眉宇。元世祖看罢，心中十分敬爱，便传诏赐座，待以客卿之礼，因问他“志欲何为”，文天祥并无他言，只求速死。元世祖苦劝了一回，意欲封他官爵，文天祥却哪肯受。元世祖无奈，只得命张弘范仍旧把他送到使馆中慢慢劝他。当下群臣退下朝来，那右丞相博罗便约定各大臣，请他们今日午宴，又嘱张弘范午宴时一定要把文天祥带来。张弘范和各大臣皆答应了，便各散去。

到得午初时候，丞相府前车马盈门，各大臣皆纷纷赴宴。少顷，张弘范果然带着文天祥也到了。博罗连忙传命开起重重大门，亲迎到阶下。当时那客厅上便大开了筵宴，博罗故意请文天祥坐了首席，自己和张弘范两人左右相陪；两旁排列着十余桌酒席，各大臣依次坐定。当时酒过三巡，菜上数味，博罗便叫出数十名歌妓来侍宴，登时笙箫盈耳，歌声遏云。那文天祥此时真是满腹奇愁，无处发泄，只低着头，一滴不饮。那博罗却假装醉态，笑问道：“文丞相，今日之宴乐乎？”文天祥正在有气无处发挥，当下听得博罗这一问，睁目厉声道：“国破家亡，大仇未复，我今日固无心为乐；志士未死，人心尚在，君今日亦且慢为乐！”那博罗却笑嘻嘻地问道：“亡国之臣，得获不死，亦已幸矣。君奈何尚敢出此言，独不惧断头之痛乎？”文天祥大声道：“自古气运有兴有废，但我中原之国终有死节之臣，你胡人窃位终无百年之享。我今日此来，正为欲求作断头将军，岂惧断头之痛乎？！”博罗笑道：“君谓气运有兴有废，我且问君：盘古至今，几帝几王？君试为我一一言之。”文天祥怒道：“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我今日此来，又非应博学鸿词科，何暇与你泛论古今成败！”博罗微笑道：“君既不肯说古今兴废事，我再请问你：古来忠臣有以宗庙土地与敌人，自己复逃走者乎？”文天祥道：“奉国与敌，是卖国之臣也；为臣而卖国，必有所利；而为之谋利者，必不肯逃走；逃走者，必非谋利卖国之臣。我当初奉使军前，因抗礼不屈，故为汝所拘执。所恨我朝不幸，会生出那卖国求荣的奸臣贾余庆，致汝得肆虐于中原。否则今日之下，君亦安能至此耶？”博罗道：“君弃德祐皇帝不顾，而别立二王，可谓忠乎？”文天祥道：“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我别立君为社稷计也。昔晋元帝即位江左，当时群臣但闻以从元帝者为忠，不闻有以从怀、愍而北者为忠；我朝高宗南渡时，群臣亦惟闻以从高宗者为忠，不闻有以从徽、钦而北者为忠。今我舍德祐而从二王，安得谓为不忠？！”博罗听了，瞪目半晌，答应不出话来，既而忽大声道：“晋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今二王未受命而即位，立不以正，岂非篡位吗？”文天祥道：“二王奉太后之命出镇闽、广，以为后图，安得谓无所受命？景炎乃度宗皇帝长

博学鸿词科——制科的一种。南宋时曾开设过。

怀、愍（m n，音敏）——指晋怀帝和愍帝，二帝曾先后被当时北方少数民族所俘，是有名的降帝。

景炎——即帝昺，景炎为其年号。他虽是度宗皇帝的长子，然由于贾似道柄政，由度宗第四子继位，是

子，德祐皇帝亲兄，何谓立不以正？登极于德祐皇帝去位之后，何为篡位？”博罗听了，又是无言可驳，只得强词道：“二王出镇，当彼乱离之际，太后之命有谁知之？此语不足信。”文天祥道：“天与之，民归之，即使无传受之命，苟天下人心未去，愿奉二王为主，以民心而推戴拥立之，亦何不可？”博罗被文天祥说得句句无言可对，因含怒道：“君立二王，竟成何功？”文天祥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生存一日，总要尽我一日为人之事。”博罗道：“君既知事不可成，又何必为？岂不是枉费心机吗？”文天祥拈须微笑道：“不因时势而灰心，这便是我中原人物天生的气魄了。”博罗听了，只气得两撇胡须倒竖起来，却一时也实在无可奈何他，只得暂忍住气，一声不言语。各大臣见了，也皆闷闷不乐。此时文天祥说了这一篇话，才稍为出了些恶气，却从容自在，毫无惧色。当下博罗便这样乘兴开筵，败兴散席了。张弘范带着文天祥，和各大臣皆纷纷散回，不在话下。

此日早朝，那博罗便上了一本奏疏，劝元世祖杀文天祥，说是此人若留，总为后患；又说自己昨日如何劝他，他的说话如何决裂；因把昨日酒席那篇话加了些枝叶，说得元世祖也怕起来，却因实在爱惜文天祥的人物，一时不忍杀他，便下诏命群臣会议此事。此时张弘范原来因昨日酒后受风，染疾在家，当下得了这信息，连忙上了一本奏疏，切劝元世祖千万不可杀文天祥。元世祖见了这奏，左右为难，筹躇不决，杀他固然舍不得，不杀他又怕他作乱，想来想去，只有这个法子可以两全。次日，便下诏命把文天祥下在狱中，却命狱吏要小心守护，好好侍候他，不可使他受苦。可怜文天祥一入狱中，便自知不好，从此难想逃走了，终日里长吁短叹，寝食无心。那狱吏虽然是十二分殷勤服侍文天祥，文天祥却总是愁眉不展，无一刻放下这重重忧。此时文天祥的妻子欧阳氏原来还在大都中，她自从李恒由江西把她送到大都，元世祖赦她为平民，她便在大都中赁屋而居，以此每日早晚总要到狱中来看文天祥。怎奈文天祥那人是心胸磊拓，不以妻子为念、只有国事为忧的，以此欧阳氏来不来他倒不以为念，却终日里痴心不死，只望或者有自己旧时部下将官未死的，得了信息到狱中来救他逃走哩。可怜文天祥枉自望穿了眼，日盼到夜，春等到秋，却哪里有一个将官的魂灵儿来看他一看呢？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文天祥在狱中忍辛受苦，度日如年，那旁人却毫不知觉。偶尔替他屈指一算，原来忽忽已是三年有余了，文天祥此时已弄得形骸憔悴，须发尽白了。正值这日，说书的消夏之暇，便替他翻起书来查了一查，原来文天祥是从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十月入狱，一直关到至元十九年，这年十一月三十日，忽然太史令奏道：“昨夜土星犯帝座，十日之内恐有大变。”原来这太史令官职便是现在名叫钦天监，当下元世祖听了所奏，心中大惊，便问群臣道：“卿等试猜此变当从何而起呢？”博罗奏道：“臣恐此变便在帝都之内，陛下不可不急为预防。”元世祖笑道：“卿何以便猜到在京畿之内？却叫朕又怎样能预防呢？”博罗道：“如今四海人民皆已臣服，只有文天祥现在都中，久存作乱之心。臣疑星变定是应在此人，陛下只要早早把他杀了，便绝了祸根了。”元世祖听了，心中却也将信将疑，但总是爱惜文天祥的才德，不忍杀他，因说道：“卿所猜度虽然有理，但总不能以疑心之故，无凭无据把他杀了。倘星不是应在他身上，日后另有变起，那岂不是冤枉他了吗？”博罗道：“此等之人，便冤枉杀了他，也不足惜。陛下还

要留之何用？”元世祖听了，登时变色道：“卿要教朕枉杀无辜吗？”博罗听了，只吓得低头不敢作声。元世祖当时袍袖一拂，退朝去了。群臣退下朝来，议论纷纷，多半都疑是应在文天祥，却又不敢去上奏。过了几日，民间忽然纷纷谣传，说是中山有一狂人，自称宋主，聚众数千，将于某日来夺文丞相。群臣听了谣言，正中下怀，便连忙会齐了来奏知元世祖。元世祖闻奏大惊，因向博罗道：“前日卿言今将验矣。”博罗便跪奏道：“陛下既知其验，即请宸衷速决，不可因小不忍致乱大谋。”此时旁边还有那一班背宋降元的贼臣贾余庆、王积翁等皆在朝中，便齐劝元世祖速杀文天祥。元世祖当下没奈何，只得传诏命提文天祥出狱。

少顷，狱吏引文天祥来到丹阶下。元世祖一见文天祥那憔悴形容，心中又十分怜惜，便问道：“汝若能移所以事宋者事我，我将以汝为丞相。否则今日之下，汝将为群臣所不容了。”文天祥不应，只求速死。元世祖默然不语。博罗见了，因恐元世祖犹豫不决，倘若再延数日，一交春令，便不能行刑了。那时久延岁月，星变无验，文天祥的死期岂不是又没有日子吗？当下因连忙厉声奏道：“陛下独不念太史令之言乎？前月廿九星变，如今已是十二月初八，正应十日之期。陛下若再迟延不决，臣恐悔之无及了。”两旁群臣也一齐随声附和。此时张弘范是早已死了，也无人来救文天祥。当下元世祖便硬着心肠，举袖遮面，高声道：“博罗监斩，柴市行刑。”说罢，袍袖一拂，退朝去了。博罗领了旨，好不欢喜，便忙忙的带了刽子手、卫卒人等，押着文天祥，径奔到都城北隅柴市地方来行刑。当下文天祥从容顾众吏卒道：“你们多半都是中国人，我如今有一言相赠：今日乃腊月初八，我之死期，便是中国灭亡之日；你们苟心不忘中国，将来年年便以腊月初八做个纪念日吧。”众吏卒听了，多半皆怆然泪下。后来有些义民，果然便年年以腊月初八在家中设祭文天祥，到得岁月久来，子孙相传习，便循以为例了。这是后事，不表。

却说下文天祥说罢这话，便整冠南向再拜毕，然后起立，从容就刑。登时无情刀下，头断血飞，可怜一代英雄，竟从兹而逝了。当下刽子手又在文天祥身上搜检了一回，见文天祥腰间那衣带上有字写着，刽子手便把他解下来呈与博罗观看。博罗接过来一看，原来是文天祥自己做的八句赞，却写在衣带上。那赞道：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博罗看罢，便把衣带收起来，径到宫门前复命。元世祖却命内侍出来传诏免见，又命博罗立即出榜召文天祥亲属来收殓尸首。博罗领旨，当下便将衣带来由说明，交与内侍进呈御览，自己径回丞相府中出榜布贴去了。元世祖当下见了文天祥的衣带和那赞，感叹不已，便命内侍把这衣带收入库中，留示后世，不在话下。

却说文天祥这日被诏出狱，本出于忽然间，所以文天祥之妻欧阳氏并不晓得。到得此时得信，一路披发奔啼，来到柴市地方，只见文天祥早已身首异处，躺在地下，那面色却如生一般。欧阳氏见了，捶胸顿足，痛哭了一回。直哭得风凄日惨，鬼泣神啼，那路上行人见了，没一个不下泪。当时便有无数义民感文天祥的忠诚，也有赠银的，也有出力的。欧阳氏将文天祥丰丰厚厚含殓入棺，径升到欧阳氏家中来，又替他设了灵位。欧阳氏谢辞了众义民，

便闭上大门，然后跪在灵前，又哀哀哭祭了一回，当晚便在灵前悬梁自尽。次日，众乡邻见她大门不开，心知有异，便破开大门，进来一看，果见欧阳氏高悬在梁上。众乡邻见了，越发感她的节义，便纷纷动手，将她解下来，也替她棺椁衣衾收殓起来，便和文天祥的灵柩双双停在空屋中。还有几个好义的乡邻，便轮流着晚上替他来守灵，这且按下慢表。

再说那元世祖自从杀了文天祥，心中总是闷闷不乐，这日临朝，便对群臣叹道：“文天祥好男子，不肯为朕用，杀之可惜也。”当下因下诏赠文天祥为庐陵郡公，赐谥忠武。又命御厨备了一席祭筵，命右丞相博罗带着大小群臣，素服往柴市设主以祭文天祥。群臣奉旨，当下领了御赐的祭筵。元世祖又派了宫中两部细乐，随着群臣一齐来到柴市地方，登时结起一个大彩棚来。群臣皆穿了素服，博罗便命王积翁写木主。王积翁领命，便先排起香案，王积翁向空拈香行礼已毕，然后坐在上横头，奉过木主，执笔写道：“庐陵郡公文天祥之——”，下底还“神主”两个字没有写完，王积翁忽然掷笔跪下，仰首瞪目，大叫道：“不敢，不敢。”叫了两声，便倒在地下，口流白涎，不省人事。群臣见了大惊，忙令王积翁亲随把他抬回家去。王积翁到得家中醒转来，并不肯向人说什么，却一直病了好几个月才好，这是后话，不表。

却说当下群臣见了王积翁这光景，皆疑是木主不可这样写法，那贾余庆是做贼心虚，尤为害怕，便劝博罗道：“这一定是文丞相心忠故国，不肯受本朝的封赠，所以如此显圣。如今不如早早换过木主，另写过吧！”博罗偏不相信，便道：“你们不必害怕，等我自己写便了。”说罢，走上前来坐下，执起笔来把“神主”两字写完了，走下来。群臣起先也替他担心，后来见他写完了，并没有什么灵异，便也胆大起来，当下摆起祭筵，把文天祥木主供在当中，点起香烛，两旁细乐奏起笙箫鼓吹。博罗拈香行礼已毕，便跪在当中，赞礼官捧过一个翡翠盘来，盘中摆着一碗祭礼，博罗双手接过盘来，高擎过头，上献文天祥，哪里晓得博罗刚才双手一举，忽然天地昏黑，一阵大风旋地而起，只吹得沙石飞走，林木叫号，那博罗只吓得把手中翡翠盘和那碗祭礼一齐摔在地下，连盘和碗摔得粉粉碎碎；博罗却伏在地下浑身发抖，那三十六个牙齿上下相斗，打得如鼓板一般响，口中却还不住地暗暗祷告求神灵饶恕祐护等语。此时那群臣和乐部人等皆已惊倒在地上，紧闭双目，战栗不动，耳中只听得半空中如万马奔腾一般，鬼哭神号，那凄惨的声音听了叫人毛发尽立。博罗见天色只管不开，无奈何高高祷告道：“文丞相息威，等我另换木主改写过，以慰丞相之灵，恕我冒失之罪吧！”祷告才罢，登时风定云开，天日重霁。群臣惊定，立起来睁目看时，文天祥那木主却早已被风卷得不知去向了。此时博罗也不敢再逞强了，只得另奉一个木主，命贾余庆去改写过。贾余庆领命，心中十分害怕，却又不肯违拗，无奈何走到案旁坐下，捧过木主，战战兢兢地拿起笔来，一面写，一面心中不住地暗暗祷告，求文天祥饶恕他的罪恶；好容易写完了，幸亏没有什么事，当下连忙放下笔，捧着木主，到祭席上当中供好了。群臣一齐走近前来看时，只见那木主上写着是“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国公文天祥之神主”。群臣看过了，于是重点香烛，细乐再奏。此次博罗却不敢轻意了，便恭恭敬敬地拈香行礼毕，然后仍旧是一件件祭礼皆上献过了，随后群臣便一一叩头行礼，奠酒焚帛已毕；博罗便

命停了细乐，撤了祭筵和彩棚等，然后众人一齐换了吉服还朝复奏。那元世祖登时问了群臣祭奠的情形，听说有这般灵异，不胜惊叹。此时那博罗却跪在丹阶叩头请罪，原来那翡翠盘乃元世祖宫中之物，被他打碎了，所以他跪在那里请罪不已。当下元世祖却不肯说是文天祥不受他的封赠，只说是博罗祭奠不诚所致，于是罚他半年的俸银，以恤文天祥之家，博罗只得叩头谢了恩。当时元世祖退朝，群臣散去之后，单是博罗一个人回到丞相府中，好不懊丧，又因当日受了这一惊，于是便也得了一病，一直病到半年才好，这也不在话下。

却说自从这日文天祥显灵之后，登时轰动满都城中的百姓，皆纷纷传说此事，没一个不惊异感叹。这日那几个乡民在文天祥家中替他守灵，忽奉到户部里送来博罗的半年俸银，于是众乡民便替欧阳氏暂代收了，然后便联名上书奏明元世祖，说是文天祥之妻欧阳氏早已死节殉夫，如今亲属已尽，今有众乡民愿代任此劳，奉文天祥夫妻灵柩还乡归葬等语。元世祖览书感叹道：“中国的义士烈女真个不少，就是这乡民如此好义，也就难得了。”当下便下诏准了所请。于是那些乡民便约齐了有百余人，择了吉日，奉着文天祥夫妻的灵柩双棺南下。一路上人民见了，无不下泪，设祭以吊；还有些好义的，便皆愿自备盘费护送文天祥灵柩还乡。一路行来，这些义民越集越多，到得文天祥故乡吉州城下，那送丧的义民就集有三千余人之多了。说也奇巧，文天祥夫妻灵柩刚到吉州城外文天祥的祖坟旁歇下，忽见那边也来了一口灵柩，一族送丧的人，白衣素袍，护送着也到这坟旁歇下。众义民见了，十分惊疑，便叫人过去探问时，原来来的那口灵柩不是别人，正是文天祥之母曾夫人。那一族送丧的人便是文天祥的众义仆，当初因在海丰县受了文天祥之托，所以也送了曾老夫人的灵柩回乡，但不晓得他怎样会一直耽搁到如今，恰好也是这日同到祖坟前。当下两边探问明白，皆各欢喜，于是两边会拢来，把三口灵柩齐齐落土。安葬毕，众义民和各义仆等大家哭祭了一回，便也各自纷纷散回去了，不在话下。

却说此事登时传遍满吉州城，没一个人民不晓得，大家皆惊异感叹，都说是文天祥忠孝感天，故获此报。咳，老天果然有没有这般灵应，说书的一时却也不晓得，只好等说书的明天去学了那能知过去未来之事的工夫，便晓得此事或是凑巧，或是天意了。

如今说书的说到这第十六回卷终，忽有一人要问说书的一句话，说书的只得要先去答应他了。看官，你道他问的是什么事？原来他是说文天祥临刑对吏卒说的“我死之期，便是中国灭亡之日”这句话未免太夸，文天祥之为人，不该会说出这种话来，恐这句话是说书的妄造出来的。哈哈，看官，他问出这种话来，说书的一时也实在懒得去和他辩明是文天祥说的，还是说书造的，但只问道：“文天祥的心思，可是一日未死，总要想兴复中国吗？”他应道：“是的。”说书的又问道：“既然如此，岂非文天祥一日未死，中国便一日未亡吗？”他点头道：“不错。”说书的再问道：“文天祥死后，天下是否便无人谋复中国了？”他也应道：“是的。”说书的重问道：“既然如此，岂非文天祥一死，中国便要真灭亡了吗？”他却又点头应道：“不错”。说书的不觉失笑道：“你这也‘是的’，那也‘不错’，为何还说文天祥那句话是过夸呢？”他也无言可对，却惨然问道：“据这样说起来，我中国岂非永远灭亡了吗？”这一问，转问得说书的心中觉凄惨，便连忙安慰他道：“你不必悲伤，只要一百年后，自然有中国英雄出来诛灭元人，兴

复中国了。此语却非说书的造出来骗你，等说书的明年消夏之暇，再来演说那明太祖灭元人、复中国的故事与你听吧。”那人听说，才欢欢喜喜地去了。咳，看官，象这样的人，也总算有热心热血了。如今说书的却记起那后人有一首诗，是吊文天祥的；那诗虽然说得文天祥英雄气短，但读了这首诗，却也能令人欲搔首问天，拔剑砍地。如今等说书的率性念来给列位听听，便做个《海上魂》的收场便了。诗曰：

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 无奈北风吹。子房本为韩仇出， 诸葛宁知汉祚危？云暗鼎湖 龙去后，
月明华表鹤归 迟。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

南冠——指囚犯。

子房句——子房即张良，张良为韩国人，其祖父五世均为韩国宰相。后韩被秦灭，张良尽家产召刺客刺杀秦王，为韩国报仇。

鼎湖——汉代宫阙名。

华表鹤归——见《搜神后记》。汉代时丁令威死后，化鹤归故里，栖集于城门华表柱上。

